

• 由地人说出地事 •

浑河畔上旭日升

辽宁大学图书馆藏



渾河畔上旭日升
辽宁大學歷史系編寫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發行

850×1168毫米·4版印張·4揮頁·10揮圖·92,000字·印數：1—3,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7090·416 定價(6)0.70元

序

“熱風”編輯部

這本書——城門人民公社史，是在黨委領導下，由我們“熱風”編輯部具體組織和輔導，由福建師範學院中文系二十多位同學以及其他同志與城門人民公社社員合作寫成的。整個編寫過程，斷斷續續，延了好幾個月，但絕大部分工作却是在四十來天內突擊完成。能在國慶十周年把這本反映建國十年來農村偉大變革的公社史呈獻給讀者，我們衷心感到快慰。因為，不管書的質量如何，它總是有助讀者回顧建國十年來農村的光輝的戰鬥歷程的；特別是當前全國人民響應黨的號召，正在熱烈展開反右傾、鼓干勁、增產節約運動，到處響徹了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的歡呼聲，這時候，我們更急於讓這本書和讀者見面。我們相信，廣大讀者一定樂意將這本書當作人民公社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個實証而來肯定它，接受它。

城門人民公社位居福州南台島東南，三面臨江，景色秀麗，是一個四季長青、盛產水果的好地方。辦公社前，原是閩侯縣的一個區，包括城門、鰲峯等十五個行政鄉，四十三個高級社。本書中的故事，即分別取材於這些鄉、社，如“黎明前的鬥爭”是鰲峯的故事，“此路不通”是城門的故事。城門地區工作基礎好，歷來是省委、縣委的工作基點。大躍進中更是成績顯著的不斷革命的先鋒。遠在一九五八年春天，——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未公布前，城門地區羣眾就感到原有的由數百

戶組成的高級社已不能適應生產發展的形勢，需要尋找更高的組織形式來適應躍進的生產形勢，實現改造自然環境的宏偉志願。於是，他們就實行并鄉并社，小社并成大社，大社之間又組成聯社，初步具备了組織規模大的特点；接着又實現了農業、供銷、信用、手工業、運輸業的五社合一，擴大了合作社的經營範圍，初步做到工農商相結合；為了把婦女勞動力從煩瑣的家务事中解放出來，公共食堂、托兒所等集體福利事業也早在公社成立之前就大量舉辦起來了；隨着農村社會主義大辯論和總路線宣傳，農民羣眾的社會主義覺悟與共產主義風格得到極大的提高與發揚。這樣，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人民公社就在上述長時間醞釀和充分準備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也就是說，循着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誕生了。

象初升的太陽在地平線上出現一樣，人民公社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剛剛誕生，就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發射出萬丈光芒。在短短的時間內，城門地區農村面貌和人民生活有多么大的變化啊！全面規劃平整土地，在寬廣沃肥的田野上開始有拖拉機在奔馳；原來只能灌溉八千多公頃土地的十四部抽水機，由於全面規劃調整使用，擴大了灌溉面積七千多公頃，使全部田地實現了灌溉自流化；組織規模大，活動範圍廣，在良田與果園之間建起工廠和畜牧場；羣眾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繼早稻丰收之後，又打了个晚稻和水果雙丰收的勝利仗；托兒所、食堂、敬老院、文化宮普遍建立起來了，老有所依，幼有所養，生產、生活、文化娛樂都得到統一合理的安排；……今年上半年，城門人民公社工農業總產值共達一百四十八萬八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未辦公社時的總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隨着生產的進一步發展，今年上半年公共積累增加到二十二萬多元，超過了原有四十三個農業

社三年積累的總和；同時，全社百分之九十五點八的社員也普遍增加了收入。所有這些，說明人民公社具有無比的優越性，正在越來越顯著地發揮出來。一切國內外反動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叫囂說：公社搞糟了，那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謠言。他們已為萬千事實駁得體無完膚。我們的人民公社正以勢不可擋的步伐，向前邁進，驕程萬里。讓我們以萬分欣喜的心情高呼：人民公社萬歲！

這本書，主要是反映城門地區農村解放前后的階級鬥爭和農民羣眾在黨的領導下通過合作化道路進入公社的巨大歷史變革。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英雄人物和先進事迹是本書描寫的主要對象。由於人力和時間的限制，本書只寫了解放到公社成立的一段歷史。公社成立後初期的情況反映了一些，但很不充分。我們希望今后還有“城門人民公社史”第二集，第三集……出版，以便把公社越來越顯著的優越性和人民新的建設鬥爭業績更充分地大書特書！

從文學說，編寫公社史是組織羣眾文學創作的一種新方式。在一個公社里，組織與輔導羣眾創作，組織一批知識分子作者和農民作者直接合作，共同編寫出一部書，這在我們來說，還是頭一回。我們在編寫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也獲得了一些不成熟的体会，願在這裡提出來研究，請讀者和專家們指正：

編史有編史的特點和要求，文學創作有文學創作的特點和要求，將兩者統一起來，有一定困難。解決這個難題，經過多次研究，我們採用了這樣的方法：全書選題計劃較多地從編史的角度着眼，文章具體取材較多地考慮到文學創作的特點；就單篇文章說，要求它是獨立的文學作品，要求它採取有典型代表性的題材，作藝術表現，通過具體反映一般，使得讀者能從作品的具體

描寫中看到生活的一般本質；許多篇作品彙編成書，又要求有枝叶分明的史的內在联系，使得讀者能从許多幅畫圖中看到整个歷史概貌。按这办法制訂計劃編寫的結果，就成为現在这样的体例——全書分为三輯：第一輯的文章反映了解放十年來的重大事件，包括臨解放時的斗争，按歷史的先后順序排列；第二輯是公社成立前后各个方面生活的橫断剖圖；第三輯則是一些典型事物的特寫，如人物志，村、厂小史。讀者通讀全書可以看出，这样一条兼顾編史和文学創作的不同要求和特点的途徑，大体上是走通了，但还没有完全走通：若干文章“兼顾”得不很好。这些文章所反映的史实內容，多半是头緒繁縝，矛盾複雜，展开作文学描寫，遇到的困难比較多；当然，这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如水平所限、沒有較長期的深入生活），我們還不會克服这个困难。因此，本書还远不能把城門公社人民羣众的种种生动的丰富的斗争充分地表現出來。此外，有些文章，还比較粗糙。

編史要寫真人真事，这就不可避免会限制藝術加工。不过經過努力，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限制的。限制大小是和掌握材料多少成反比例，掌握材料多，限制就小。生活的蘊藏是无穷尽的，只要我們努力深掘生活，那么通常还是可以在掌握丰富材料之后獲得有限制的自由。本書許多篇較优秀的作品編寫經驗証明，作者还是能夠在比較寬闊的范围内施展藝術加工的能耐。譬如“奶牛入社”，把重大的社会事件和日常的个人生活揉在一起，从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貧農的經歷和感受角度，反映出公社化前的一場經濟革命，文章就充滿貧農階級感情，讀來親切生动；譬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黃寶洛”，以“沒有党就没有我”作为綫索，由此及彼地串連了不同的材料，敘事而兼抒

情，構思是很巧妙的；譬如“美滿婚姻”，故事固然曲折引人，作者却更致力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丰富了故事的血肉，就顯得益加饒有意趣了；譬如“方岐洲上九戶貧農”，并沒有一个完整的貫穿的故事，只是选择几桩自成片断的事件和一些細節，組織成文，再映染以濃烈的感情色彩，便頗有藝術力量地概括了一个貧農村數十年的生活；譬如“林碧英互助組”和“王茂玉办社”，用个性化的語言、樸素天真的風格敘述故事，把農民淳樸的思想感情表現得格外真切，別有一种引人的魅力。对于文学創作，僅僅掌握了史实的一般梗概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深深發揮生活的具体血肉內容。某些反映複雜、重要的歷史事件的作品之所以沒寫好，很大程度是由于寫好它需要掌握更为丰富的血肉生活的具体材料，但作者却掌握过少。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客觀生活通过作者主观的積極反映，寫真人真事的公社史并不能例外。客觀生活被描寫在作品中，就象裁布成衣一样，總要依照作者的主观尺度來剪裁集中，重新組織，这样，作品中再現出來的生活，不可能和自然形态的生活一模一样，而應該比自然形态的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強烈、更理想、更帶普遍性。純客觀的作品实际上不存在。客觀主義的做法，表面上忠實于生活真实，凡实有其事必錄之，不剪裁加工，結果倒常常損害了生活的本質真实。相反的，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作尺度，对生活素材作積極加工，才可能表現出比生活的表面真实更高的生活本質真实。如“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我黃寶路”一文，本來另有一篇初稿叫“寶路教書”，寫寶路如何接到聘書；如何备課，如何走上講壇，大学生如何拍掌欢迎他，他又如何講課，等等，平鋪直敘，十分平淡。一个農民当了大学教授，意義多么深刻，可是文章表現不出这个意義。文章罗列現象，缺乏加工，進

一步看，沒有確定的主題思想，作者不是積極地評價生活，因之，藝術加工缺乏思想標準，只好無目的地羅列現象。以後執筆的練向高同學和寶洛同志作更深入的談話，進一步挖掘思想深處的东西，文章重寫過，主題思想明確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黃寶洛”，作者十分執着要表現這個思想，對同一題材作了進一步加工，較之前一稿，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大為提高，而且更真實。創作原理和實踐經驗都指明藝術加工的積極作用，因此，編寫這本書，在不能任意虛構假人假事的前提下，我們提倡百花齊放，強調藝術表現上自由競賽，發揮創造性。現在書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真的，但这里有作者的藝術想象，例如“方岐洲上的九戶貧農”中“溺死女兒救丈夫”一節，依發嫂溺死女兒時的悲哀情緒和氣氛的描寫是作者藝術想象的結果。這完全合理；如果說溺死女兒而不悲哀，那就太不真實了。

從掌握豐富的材料到給予藝術表現，這中間還有一個關鍵，即對所掌握、所表現的生活要有正確、深刻的理解。但是，十年來農村的歷史發展相當急劇，相當複雜，要深刻理解它並非易事，特別是對於實際鬥爭經驗不多，馬克思主義修養不高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我們工作中又一個大困難。我們學習研究黨的文件，向黨委和羣眾請教，這樣，許多我們不了解的、了解不深的，逐漸了解了、了解深刻了，但仍有至今尚不了解、尚了解不深的。這本書，人民內部矛盾還寫不好，公社化以後農村的偉大變化還表現得很不全面，很不充分，這都是由於我們思想水平不高、理解生活不深刻的緣故。

目 錄

| | |
|-----------------|---------|
| 序..... | (1) |
| 黎明前的斗争..... | (1) |
| 八十六比二..... | (18) |
| 三斗敖里金..... | (23) |
| 土改中的故事..... | (40) |
| 不斗不相識..... | (40) |
| 分配委員..... | (43) |
| 陳大妹变了..... | (46) |
| 林碧英互助組..... | (50) |
| 王茂玉办社..... | (60) |
| 合作化高潮来到熬峯乡..... | (72) |
| 紅星高照幸福路..... | (81) |
| 一場风波..... | (85) |
| 此路不通..... | (95) |
| 果園里的斗争..... | (102) |
| 奶牛入社..... | (109) |
| 連坂社水稻高产記..... | (115) |
| 刻苦钻研的人..... | (126) |
| 三攻三及港..... | (133) |

| | |
|--------------|-------|
| 荒山变了样 | (137) |
| 拖拉机来了 | (141) |
| 筑路 | (146) |
| 猪宝宝 | (152) |
| 当好后勤部 | (156) |
| 炊事員 | (160) |
| 卫生模范黃老媽媽 | (164) |
| 一定要把孩子帶好 | (170) |
| 我的老婆 | (173) |
| 幸福的晚年 | (177) |
| 公社的第一个春节 | (179) |
| | |
| 方岐洲上九戶貧農 | (182) |
|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我黃宝洛 | (194) |
| 王茂玉 | (200) |
| 永不褪色的紅旗 | (205) |
| 鄭鴻仁 | (214) |
| 美滿婚姻 | (227) |
| 一块柑桔園的变化 | (240) |
| 一个小榨油厂的历史 | (245) |
| 从黑夜到天明 | (254) |
| 幸福來自斗争 | (269) |

黎明前的斗争

成立了地下党支部

敖峯乡三角埠有个林知仁，小时在私塾里读过几句古书，能写一手字，为了糊口，在伪乡公所里当个抄写文书。他为人鲠直，好主持公道，乐于帮助人，时常帮乡亲们办个事，从不从中要挟肥私。城門乡的地下党员林家元，早就跟他做了朋友，经常托他搞一些不留底的身份证。那时山上的游击队，最需要这些身份証，好在城乡自由活动。

家元經常跟知仁談革命的道理，知仁听得津津有味。不久，家元就跟他談起党的事，他真象是久旱逢甘雨迫不及待地要求加入。可是这以后隔了许久，都沒听到家元的消息，知仁焦急得很，担心着是不是出了意外。那时地下組織每发展一个成員，都要經過一段考查時間。組織上也正在考查知仁同志。

一九四六年开春的一天，天气晴朗。一个戴高帽穿长袍的陌生人，来到林知仁家。他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兴趣。常跟老婆婆閑談，从孙儿几个？淘气不？一直談到乡里各家的生活情形，談到孩子們的将来……他待人和藹，平易可亲，話也說得句句在理，說的常常就是你心里想要說的話。

知仁家里跟大伙一样，吃了这頓愁下頓，刚开春粮食就吃得差不多了，頓頓只能吃番薯。老媽媽过意不去，关照自己的媳妇：

“人家是城里讀書的，怎吃得慣番薯？還是到家貴家里量兩斤米來吧。”

知仁媳妇借了米，煮了稀粥。可是客人無論如何要跟大家一樣吃地瓜，而且連皮都吃進去。老媽媽被感動得流下淚來：“想不到你也能跟我們一般吃苦。”

這位客人就是地下黨員顧敏同志。他由家元介紹，在三角埕住了三天，播下了革命的火種。

二月里林知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敖峯第一名共產黨員。他像暗夜裏手執火炬的人，鄉里許多窮哥兒都跟着他走上了鬥爭的道路。

不久三角埕建立了地下黨支部，林知仁擔任支部書記，知清、梧官、家貴和志中等也都在那時先後參加了共產黨。自此敖峯鄉廣大農民就在地下黨支部領導下和偽政權、地主階級展开了激烈而巧妙的鬥爭。

智 夺 偽 政 权

林傳亨綽號敖里金，是敖峯的大惡霸，說錢有錢，論勢有勢，兒子讀書的讀書，做官的做官，還認了三個律師做干兒子，準備隨時跟人家打官司。敖里人誰也不敢惹他。

敖里金驕橫跋扈，連偽保長也不放在眼里，素來不出壯丁不納稅。敖峯保長林家鏗，是個怕事的人，他知道敖里金的厉害，凡事都遷就着他，這樣敖里金為了拉攏他，也常施些小恩小惠。兩人酒來酒往，看去似乎搞得挺親熱的。

地下支部要想在敖峯生根、發展，首先必須奪取偽政權。偽保長這個職領，如果掌握在我們手里，還很有用：第一，消息比別人都靈通，例如反動派要在鄉里抓什么人，一般事先都要會同

保长去做，这样一来，他們還沒动手抓人之前，我們就可想法把人先弄走；第二，可以随便簽署身份証，游击队拿着很有用处；第三，还可以抗丁抗稅；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可以利用來进行半公开的宣傳活動。

历年担任敖里保长职务的，总是林傳亨和林家鏗两家的人，這已經成為“傳統”了。我們的人要得到这个职位，是很难的。为了取得伪保长职位，支部計劃：第一着就要利用和扩大敌人內部矛盾，破坏地主敖里金和伪保长林傳亨之間的亲密关系。

地下黨員志中那时是伪保长的警卫兵，还兼乡公所的事务員。这人聪明灵活，善于临机应变，又是条光棍，支部認為他是未来保长最适合的人选。

旧历九月初三，敖里金替母亲做生日，办了八十桌酒席，大厅里天井上摆得满满的，来客全是省里县上的主要人物，一个个长衫馬褂来头都不小。

剛好那天早晨来了十几个催糧的保安队，保长又去乡公所开会，帶路的差事就交给志中。他心中暗喜：

“走，到敖里金家去。”

那些兔崽子保安队，听到去敖里金家，也有些心寒，面面相覩沒人敢动。

“去吧，去看看也好，今天是他母亲生日，摆了几十桌酒席，我們趁这机会去吃他一顿。”

保安队听说有酒吃，乐得什么似的，一行人活跃起来，扣上破軍帽，挑着枪跟志中去了。

敖里金的院子里这天大放异彩。正厅貼着一个剪金大寿字，案上摆着十几对胳膊粗的紅蜡烛，后院几十个杂工跑来跑去，忙得滿头是汗。大厅里“貴宾”們，三五成群地交談着。忽然看見

保安队进来，大家都皱起眉头，刹时鸦雀无声。主人正对一个戴高帽的谈着本行的生意，这时刷地变了脸，冲出来。

“嘿，志中，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来催粮。”

“我粮都缴了，还催你媽的什么糧！”

“沒有吧？繳糧的糧票給我瞧瞧。”

“你是什么东西，要看我的糧票。”

“我是保丁，事情不与我相干，一切都是保长的吩咐。他叫我到誰家催粮，我就只好去。”

满桌子上鱼呀肉的，香喷喷真诱人，保安队的兵怕志中把他们带走，丢了口福，因此也来帮腔。敖里金不便多说，当着贵宾的面，怎好和保安队吵嘴。看到保安队几个已经坐到桌子跟前，只好顺水推舟，笑着臉招呼大家：

“来，吃饭吧，吃了再商量。”

吃完饭，保安队自动走了。敖里金气得浑身发抖，肥胖臉上的横肉一块块地抽搐起来，一手拉住志中大发雷霆：

“你太荒唐！今天是我母亲生日，請了这么多的客人，你竟敢当众拆我台，搞我的臉。”

“这事可怪不得我，有事你跟依姆（家鏗俗名）保长說。”

敖里金气坏了，眼睛一瞪，黄澄澄的牙齿咬得“咯咯”响，猛地把拳头一捏，好象就要把誰鉗扁。

“好呀，我跟依姆这狗养的算賬！你去叫他来。”

志心中暗暗喝采：“敖里金，也会上当呀！真是聪明一世，驟驟一时。”他一面走，一面盘算着怎样对付保长，因为家鏗这人腰杆不硬，惯做好好先生，担心着这场好戏他“演”不好。

乡公所里围着五六个保长，七嘴八舌地闹嚷着。家鏗看見志中回来立刻問：

“保安队的人呢？”

“回去了。我帶他們在乡里按家去催糧，他們要在你家里吃飯，一看菜沒有，去买又要花錢；今天剛好敖里金家請酒，就領着他們到敖里金吃去了。”

那个保长最客惺，聽說替他节省了一餐飯，心里滿高兴，但想到敖里金不免又有些不安。

“敖里金講什么沒有？”

“哼！敖里金呀，他當着众人的面大罵你一通，罵得真難听。”志中停了一会儿，佯裝关切地說：“他叫你馬上回去見他。保长，我看不要和他計較吧！罵也罵過了，就算了，免得招惹是非。”

“他凭什么要罵我！哼！他以為我会怕他？”这不过也是說說氣話，在众同事面前挽回面子。

事也湊巧。敖里金氣急不過，为了在众位“貴賓”面前挽回面子，便在門口大罵家鏗，正好家鏗的哥哥路过听见。家鏗的哥哥是做生意的，很有錢。家鏗的勢力就靠着他，也不是个好惹的。他听到敖里金罵家鏗是壞子養的，按捺不住，便跟敖里金冲撞起来，差一点要動武。正在这节骨眼上，家鏗跟志中赶到了。敖里金二話沒說，劈面就罵依姆的三代祖宗。家鏗看他哥哥已經跟敖里金吵起来了，和解无望，也对着面罵敖里金的娘。两个人象小公鳩一样，又是差一点要打起来。志中看到一場好戏已經串演成功，心中欢喜，不禁在一旁暗笑。敖里金正在气头上，看到志中在笑，上前“啪……”一巴掌，打得志中滿嘴流血。志中便趁机拖着家鏗的袖子說：“我被打一下不要紧，你的臉可是

丟尽了。我这保丁不干了，人家当着你的面打我，还有什么干头呢！”火上再一添油，家鏗更冒起火来了。指着敖里金破口大罵。

“你瞧着吧，我明天就叫你进监狱去，”敖里金說。

“好，咱們騎驢看书，走着瞧罢！看到底誰厉害。”

夜，靜悄悄的，空氣顯得特別沉悶，敖里金象挨打的狗，在床上拼命翻動，一会儿出氣，一会儿咬牙，弄得那六个大小老婆，慌作一团。鷄才叫兩遍，敖里金就吩咐抬轎进城。

這天，天氣特別好，太陽暖烘烘的。敖里的老百姓都活躍起來了。老人家圍在一起，交談着敖里金與林家鏗爭吵的經過，樂得直敲煙管；小孩子也不甘沉默，到處嚷着，——訛傳着保長怎樣挨了敖里金的打。

誰有錢誰就有理，這就是那时候的法律。敖里金是敖峯的“金牛”，告狀自然是他的。家鏗懲罰不算，還判了一年半徒刑。後來他哥哥花了錢，才免去坐牢。

這件事發生以後，敖里金更是威勢逼人了。動不動就指出依姆做范例，大拇指一翹就是：“你也想當第二個依姆嗎？”敖里的保長空懸着，沒人敢干，大家都怕跟敖里金惹起是非。

我們通過在偽鄉公所工作的知仁、傅務等同志的活動，給志中當上了代理保長，第二年就做了正式保長。自此後，地下黨難以活動的僵局打開了。地下黨借偽保長的名義，半公開地宣傳領導群眾展开了轟轟烈烈的減租鬥爭。

欺 軟 怕 硬

四七年夏天，陣雨剛剛過後，地下還是濕漉漉的，低低的烏雲迅速地跑着，醞釀着新的一場大雨。志中從敖里金門口大榕樹下經過，敖里金恰好站在門里，用手指着志中：

“过来，过来，”他挺着个大肚皮，威风十足地喊着，把志中吓了一跳。

“你要識时务些，別老跟我找麻煩。依姆的事你清楚，他不比你穷，結果还不是保长下台，一年半徒刑！……”敖里金沒好声地警告着。

“金叔，這話可不对，依姆是依姆，我是我，你別認錯了人。你是羊肉，依姆是酱油，我是井水，酱油得錢买，井水到处都是；你有官、財、勢，我有打、逃、跑。依姆会怕你，我可不一定就怕你！”

敖里金那容得下这一席話，沒听完臉就气得紫紅，拿着手杖在地下敲个不停，“你、你、你……，敢在我面前撒野？你，你是什么东西……你……”

“我是条光棍，好歹就我一个人，无牵无挂，你真要跟我动手来，老实說，你也便宜不了”。

“你、你簡直要造反”。

“你是財主，我是光棍，琉璃缸对破鉢，你的命可不比我，我們一起拼上，我还豁得来。”說着揚長走了。

敖里金气得直瞪眼，停好久才喘上一口气，大喊：“来人啦！来人啦！跟我到乡公所去。”

志中記住組織上曾經研究过的：地主欺軟怕硬的特性。所有地主都因为有錢，所以最怕死。你要真干，他也就变軟了。

志中見敖里金向乡里走去，心里暗笑：“乡里尽是我們的人，真是到金鑾殿去告皇太子——白搭。既去了，就不能便宜他。”原来我們的地下党也已經打进了乡公所。里面十一个人，就有六个是自己人。

志中一不做，二不休，跑到伪保安队借来一把坏手枪，插在

腰間，叉着腿站在大路上等敖里金。过了一会儿，敖里金出了城門乡公所，折回敖里来，挺着个肚皮，远远摆来，才走到公路上，远远看見志中那个姿势，便赶忙放慢脚步趕着，回头問長年：“誰站在那儿？”

“志中，他別着枪在那儿等你呢！”

“啊！什么？快，看着他，拦着他，拦着他。”說着迈开腿赶紧繞道回去。志中在远处高声嚷着：

“有种的过来，見个高低，拼个死活！看誰斗得过誰？”

这时云越发低沉，大滴大滴的雨点向下落着。敖里金迈开大步往家里跑，淋了一身雨，活象落湯雞，走到家門口，气都喘不过来。他回头一瞧，志中就站在榕树下，一手指着腰里的枪，向他示意。他赶紧钻进门去，“嘭”一声把大门关上栓上。一連好几天都沒敢出門，乡里人說：“敖里金碰到光棍志中，头皮也有些麻呢！”

反 團 捕

一九四七年初，剛过完旧历年，正当正月大寒时节，連日落霜，田沟里的水結了一层薄冰。农民們缺衣少吃的，天還沒暗就钻进被窝里。所以一近黃昏，路上就少有人走动。这时，我們的游击队在螺洲桔子園里刚开完会，一行四人，要到三角埕过夜；为了鎮寒，大家都喝了两盅酒，火气不免要旺些。一路上不住罵着駐扎在螺洲鎮的一个偵探队。这些家伙住在鎮上專門对付我們，給我們添了不少麻煩。不想事有湊巧，走到杜園，正好迎面有一个偵探，歪戴着一頂呢高帽，耀武揚威地在路上大搖大擺走过来。秉华同志見了气不过，順手抽出家伙就給他一下。这小子应声摔倒在路旁的田沟里，腿一蹬，一动也不动了。

大家一瞧，都乐了：“这个娘子养的，跟閻羅王算賬去啦！”說完就揚長走了。想不到那小子，是个狡猾的家伙，子弹只不过擦破他的耳朵，他見人多，逃不了，就順勢躺下裝死，一等游击队走远，就提着褲头拼死命往螺洲逃去！

这一枪不打紧，可惹出麻烦来了：敌人原来还蒙在鼓里，这一来便想到，这儿减息、那儿减租，原来是“土”共产党搞的。第二天，便出动了两营保安队，从义序到峡北，拉开了一个大包围圈，說是“土共”有一大伙在这一带潛伏活動。

恰好那天在城山頂娘娘宮里，有个重要的干部会。情况非常紧急，敌人一进乡来，就在城門祠堂里召集保长、乡公所人員等开会，布置圍捕計劃。以为这一着做得神不知、鬼不覺，那知道城門乡六个伪保长中倒有三个共产党员，伪乡公所十一人有六个是共产党员。这些同志一听要圍捕，大吃一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恨不得立地奔去报信。狡猾的敌人也防了这一着，在祠堂門口安上个崗，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那儿守着，不許任何人出入。

扁鼻子保安队长，用那瓮声瓮气的鼻音，提高嗓門嚷着：“吃过飯出发，你們帶路，不許任何人走出祠堂一步！”敖里保长、共产党员林志中同志附和应着：“是啊！誰也不能走，誰走一步，以后漏洩机密就找他。”扁鼻子象蒙在鼓里一样，不斷贊許地点头。

这个志中，綽号“疙瘩”，因为說話又快又大声，又有些結巴。他原是个单身汉，出入无定。你要是到敖里找他，准是沒在家。可是他每会必到，坐在靠近門边上，有事时，溜走了連坐在身边的人也不知道。今天，可也象船擋在沙灘上了。

散会后，志中四处一望，真是无計可施：后門也被关死，祠堂簡直成了四堵高牆的监狱。他急中生智，見情形官、知青在那儿

发愣。他們倆是城門这边的伪保长，也都是共产党员。

“我的老哥，你們是主人，还楞在那儿干什么，还不快去搬桌椅，招呼大伙吃饭。”志中說着，还在知清背上敲了一下，示意他快借搬桌椅为名溜出門去。

沒想到他們倆出去，真的把桌椅搬了来。他見了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暗暗叫苦：“真是太老实了！”情势紧急，不容犹豫；他灵机一动，順手接过一張椅子，举脚一踩，用勁把一条椅腿掰下来，狠狠瞧了知清一眼，罵道：“真是个蠢貨，把坏椅子搬来干啥，三个腿怎么能坐？待我修去。”一边大声叫罵，一边跨步出門，到得門口，正好看到阿俌嫂，忙喊她：“家里有斧头嗎？楔上椅腿。”

“有，在廚房里放着，我去拿。”

“不，还是我自个拿吧！”

一个箭步，窜进阿俌嫂的屋里。站崗的見是修理椅子沒有吭声。志中由后門溜出去，沿河沟拼命奔到轉弯口理发館去。地下交通站就設在这里。交通站的加林正好在那儿望風。他一見加林，喘息未定就恨不得一口气把情況說完。心里一急，說話就更結結巴巴了，好不容易才把話講清，約定好我們的人一撤走，就在門口电杆上画两个圈圈。

志中办完这事，赶忙回去修好椅腿，大搖大擺地端进洞堂里。

吃饭时，大家还有些不安，怕同志們撤不及，便特意找伪保安队长瞎扯蛋，拖延时间。

饭后，太阳就在头顶上，天气比早晚暖和得多，但几个党员的心里还是感到冷嗖嗖的。他們領着保安队尽量放慢脚步，到得轉弯处，看到了电线杆上白白的两个圓圈，志中才安下心来，快

步把伪保安队引进村去。

“先搜谁家？”志中问。

“你看呢？”

“到这家吧！”他指着紧靠路口的大地主敖里金的家。

“农民怕死不会干险事，他们家几个小子全是读书的，搜一搜？”扁鼻子应声“搜”，保安队就一涌而进……

搜地主的家也有目的：一则地主的房子大房间多，搜一搜起码半天，就免得再去麻烦他家；二则也给这些饱食终日的老财们一些麻烦，否则他们也活得太安逸了。

搜完敖里金的家，太阳已经西斜，这些家伙十分扫兴，拔腿就走。志中跟着也就溜之大吉。

不知扁鼻子是有意捣鬼呢，还是因为天太早回去不好交差？便领着保安队又趔趄着折回村里。他们走到志中家门口，见门上上了锁，估计没人家，又撞到私塾先生家贵同志家里。这家贵同志是三角埕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以教私塾为掩护。这时，他刚好坐在案前填写最近发展的加林、水水、香官、友林和加彩等五名新党员的表格。保安队从他背后进来时，幸好一个学生先喊了声：“先生，有人找你。”家贵回头一望，保安队已经进来，便镇静地随手把登记表对折过来，压在桌上。

“领我们查户口去。”

“好的，好的。”他一边回答，一边把表格折迭起来，装在兜里，领着他们去搜查了几家，结果敌人依然一无所获扫兴回去了。

减租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点綴门面，成立“农会”，名义上实行减

租，实际上成了地主豪绅的工具。租息愈来愈重了。农民唱出了这样的歌谣：

敖里农民白白苦，
一担收成八斗租。
明减租息暗加秤，
到头还添一斗租。

农民也想起来反抗，可就是少人来领个头。古语说“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没人领导大家去作斗争，那怎能搞得过地主阶级。逢年逢节农民还得给地主送礼，有的没钱买厚礼，只好把家里一只仅有的老母鸡送去。否则，就要加租撤佃。农民总是提心吊胆的，今年这块地是你种，说不定明年就被收回去给别人种了。

地下党支部下决心一定要选自己人掌握这个“农会”，好利用它来进行减租斗争。有个晚上，志中、家贵、知仁、康悌几位同志在知仁家小楼上开会，研究分头到群众中去宣传，推荐知仁同志当“农会”主任，还拟个提案，准备在民众大会上通过。

平常静得出鬼的祠堂，今天分外热闹。早来的人坐在石阶上“巴答巴答”抽旱烟，脸上挂了一丝微笑。

旧“农会”主任林可师奉命前来竞选，油腔滑调地大谈减租减息。谁去听他的呢？谁还不知道他和地主是穿一条裤子。他谈完了话，鼓掌的只有几个地主、富农和流氓、歹徒。

轮到知仁讲话，他两手按住桌角，由种田耕到反对退佃。庄稼人讲庄稼事，句句打进农民心里，台下的群众伸长脖子细听，唯恐漏掉一句话。老年人听得低下头收敛了微笑，深陷陷的眼眶上闪闪泪花，低声叹息：“我们的命运怎么这样坏呀！”火气大的青年人自动地喊着“我们要减租”的口号。在热烈的欢呼声

中，知仁同志被选为主任了，其他的几个党员也成了委员。会议通过了减租减息的决议案：（原文已失，只记大意）

- 一、耕者有其田，保证永佃权；
- 二、田主卖田要给佃农25—40%的田款；
- 三、服从农会决议，卖田须经农会许可，否则一律无效。

地主和富农看可师没选上，气得跑了。

会后还有许多人喋喋不休地叹息争论。这个说，地主这下不能再退佃了，他不能让土地长青草；那个说，你不种别人会种；第三个马上反驳说，谁种谁就是巴结地主，我们找农会。原先想来看看的人，心里也有点动，但还不相信：“说还是说呀，没做出来那有个准。”

为了打响减租斗争的第一炮，事先召开了群众会，说明了减租步骤，人人心里都有了个底。然后下通知：今年的祠堂租全部打八折。祠堂租说是公众的，其实操在几个大地主乡绅手里，大部分都入了他们的私囊。自古以来，不論天年丰歉，祠堂租都一粒不能少；今年要打折，还是破天荒第一遭。

大恶霸敖里金，伪省政府委员、大地主知渊，都是掌管祠堂的当事人。听到祠堂租要打折，他们冷笑一阵认为这是妄想。

到议租时，他们在祠堂大摆筵席，请所有耕种祠堂田的佃户和乡里有威望的老人来，聚集一堂，对新成立的保农会的负责人，一个也没请。酒过三巡，知渊首先出台唱白脸：“诸位乡亲父老兄弟们，祠堂是公众的，祠堂租是祖宗的烟火钱，我们再穷，烟火钱一片也不能少。……”一大套宗族的大道理说得堂哉皇哉！那晓得，这一套知仁早跟群众讲清啦，谁也没上当，有人当场就喊起来：“今年歉收，我们连一口饭都吃不上，打八折已经很对得起在天的祖宗啦！”敖里金见知渊唱白脸不见效，就扮

起一付老黑臉，用沙啞的聲音呼喝道：“不要祖宗的叛子逆孫，誰要敢再提什么祠堂租打折，我就敲斷他的狗腿。”說着把他那把慣于用来打人的文明杖在戲台上“突突突”敲个不住。群众不但沒被吓住，反倒裏起来。有人反罵：“叛子逆孫正好是你們這一起人，年年祠堂租都被吞到你們肚子里去……”

“讓保農會來給我們議租。”“租不議好，我們不担谷。”……鬧嚷到不可收拾时，知淵他們才着急起來，忙差人去請知仁來。知仁想刁難他們一番，回答說：“我又不是皮球可以隨意讓你們踢來踢去，既然早不來請，現在我也沒興致去。”最後沒法，知淵亲自出馬把知仁請到祠堂里，結果議定按八折擔租，群众这才散去。這次急得敖里金直敲文明杖。

減租的第一炮打响了。

群众四处傳揚：“祠堂的租都打折，其他的還用說嗎？”可是唯獨敖里金就不讓減，還威脅佃戶：“我到古田山頭角落里找一批鄉下哥來當長工，把田全收回來，你們就得活活餓死。”

這年早收後，反動富農林傳添將在三角埕的十八畝田，不經過保農會許可，就向山东（人名）撤佃。山东无奈他何，把這事告到知仁那兒。知仁他們一面安慰他，想辦法給他新佃田做；一面警告傳添，不得擅自撤佃。傳添那裡肯聽，強要撤佃。知仁他們說：“他撤，就讓他荒！”果然大家拧成一條心，誰也不去租這塊田。傳添沒法可想，便亲自出馬去種；窮哥兒們在保農會領導下，來了幾十人，圍在田頭不讓他下犁。只聽到知仁洪亮的嗓音在說：“不論是誰，要撤佃就只好讓它荒！傳添就是第一個例。”結果這十八畝田荒了一季。春耕時，傳添央人跟保農會說情，陪了不是，田仍歸山东種。

這—來，群众歡騰了，減租運動裏裏烈烈地開展起來了。除

了个別特別怕事的保守人家，仍旧是明減暗不減外，其他全都进行了減租。最可惡的教里金也不敢輕易亂動，也只得乖乖減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城門乡召开了減租碰商会，地主富农勾結了伪乡长傅涵，想要花招用压力，使农会屈服。于是派了大批走狗特务混入会場，准备捣乱。

伪乡长长着一副猴子臉，首先上台說：“我知道种田的不易，加上今年收成不好，所以同意‘九五’減租。”

“是的，‘九五’減租就好了，做事該适可而止，过火了就不方便。”一个特务赶紧尾接上去說。

这时，知仁同志站起来大声喊說：“我們要实行‘三五、六五’減租，‘九五’那还不是等于沒有減。”

会場开始騷动了。几个便衣队恶狠狠地盯着知仁，然后凑在一起鬼鬼祟祟地囁咕。志中全看在眼里，便站起来补充說：“‘三五、六五’減租是农会決議，‘三四、六六’都不行。誰敢不減找农会，有事由我和知仁負責。”

一通話說得地主、特务暴跳如雷。双方都不退让，會議只好不欢而散。

散会后，伪乡长带上三个特务尾隨志中。到门口拉着志中的手假裝亲密。志中早知道有这么一着，心里有准备，便鎮靜地与他們瞎扯应付。到了僻靜去处，伪乡长傅涵突然問道：“你到底要不要‘三五、六五’，減租？”志中猛抽回手說：“‘三五、六五’就是‘三五、六五’多一点也不要，少一点也不行！”这时伪乡长突然露出狰狞的面目，向特务一使眼色。特务們正想上前行凶，就在这一瞬间，伪乡长看見田埂上站着十来个濃眉大眼庄稼汉。原来这是地下党组织預先布置的游击队。伪乡长，吓得魂

不附体，轉臉叱特務：“你們干什么？……滾，回去！”一面賠笑臉：“志中，我們好講話，你說‘三五、六五’也有理由，農民現在的確苦了點。好，好，以後我們再商量。”說着頭也不敢回一下，就溜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螺州地主陳永生因卖田的事情與農民發生了衝突。陳永生有塊四亩二分的田地租給貧農鍾金耕種，头年減了租，地主很不甘願，心想报复。要起卻怕農會干涉，不起又沒法子，最後把土地賣給有勢力的城門富農林傳添。傳添是偽鄉長傳涵的弟弟，這次他想仗着自己哥哥的勢，沒有接受去年荒田的教訓，以為他哥哥能吓住農會。

鍾金一戶八口，沒這塊地就沒法子生活。於是要求農會幫助解決。

天剛破曉，傳添的兒子家鍾牽一头老大水牛來了。但又先在村口瞧了又瞧，眼看沒人干涉，就大模大樣吆喝着牲口向田里走去。剛下犁，知仁、康裕等幾個同志來了。知仁責問道：

“誰叫你來犁田？”

“我买的田，怎麼不能犁？”家鍾有點胆怯地回答，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吆喝牲口。

“有沒有經過農會許可？”

“我花錢买的，還要什麼許可不許可。”

正說着，群眾一下蜂擁上來，把家鍾團團圍住，看他那股野蠻相，大家都憤怒極了。“不讓他犁。”“把犁拿起來！”群眾講話力量就大了。家鍾不敢答腔，也忘了犁田。忽然，村子里奔出十幾個年青小伙子，手拿扁擔喊：“打！”群眾也跟着喊：

“打呀！”“打呀！”一声未落一声又起。這個富農的儿子吓得深恨無處藏身，犁也不拿，牛也不牽，夾着尾巴拼命逃走了。

下午，知仁被叫到乡公所。傅涵坐在靠背椅上，“彬彬有礼”地对知仁讲起话来，很象责备他的弟弟，又很象是向农会道歉。他说：“我弟做事太粗心，买田也不跟农会说声，其实是一件小事，说一下就好了。”知仁说：“不见得是小事，钟金全家八口人，没这块地耕就得饿死。”傅涵一声冷笑：“天下没地种的人多得很呢，不见得都会饿死。凡人做事都有点私情，帮来帮去，那能太认真。”知仁一步不让地说：“有的人做事全为私情，我们这是执行农会的决议。乡长当初不是也同意了农会的决议？”傅涵的嘴被堵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伪乡长虽然亏了理，可是仍想要替弟弟出气。第二天他便亲自上县去告状。县里看到农民情绪激昂，怕事情扩大，不敢袒护，判定这块地仍由钟金耕种。

这件事教育了群众，贫苦的农民认识到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就能和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

这以后城门减租的消息传遍四方，下洋、尚干各乡农民都来请教。自此知仁洪亮的声音和魁伟的身影，便经常出没在闽江和乌龙江边的各个城镇乡村。

减租运动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群众斗争的发展。到一九四九年临解放时，我们地下党已经发展到了二十几人，并且培养出了几十个积极分子。

（连永刚、郭星象）

八十六比二

說起來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們種田人的生活是冬天裏衣裳被蓋，夏天樹葉野菜充飢腸。人說道：逼上梁山；我們梁厝洲的一場鬥爭就是窮困逼出來的。

十一月里的一天，我們照例聚集在龍瑞寺做“福”。不管怎麼窮，家家戶戶總要湊合做几擔糲棵，殺兩三頭豬羊，買些京果酒食焚香敬神，祈求菩薩顯顯威靈，賜個來年大丰收。年年这么求呀拜呀，我們的光景反而一年不如一年；丰收也罢、歉收也罢，在這財主當道的世界，窮人那有出路。那天下午，大家抱着火籠圍在廟廳里愁眉不展，你說“今年扫倉還不够還清大佛的出租”，他說“正月就要向大佛借糧了。”……越說苦越多，先別說來年的事，眼面前就過不下去啊！天官姆喝了几盅敬神的酒，臉孔紅丹丹的，他拉开嗓門說：“梁厝洲那塊沖積土都快成洲了，干嗎還讓給大佛做蠶埕不收回來？”這一提，大家的話頭，都集中到洲地上來了。

烏龍江沿岸常常因為泥沙沉淀淤集成洲，這種洲，過不了几年，又會被大水冲走，再在其它地方出現新洲。每當發現新洲，我們就去圍洲，等沖積土厚了，就可以種稻。天官姆說的這塊洲，是梁厝公眾圍起來的，家家戶戶都付了勞動。因為前兩年沖積土还不够厚，不能種稻，被梁大佛、梁功守借去做蠶埕。字約上寫明：高地種席草、低地養蠶子，每年交一百五十塊錢給村里

做公益事业，等土层厚了随时可以收回。这两年，梁大佛和梁功守从来不交出一分錢。他們不但在那里种席草、养蠅子，还可以揀螃蟹，洲地上的螃蟹多得象森林里的落叶，揀它半天就有好几担；来潮时还能捕魚。現在，这足足有一百多亩大的洲地冲积土厚了，来年就可种稻，早應該向梁大佛、梁功守拿回来。

梁大佛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積田租三百多担，不容一个人欠他半斤四两。他一年要放两次高利貸，春天借給你一担谷子，夏收时要还给他两担。穷人家夏收完，常常是刈完稻又空米缸，他就假惺惺地说：“再到我家里去住一些吧，不过年底一定要还我。”就这样本生息、息变本，一年內一担谷子翻了两番，人說他是“笑面虎”。梁功守也是村里地主，他又是福州船篷行的大老板，这人一貫在商場上混，詭計多端。

天官姆見大家有意收回洲地，就說：“他們霸佔住梁厝洲，真要把我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們要收回洲地，軟說好勸是沒有用的，只有站出来去要！一个人不頂用，人多他就害怕了。”

經他一說，当场就有八十六戶表示出面去交涉，他們推举天官姆領头；只有几戶胆怯怕事的，或是家里还过得去的沒有入伙。

天官姆說做就做，当天晚上，就去叫了功門、細发等七、八人，到大佛家里去。一見大佛，就单刀直入地說明要收回洲地。大佛一陣惊慌之后，慢吞吞地说：“蠅蝗是我和功守合伙經營的，功守人在福州，我无法作主呀，要商量商量再說。”天官姆說：“好吧，你明天通知功守，叫他回来合計合計。”大佛含糊答应：“是，是，明天吩咐人去叫他。”可是，事隔十多天，还没有見到功守的人影。

天官姆对大家說：“向財主講好求情是沒用的，我們应当强

硬些。”當即又召集了二、三十人去找大佛，直截了当地告訴他：“限你明天叫功守回来，要不，我們明天就兴工圍墻，踩散了蜆埕不管你！”

大家态度坚决，大佛变乖了；隔天午后，功守果然回來了。

当晚，我們就去找他們交涉。沒想到功守老奸巨猾，他好象什么也不懂似地問我們：“为什么現在又提起這桩事？”說着伸手从皮袍袋里掏出字約來，神氣活現指着白紙黑字說：“这里明明写着：高約給我們种草，低的給我們养蜆子，‘永远无限’，你們看看，你們看看！”把紙在我們面前一揚。

这狗杂种知道我們不識字，耀武揚威的。也不知是伪造字約呢，还是原先就賄賂代筆的亂寫一通。他們撕下面皮要霸占这块大洲地，还吓唬我們，要到福州去請律師打官司。我們三、四十一人怒氣騰騰，面对面就和他們吵起來。大佛心狠胆却小，怕挨揍，說要拉屎溜走了。功守見大佛溜走，就推說：“要和大佛商量、商量。”用軟的办法來应付。

頂到三更，我們見到鬧不出結果，也就另想对策。天官姆說：“洲地是梁厝公產，全村男女老幼都可做証人，鄉鄰也知道，他兩人想賴也賴不去，我們反正不識字，管它‘永远’不‘永远’，明天就动手圍墻……”

第二天，村里风言风語說：“昨天夜里，功守和大佛去拿了枪，准备打死天官姆！”

天官姆一听火了，赶紧集合了八十六戶，他說：“我們是八十六戶，他只有兩戶，只要我們齊心，每人吐一口唾沫都會淹死这杂种！他有两条枪怕什么？我們大家預備尖刀，要拼就拼，死了一个，家庭由八十五戶來扶養！”

財主欺人太甚，誰也不愿再忍受，馬上买齐了刀，由天官姆

帶着到龍瑞寺，摔碗成立“保農社”。這“保農社”，就是討回洲地和今后保護它不讓再奪去的意思。大家公推天官姆當社主；天官姆手捧一迭碗對着大家說：“就是死我一條命，也要把大家的百亩洲地討回來！”說完猛地把碗摔在地上，“乒乓”地破成粉碎。

過了半個月，大俠和功守看我們沒有動靜，以為我們給兩支“月排”吓住了。就在这時候，他們兩人晚上喝得醉醺醺的、躲在識字會里賭牌九。我們八十六戶齊集了闖進識字會，天官姆劈頭就問：“到底還不還我們洲地？”大俠滑頭滑腦地說：“過幾天請鄉長來理論好了。”功守却強橫地把頭一歪：“字約上寫得清，急什麼？”大家一听更惱火了，天官姆逼進一步，問：“你回答，洲是誰的？”他兩人不回答。這時人群鬧嚷嚷，有的喊：“說呀！”有的喊：“不說，打死他！”众人就“打！”“打！”喊开了。

屋裡人圍得密密层层的，又大喊一聲，氣勢真壯！那兩個狗雜種一看情況不对頭，笑面虎已經嚇得全身打抖，平時氣勢凶凶的功守，也吓得臉色煞白。天官姆指着他們說：“今晚不交還洲地，老實告訴你，不要想活命！”大家也跟着摩拳擦掌，鬧得天翻地覆。

大俠怕死，先開口求饒：“都是叔伯兄弟，有話好說，有話好說，何必傷和氣……”

“誰和你叔伯兄弟，快把洲地還給我們！”大家氣憤地喊起來，那笑面虎連連說：“還、還，還給大家就是了。”

功守看到我們人多力量大，知道洲地再難霸占，裝模作樣地說：“一点点洲地算什麼，我們也不差這些，既然大家需要，就給了你們……”話還沒說完，被天官姆一手抓住衣領提了起來：

“还給我們！把字約拿來！”那功守吓昏了，才把字約交了出來。天官姆放了功守，一伸手就把字約放在煤油燈上燒了。

收回了梁厝洲地，梁厝家家戶戶都象辦喜事一样高兴。第二天，大男小女都到洲地上去种席草，捉來螃蟹打來魚。第二年开春，保农社就把洲地分給各家各戶去种稻了。

这以后，又鬧洪水，老百姓还是过的苦日子，大佛和功守还是喝我們的血汗。不过，夺洲地的事叫大家記住了：穷人只有團結一心才有出路，能奪回洲地，就因為我們有八十六戶，他們只有兩戶啊！

（梁功門、梁鑑象、梁守泰口述 蘭勃整理）

三斗教里金

—

在教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林傳亨。這人綽號教里金，滿臉橫肉，又矮又胖，陰險凶狠，惡似煞神。那时，連三歲的小孩子也怕他。小孩哭時，只要媽媽說一聲：“教里金來了！”就剎時停止哭聲，扑到媽媽怀里，動都不敢動。

人人都說教里金家大業大，田連阡陌，果園成林。可是那知道他原來却是个破落戶。他這家業全是从血污里搶來的。他的這部發家史，也就是教里人民的痛苦史，不知里面包含了人民的多少血淚。為了把原委弄清楚，我們先從頭說起。

暴發戶

教里金原是個浪蕩子，吸、喝、嫖、賭，無所不為。祖傳的幾個錢，只几年就被他敗得精光。他有個駝背哥哥，在福州開烏烟行，頗有些家底。教里金看了眼紅，心起歹念。有一天，他手執鋼刀闖進哥哥家里，對準哥哥的脖根，威脅喝道：“你不把烏烟行給我，我就宰了你！”駝背哥哥膽子小，怕惹是非，就乖乖地把烏烟行給了他。

不管怎樣，教里金當起烏烟行老板來了。這以後，為了贏利，他更挖空心思，從柑桔園里挖出黑泥，摻到烏烟里去矇騙別人。

為了謀取更大的暴利，教里金又做了鴉片烟販，不知毒害了

多少人。几年后，他发了横财，烏烟行、木材行、福州下杭街有名的金龙福杂货行都是他的产业。在乡下还半夺半抢了一千多亩土地，和无数的房屋、魚池、柑桔园。他的田产遍及臚下、杜园、城門、敖峯、謝坑、臚雷和石步等乡村。

高利盤剥

农民有句話：“百八算，养孩子沒有屁股眼儿。”百八算就是：春分借一百斤谷子，晚收时要还一百八十斤。敖里金的高利貸更特別，竟然算到二百、二百四，甚至二百八。天君若有眼，他养的孩子連嘴眼都不應該有！

別人押地，三年滿期，敖里金一年半、两年就要滿期。反正他想滿就滿，誰要不服去告状，但結果注定要輸的。你官司打輸了，还要赔他的損失；赔不起的，只好給他当长年或是坐牢。

現在杜園乡的党支部书记陈詩鑾同志，祖父在世时，借敖里金五十元錢。还了一輩子，还是还不清。“父死，子还債”，殃及了詩鑾的父亲，年年谷還沒晒干就被搶走，連仅有的田也被奪去，这还抵不清債。敖里金竟想把九岁的詩鑾逼去給他当长工。孩子是父亲的心头肉，誰不心痛？到敖里金家当长年，等于把一块肉送到老虎洞里。可怜做父亲的苦苦哭求，答应等詩鑾长大点再去当长年抵債，他才罢休。

敖里金下乡收租，每次都坐着三人抬的轎子，轎錢强要佃戶付給。詩鑾他家，一貧如洗，那付得起轎錢。喪尽天良的敖里金，竟不顧穷人死活，叫人把詩鑾家破鍋、破棉絮拿去頂轎債。这事連轎夫都不忍心下手，甘愿白抬了他这只死猪。敖里金恼羞成怒，文明杖象雨点般劈头盖臉打下来，打得轎夫拿了棉絮、提了鍋才算完。詩鑾父子不知度过多少个无被遮身的寒夜。如今談

起这件事，詩鑾还恨得咬牙切齒，憤怒填胸！把敖里金砍成肉酱，也偿不完穷人流出的血和泪。

强取强夺

敖里金常常宣揚：他做生意，年年賺大錢。这騙得一些小康人家，卖了田产家具，湊足錢数，跟他合股做生意。跟敖里金合股，簡直是跟狼結拜兄弟。常常是賺了錢，他却說沒賺錢；有时干脆連本帶利，全部吞沒。不知多少人家就这样被弄得傾家蕩產……

城山頂鄭連俌与他一起做生意，年終分紅，敖里金不給，两人都告起状来。結果，連俌連本帶利賠敖里金“損失”不够，还要給他一亩二分田做“錢尾”。

敖里金放錢債是看人办菜。你家若是有好田肥地、值錢的东西，你不借他的錢，他也要送上門来；但等你落入圈套，就再也沒法救了。农民說貪婪的敖里金是：“見人財，謀人財；見人宝，謀人宝。”

溫墩农民林祥兴家里有一只大肥猪，林仁寿有六亩好田，被敖里金看上了，結果肥猪和好田，全归到敖里金名下。

加租撤佃

“損年租不減，丰年定加租。”这是敖里金不成文的法律。著名的农民科学家、劳动模范、城門公社副社长王茂玉同志，早在解放前就开始选良种，那年多收了几担谷子，肥胖得象只猪的敖里金，駕临他家，双手撑在文明杖上，猪臉略略向上，用沙哑的声音嚷道：“今年你要加我一担租，否則我田要收回去自己种”，弄得茂玉沒法，只好答应加租，把自己辛辛苦苦改良品种所

多收的谷子，給了貪得無厭的敖里金。

凡是加不起租、還不起債的，就毫不容情地全部撤佃。別人撤佃在秋尾，敖里金撤佃在二月初。那時田里犁、耙、耨、肥全都搞好，單等播種了，敖里金却把田撤回“自己”種。許多農民因為動了血本，問他拿肥料錢，而遭他毒打！

東塔農民葉依欽，租他兩畝地，半飢半餓過活，敖里金嫌他窮，加不起租，有一年開春時，撤了佃。依欽苦苦哀求，敖里金始終不依，而且連肥料錢也半分不肯給。依欽無處謀生，終於活活餓死了！

一直到解放前夕，地下黨取得了偽農會領導權，領導農民展開減租運動，敖里金還是囂張威脅：“你們若要減租，我要把所有田都抽回來，去吉田山頭岐角鑊頭叫鄉下哥來做長工，看你們這些人會不會一個個餓死！”

蠻不講理

越富有，越吝嗇；越有錢，越貪婪！城山頂貧農鄭木利，租敖里金几畝地種梔梨（荸薺），事先約定，收成時用梔梨還租。那年梔梨減價，敖里金便翻臉不收梔梨，一定要谷子。木利費盡心機湊足谷子，敖里金又吹毛求疵，嫌谷子太“癟”（空粒多），要上等好谷。木利跟他評理。窮人敢跟財主評理，仅這一點就冒犯“天條”了！結果木利被吊打三次，幸亏鄉親們千求萬保，才放出來。木利田種不成，家里待不住，冒着寒夜，帶着妻小逃到福州，靠拉黃包車為生。敖里金在鄉里一天，木利就一天不敢回來，直到解放後才回到家里。木利現在敖峯營城山連當連長。

還有一家，還不起敖里金的租，全家替他做牛馬；男的當長年，妻子把初生幼兒忍痛抱給人家，替林家少爺喂奶，大點的孩

子为林家看牛。白干了三年，还是还不清一年的欠租。丈夫忍不住，偷跑到福州去拉黃包車，不上一个月，被敖里金抓回来，一頓吊打后，仍旧当长年頂租……

城山頂农民郑依姆，替敖里金运粪，澆柑桔園，全都办妥后，本应接預先約定的数付工錢，可是，敖里金竟无恥到如此程度：矢口不認賬，硬說工錢已經付过了。依姆气急說：“我們去揷碗咒嘴（发誓），你做財主还来欺負我穷人！”結果工錢沒拿到，反遭了一頓毒打。

地主秤大，要數敖里金的最大。人家百一二，他百一八，甚至百二，（注：百一二就是一百十二斤当一百斤）。农民叶魁訓，还租时，二百四十斤的租，被称去二百八十七斤，敖里金还不依，說是还差租尾一斤。魁訓一时脫口說了声：“財主家秤也太大了。”挨了一頓打，最后还了租尾，陪了礼才算了事。

罰 款

农民叶捷祿，孩子生病，农民小重从自己柑园里摘了几顆柑給了病孩子，被敖里金撞見，一口咬定叶捷祿穷鬼穷骨头，沒种柑那来的柑子，說这一定是偷了他的。捷祿辯清原委，小重还出面作証，敖里金还是不由分說，把叶捷祿双手反綁，肆意拷打。后来拿了几十块錢的所謂罰款，才算了事。

敖里金欺侮其他小村无势的穷人，更是难以想象：有一次到溫墩里收租，自己踩了鷄屎，脚蹠得高高的要鷄主給擦，善良的鷄主擦了他的脚还挨了一頓文明杖……

文 明 杖

大概是敖里金的两只短腿，撑不住他那肥胖如猪的身体，因

此文明杖就成了他随手不离的东西，每次打人也都是用它。远近各乡无人不知他这把文明杖。現在閩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陈詩勇同志、杜园党支部陈詩鑾同志，都曾經挨过他这文明杖。他打起人来，不分部位，象雨点一样劈头盖脸地打。有一次，他坐轎到杜园收租，刚过排下转弯那儿，因为身体太重，压断了轎杠，好象王八啃西瓜一样，连滚带爬跌落到田里。前面那个轎伕知道事情不好，吓得拔腿就跑，亡命福清。可怜后面那位轎伕，自己摔了不算，文明杖还象落雹一样拦头盖下来，直打得文明杖折断了才罢手。轎伕被打得奄奄一息，险些儿还要进监牢做犯人。

来仔一家

来仔妻子早丧，留下一男一女，靠一块三分大的地瓜园勉强过活。想不到平地起风波，敖里金听信风水先生的話，說这块地风水好，修了墓能封妻荫子，就强迫来仔出卖。买了地又不給錢，来仔問他拿，反惹了一頓文明杖打。敖里金口口声声說：

“等棺材放进去再说，难道我会欠你这两文小錢。再来囉嗦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等放进棺材去恐怕要到卯年卯月，本来就穷极了的来仔，那容久等。来仔一家断了几天炊，孩子哇哇哭！不能叫一家人全餓死，来仔心一横先把女儿送給城門人做童养媳。接着儿子也卖给福清人，可怜姐弟俩，哭着喊着不愿离开自己的亲爹；来仔看这情况，眼睛发直，嘔出了两口血，連半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不久，他自己也流亡到福州去了。自此后，再也沒人見到他的面……

这段血泪仇还是从他的侄儿郑中富口里听到的。不知有多少类似的血泪仇，沉沒海底，找不到苦主。敖里金，这就是敖里金干的好事！

包打官司，逼死人命

現在敖峯的文化宮，就是当年敖里金的公館。这座房子的地基，一半是农民林邦俌的，一半是乡里公眾的。敖里金占了公地，无人敢講。林邦俌的地，敖里金先是强买，——农民靠种地过活，卖地就等于卖命，不到絕境是輕易不卖的。——他强买不到，恼羞成怒，仗着財勢，反咬邦俌一口，說这块地本来是他的，被邦俌霸占去了。遞了一張狀紙，邦俌就关进了监狱。那年牢里发生瘟疫，邦俌含恨死去。邦俌嫂撫胸大哭，要把尸体抬到敖里金家去，反遭敖里金一頓惡打，尸体被擱在露天野地里。邦俌嫂撫尸痛哭，告訴儿子：“沒有报仇雪恨，絕不收埋尸体！”此后棺材停在果园子里始終沒埋。

敖里金有三个律师做他的干儿子，专为他謀財害命，搶地夺田做辩护。他有錢有勢，串通官僚，又有这一帮人，打官司那有不贏的道理。

摘桃的小孩

城門洲里，桃树成林。六月大夏，正当桃熟的时候，碩果累累，一股清香扑鼻，真是誘人；可惜这些农民辛勤种植的桃林，十之八九都被敖里金强占着，种桃的人反倒連半个桃子也动不得。

一年，一个无知的孩子，看到树上許多熟透了的桃子，实在撩人，禁不住摘了几个，不巧被敖里金看見。他提着文明杖追来，孩子吓坏了，拼命跑开，躲到江边沙洲里。敖里金就坐在岸上等着不走。直到潮水不断上涨，淹沒了整个沙洲，看着汹涌的江濤把这无辜的孩子卷走，才称心的走回去。

人們誰無子女？農民們聽到那孩子被江濤卷走時，個個淒厲的慘叫起來，无不落泪。可是毫无人性的敖里金却得意地念叨着：“下次那些野孩子就不敢來偷我的桃了。”

三條人命

一九四四年，福州第二次淪陷。敖里村經過日本鬼子搶劫，又加受澇歉收。農民個個餓得面黃肌瘦，典妻賣子，沒有一粒糧食。可是敖里金家却囤積着大批糧食，不肯賣給窮人。農民手執白旗，到偽鄉公所請願，要求把囤積的糧食開倉平粜，可是被拒絕了。農民被餓得走投無路，逼上梁山，只好挺而走險。一天晚上，農民鄭友炳、鄭寶康、林森官佛三人到敖里金倉房里去偷糧食。不想被敖里金發覺了，馬上請來日本兵，把全村圍住，抓住三人，硬說他們是土匪，是游击队。日本鬼子吃够酒肉，就把三人脫光衣服綁在空場上施刑取樂。用香煙頭燒，用火紅的通條打，還灌涼水，穿鐵綫衣。慘叫的聲音響徹敖里村。農民個個落淚，敖里金却還不解恨。寶康的妻子聽到消息，趕去看望時，三人已被打得血肉模糊。寶康只對妻子說出一句話：“不要哭！記住報仇！”在一天晚上，三人都被槍決在烏龍江的峽兜渡口上。日本鬼子把他們四肢釘在木板上，用小汽艇運到江心，然後開槍掃射。尸首一具具翻滾到江心裏，霎時就被洶涌的波濤吞沒了。江面上只剩下夜風在號泣。

老色鬼

敖里金自幼嫖賭出身，是個貪婪的老色鬼。公開娶了大小八房妻妾，其他“小家庭”、誘姦、強姦的就不知其數。他在家里也象個凶煞一樣，淫威十足，人人怕他。他若是不在家，大小老

婆談笑风生，只要一声：“老板回来了！”霎时吓得鸦雀无声。每当敖里金喝了酒，獸性大作，在他家的乡下妹（丫头），奶奶甚至煮饭婆全都遭殃，沒有不被他肆意侮辱的。那些被損害被侮辱的人都还得陪他笑脸，否则就絕不会便宜你！

无耻的敖里金洗澡时，一定要年青的乡下妹替他擦背，这时他就趁机姦污。多少个佃戶的女儿被他坑害了呵！他的第五房小老婆蓮香，原就是他家的乡下妹，先姦污后，才收为妾的。

他經常恬不知耻地对人說：“討乡下妹、煮饭婆最合算，既可以当老婆騎，又可以当奴才使。这种奴才还更可靠，更会为家里操心問事。”

敖里金第二房小妾新姨娘，原是伙計的妻子，敖里金硬把她强占去，玩弄够了，人也老了，便又一脚踢开。

那一天下大雨，乡里一个二流子剛好在敖里金門口躲雨，敖里金回来敲门，偏巧新姨娘出来开门，敖里金就一口咬定，新姨娘与躲雨的二流子私通，打得她死去活来，最后无法，被逼进尼姑庵。

敖里金有个长年叫吓哥金。人家說吓哥金有些傻，敖里金却正好看中他傻，不仅叫他干重活，还把他的老婆騙到福州烏烟行里，强行姦污了……最后，弄得滿城风雨，才把人放回家……

到快解放时候，敖里金已經六十三岁了，可是他还用十五两的金子，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当小老婆。若不是一声春雷，惊天动地来了解放軍，不知还要有多少兄弟姐妹遭到这个老色鬼的杀戮蹂躪……

受苦受难的农民多么盼望黑夜早些过去，出来个光明溫暖的太阳呀！

太阳出来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解放军来到了敖里，被击溃的蒋军纷纷向厦门方向逃窜。枪声没停，地下党就发动农民选举了新农会。林家贵当了农会主任，林康悌、叶捷仁等也都当上了干部。可是这里面也混进了个坏蛋，名叫林傅宏。他成分虽然也是个农民，但骨子里却早已沾染了旧社会的恶习。人们叫他：“武状元”。

解放后，林傅宏假充积极，混进了干部队伍。

发动群众

傅宏当了干部，敖里金很高兴。一天傍晚，他偷偷溜进傅宏的家，对方没开口，他就抢先说：“傅宏，听说你当上干部啦，恭喜，恭喜！”停一下，端详傅宏一番，挺起大拇指说：“敖里是我们姓林人的敖里，那些外乡人休想动它一草一木。今天你当上干部，我们姓林的再也不会受别人欺侮了。好好干，生活困难嘛，我可以帮你忙。”说罢捧出黄灿灿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元……

“有钱能使鬼推磨。”敖里金熟记着这句话。秋征时候，他又闖进农会主任林家贵的家里。

“家贵，你为什么派我八十担谷子？共产党讲民主，福州军管会的秘书跟我很熟，我查过了，不该出八十担。”

“我不管你什么秘书不秘书。派你八十担，一是群众意见，二是政府法令；多粮多出，少粮少出，无粮不出。”

看家贵那样斩钉截铁地回答，敖里金伸手往口袋摸金子。

“我出八十担粮有困难，不过，可以想办法，你当干部生活有些困难，这里……”

“我是单身汉，橄榄鹹配稀粥，这生活惯了。旧社会几十年都熬过了，現在还怕什么？你还是早点把谷子送到农会去！”家貴同志声色俱厉地說。

敖里金討个沒趣溜了。

受到家貴的严詞拒絕后，敖里金就千方百計想破坏农会組織，到处說：“現在的农会不成个农会，象家貴既沒有錢，又不会講普通話，告起狀来，敖里人包吃亏。”成天利用爪牙跑东走西，拉攏落后群众。

一天晚上，敖里祠堂点起成斤重的大蜡烛，敖里金想召集群众开会，与农会对抗。农会知道这件事，立刻組織基本群众挤进会場，站在最前面。敖里金来了，他說：“我好比一把涼傘，打开来够整个村子人乘凉。你們沒錢用可以向我拿；沒飯吃，可以向我借。有我在，你們借貸也方便。农会不顧大家死活，派我八十担谷子，谷子拿去干什么？給外面人吃，我們都是敖里人，为什么谷子不吃，偏要讓给别人？大家想想看有沒有这道理？”經这么一說，个别落后群众开始喃喃咕咕地責备农会了：“对呀，有本領到外面去向別人拿，怎么尽是搞自己人。”“姓林的怎么会长出家貴这样的敗家子！”声音嗡嗡地愈来愈大。傅宏偷偷挤在群众中皱眉弄眼地說：“我也这么劝家貴，可是家貴他們总想搞过火一些，好报功。……”这时，在前面的人忍不住裏起来了：“你有谷子不交，誰交？”“敖里金，你別想挑撥，你什么时候給过我們谷子吃？”“你出八十担还太少了！”后面人呆了。敖里金被問得无話可說，头上冒出几颗汗珠，高帽也忘了拿，就偷偷地溜出了人群……

秋征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可是，还有一些群众的認識很模糊，認為敖里金是姓林的支柱，好象有了他，能沾到一点“光”，即使坏，也还是姓林，說來說去，終究是“自家的叔伯”。也有些人知道敖里金可恶，是个坏蛋，但害怕变天，——国民党还在厦门，万一反攻，敖里金不会便宜人的，因此在旁覲望，不敢和敖里金斗争。但大部分貧苦农民和长期与組織有联系的群众，他們觉悟高，痛恨敖里金，都常常跑到农会訴苦，他們說：“我們不怕敖里金。斗争了他，即使会死也要斗，不斗也活不成。”

敖里金不斗倒，群众有顧慮，什么工作也难开展。支部便先把这些坚决的骨干組織起来，充分发动广大群众与敖里金斗争。

三抓敖里金

敖里金老奸巨猾，听到些风声，說农会正在群众中訪苦，准备斗争，便急急逃到福州烏烟行去了。

康悌、家貴几个干部开会，决定派人到福州去抓。不想第一次去抓时，傳宏暗暗报信，敖里金立即跑了，結果扑了个空。

不久，农会又派民兵在夜里第二次到福州去抓。志中負責先找派出所領取逮捕証。其他的人由家貴率領悄悄向下杭街烏烟行进发。傳宏也在里面，只是着急，却抽不得身。他們到了那里，立即把人馬分成两半，守住前后門。等待志中領逮捕証回来。正守着，忽然旁边一个小边門呀的一声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厨师模样的人，手里提着个小籃子，看样子是想上街买菜。他一眼看見这么多人，不覺吃惊起来，立即惊問：“你們是誰？干什么的？”

家貴急忙陪笑地說：“我們是敖里的农民，因为田租的事，想上来和老板商量商量。来的太早了，大半夜不敢打擾他老人家，順便在这儿歇一会儿。”

正談着，一個民兵插上來問：“老板在家嗎？”

“在，他沒這麼早起床。”

康悌、家貴幾個同志趁那廚師在談話沒注意，一擁擠進門去，那廚師只望了望，門也不關就走了。

大家走進烏烟行，開始走出來的是敖里金的兒子林家雄。他謹慎地打量着每個人，當視線觸到傅宏時，心安了。便進去叫他父親，說有佃戶來商量租子。敖里金聽說是商量租子的事，立即擺起了地主的架子。頭高高昂起，踱着四方步，走了出來。他一眼看見家貴、康悌幾個敖里干部都在裡面，臉色立時變了，渾身吓出一場冷汗，急忙轉身要走。

家霖同志忙喊：“金叔！不要走，今年收成不好，稻子歉收，我們是來請您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的。”

敖里金急忙擺手說：“不要緊！不要緊！你們收多少，算多少。那能那末認真。行里忙，我不能抽出空來。……哎！你們走了这么多路，沒吃東西，我去拿些包子來！”說着轉身就又想走。

這時志中還沒有回來，手里沒有逮捕証，大家不敢下手，只好設法拖住他。幾個人同時回答：“不餓！你先和我們商量下吧！”敖里金眼看不能脫逃，臉色變得鐵青。半天才說：“那末大家抽口煙吧！”一手遞過水煙筒來。傅宏看到煙筒沒人接，為了替主子解圍，忙伸手接過來。敖里金見有人接過去，便借口說去引火，走進後廳去了。

大家在外面一等不出來，二等不見面，正在着急，志中回來了。大家忙問：“逮捕証拿到了沒有？”志中說：“拿到了。馬上抓人！”大家急忙一起沖進後廳去，可是，人早已從地洞里逃走了。

這一回雖然沒抓到，但也是一次大練兵。大家都認識到敵人是狡猾的，必須提高警惕和鍛煉鬥爭本領。第三次終于配合了安人員，順利地把敖里金抓到了。

三斗敖里金

一九四九年旧历九月二十，城門乡完全变了样。街道上貼滿了花花綠綠的標語：“打倒地主惡霸！”“農民翻身做主”。受敖里金壓迫的人多着哩！

鬥爭會上，不仅是敖里、城門、連杜園、謝坑、臘雷、石步各鄉的人也都來了。這天小孩子特別高興，一清早，就拍手大叫：“敖里金抓回來了！敖里金抓回來了！”

敖里金以為今天還象解放前一樣來說理議租。他穿着一件綢面的新夾袍，戴着頂瓜皮帽，還沒忘記帶那根常常用來敲人腦袋的文明杖。他挺着肚子，大搖大擺地走上台去。他家里還叫佣人、鄉下妹端來一張大藤椅，一副茶盤，銀打的水煙筒來伺候敖里金哩！佣人才到祠堂口，就叫民兵給喝退了。

敖里金一上台，台下就轟動起來：“打倒惡霸林傳亨”……口號能象暴發的山洪，震響古老的城門祠堂。這時，敖里金才大為震驚，叉着腿倚着文明杖呆立在台上。

“把哭喪杖扔掉，你還想用它打我們嗎！”群眾喊起來。一個民兵走過去，繳了敖里金那根曾經顯赫一時的文明杖，拿到膝蓋上“啪噠”一声，當眾折斷了。敖里金垂着手，用一双仇視的眼睛四處巡視着，好象要記下每一個鬥爭他的人。

“跪下去，叫敖里金跪下去！”為了打掉他的勢焰，群眾怒吼着請求。在廣大群眾的威力下，敖里金只得乖乖地跪了下來，壓在農民頭上几千年的封建勢力終於坍下來了。

第一个上台訴苦的是城山頂农民郑木利。他訴說他怎样被敖里金吊打，怎么被逼躲到福州去拉黃包車，一直到斗争敖里金了，才敢回到自己的家。台下人听着，一双双发光的眼睛里，充满着对阶级兄弟无限的同情和对地主的愤怒！

接着上台訴苦的是老农郑中富，除了訴說自己被敖里金残酷剥削和压迫外，还說了他叔叔来仔一家被害的事。說到痛苦处，老泪纵横，台下许多人也唏嘘哭起来。

最感动人的是年近古稀的孤老头子傅应，訴說他的儿子宝康，怎样和友炳、生宦弟同被敖里金陷害，惨死在烏龙江上。老人干枯的眼里流出了惨痛的泪，最后实在忍不住满腔仇恨，用拐杖朝敖里金打去。全场的人脸上都挂着晶莹的泪，呼喊着搶到台前高喊：“打！打！”“活活打死他！”民兵、干部、工作組急忙拦住了怒不可遏的群众。敖里金吓得臉色发白，全身哆嗦，縮作一团。

訴苦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天漸漸黑了，家貴宣布第二天繼續斗争敖里金。

第一次訴苦会影响很大，許多受苦的群众深夜了还主动找农会訴說。

第二天，九月二十一，第二次斗争敖里金。訴苦的人更多；从来不敢說話的人，今天也敢在千人大会上訴苦了。敖里金的傲气完全斗下去了。

头两次斗争的影响很大，燃起了南台島各乡反霸斗争的烽火，迅速提高了群众阶级觉悟，为各项工作的順利开展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可是，头两次斗争，也还存在缺点，群众发动得还不够深，不够广，有一些受害极深的人还没有站起来，狡猾的敌人还没有根本打垮，他們还繼續耍着各种花招。到处散布謠言說：

“敖里金这一跪，把城門祠堂的屋梁都跪弯了。”“戏台角被跪得塌了下来！”此外在干部队伍中也还存在着异己分子，他們公开或暗地里，阻撓、破坏着整个斗争。

針對着这种情况，工作組長史魁元同志做了总结，傳宏蜷縮在屋角里。史同志早就注意到这个在群众中作威作福的叛徒了，这时指着他說：“在我們队伍中出了异己分子，出現了被恶霸地主收买的坏蛋。”接着用犀利的眼睛直視着傳宏。傳宏象一只困獸，龟縮得更紧了。史魁元同志的手直指着傳宏：“叛徒就是他！”“我，我是坏蛋？我，我是叛徒？……”傳宏抖顫着說。

“就是你！”史魁元斬釘截鐵的回答：“我們早已調查清楚了，你接受了敖里金多少錢？”傳宏来不及分辯，把什么都承認了。他低着头，在那儿直哆嗦。“出去，給我滾出去，叛徒！”傳宏从屋角挤了出去。

干部里的异己分子被驅逐出去，群众的斗争意志更高漲了。乡里的地主、富农和一批爪牙，怕台柱真的被扳倒，就团团圍住林家貴同志，明是恳求釋放敖里金，暗里揚言要把家貴同志干倒！每次回家，工作組史同志，都叫家貴带上手枪。家貴同志毫无畏縮，仍旧日夜去訪苦，組織群众起来斗争。

敌人使出了最卑鄙的手段，用美人計来引誘家貴同志。

家貴同志在旧社会受了一輩子苦，一九四五年就参加了地下斗争，担任地下支部的組織委員，整天廢寢忘食，数年来如一日。为了便于革命斗争，他一直是个单身汉。敌人想到金錢买不动家貴，女人一定会使他被俘。結果，敌人算錯了，家貴同志絲毫不为所动，敌人阴谋又失敗了。

經過了长期而艰苦的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在同年旧历十一月初三，召开了規模空前的第三次斗争敖里金大会。到会的有

工人、农民、解放军和学生以及各乡各地代表共九千余人，上台訴苦的就有一百多人。

敖里林邦悌的棺材还停在菜园里，儿女们履行邦悌嫂遗言：“不报仇雪恨，绝不掩埋。”这使敖里金一开始就害怕，亲自到邦悌家，答应加倍偿还地价，棺材由他修墓掩埋，堵住了邦悌儿女们的口。头两次怎么动员，邦悌的子女都不出来訴苦。经过家貴他们反复动员，讲到了邦悌冤死监狱，被敖里金抛尸露野，邦悌嫂撫尸发誓的时候，一家人又痛哭起来。在第三次斗争时，邦悌的儿子便毅然决然走上了台訴苦。他的控诉激起了到会群众对敖里金的一致的愤恨。台下的口号声，此起彼落，震动山岳。静静的城门祠堂变成了向恶霸冲击的战场。

千年来礼教規定，妇女不得入祠堂；开斗争会时，许多妇女都去祠堂訴苦，斗争敖里金，打破了封建束缚。

“打狗要打狗头。”敖里金斗倒了，群众报了仇，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接着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

（連永剛、鄭星象）

土 改 中 的 故 事

不 斗 不 相 識

城門乡的农民經過減租、反霸斗争，学习了土改政策，眼睛可雪亮啦：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全看在眼里。乡里那个該評地主，那个該評富农，心中也都有数。在土改評成份的时候，那些狡猾的地主，千方百計地想逃避农民的判决；但是，他們犹如鐵籠里的狼狗，怎么也逃不了。

这一天，大家又热烈地談开了，他們一致認為，林家訓家里只有四口人，就占有土地三十九亩，柑桔二百多株，解放前，雇长工，放高利貸，收租，用尽手段盘剥农民，應評他地主成份。可是，在自報成份时，他却自報富农成份。

这个消息一傳开，馬上引起了公憤。

“这家伙彻头彻尾的地主，还敢报富农成份。”

“这賊仔，过去吸了我們的血汗，今天还不肯坦白。”

“我們決不能讓这头狡猾的狼漏网。”

“我們要斗争他！”

“我們要向他清算！”群众个个漲紅着臉，咬牙切齒地嚷着，罵着，把他的屋子团团圍住。后来工作組同志說，晚上开一个会向他算賬，大家才散开。

晚上，人們剛吃完飯，就成群結队地进了会場，他們臉孔板

得紧紧的，边走边罵着。一会儿，家訓低着头，在无数道憤怒的目光監視下，狼狽地走到會場后面的右角落坐下。

“同志們！算賬會現在就開始。”工作組沈維錐同志严肃地向大家宣布。會場頓時鴉雀无声。沈維錐同志向四周環視一陣，接着說：“今天晚上，大家認為那一個人自報成份不对头，都可以提出来，向他算賬，大家要認真地提，絕不讓一個地、富分子漏網。現在，先由林家訓向大家講一講，为什么自報富农成份。”

維錐同志話一停，家訓慌忙站起來，低着头，裝着非常老实的样子說：“大家都知道，我家一貫是劳动的，絲毫沒有欺詐人，我的土地和富农差不多，所以自報富农成份。”

“胡說！你不是富农，你是地主。”

“是！你是地主，你沒有劳动，專靠剝削人起家！”

“你給我放老实些！”

“……。”群众都站起來，你一言，我一語地指着他罵，許久不能安靜。

在吵鬧聲中，他低声地申辯說：“我不能評地主，地主沒有劳动，坐着剝削人，我有參加劳动，田都是靠自己的劳动血汗买的。”

“你的田都是雇長工做的。”

“你在田里，監視我們做工也算劳动！”

全場又騷動起來。

工作組同志望着憤怒的人們，大声喊說：“同志們！我們一條一條地提出來揭發他。”

“你是地主，不是富农！”民兵队长林家文猛地站起來，指着他說，“你放過高利貸，據我所知道的，就有二、三百担。天保那里放好几十担，依芦仔那里也有。”

“是，天佛借你的高利貸，只有兩年時間，四亩多田都被你騙去，后来气瘋了。”一个大个子农民紧接着說。

“还有，烏大嫂因为借你的錢，二亩田也被你騙去，結果逼到南洋去。”妇女会主任林雪飞气狠狠地說。

“唉呀！冤枉啊！”林家訓还想要无賴。

“什么冤枉？你还想抵賴。”

“天佛瘋癲還沒有好，你眼睛放在褲袋里去了。”

“他不老实，給他拿出来公審。”

“……”

在憤怒声中，向来不爱說話的依芦仔，也站起来指着家訓責問：“你还說冤枉，过去我借你的谷子，沒过几天，一担就要还担半，有沒有？”

“他不但在这里放高利貸，在他老婆娘家臚雷那里也放了一百担。”群众林炎官大声对大家說。

林家訓被一条条鐵的事实，駁得哑口无言，只好搭拉着脑袋不吭声。

“你到底有沒有？說呀，为什么不說！”一个青年狠狠地冲着他說。

“这……这个有。”他慌張地回答。

在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个白发蒼蒼的老太婆，她气得两眼都发紅了，指着家訓向大家說：“过去，我家包他的田种，三天的工錢，却要做六、七天的工。”

“从前，我在他家里做工，一天要做二天活，吃的还是番薯米粥。”农民林加品憤憤地說。

“我过去租他的田种，一年到头，除交租外，只能剩下几斤谷子。有一年，遇到旱灾，我自己又生病，結果田里絕收了，当

時，我求他少交一些租子，他差分毫都不肯，而且欠的租，還要跟借高利貸一樣要納利息。”貧农林長成咬牙切齒地訴說着。

許多人都想站起來說話，工作組沈維錐同志便先站起來，严厉的眼光盯住林家訓：“現在，你承認地主成份了嗎？”

“剛才說的許多事情，都是我父親做的，怎么会誣我地主呢？”他还想狡辯。

“你已經三十幾歲，而且有了孩子，你父親在時，你早就成了當家人，跟你父親一起剝削窮人，怎么会跟你無干？現在根據你的情況，我們要誣你地主成份。”沈維錐同志严肃地反駁他。

“你們要誣我地主就地主吧！”

“沒有什麼就不就的，你到底是不是地主？”

“不能讓他含糊，要他講出來是不是地主。”

“快講呀，為什麼還不講？”群眾憤怒到極點。

“是，是，我是地主。”

林家訓一斗倒，在會的虛報成份的地富分子，也都乖乖地站起來向群眾坦白。

(楊鑑溪)

分 配 委 員

螺洲人陳蓋山當過國民黨偽軍長，蠻橫得很。解放不久，還沒有人敢去螺洲去跟他鬧退租，我去打頭陣，帶洲里人元官、鹵弟等七、八個一起去。那天工作組張廷光同志也去了，我們胆很壯。陳蓋山看見我們，怕得很，怎麼講怎麼是，滿口答應退租。我第一次体会到：有共產黨領導，我們窮人組織起來，力量就是大。

反霸後不久，工作組老張同志跟我一起去割稻，他對我說：

“退租反霸还不够，我們还要准备分田，进行土改！”我一听說要分田，高兴得跳起来。

开会时，听到分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群众都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听，眼睛都亮起来。工作組同志講話时，会場里坐着数百人，連半点咳嗽声也沒有。

我是洲里人，从来不干亏心事，田園桔树都熟悉，群众都相信我，工作組也看重我。到土改分配果实的时候，大家都选我当分配委員。前宅农会选五个委員，其中有我、元官、卤弟、家容和有林。

当时，做分配委員日夜沒有一刻閑。方岐洲到前宅的小桥断了，我夜夜泅过小河去开会，声音喊哑了，鸡叫了，又脫下棉袄扎在头顶上泅回去。尽管身上冷得发抖，可心里还是热烘烘的。每天，从方岐洲到前宅乡政府，一路上都有十来人截住問：“我分的田在那里？多少？”有的索性到我家里問这問那。我忙得至少有一个礼拜沒好睡过。

开分配会跟斗地主会真不同呵：对敌人要坚决斗争；对自己人却要照顧入微。考慮的东西也多的很：分田，要考慮到成份、劳力、耕牛、远近、高低、好坏，还要考慮农民对那块田園是否熟悉。寡妇牛氏，她劳力差，分給她較高一块地，耕种有困难，只好分她一块挑土田，不要什么成本，收入却好得多。穷困、做田技术差的，我們就多分給他桔树，这样他收入好，容易改善生活。林家卿是由閩北回來的，失业很久，便分他五十几株桔树。

在乡政府开分配会时，有百多个群众圍在門邊議論着，不肯散去。这情景更使我們分配委員感到責任很重。工作組老張叫我出去对外边群众說說，要他們回去。我出去大声嚷道：“安安心，乡亲們，包你們滿意，分配委員一沒私，二沒弊，远近亲疏

都一律對待，自己人有話都好講。”群众听了都叫道：“這話講得好。”就高兴地散去。

林家欽是我換帖兄弟。他跟我說：“金官，三行排，四行排桔樹，要留給我！”

三行排，四行排，五十二株，這三處桔樹是全天福洲最好的桔樹，以前都是家欽租佃的。分配時，我們將三行排、四行排分配給妹弟、知書、依元。闊嘴仔年紀很大了，還是光屁股，沒有褲子穿，人又瘦又干，過去給地主做長年地主都不要，七天吃不上一餐飯，生活很苦。我們將“五十二株”的桔樹全部分給他兄弟。几年來，這些人的生活越來越象樣了。

方岐洲方大命，這人手殘廢，又是單身漢，生活很苦。分配時，我們分給他七分田地（田地就在門前），桔園二分，還分給他全身衣鏡櫈一架。

方岐洲林依發有一塊帶桔田在城門洲，給城門洲的江寶材看中了，因為他有一丘帶桔樹的田在螺洲尾，遠一些，照顧不便，他想和林依發換桔田。我知道這事後，便跟依發商量。依發馬上點頭，同意換，他說：“自己人都好商量。”這事使寶材全家人高興了。

我自己半株桔樹都不要，連我方岐洲各戶也都沒有半棵。方岐洲有些人罵我真傻，多少好壞也可以分一坪。我說：“過去地主起佃，趕出門兩只腳都要洗淨，泥巴土粉都是地主的。現在有了田，還不爽快。各村各洲都有困難，桔樹收入好，先讓給別人。以後要栽桔樹，我自己可以再栽。”

田分好了，快要過春節，家家挂毛主席像，貼春聯。貧農嚴家全到處央人寫付對聯貼在飯廳柱子上。對聯上寫着：“吃一飯記住解放軍，飽三餐不忘共產黨。”

春节后开了翻身大会，真热闹呀，我们还拍了照片。这照片至今还挂着，可惜我当时累得病倒了，没有照上去。

（孙金官口述、林真木整理）

陈大妹变了

连坂村里有个陈大妹，这人平常总穿着蓝上衫，黑裤子，样子很老实。她是村高脚团的花旦。她一上演啦，看的人可就都笑得东倒西歪，没有一个站得稳的。有年纪的人都说：“陈大妹变‘活’了。”

陈大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解放以前，她整天可都是愁愁苦苦的，从她脸上看不出一丝丝笑。这也难怪，象她那样的家境，怎么会笑得出来呢？

她家里原有六口人：公、婆、丈夫和两个男孩，住在山茅屋里，租地主五、六亩薄田，吃稀粥度日。在日本快要占领福州的时候，她公公死了。家里少了这么一个劳动力，日子就更难过。地主看她家这个景况，怕久租，便索性把田收回去了。这下真是雪上加霜。夫妻俩便只好去做工，这家赚一、两斤米，那家赚一、两斤菜，有一顿没两顿的挨着过日子。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情况更糟了，工没地方做，一家五口只好“嘴挂猪母场”，喝南风去。饿了几天，全家人手脚都软软的，孩子连哭都没有力气了。夫妻两个盘算一下，觉得坐着等死倒不如去找活路，于是她丈夫便忍着眼泪，把大孩子带到福清去卖给人家。可是，回来时，刚走到半路，钱却被土匪抢去了。她丈夫本来就饿得只剩下半条命，再被土匪一打，精神又受刺激，便病死在路上了。大妹那时刚刚添养女儿，躺在床上，听到这个消息，“哎！”一声便晕了过去，醒来以后足足的哭了三天。但是，还有更不幸的事情

又接着来，几天以后，她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肚子餓，去偷拿日本兵的餅干吃，被日本兵碰到，砍了一刀，結果，这孩子的尸首連影子也找不到了。陈大妹抱着她剩下的一个小女儿，哭得死去活来……以后，她看見人家的孩子，有时也会突然哭起来；在晚上，睡梦时，也常常大叫：“儿，儿啊……”声音那么惨，隔壁陈有福，也常常陪她流眼泪。

你想，象陈大妹这样的人，怎么有心思笑？陈大妹什么时候变活了呢，那要从土改分田那次算起。

田是农民的命，听说分田，那个穷人会不欢喜？所以，分田的那一天啊，陈大妹很早便拖她七、八岁的女儿起了床，把昨晚特意多煮的饭热了热，赶紧吃完。一吃完饭，大妹便把她女儿花花綠綠的裝起来，臉上給涂了粉，抹了胭脂；两条小辮子也給扎得結結实实的，还插上一朵花。打扮完，她把女儿拉到面前，对着女儿的臉說：“依妹，笑一下給媽媽看！”依妹真的笑了一下，这下，大妹真乐死了。她把女儿往椅子上一按，吩咐說：“不要乱跑啊，等下把衣服搞脏了！”随即，自己也一是一，二是二的打扮起来。

她牽着女儿出来时，天剛蒙蒙亮。可是，村里却也已經很热闹了，鑼鼓敲得震天响，每个人臉上都笑笑的，像个喜日子。大家看見大妹母女今天突然裝得这个样子，便都笑开了。她们一走到那里，那里就都是声音：

“哎喲，你看，大紅花的上衫呢！”

“哎喲，你看，那头发以前乱得象苦菜一样，今天却光亮得照人呢！”

“吓，头角还有两朵花哩！”

有的妇女看見她裝得这样好看，便故意問：“哎呀，妹官

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她拉了拉新衣襟，高高兴兴的說：“什么日子？翻身的日子唄！”有的妇女还故意和她开玩笑：“哎呀，大妹，你今天做新娘啦？”大妹“咯吃”一声笑了起来：“做新娘？比做新娘还欢喜呢！”她牵着女儿到处鬧，一碰到人就打招呼。真的，要是把她結婚后十几年和別人打的招呼都加起来，還沒有这天那样多哩！

会还没有开始，大妹便牽着女儿挤在台前了；工作組同志一講話，她便碰了碰她女儿，母女两个便大声的拍起掌来，拍到手都痛了还不停。当她分到土地証的时候，她却楞住了，她紧握着土地証，象是有些不相信的样子，楞了一会，却突然轉身牽了她女儿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她便把土地証有边有角地折起来，用紙用布包了十几层。包完后，她又拆开来翻来复去的拿在手里相着。相了一会，她还蹲下去，拿給女儿看，对女儿說：“依妹，紅的好呢！”她女儿不懂什么，沒有回答，她狠狠的亲了女儿一口，說：“歇仔！（注）”自己便也大笑起来了。

那天晚上，她一直睡不着，一个人爬起来两三次，点了灯，开了鎖，从箱底摸出那包土地証来，相了又相；到了天快亮时，才模模糊糊的睡去。一睡下去啊，她可就說起梦話来了，大叫：“哎呀，这下田分二亩一了！”接着大笑起来。她女儿被她笑醒了，拖了她的衣服，叫了一声：“媽！”她却没有醒，还在大叫：“毛主席啊毛主席，沒有你，我死了也不会看見一寸地啊！”隔壁的陈有福，那天晚上也睡不着，他听见大妹連做梦也在欢喜，自己便也笑起来了。他点点头想：“是啊，象大妹这样的人不欢喜，那还有誰会欢喜啊！”

这以后，陈大妹一有空，便拉着孩子，自己哎哎呀呀的唱起

来，什么嘉桂芬啊，什么大翻身啊，唱得挺有劲，也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学来的！几个从她门口经过的，听见了，便一下子传开去，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大妹也会唱？”所以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一碰到她便叫：“妹官嫂，来，来，唱一曲吧！”她呀，可也大方，有求必应，不管多少人也是咿咿呀呀的唱起来。她跟着党走，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公社，一步一步，生活越过越舒心了，人也越变越“活”了。这样，大妹的歌便从家里唱到街上，再从街上唱到高脚团去了……。

（注）“歌仔”是福州土话，即傻瓜的意思。

（续前文）

林碧英互助組

我們互助組剛成立的時候，一共只有五個人，全都是婦女，人家都叫我們是“婦女互助組”。

一九五一年初，李順達互助組搞得很出色，報紙上經常都有他們的消息。我們這裡的工作組也常常給我們讀報，介紹李順達互助組的情況，宣傳互助合作的好處。我那時是婦女主任，經常和工作組同志在一起。有一天，工作組林澄同志找我談話，動員我去組織一個互助組。我一听，心里猛跳了一下。那個時候我雖然聽了宣傳也懂得互助合作的好處，但是，自己要組織一個互助組却連想也沒有想到。我說：“組織互助組？我什麼都不懂啊！”林澄同志鼓勵我說：“不要怕，碧英，有共產黨來領導，你是干部要帶頭，有什么困難我們工作組可以幫助你。”我那時也沒有正式答應，只是點了點頭。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床上翻來翻去，睡不着。我想起了過去的苦日子，想起共產黨給我帶來的好處；象我這樣一個以前在人前不敢大声說話，連正月初一也要替地主去放牛的女人，現在能做婦女主任，都是共產黨領導好，我能够不聽共產黨的話嗎？同時，我也想到我們潘墩的婦女，很少會生產的；我們婦女不能勞動生產，怎麼能夠真正翻身？所以我便決定：一定要組織互助

組！先組織妇女，把妇女們帶动起来！

第二天，我便去找林澄同志，把我想組織个妇女互助組的想法告訴他。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組織妇女更好。碧英，好好地把她们組織起来，做个榜样！”我被他这一鼓励，心更热起来，便立刻去找几个平常和我比較接近的妇女談。

我們这个地方过去有个老风俗：妇女只能在家里轉，不能下田上山生产。人們一看妇女下田，就說她苦命，或者說这一家大概已經穷得象禿皮老鼠一样了。象我这样以前下过田的，外面閑話都很多。所以我說要組織互助組时，她們都有一些顧慮。美嬌和淑兰是寡妇，有些自卑，平常就怕人家說閑話，很少露面，所以更是犹豫。我一再對她們說，时代变了，新社会劳动是最光荣的，人家笑那是他旧脑筋，不去管他。有一个晚上，我在美嬌家里談到很迟，對她說紅軍斗争的故事，美嬌听得很出神，她說：“哎呀，人家紅軍那时多艰苦啊！”我便乘勢說：“美嬌，紅軍这么艰苦斗争，把土地分給我們，我們自己不动手做，怎么对得起紅軍啊！”美嬌被我这么一說，想了一会，对我說：“碧英啊，我也很想去做，可是，我什么都不会，怎么办呢？”我拍了拍胸對她說：“美嬌，有我，我教你，你慢慢学。”那时是土改分田不久，妇女和男人分得一样多的田，她很高兴，再加上我这么左一句右一句，便答应了。瑞琳和金依妹以前参加过一些劳动，他們也有顧慮，覺得和美嬌、淑兰在一起不合算，不过沒有說出口就是了。我就經常到她們家里去，和她們丈夫談互助合作的好处，她們丈夫看見互助組里都是妇女，又有我这么一个强劳力，所以也不阻碍她們。

我們这边还剛在商量，外边可就有风言风語了。有人还当面說：“互助有什么用？我手把手紧一下，你們还要做两三天呢！”

有人見我們走過來，便說：“哎唷，互助組來了，快讓，快讓！”總之，我們一走出去，兩只耳朵便塞得滿滿的。我的爹媽知道我要組織互助組，也很生氣。

有一天，我和幾個人談得高興，回家遲了。爹看見我就沉下臉，一句話也不說。我感到不妙了。果然吃飯時，他忽然把碗往桌上狠狠一放，站了起來叹了口气說道：“碧英，爹媽老了，田里的事全靠你，你跟別人互助，可他們什么也不会，我們家底薄、吃了亏，往后吃什么呢？”我媽也說：“碧英啊，我們分了田，就安安靜靜的吃一碗飯吧！”我怔了一下，但想想還是慢慢的勸他們：“我就是想把田事做得更好，大家的日子都过得更好，所以才組織互助組啊！”“碧英，我不反對你組織互助組，可是你为什么要和她們在一起呢？”我媽這麼說。我說：“媽，婦女要真正翻身就要勞動生產。你想，我从小就勞動，現在又是干部，不去帶動婦女行嗎？”我接下去又說：“媽，以前你生了十幾個孩子，因為窮都死了，只剩下我一個。要不是解放了，婦女翻了身，那有今天？現在共產黨号召組織互助組，我們能夠不聽共產黨的話嗎？”我這句話算打在他們心坎上了。媽在悄悄地擦眼淚，爹口氣變了，說：“碧英，共產黨的話是中聽！我是說你去教她們，那裡還有時間種田！”我看情況變了，順勢說：“不會啦，爹，我教她們，她們會了，不是也好來幫我們嗎？”我爹便沒有話說了。那時，工作組同志也常來給我爹媽說互助組的好處，社會主義的遠景，說得他們笑了。

二

三月三日，我們的互助組成立了。

第一次出工，是一早就在約定的地方集合出發。那時，我們四

个都来了，就差美嬌一个。我很奇怪。金依妹說：“她一個人不好意思出來吧！”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真的，我連這點也沒想到！我拉她們一起去找美嬌。

美嬌坐在椅子上，眼裏濕濕的，象要哭出來。土筐放在她的腳邊。我楞了一下：“美嬌，你怎麼啦？”

美嬌聲音有些變了，說：“碧英，我不去了。”

我看她土筐都準備好，鞋子都脫了，怎麼會說不去？大概出了什麼事了，我急忙搖着她的肩膀問：“美嬌，到底是什么事情？”

美嬌說：“我剛才走出門，碰到木柱，他笑我說：‘哧，這個樣式也會挑土！’我心裏一急，便跑回來了。”

我聽了也很生氣，對美嬌說：“美嬌，走，和我一起去，不要怕他！他說一句話，我們就不敢去，那才被他笑死呢！”

路上人多起來了。美嬌第一次赤腳，當然不習慣，她夾在我們中間，頭總是低着，好象想鉆到地里去一樣。我們看見人一多，也覺得不自然。很多人都停下來看我們，一邊囁嚅咕噥一邊笑着。有幾個小孩故意跟在我們旁邊跑來跑去鬼臉。美嬌輕輕的拉了拉我的衣角，我也忍不住了，揮着扁担對那些小孩吓唬道：

“走開！再不走就敲你們腦袋！”孩子們吓了一下都跑了，旁邊的人却大笑起來。我輕聲對美嬌說：“不要怕，美嬌，心把定一些，心把定一些……”

我們走進巷子里，美嬌忽然低叫了一聲：“木柱！”我往前一看，木柱果然高高地站在階梯上，在冷冷地笑着。我咬了一下唇，對美嬌說：“我去頂他！”說完我便搶先一步，走在前面，故意和木柱搭訕：“噫，你起來了？”

木柱帶刺的說：“你們互助組都出工了，我還會沒有起來？

你們這是去干什么呀？”

“去挑土！”我想他一定会笑我們，那知他一句話也不說。我故意去挑他：“木柱，你不是說我不会挑土嗎？”

木柱趕緊說：“那里，我什么时候說你？你当然会挑！”

我故意笑着說：“嗯，我也这样想，你那敢笑我們！”

走过以后，我对美嬌說：“我会做，她們就不敢笑；你加紧学吧，学会了，他們嘴就塞了。”美嬌下决心地点了点头。

三

人家都說“乞丐討過三間厝，胆便大了。”这是实在話。我們出了几次工，就也不象以前那样畏畏縮縮了。美嬌开始只能挑二、三十斤，挑着担子走路，身体摆来摆去，比我挑一两百斤还要吃力呢！有人看了，故意怪声怪气的叫：“哎唷，快来給扶一扶囉！”晚上回去，肩头都紅肿了，可是，第二天还是肩上垫着一块棉布包来挑土。七、八天以后，她已經能挑四十斤，走路也稳得多了。当时有些人就說：“美嬌不錯，学得还快呢！”

那个时候，我們几个真肯干，白天挑土，晚上学文化。我們訂了一份“閩侯人民報”。下午歇工时，我便拿了報紙，請工作組同志一边讀一边解釋；我听过以后，再回头講給工作組同志听，看看有沒有說錯。晚上，我就回来一五一十教給她們。这样，沒多久的时间，我們便从一字不識，到能够写各人的名字，認識了一百多个字。

但是八、九天以后，她們情緒都有些消沉了。我当时心里真急。你想，我們組織互助組，区委和工作組那么重視，經常檢查、帮助和鼓励我們，好端端的会消沉起来，你想我怎么不急？我問美嬌。美嬌說：“我做得那么少，可是工分却評得和你們一

样；你不要紧，人家瑞琳、金依妹会有意見，我和淑兰也不好意思呢！”我一听，才明白是这么回事！

我們互助組里是实行記工制度的。那时，天天晚上都有这样的情形：晚飯一吃完，我叫一声：“来，記分！”大家便坐在一起了。我就說：“今天我們挑三条土船，每条土船五分，共十五分，每人得三分。”美嬌、淑兰总是不肯。美嬌說：“不行，不行，这样不公平！”淑兰說：“我做得少，不能和你們記一样多！”我总是說：“哎呀，我們現在是互助組，大家一起做，当然要記一样的。”我說着便拿出本子在各人的名字下，划上三条綫。起初几个晚上，我和美嬌、淑兰爭时，瑞琳、金依妹也帮助我，拦着她們說：“哎呀，算这么清楚干什么呢？”可是几天以后，就剩下我和美嬌、淑兰爭，她們两个都沒有作声了。我还不在意，人家美嬌、淑兰心細，就发觉了。

我从美嬌家里走出来，便急急去找工作組同志，把情况对他說了下。我还說：“你要帮助打通打通瑞琳、金依妹她們的思想，这样下去互助組可得垮！”

工作組林澄同志說：“碧英，是你不对呢！”我还以为听错了，就問：“你說什么？”

“是你不对呢，我們應該按工記分，这样瑞琳、金依妹才肯干，美嬌、淑兰也沒有顧慮。”我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但我又想，要是按工記分，那我就要記得最多，这怎么好呢？不过，那时我还是听了工作組同志的話，把評分的方法变了。

記分方法一改变，我們比以前更團結了，平常沒事都在一起，生活上帮来帮去，热得可真象一鍋滾湯呢！那时，美嬌缺糧，但她沒有說出来。我看出了她有困难，心想：无论如何不要让她象过去那样去借高利貸了，我們組織互助組了，有困难應該

大家想办法！于是，我便去找瑞琳她們商量。那时，大家也沒有什么余糧，但是，二頓帮一頓，还是湊了些糧，我又把打算买毛衣的錢借給她。美嬌接着錢，只說了一聲：“碧英……”就什么也說不出了。

有一次，我病了，躺在床上，家务事都放了下来。我媽是老病，不能做事，我心里真急。她們几个便来帮助我了。这个燒火煮飯；那个倒馬桶，洗衣服；連美嬌也把我的水缸挑得滿滿的。她們几个还經常都在我的床头，問熱問冷、倒开水送藥。我爹看了很感动，他对她們說：“碧英这次就全亏你們了……”从这次以后，他的态度就大变了，一看見她們來，就赶紧搬椅、倒茶，非常亲热。外边人看見我們五个人合得这样好，也說：“碧英这个互助組还不坏，几个人就象亲姊妹一样呢！”連木柱背后也說：“这些人倒挺团结呢！”

四

二十多天以后，連下了几天雨，河里浦里都漲滿了水。那时，乡里可緊張了。你想，麦子快黃熟了，却突然漲了大水，怎么不緊張？

我的两亩麦田地勢很低，眼看就要被浸到了。那一天上午，天下着蒙蒙雨，她們四个拿着镰刀、扁担到我家来了，一进门就說：“碧英碧英，走！你那块田地勢低，我們先去搶回来！”我爹留她們吃了飯去，說什么她們也不肯。到了地里，我和金依妹会割，便大把大把的割，瑞琳跟在我們后面，結结实实的捆着，美嬌、淑兰便一捆一捆地挑走。人多做事快，半天工夫就把两亩麦子收好打好。我爹高兴死了，他还特別煮了飯菜，招待她們。他对她們說：“你們互助組真好，要是沒有大家帮助，碧英一个人

真沒法搶回來啊！”

大水很快上岸。那些單干戶，人手單薄，搶都來不及了。以前笑我們婦女沒用的榮官，他的地和我的地在一块，却被大水浸了，損失很大；對比一下，真是明顯。這次，他嘆着氣說：“不要笑她們婦女不會做，湊在一起還不錯呢！”

麥子搶收完，淑蘭病了。她身體本來就不好，搶收時緊張一下，淋淋雨，便病在床上。她有一畝馬鈴薯種在橋邊。那時，水還在漲，眼看就要浸到馬鈴薯田里。馬鈴薯最怕大水浸，所以，我們決定替她搶收。

雨下得很大，我們冒着雨，一邊挖一邊挑回來。有一次，我滑倒了，馬鈴薯撒了一地，美嬌趕緊停下來，幫我檢馬鈴薯，沒想到她自己一下不小心也滑倒了。她大笑起來。我看著她那全身上下的泥漿，不禁想起以前美嬌一年到尾穿鞋著褲，頭髮梳得光光亮亮，穿一件士林藍短衫，田里的活從來不沾手。現在，她變化多大啊！

經過這兩次搶收，我們互助組威信可提高了。再沒有什麼人敢說閒話，美嬌走在路上也有說有笑了。

五

幾天以後，就連地勢較高的秧田也浸水了。鄉里人都很急。林澄同志對我說：“你們互助組的秧苗要保護好，在天災面前，互助組一定會顯出它的優越性！”我那時便下定了決心：“我們一定把秧苗保護好！”我們互助組的秧苗播在一块，很集中，所以我們便決定在秧田周圍築起一道土圍來，然後把水排出去。

我們給秧田築了一道土牆。然後便去排水。可是，里邊水一排光，外面水的壓力大，土牆崩了。於是我們便分工，我去排

水，她們四个去添土，預防崩潰。有些人看見了，說我們是“鴉母扒垃圾，沒事討事做”。我們不聽他們的話，照樣做。我說：“它浸一次我們淘一次，它再浸，我們再淘。”美嬌也說：“把水淘干，讓秧苗晒晒太陽，硬朗一些，再浸，總比一直浸着好！”

我們干了两三天，那些單干戶也覺得我們這個辦法不錯了。但他們做不起来，一個人顧得上排水就顧不上添土，臨時去請人幫忙也請不到。

大水退后，我們就去撈一些糞精，買些肥田粉，和和水，給秧苗澆一澆。不過几天，吓，秧苗可就長得綠油油的，頂苗壯。那些單干戶呢？他們的秧苗都象道士一樣，穿着黃袍，在那裏彎着腰，損失真大。

有一天晚上，她們幾個正圍在我家裏談笑，忽然外面有人叫我：“碧英！”我出去一看，原來是木柱倚在門邊。我問他：“你叫我做什么？”

“碧英……”木柱叫了一聲，又停了。

我問：“木柱，你有什么事？”過了半天，他才吞吞吐吐的說：“碧英，你的秧苗借一百把給我好嗎？”

我想起我們第一次出工時，他那種冷嘲的口氣，故意為難他說：“這要和她們商量商量再說啊！”

她們幾個聽見木柱要借秧苗，都不肯。美嬌特別反對，她說：“我們以前被他笑死了！不借他！”我便對她們解釋：“他以前笑我們，我們就更要借給他，讓他看看互助組的好處，以後也走這條道路……”

從此，我們互助組的名聲就傳開了。報紙上經常報道我們的活動，縣委還表揚、獎勵我們。群眾都說：“互助組是比單干好，不會做的婦女組織起來也會起大作用哩！”木柱自从借苗以

后，看見我們就笑嘻嘻，滿口誇獎。不久，恒安嫂、全官嫂、金泉嫂和許多以前沒有劳动过的妇女都要求參加我們互助組；我們互助組便開始大發展了。

（林麗英口述 緯尚高整理）

王 茂 玉 办 社

一 次 会 議

土改后的头一年，我們这里还是一家一戶的生产，許多貧农家庭薄，食高利貸、卖青苗的都有。“鐮刀挂壁，肚子塌瘡”，还有一些人在哼着。

一九五二年，党就給我們指出一条路子：办互助組。这时东塔村，又象去年搞土改运动一般地沸腾起来了。街头巷尾、屋里屋外都在講这一件事情，講得最热烈的要算村头拳头館。特別是晚上那才热闹呢！

那天晚上，拳头館里在开变工組会。来的九个人都圍着煤油灯坐着。灯火虽然不大，可也照得見每个人的臉上有些发紅。你一句他一句地就嚷开了：“我一听到办互助組，就觉得这有道理。有了組織就有力量，再选个組長領導我們生产你看这多好！”“你講得对。現在应有个組織。以前变工时連头都沒有，各做各的，各想各的，怎能做得好。比方講，我們有一次叫依自一齐出工帮助其榕，他搖着头說：‘沒閑，沒閑，我自己牛奶还未挤呢！’一轉就走开了。”“是呀，大家齐心站紧，和高利貸一刀两断。”……

每个人都发言十几次以上。我看条件很成熟了，時間也退了，赶紧拉連长一把，叫他起来发言。

这連長別看他是個老粗，口才可好呢，他有條有理地先把大家的發言歸納幾條，肯定辦互助組好，把大家的氣鼓得足足的。然後他瞟了我和國良一眼，接下去說：“我還要補充一點意見，這意見是我和茂玉、國良在下午商量出來的。那就是我們要辦最好的互助組，我們大家都把田地投入互助組佔租，田好多佔、田坏少佔。這樣，大家心更齊了，不會發生有空幫一幫，沒空就不管的毛病。”接着他又說了許多向蘇聯農民學習和我們遠景等等。最後他把聲調提得更高問一句：“田地佔租的做法，大家贊同嗎？”

全場靜靜的，沒一點聲音。過了十分鐘，其榕才有氣无力地問道：

“土地佔租，工作組同志還未教我們，我們鄉里也沒有人這樣做，我們這樣做是不是可以呀？”

國良馬上解釋說：“這不要怕，蘇聯老大哥做得通，我們為什麼做不通。現在鄉里還沒有這樣做，但我相信以後黨也一定會叫我們這樣做的。我們有條件，比別人先走一步是應該的。土地佔租有兩個大好处：便於集體出主張，保證集體行動；另外還便於购置，以前我們單干買不起的耕牛和農具，現在就可以買了。”

“好是好，不過這以前都沒做过……”其榕搔着頭說，其他人還是表示贊同其榕的話。

我連忙也插上說：“怕沒做过，我看不要怕。土改不是我們從來也沒做过？起初鬥爭惡霸地主敖里金也有不少人怕，我與連長上台控訴，一些人都擔心我們以後吃亏，甚至講：‘不知什麼時候頭落地，’但是結果呢，大家都知道，是敖里金頭落地，我和連長還在呢！”惹得大家大笑起來，接着又是一陣沉默。

“其榕，你想什么？同意嗎？”我半开玩笑的對他說。“我剛才也不是反對。”他抬起头說。

不知誰建議講：“看來大家大體都同意了，為了慎重起見，我建議明天到黃山請教一下史區委，再作商量吧！”大家哄了起來，異口同聲說：“有理，有理。”

請教史區委

“這麼早來這裡有什么事？怎麼你們都臉紅氣粗的，跑來嗎？”史區委馬上伸手倒了三杯開水，說：“來，請喝開水。”我用雙手接了開水杯，就說：“我們有一件事情請示，我們想把大家的田都入組來估租，你看這行嗎？”史區委連連噴嘴，停了很久才說：“這樣做會好？現在組織互助組就有困難，你這個更高一級，困難可能會更多。我看還是先搞互助組，以後有條件，再搞土地估租。你們意見怎么样？”這時候我們知道應該說，我們怎樣有條件，但始終沒吐出半句。談了很久，三個人總是脫不了這樣的內容：“我們這樣矛盾少，好做。”他見我們很堅決，最後笑笑對我們說：“你們自己看看，有條件可以試做。”

我們走出區公所，沿着山旁走去。我順手向地上拔了一根草，捉弄了幾下又丟去了。區委的話在我腦裡翻來復去。我再一次考慮起條件來了。“史區委也認為我們這樣做可以，只不過怕我們沒條件做不成。……”我話聲未落，國良插進來說：“對了，他就是怕我們沒條件。我看我們條件够。”到了家，大家滿有信心，異口同聲說：“今晚開個會，把我們的意見告訴給組員。”

二次會議

晚上要開會，我在家呆不住，跑到連長家去。連長在石階邊

洗脚。太阳刚落山，天老是不黑，鸟儿纷纷回来，破藩下一群小鸡还在母鸡翼下钻进钻出。我第一次这样留神去看这不相干的风景。突然有个感受：我说：“连长，我们把互助组办得象这只母鸡一样好不好？”连长说：“你讲的什么意思？”我说：“你看，这群小鸡，不管它是进去还是出来，但最终都要投入母鸡的怀抱来。”说着两个人都会心的笑起来。“你今晚发言准备好了没有？你要好好讲一下。全靠你啊！”我讲完，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你不必紧张，我已经想好了，一定成功。你赶快叫大家来。”

“昨天大家推茂玉、国良和我三个人去请教史区委，现在让我向大家作个介绍。史区委见到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笑，欢迎我们这样做，说：‘我们是高级的，比人家进了一步。希望我们创造条件，马上把它组织起来。好作个榜样，现在请大家发表意见。’我听了暗暗发笑，真会说服人，真配做一个党员。我转看大家，大家愣愣着不发言。“怎么？”我问自己。我以为大家怕组织后做不好闹散伙。我就把预先想好的话讲一遍。我说：“我们一定能够办起来，并且能办得好。我们都是贫农，我们生活全依靠这里，再没别的依靠，我们头髮蒂绑在一起做。将来再订个组的公约制度，保证我们行动一致。大家知道了，我不想多讲。现在，请大家象昨天晚上那样热烈讨论吧。”

时间过了好久，大家又是痴痴的坐着不发言。我心里真焦急，装着笑脸说：“怎么的呀，你们喉嚨都被瓶塞塞住了吗？”惹得大家又笑一下。原来，他们都苦恼家里人通不过。我讲话的时候，其榕还在想着昨晚的被老婆挨骂：“短命啊！鸭姆伴凤凰飞，有什么合算？结底都是你吃亏。”

“我沒意見，就是……”停了半天有人这样說。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就是我家里的搞不通。”其榕插嘴說。

我马上与连长、国良交换一下意见，說：“大家都同意这样办，那就好了，現在是不是这样，散会回去各人说服各人的家庭。”大家都走了。大汉依自留在后头拉住我，小声地说：

“現在就是家里問題。其榕老婆意見才大呢！罵得几間房都会听见。”

說服家庭

我花了两个晚上的工夫，不停歇地劝我大哥茂林入組都沒見效。吃晚饭我在桌上又劝他，他反而来劝我说：“不成事，花无三日好。做事不能单凭一时热情，我看还是再等一年稳当。”囉里囉嗦說了一大堆。我見他这样固执只得向他最后表示态度說：“假使你一定不进去，我就分出一份田地入組。”他一听大嚷起来：“你这傻瓜！你和他們一起做有什么好处？参加变工組一年多，你为他們跑东跑西又听尽門話，家里安安稳稳吃一嘴饭你不做！”正好连长进来，我哥哥馬上換一副和气的臉去招呼他。接着誰都不說話。連长見势头不对，拉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話后就走了，我赶紧裝着送他，到了门口，我附在他的耳朵說：“赶快叫人来帮忙我。”不久，国良进来，我哥哥又是滿有礼貌地請他坐下。話說了半天，我哥哥只有一句話答应国良：“让我看一年”。国良出去与久等在门口的連官交换意見后，連官不慌不忙走了进来。談來談去，我哥哥仍然只有那一句：“让我看一年。”沒多久，連长笑嘻嘻的走进来，我哥哥拼命点头招呼他坐。連长拍着我哥哥的背說：“茂林哥，你还是入組好。你脚病不能下田，入組后我們还可以照顧你，让你干別的工作，你看这

样好不好？……。”“对，我們一定好好照顧你。”連官也插嘴說。我哥哥想了半天又是回答那一句。最后連長和連官一起走了。我和哥哥送他俩走后，我馬上說：“他們剛才說的都是真實的話，我們几个熟得好象亲人一样，他們一定会照顧你的身体。再說我們那一个不是想把組搞好，你不要怕搞不好要負一身債。”“能这样？”他迟疑很久搖搖头說：“叫我进去沒一成。”最后弄得不欢而散，我出門向拳头館走去。

这晚，我和連長都睡在拳头館里，兩人談到下半夜还睡不着覺，两架床板噼噼啪啪地响，我兩人都在“推拳头”哩。

太阳还未出来，我哥哥突然进来了。連長滿面笑容地問道：“茂林哥，有什么事情嗎？”我哥哥很沉着地說：“連長，你們的好意我全知道。我現在先讓茂玉入組，这样还有話說嗎。”我哥哥用很平稳的声調說完了这段話。“好，你呢？”連長笑笑的問道。“我昨晚就給你說了，明年。”

其榕老婆听到茂林讓茂玉入組的消息，馬上改变了态度，不再吵鬧了。他是个頂会算的妇女。她看我这次入組，除田外还有一笔田本和許多工具，而她只有一块田；因此，她成了入組积极支持者。

听到其榕老婆支持丈夫入組的消息，我拉着連長連走带跑地到其榕家問好，恰好吳用長迎面走来，手指着我說：“看你倒組，看你倒組！”我急得要和他頂起来，恨不得狠狠咬他两口。連長看风头不对，拉着我跑开了。

白手起家

互助組成立会开完已有两点多鐘了，我还在床上翻轉着。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身上担子重：以前只有我一个人，現在是一个

組。他們信任我，選我當組長，我怎麼做才不會辜負大家的希望呢？用長在看我們“倒組”，王迓迓在看我們“沒收”，講得人心惶惶，軟弱的人將被動搖了，在這緊急關頭，連長、國良和我三個，堅決表示：死都要干下去，儘管只剩下三個人，對那些諷刺攻擊我們的人，根本不理他，用我們的雙手做出成績給他們看。我們組就這樣撐了起來，仍然有十一個人。今晚國良同志講得好，我們在拳頭館里推几步出色的“拳头”給他們看看吧！今后我要更好遵循這些諾言做去，保證我們組健康地成長壯大。

互助組就這樣成立了，就是以後大家常常提到的那个城門鄉最早的自發社。一成立，一大團的困難象山一樣擋在我們的面前。一沒錢，二沒肥，三沒耕牛，四沒工具。我們沒有一個有一套田本的，有的根本就是想入組靠組來解決。擠了半天還是“白魚”。問其榕，其榕却總是來個反問：“我是‘瓶瓶塞’，那有錢？”有的公開講：“我就是沒有錢，才進來的，有錢還不曉得自己做？”我第一次嘗到了做組長的味道。這擔子重啊！從前多少農民就是為了尋求田本，借了高利貸，弄得傾家蕩產。我想起可怕的過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帶頭擔起這擔子。我為此几夜沒好睡，連做夢都在想。

我就到處踏門路。頭一回就碰了壁。我們向富裕中農吳金伙借錢，他一句話：“你摸錯了門啦，我那裡還有錢？”把我碰回來。我們又不好意思伸手找政府要，國家搞大建設處處要用錢。最後我只好在“社把”（注）借了三担谷子，訂六月早稻收成後還。為了將來，我勸組員忍着心喝下了這杯苦茶。

三担谷換了一担的肥田粉。一天我們下田去施肥田粉，看見魁章正在他自己田里打界石，這是準備退兵之計，這人就是這樣死心眼。他見到我們裝做沒看見，低下頭繼續打着。還是我們先

喊了他。他发觉要把肥田粉施到他的田里去，就大喊起来：“天啊！这万万不能，田做瘦了誰負責！”千講萬講最終还是不肯。

回来我分析了几天来的情况，干部应以身作則，做出成績教育群众。所以决定繼續踏門路。我与副組長連長、會計國良分一下工，他們管家，我对外。从此以后我常常过着奔走的生活。这一次可碰到好运：經過千說万說，三叉街牛乳厂答应把牛屎賒給我們，等到早稻收成还錢。我乐得合不攏嘴，組員也鼓起勁來，連夜去挑牛糞，虽然路途远达十几里，但沒有一人叫苦。一百多担的牛屎，一下子就挑回来了。

有了肥料新愁又来：又沒耕牛又沒錢。談起它人人都皺眉头。再去賒根本沒這事。这时，政府知道了，真是“雪里送炭”，貸給我們一大筆款，我們先买一头牛，剩下的做副业生产的本钱。我們个个眉开眼笑，异口同声的感謝党和政府千好万好。

一場風波

笑声還沒有消失，問題又陸續的來：集体养猪养魚很不順利，时时都有死亡消耗，我的心真痛啊！接着拳頭館里來了一場小風波。魁章要想借錢，我向他解釋：“你應該想一想，這是史区委批准給我們買鴨養的錢，現在大家實在沒錢使用了，一個人借几元。你也借了，不能再借了。”我一說完，他簡直咆哮起來說：“我‘布施’你做組長！你怎么配得做組長！你快給我拉倒！你把錢抓緊緊的，不借給我。每一個人都知道我是通天下最癟的！你說要養鴨，現在人還沒吃！你也会養！養几十头猪剩十几头，養几百条魚剩下多少？……”他一直鬧着，我早已眼泪滿眶，面对着破土壁哭。我越想越伤心。自从組成立以來，我沒有一天睡足過，吃飯也沒心緒，脑子都辦散了。为了組東奔西走，

借錢尋肥，那一天不是鷄叫做到鬼叫。在外儉食儉用，忍飢受寒，沒敢亂花組里一分錢。這次借錢，我組長為了帶頭堅決不借一片錢；你魁章借了又想借。……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就哭了出来。恰好工作組同志進來，批評了魁章，他的話多么合情合理，句句打中我的心坎，我越哭越想哭了。

不久買了幾百只小鴨，還是倒霉，沒有經驗，一天就死去幾只，又把我急壞了。不知誰說，這是因為拳頭館“不干淨有鬼”。魁章等幾個人逼我要去燒香化紙，求佛爺保佑，還有幾個組員也這樣附和他。還好連長出來解釋科學道理，我才免了去。

不久，史區委在敖峯召開互助組組長會議。布置春耕工作。會議正要開始，突然聽人說：我的兒子死掉，我的妻子叫我馬上回去。我怔住了，象木頭一樣站在會場門口，不知我的人還以為我在站崗。我思想鬥爭得很厲害，最後決定不回去。我嘴里喃喃自語：“孩子你死了，請原諒做爹的吧，爹還不是為你們這一代過好日子，你真沒福！”我又想起老婆：“大嫂，暫時難為你，我們窮人要過好日子怎能呆在家里，你也原諒我吧！”想到這裡，我的心也松一下，連忙扯起衣襟，揩掉噙在眼眶的兩顆大淚珠，走進會議廳。一陣掌声，史區委上台，開始報告今年春耕生產工作。

战胜了吳用長互助組

一天，我們和大部分是富裕中農參加的吳用長互助組在相鄰的兩塊田地上插秧。吳用長得意洋洋地叫道：“茂玉怎麼樣！”他一邊做着插秧的姿勢。“比賽吧！”我答說。“比什么，眼看你也慢了三五天。”“不要夸口，做到尾看。”其榕也應了一句。“還做什么，慢就是慢了。哈哈！”“你們是‘地主’互助組，

除了有錢，还有什么，走着瞧好了！”我半开玩笑似的說。“没什么？好大的口气！”“不是嗎，你們有錢，笑我們沒錢，我們建組，說我們會倒；我們备料，說我們穷光蛋，肥料那里來？結果我們那样事輸你們，你們多花錢，我們‘白魚’多出力。”我又开他一个玩笑，說得組員笑哈哈。“不算功夫，是別人帮你們的忙。尽管这样，我們工作还是比你们快。”用长滿驕傲的說。

“那就比賽看吧！”國良有点生气的說。“好呀，你們能趕过我，請你們一包香烟。”当晚我們漏夜拔秧，一早就插，拼它一天就完工了。比他們早三天。

這天收工一齊回來。前面一個組員舉着寫着王茂玉互助組的旗子，一個組員半拉半唱說：“我們勤緊做，你們太輕松；我們忙备料，你們乐家中；我們連夜趕，你們在床中。結果插秧迟三天。”唱得用长臉孔热辣辣的，怪難為情。

有一天，太陽快要落山了，大漢依自又緊縮地躺在床上做“好夢”，他見我走進來，跳起來抓住我的手：“茂玉，你一定要讓我去枕峯當搬運，一日能賺六七元。種田要種幾個月。啊，我明天就去。”你看，這大漢貪便宜的毛病還沒改，在前幾個月全鄉養乳牛空氣大盛，收入可觀，他一看以為機會到，提出退組。當時我們向他指出這是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說：“你們曉得屁，你自己不養，還要叫我不養。”他怀着滿肚子的氣離開了組，自個兒去養頭乳牛。不幸事不如願，不久自己腳痛，把肥瓜瓜的牛養得皮包骨，乳量大減，急得他哭哭啼啼。他唯一指望的稻子，也因為顧了牛，顧不了田，秧苗黃得可怕；我們互助組的秧苗又青又高，人人都說全洋第一。到六月一割稻時我們每亩增產一百斤，他呢，落產几十斤。他看風色不对，夏收後硬要擠進來，秋收才沒吃亏。他又洋洋得意，心里暗暗贊賞自己的本領。

不过那次他申請入組也够他受的。起初我們都对他不滿，有的还笑他沒大懶性，不肯進來。还好我們几个当事人，对組員勸了一番才收留了他。并且对他进行一番教育。想不到他今天又想溜走。我好好劝他和我們同甘共苦，他硬不听。老是說：“茂玉，我一定要去，我不能放过这万年难遇的好机会啊！”不几天，他终于又离开了互助組，到枕峯賺“大錢”了。

两个月过去了，大汉依自同时得到两个消息：一个是我们互助組，在史区委积极支持下与供銷社、信用社訂了“三邊合同”，从此我們互助組要錢有錢，要做工就有工做，粉干、飴糖工一年不断。一个是枕峯搬运改用汽車，要裁減人員。大汉依自听了好象吃了两包迷魂药半天不省人事，接着大頓大跳，大喊：“可惜，可惜！”他终于被裁員回来。当他第三次申請入組后，才下决心永不回头地跟我們走上互助合作的大道。

前面說的埋界石，大罵我的那个魁章，也大大改变了，成了个新人。他亲手拔起在自己田里埋下的界石，并且一再向我要求在自己田里施肥田粉。做各种活总是爭先恐后，干勁大得很。

依自三次入組以后，許多人都要求加入我們互助組，吳用长那个互助組，也办不成事，有几戶也跑到我們組里来了。要求参加我們組的人好象湯米圓一样一粒一粒浮进来。一天早晨，我大哥茂林又来到了拳头館。恰好我和連長在吃飯，連長赶快招呼他坐下。“我單干不成事，还是你們这样好。”他坐下来很久才說。“你看一年了到底怎么样？”連長問道。他笑着点点头。这时候，剛好吳用长也跑来。我大哥也喊道：“用长，我看你也加入这个組吧！我今天特地到这里和連長說我入組的事情。”靜了一会儿，他才难为情地说：“可以，我那个組沒干部，真不成事。”我說：“欢迎你，用长哥。”

真象母鷄誘小鷄，只一年時間從十一戶變成了十七戶。亩產從七百多斤變成九百多斤。全組沒有一個再去食高利貸了。食高利貸最多的連官也都還清了，鬧缺糧最厉害的魁章、其榕現在也不愁這些事了，其榕老婆不但不板起臉孔罵他的丈夫而且總是笑臉相迎，亲切地呼喚。

到一九五三年一月，县、地委派林仲鑑同志到我們組來，我們才知道我們已經是一個社，經過一番巩固改革工作，把土地估租減少到三百斤左右后，就正式宣布初級社成立。不久，我評上省劳动模范。从此以后我們的进步飞快，屢次成為地委試驗的基本點，成為今天城門公社一块好基石。

(注)“社把”是农村中一种帶有迷信色彩的組織。

(王茂玉口述 林山整理)

合作化高潮來到鰲峯鄉

沒提正文之前，先談談兩段真實的小故事，和一個初級社的面貌。

仙岐村裡的一對老夫妻

貧農林水晶夫婦的歲數，合起來已經一百三十多了。土改時分得三亩多地。一年到頭起早摸黑地干，吃飯有保障了，但還是沒什麼零錢花。

一九五三年仙岐村組織了互助組。老兩口子也參加了。這下子田里插秧、挑糞之類的重活，再也不要雇人了。年終結賬時，除開吃穿外，還節余七十多塊錢。老人家活過了大半輩子，第一次拿了這麼一大迭的錢。他歡天喜地的買了一頭母豬，還種了幾棵桃樹，一心想望着來年得到更大的丰收。

一九五四年一月，互助組轉為初級社。這下子可把水晶伯樂壞了。他愛撫地摸摸母豬，對老伴說：“要不是互助組人多手多，靠我們兩個老不死，再活一輩子也別想买到這頭母豬！如今又要辦什麼初級社了，那人手就更多啦！”他老伴也笑道：“可不是，共產黨全心為我們，這下呀，可更要賣勁干活！”

“噠！噠！”水晶伯迎着夕陽的霞光，拿根長長的竹竿趕着一群鴨子。他抽出旱煙筒，坐在田塍上，叭噠叭噠地吸了兩口，

看了看二百只黃橙橙的小鴨子，自个叨咕道：“社里真會安排勞力，叫我看管這鴨子。又託老婆子干些輕松活。真是人盡其用啊！”老头子正想着，恰巧社長林水妹迎面過來。

老头子連忙招呼道：“社長，社長，這鴨子全包給我養嗎？”

“是啊，水晶伯，每百只包給二百二十斤谷子，養到兩斤半。”社長又笑着補充說：“要是糧食有剩的，就全給你老人家。養大了，記上八百個工分！”

水晶伯搭指一算，高興得揚起鞭子，喊道：“成！保險養得肥肥的！”說完，歡欢喜喜地趕着鴨群回家了。

每天每天，水晶伯都帶着這群小鴨，盡找些好地方讓它們舒適地吃玩。要是哪只拐了腳，他就跑到診所里要些紅藥水或是摘些藥草，用布把它細細的包上。社員們常笑他說：“水晶伯，又帶着一大群孩子上哪儿去呀！”

老头有時也回罵了兩句，可是看看天天長大的令人喜愛的鴨子，又高興地笑了。

果然，年終算了賬，全社二十七戶人家都有余款，平均每戶增加收入將近一百塊。水晶伯老夫妻兩個也增加收入八十多塊。

老炳口子笑得合不上嘴，接过一迭厚厚的錢，点了又点。走到街上，逢人就講，還勸那些單干戶早些入社。

當天晚上，老人家想起好幾年沒喝過酒，叫老伴上街打了几兩老酒，還大模大洋地炒了一盤面。

老头子呷了兩口，啧啧贊道：“好酒好酒，喝完不留。”老婆子瞪他一眼，也抿嘴笑了。

過了半晌，老头起了酒興，說道：“買它兩付棺材板，往後也有個宿處！”

老伴听了，气道：“看你这老糊涂啦，好日子还没过几时，就尽想坏事。”

两个人商量到半夜，最后决定，把钱买一间小房子（五十块钱），二件卫生衣，剩下的存到信用社去。

此后，老人家干活可更带劲儿了。

丰收夜话

一九五五年一个夏收的傍晚，天边落日红艳艳的，果树园里的鸟儿唱得正欢。

方岐洲初级农业社的社员们，喜气洋洋地挑着一担担谷子，沿着金光灿烂的田野小道，走回家去。

唐银官，是一个爽直勤快的汉子。今天肩上挑着一百五十多斤的担子，还觉得轻松。可就是走三步停两步，老眯着眼看着社里还没割完的稻田，舍不得走。

他的妻子名叫赵如花。身体健壮，终日笑眯眯的。此刻正挑着和他不相上下的担子，跟在他背后，催道：“死鬼，还不快些。家里孩子等着呢！”

银官回头瞧瞧，挤了挤眼，飞着大步，唱道：

红日艳艳落树梢，

丰收忙来丰收好。

颗颗汗珠变谷穗，

生活年年有提高！

银官的欢乐，有它一段的来历：

土改时，他在东塔分得两块地，一间房子和在三角埕地方的一块荒地。一九五三年，他搬到方岐洲来。田还在东塔，相距六里地；这时方岐洲还是互助组，因他地远，互助力量达不到，便

成了个单干戶。

虽然夫妻两个劳力都是頂棒的，可是每天十几里地的来回跑，春种夏收都要落人一步。前年东塔社插秧了，他的肥料还没下田。俩口子日夜思量着把三角墻的那口池泥运过去。可是一算，得过个山坡。两个人挑一个月也挑不完，只好瞪眼干着急！

最后，还是乡里貸他一笔款，又替他到三角墻农业社借了七十六担人糞。

薄工薄肥，田底瘦瘠。稻子长得稀稀疏疏的，比东塔社的稻子矮了半截。将近夏至了，虾蟆在田里翻筋斗还能看得見，銀官連自个的田地都羞得走进，怕人家笑。

夏收时，一块一亩六分的洋田收了七百斤谷子；另一块一亩七分的网田才收了六百二十斤。每亩平均只收四百斤。算一算光买人糞一項就要花三十七万五千元（旧币）。除成本外，純收入不到八百斤谷子。

当时村里林金官互助組家家丰收；只有銀官这单干戶到了收成时却倒发愁！如花終日罵他死落后，自作孽。

一九五四年秋前，林金官互助組办社。唐銀官坚决报名入社，在东塔那块三亩三分瘦田評产入股了。在土地划片編組包工时，起初大家都說这块田是死田，稻子不会抽穗，路又远，誰都不愿意去。金官动员說，农业社合作經營力量大，死田可以变活田。

柴多火焰高，人多力量大。銀官夫妇日夜的愿望实现了。春耕一开始，社里就組織了十多个社員把三角墻的那口池泥挑到东塔死田上。只有短短的三天，田地垫高了半寸多。这样一来，改变了土質，肥料成本也降低了五十块，田間管理也周到得多。

六月中旬，評比庄稼时，連素来以丰产自负的东塔社員都称

贊道：“銀官的稻子可趕過頭了！”

稻割完后，晒了一天。第二天称一称。嘿！一共二千一百零二斤，比去年增产了五成七。預計除扣公糧等外，实得一千七百五十斤，比去年收入增加一倍。社里还照顧他家困难，派他去干了二十天的副业，还額外收入了二十多块錢。

你說銀官有多欢乐！

上面两个故事，是分別发生在仙岐、方岐州两个村里的事，它們在不同的地方，都說明一个問題：就是初級农业社处处都給农民带来了巨大幸福，它比个体經濟和互助組显示出了更大的优越性。可是，它还有問題。群众要求还要有进一步的提高。現在开始說正文。

当时初級社中，一般的上中农土地多，果树多。如上中农郑守科，每年只柑桔分紅就可以收入三四百元，再加上土地报酬，生活非常富裕，所以很願意出工，而且还常常誇耀：“我不在乎这几个工分，都給你們（貧农）賺還不好？”

一般貧农、下中农都很有意見，常常气道：“我們做半死，還沒有他們（上中农）土地果树分紅得多！这些問題都束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有些群众就要求办高級社了。广大群众的愿望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它預示着合作化高潮的必然到来。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指示來到了鰲峯乡。

这天清晨，秋高气爽。全乡都象办大喜事一样，街談巷語，无不喜笑顏开的談論着这个話題。大家忙着打扫大祠堂，整理廚灶。抬桌拿椅，准备召开全乡一百二十四人的扩干會議。

鰲峯初級社務委員郑茂炳原来有事想到福州，一听到全乡合

作化的喜訊，就立即打消了原来的計劃。帮着大会搬鍋借碗。他穿起新藍衫，頂着滿底烏烟的大鍋，見人便笑。

土改时的妇女干部吳妹靡，有两年沒参加全乡扩干会了，今天也抱着外甥孙女来参加。干部們見到她，就打趣說：“老干部也出馬呐！”妹靡覲覲笑道：“土改搞了，这样大事还能不参加！”

會議开始，党支部書記鄭鴻仁同志傳述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县委扩干會議的決議。接着會議批判右傾思想。分析了本乡合作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做出全面规划。經過十几天酝酿，党支部見到时机已經成熟，便召开群众大会。这天的气氛比以前又更热闹。

一九五四年鬧退社的城山村貧农单干戶林珠华，第一个跳上台，說：“沒啥說的，单干的苦吃够了。眼看着农业社年年增产。算啦！不用再說什么了，今天我头一个报名。”說完，把土地証恭恭敬敬地交给支書鄭鴻仁。

台下馬上哄动起来了。当场报名参加的就有一百二十二戶，突破了扩干會議預定的指标。

这天东塔社自己开会。情景更加热闹。

貧农叶依天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刻跑回家去，冲进廚房，气喘喘地拖住他妻子，說：“細咪、細咪，真好了，真好了！”

他妻子正在洗碗，看他这么沒头沒腦的尽喊着，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便甩了甩手，嚷道：“哎呀，好什么呢！有話慢慢說好不好！”

依天湊近她的耳朵，神秘地說道：“要办高級社了。”

“誰說的？”他妻子一听，便立刻聚神問道。

“茂玉告訴我的，还会錯？即刻要开大会了，快走快走。”

“果然好，果然好，”細咪叫了一声，連忙把手上的碗丟进鉢子里，那知鉢里的水“嘭”的一声潰出来，濺了她滿身都是。她却象沒事一般，急急忙忙的跟着依天跑去开会了。

晚上开群众大会，还不到七点钟，人便挤得满满的。連平素很少参加开会的妇女也抱着孩子，高高兴兴的坐在那里和隣近人們談笑地等着。

社长王茂玉笑瞇瞇地說：“社員同志們，消息算好啊，我們東塔要办高級社啦！跟着党走，好比上阶梯，层层上青天呐！……”話声未落，台下就大呼起来……不到一刻时间，全村六十六戶，除开三戶地富还要进行慎重審查外，其他的六十三戶当场报了名。

东塔办起高級社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大了。积肥搞得热火朝天，比往年多了一半。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高潮达到頂峯。
鰲峯乡酝酿实现全乡高級合作化。

这时候乡长林金官正带着全乡主要劳动力，在永泰开荒。党支部书郑鴻仁和工作組赶到永泰，把这个消息告訴了他們。

这次正好前面談到的仙岐村的老头子林水晶，也在这里参加开荒。他听说全乡高級合作化了，果树入社，土地沒有报酬，又能統一經營，发展副业等等，乐得脫下帽子，大揮大喊道：“真好啊，真好呀！”老头子狂欢失态，惹得哄堂大笑。

当场，他和大家一起报了名。

人都散了。他还兴奋地在廳上來回踱步。他見到几个上中农呆呆地站在一旁，象有心事似的，便揮了揮手，自言自語地說道：“哼！真傻！”

第二天清早，下着毛毛雨。老头子第一个起床，叫醒了队员

們。吃过飯又塞个老烟筒，扛起鋤头上工。

山地路陡，雨天又滑，老头子可是走在最前头。到了園地，他一鶴嘴（鐵鍬）下去几寸深。

隊員們打趣道：“水晶伯真賣勁！”

老头哈哈笑道：“人舒暢嘛！”

永泰一帶山区是片原始森林。古木參天，野草過人，荆棘頑石遍佈。全體隊員們在高級合作化消息的鼓舞下，為了提早完成任務，趕回家里辦社，都冒着山區稀有的寒冻，披風宿露，不到四十天的時間開了四百二十八亩的生荒。

一九五六年一月，开荒隊員們回到家里，就立即動員一家老少，報名入社。全鄉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盛況。終日鑼鼓喧天，十二個初級社相互挑戰，集體報名參加高級社，社干們挨家挨戶忙着送貼喜報。

高級社成立後，緊接着宣傳農村四十條綱要。社里制定了七年生產規劃。進行了土地劃片，一些社員不要再倒七八里外去耕田了。

由於取消了土地報酬和調整了果樹分紅比例，每個工分從初級社的七分提高到一角三分。大大提高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以前東塔有架抽水機，本來能灌溉八百多亩田地。結果由於小社的限制只灌了四百亩。而隔村的城山初級社又常鬧缺水。成立高級社後這個矛盾解決了。開了一道三公里長的渠道，抽水機的灌溉面積增加了六百多亩。

三角埕初級社有二百多亩田肥料不足，常年有百分之三十是白水秧。成立高級社後，統一調配了肥源，統一組織了勞力，到福州租了五十只土船，把城山剩余的肥料運到三角埕去，施肥五百多亩。

此外高級社調配了勞力，大力發展副業生產。如煮糖糕、燒磚瓦、養鴉鴨等。一九五六年每個社員在副業項內，收入平均達五六十元左右。

高級社的生產經營顯示了它的優越性。一九五六年夏季獲得全面丰收。鰲峯實現了早稻千斤畝，東塔、仙岐、三合等隊單位面積產量也都達到六百斤以上。閩東七縣還在這裡召開了現場會議呢。合作化高潮給農民帶來了巨大幸福。

（鄒善祖、陳尚喜、獨一極、李漢尤、陳越綜合整理）

紅星高照幸福路

龍江鄉石步村座落在烏龍江左岸。這村互助合作發展很快。一九五二年辦了三個“自發社”、第二年就發展到十四個初級社（一社約一二十戶），基本上實現了合作化。

雖然辦起了初級社，但是還無法大規模興修水利、改良土壤，發展生產。譬如說，沿江岸一帶禾苗長得特別青蔥、特別茁壯；而里洋一帶（二百畝）的水田因為離江岸遠，地瘦，地底積水，別社的土地不讓開沟排水，別社的河沟不讓挖肥泥，所以亩产只二、三百斤。

鄉長兼支部書記劉希瑞，早就有了個主意：把全村十四個小社并成大社，大規模改良土壤，發展生產。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人們的宿望實現了，地委派干部來到這村領導建立紅星高級社。那時，它是全省第一個高級社，被稱為“烏龍江畔一顆紅星”。鄉支書劉希瑞兼任社長。

紅星高照烏龍江，從此，烏龍江日夜歌唱。這裡說的是紅星高級社第一個年頭的幾件事情。

建社不久，他們就開始興建抽水機站和渠道。支書劉希瑞和各生產隊隊長（多是前小社社長）第一次當“工程師”，集體討論研究決定：機房設在村頭，將來可以附設榨油廠或碾米廠；渠道設在沿岸，既灌溉又防洪。他們第一次拿着紅藍鉛筆共同繪

图，到地里测量、画线。工程师用水平仪测量，他们是眼睛测量。

线路测定好，十四个生产队，四百名社员（另外一部分在准备冬种）沿乌龙江拉开了三华里长的一条修建渠道的战线，干部、妇女也投入了这场战斗。各生产队展开竞赛，闹得热火朝天。

入夜，乌龙江江水澎湃、喧嚣。几个妇女干部，第一次肩上担，累了一天还不肯离开工地。支书刘希瑞动员她们回去休息，她们也不愿回去。

全体社员日夜苦战一个月，筑成了一条三华里长渠。清清的江水流向长渠，流向支渠，漫过一千五百亩土地。从此，这儿就永远消灭了旱灾。

根据区委多种粮食作物，超额完成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和巩固高级社的指示（社建立几个月，缺粮，没有资金），该社党支部和地委工作组同志研究决定，扩大冬种面积要达到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十，其中小麦二百亩、大麦二百亩、油菜三百亩。

这个指标在扩干会上提出时，很多人都吃了一惊。有的说：“过去这里冬季只种油菜，也只有一二百亩。”有人说：“小麦十种九无收。”“劳力太紧张，搞了冬种来不及春耕、播田，明年早稻一定大减产。”也有少数干部支持这些论调，因此引起一场激烈争论。支书说：“社要服从国家计划，冬种丰收对巩固高级社有重大意义，我们一定能实现这个计划。”经过反复辩论后，终于驳倒了保守论调，全社掀起了冬种高潮。

支书动员妇女说：“解放前勤劳动也不能过好日子，现在，

办起高级社，我們越肯干，生活会愈好。妇女要彻底翻身，就只有参加劳动。”这里的妇女过去沒有劳动习惯，現在經過反复动员、教育，她們也都下地劳动了。支书的妻子是福清人，来到这儿后，整天守在家里，連上街也害羞。支书动员她下地。她厭煩地說：“为什么偏偏要我下地哩？”支书还是苦口婆心动员她，后来她思想通了，帶着妇女参加了冬种。

烏龍江畔喧鬧起来了。

男人揮鋤挖窟窿，妇女跟着弯腰撒下麦种。她們象剛出籠的雀儿，浴在初春的阳光里，那么欢喜、那么活跃，噃噃喳喳說个不休。有人說：“以前男人說妇女这也不会干，那也不会干，嗯，我看呀，肯学都会。”社长說：“这下真正平等了，不靠男人过活。”

冬种大丰收了。这份功劳應該归于参加劳动的妇女們，因为那时，男社員們都集中搞积肥、备耕工作。冬种收成小麦三万斤，大麦四万斤，油菜籽三百担，还有蔬菜等。一戶預分到三百斤大、小麦。卖给国家小麦二万斤。

在冬种大丰收基础上，社里利用抽水机动力附設了榨油厂和碾米厂。这是个小小綜合加工厂。二十多名青年社員，都为自己将成为技术工人而高兴。他們开始感到学习文化的重要，都积极参加夜校學習，决心提高文化，当个出色的新工人。

有了加工厂，这里生产的大量油菜籽不必运出去，可以就地加工，而且县粮食局还从水上运来油菜籽給他們榨油。油籽渣餅又是很好的肥料。人們对社长說：“榨油厂真行，既可榨油，又出产肥料，今年冬种，一定要种它五、六百亩油菜，让榨油厂榨个痛快。”

这个榨油厂，每月純收入加工費五百元。

群众普遍欢迎小工厂。让馬达声响彻晴空，让汽油的芬芳散遍原野。

夏秋大丰收。里洋历年亩产年产量沒超过七百斤，这一年有的产量却激增到一千二百斤，一般的也增產了一、二百斤。許多社員想起过去討論冬种时，曾經坚持說：“小麦会吃早稻”。現在眼見增產，心服了。小麦大丰收，夏秋大丰收，充分說明了：人定胜天。

年終結算，除公積金外，平均每戶除分到口糧外，还領到三百五十元，生活水平超过了中农的生活水平，家家戶戶大添置新棉衣、新球鞋，迎接新年。

(林普)

一場風波

看看再談

一九五六年春天，正当群众兴高采烈迎接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在上洋却鬧了一場风波。提起这件事，就得从严章凤这一家人說起。

严章凤本来沒有什么家底，土改时分进一些地，以后买了四亩多好地。此外，还与人合伙圍洲田（洲田是江中泥沙淤积成田，种时撒了种，不犁不耕不上肥，单等收割），收了几冬，积下几百担谷子，陆续买下許多木材，和兄弟章鏘、章佑合蓋一幢新楼房。乡里人揚傳，說他兄弟修祖坟时挖到了十三斤黃金，才有錢蓋新房。這話是不知底細的人亂說的。其实，这幢新房，剛蓋时只先蓋椽，以后每年积錢續修，至今還沒有完全盖好。

章凤哥在生产方面有一套本事，劳力强，技术高，不但田里犁、播、薅……百般俱熟，还学会造船、蓋房子、看鴨等手艺。章凤嫂也非等閑人物，她精明能干，又是高小毕业。这两口子，对互助合作的态度是变化多端的。办互助組时，章凤嫂認為自己地多活細人手少，变工互助合算，就叫章凤哥入組。搞了一陣，她覺得无利可图。她說农忙时人家不能全力帮她；可是去帮工的，她又嫌人家这样那样的，于是就叫章凤哥退了組。兴初級社，他們也进了，不久又退出来；退了又进，进了又退。鬧了几番，再加上章凤哥耳朵軟，听老婆嘴。因此，人家称他夫妇是电影“閩江桔子紅”中的福祥夫妻。

这天，章凤哥从地里回来，見乡里鑼鼓喧天，广播简直响，一打听，原来是要办高级社。他心中暗想：事不关己，难道退社两次了，还要試第三次嗎？他扛起鋤头，回到家，打算早早睡覺。

章凤嫂見到章凤哥，忙把打听到的新聞一一轉告丈夫。夫妇正談論間，弟弟章鏘來了。

章鏘和哥哥大不一样。他从土改起就一直當干部，还常常上戏台演戏，参加文艺宣傳活動。他为人活潑好動，除了吃饭、睡覺在家，整天忙生产忙工作，到处跑。一九五五年，他入了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更加积极了。如今合作化高潮到来，干部分片包干动员群众入社，章鏘包干动员章凤。

“风鳴单条竹。单干碰着风呀雨呀的，你个人怎应付得了。还是入社吧！这好处很多。”章鏘对哥哥說。接着又替他算細賬，劝說一通。

“你是干部，当然要說好。我还是看看再說。”任你千劝万劝，章凤哥不变主意。

還是入了社看看

慢表章凤哥在一旁覲望，且說合作化高潮席卷全乡。几天来，上洋群众鬧騰騰的，申請入社的遞申請書，送喜报的送喜报，頃刻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都入了社。

这时惊动了一戶富裕中农严拱民。严拱民綽号番仔民，早年是伪海军，为人机灵圓滑，几年来积了不少錢。回家后买了好田，生活富裕，想个人生財发家，对合作化是不欢迎的。这陣子，他見到干部挨戶动员群众入社，惟独不找自己，心中想：共产党不动員我入社，其中恐有文章，便去找社长严木林要求入

社。社長說：“按你現有田產、農具、勞力情況來看，入了社怕會減少收入的，還是先在社外看一年吧。”他聽社長這樣說，就越“堅決”要求入社。他說：“不管怎樣，我跪也要跪進社來。”

章鳳哥見比自己富裕的嚴拱民都入了社，心里很是不安，老問自己：“不入社行嗎？入了好嗎？”又和章鳳嫂商量。章鳳嫂說：“我看明天還是去報名好。”章鳳說：“入了社，要是沒好處，秋后又得退，還是看一年吧，你說呢？”章鳳嫂氣了：“要看，你就一個人看，我和孩子不能羈在你褲帶上轉。人家都進了社，我們走私家路，總是沒好處。”章鳳哥笑着說：“好，這回還聽你的，以後可別又派我的不是。”

第二天，章鳳哥報了名入社。別人跟他开玩笑：“‘福祥’，到秋尾你又要再退了。”章鳳哥連忙分辯：“這回不了，殺頭也在社里。”嘴上這麼說，心中還打算盤：“先入了看看。”

哎，還是退社好

高級化后接着春耕，大搞積肥運動，支部提出口號：“有土必挑，有肥必積，男女齊動員，日夜大苦戰”。苦戰一个多月，共積了三十二萬多擔肥，改換了二百多畝田的土壤。被評為區的積肥先進社。

章鳳哥干得累極了，回家倒頭便睡。章鳳嫂又開始冷言冷語了：“那一代也沒見做得這麼狠，曉得年尾能分幾個錢？”又說：“別這麼死心賣勁了，看人家嚴拱民，跑一趟福州，就賺了不少。鬼也要使紙錢呀，家里沒錢了，知道嗎？”

早說黑說，終於有一天，章鳳哥不到社里干活，過江到馬尾做商販去了。

群众干劲足，苦干一春，早稻丰收，平均亩产六百多斤。会計整天低头喃喃算賬，算出每个工分可得式角。社长严木林知道了，大喜，忙将消息傳出去，一傳十，十傳百，大伙情緒高极了。但事后一細查，原来会計算的預分数字不是貫彻上級指示的“多分少留”的原則，而是“全分不留”。社干一研究，想按一工分式角，預分百分之七十，留百分之三十做生产資金，秋后結算，但又怕群众情緒会受影响，低落下去，最后还是决定不打折扣，全部照发，秋后再多留資金。

預分結果，社員普遍增加收入，买布添新裝，大家喜洋洋。只是章凤哥、严拱民等几戶，平常热衷搞个人副业，工做得少，預分也少。于是，他們嘀咕开了：“做又狠，管又严，分又少，真是不如单干好。”不过，沒有多少人对这话感兴趣。

章凤嫂拿到預分款，老大不自在，半天，說了一句：“这够做什么用！”章凤哥想：“看秋后吧！”

秋后，收成不如早季，又留生产資金，每个工分折一角七分。一些富裕中农不滿了，在街头巷尾大談論。严拱民說：“今年糧食分得真多呀，嘴都要吃歪了。”他想退社单干，又沒伴，勢单力薄，看章凤是个好对象，就經常到他家串門。对章凤哥說：“最近做豆腐皮相当賺錢，不用多少本，至少有加三利。”章凤哥应道：“現在怎做得成！”“退社呀，我們合伙干。”“能讓退嗎？”“社章明白写着退社自由，怎不行。”

从此，章凤哥脑子里天天打算盘，七上八下的老覺自己入社吃亏，一心想退社。

事有湊巧，社长严木林有个哥哥，外号木林七，人不坏，唯是看錢重，分毫必爭，又是墙头草，随风倒。被严拱民慫恿，整天拿着報紙到处念。当时正是大放大鳴期間，牛鬼蛇神出洞放

毒。严拱民讀的报，正登載着高談什么退社自由的文章。他一念讀，严拱民逢人便說：“社长哥哥都要退社了。”

风起波生。漸漸地，在严拱民、章凤哥周圍聚集了一批要退社的富裕中农。

捲起退社風

几天来，三五成群的要退社戶聚集在章凤哥楼房上秘密开会。

严拱民对大家說：“人多力量大，要退社得多找几个人。”商議决定：动员更多的人退社。

第二天，严拱民去找貧农宗金，他想要是貧农能退社那就好說話了。他一开始問宗金的收入情况，宗金冷冷地說：“不坏，比哪年都强。”他又說：“現在許多人都說社里賬目不清，大家都想退社咧！”宗金說：“退他們的吧！我是軍屬，說什么也不能退。”說得拱民扫兴而归。

他又跑到貧农永陞家里。永陞直截了当地說：“万般起头难，开始免不了有缺点，以后就会好的。”

他又跑到貧农宗汉家里。宗汉家人口多，单干根本干不开，他說：“沒社就沒我，就是餓三天我也不退社。”

党支部和社干們看到严拱民等活動得凶，怕一条泥鰌攪渾一池水，决定召开社員大会，把事情公开出来，好讓大伙討論，并进行教育。

那天晚上，社員在祠堂里开大会。說也怪，要退社的和不退社的自动分坐两边，各談各的事，界綫分明。会上，支部書記簡單总结了高級化以来的成績，也談到工作上的缺点，表示今后要努力克服这些缺点。但这些話，严拱民他們听不进去，他們故意

不斷地打呵欠，來表示他們的厭煩。

接着，叫要退社的人報名。嚴拱民、章鳳哥、木林七等站起來，此起彼落地提許多問題：

“是不是要還給我們原田？”

“什麼時候我們把牛牽回來？”

“糞船怎麼辦？”

.....

支部書記再三要求大家靜下來，向他們解釋：有問題可以商議解決，不一定要退社。但是，嚴拱民却說：“既然退了，我們走吧！”高聲一喊，他們散走了。

章鏘他爹見章鳳等退了社，也想退，章鏘在旁看出老人家的心思，就說：“爹，還是在社里好。我是共產黨員，說什麼也不能退社，你要退，我們就只有分家，你这么大年紀了，真的舍得和我分開嗎？”說得老人家動了情，不退社了。還有几戶也是猶豫不決的，經耐心教育，也不退了。

“單干團”還要鬧

退社的人還常在章鳳哥樓上開會。群眾叫他們作“單干團”。“單干團”還要鬧，鬧着要收回原田。

對這件事，社幹研究了好幾次。有的人比較偏激，認為只能給退社戶壞田，叫他們“苦一苦”。但大部分人不贊成這種意見。他們認為還退社戶原田有困難，因為土地已由社統一劃片了，不好抽；可以換給同量同質的土地，並堅持說服教育，等待他們覺悟，重新入社。

但“單干團”堅持要原田，一方面派人上縣上省去查政策，

一方面要硬闖。有个叫孔清的，儿子阿标是共产党员，老头退社，阿标坚决不肯，結果儿子带了媳妇小孩，和父亲分了家。严拱民見孔清退社坚决，成分又好，就慫恿他鬧。孔清被慫恿，脚膀上就插把快刀，裝作真的要跟人拼的样子，社員見到他都避開去，他就越发翹起尾巴了。

划田退还时，还原田不碍社里的，全部拿回原田，其他調換同質同量的田地。一宣布，“单干团”鬧起来了。支部書記严五妹很氣憤，說：“你們要就要，不要再入社好了。天下的東西那有都一模一样的，你的紅土田換社的黑土田还不行嗎？”

严拱民怕有的人再进社，就作“思想工作”，要大家发誓：有福同享，有難同当，要就一起进社，要就一起单干。他又动员大家去告狀，告狀要花費，每人交了二元，約定誰中途又入社就不能退回告狀費。

一面告，一面鬧。那天春耕积肥开始，严拱民叫“单干团”先把土挑到原田，先下手为强。有几戶胆小不敢吭声，其余人議定第二天清早比社里提早半小时出工。果然，次晨五点半，天才蒙蒙亮，“单干团”一行十几人，在章凤哥的洲仔田里干开了。

社的青年突击队队员們知道，也赶来挑土，兩班人馬在一块田里赶开了，你一担，他一担，开始誰也不吭声，默默紧干。章凤哥看到章鏘也在場，一时按捺不住，上前把青年突击队运土船的跳板搬走了，青年队半点不让，也去搬“单干团”的跳板，双方都停工，在田里对罵。

当天夜里，“单干团”还是在章凤哥楼上开会。严拱民火上添油，說：“光用嘴不解决問題，如今打人犯法，我們就用粪潑。”

章凤哥心中懊悔，想：搬跳板不該自己去。章凤嫂也怕丈夫

惹禍，在一旁嘮叨，被章鳳哥哼了一声，她那里肯讓，一直數落到半夜。

第二天拱光生產小隊在田邊浦里挑土積肥，挑沒几担，沒耳出來攔阻：“你們挑够了，現在留几担給我刷牆壁。”拱光說：“刷牆壁遲早不誤事，積肥可誤不得。”說完，低着頭照舊挑，沒耳不聲不響，拿起糞瓢，朝着拱光劈頭蓋臉潑下去，潑得拱光滿身是糞。

“單干團”聞訊歡喜，潑糞成了他們與社鬥爭的武器。

社員們都很氣憤，有的說：“他們再這樣凶，我們就把他們綁起來，看看還敢不敢這樣橫惡！”支部、工作組聽說，就勸大家不要急躁。

堅持說服動員

支部又召開退社戶開會，答應重新換一些好地給他們，他們還不贊成，堅持要拿回原田。為了好找借口，他們決定辦假社，推章鳳哥當社長。計劃在要回大片土地後，私下再分回各戶，表面上算個社，收入個人負責，农忙時可以變工，這其實還是單干。章鳳找社干說：“我們跟大社合不來，自己成立初級社，划給我們一片地就行了。”社干和支部研究後，答復他們說：“你們既跟別人合不來，就你們几戶組織一個生產隊，隊長由社里派，副職你們選。”他們一听直搖頭，假社也沒辦成。

隨後，“單干團”和社員又幾次在田里衝突。社長嚴木林的哥哥木林七，和木林以及另兩戶社員合有一艘糞船，船入了社，木林七退社後要去撐船，木林對他說：“社里已另外撥船給你們單干戶了。”木林七不聽，強要撐船，兩兄弟在船上推來推去，

木林七不当心掉到粪堆里去。大伙聞言，又气又好笑。

上洋社員和“单干团”斗争的事傳开了。上級指示支部、工作組一方面在不損害集體的前提下調換好田給單干戶，另一方面耐心動員說服，爭取和分化單干集團。不合理要求一概加以回絕。支部根據上級指示開會研究，批判了某些人對待退社戶的粗暴態度，決定干部分頭動員說服單干戶，爭取他們重新入社。動員章鳳哥的工作又包在章鏘身上。

章鳳嫂几天來心事重重，她擔心丈夫當單干頭，鬧起事情總得吃虧，又看到社里已播了種，自己顧了吵鬧誤了生產，盤算一番，夜深人靜時分，叫醒章鳳哥，勸他干脆再進社，在外頭也不成事。章鳳哥一聽，氣得跳起來：“你到底要我怎麼辦？進社聽你的，退社也聽你的，這回我要自己決定了。”嘴上這麼說，心裏也在七上八下。

“看你以後倒霉！”章鳳嫂抱怨地說。

從此後，她怕惹事，不許單干戶再在她樓上開會。

因為章鳳哥退社的事，章鏘不知和他哥哥吵了幾次。現在再去動員他，有些不好意思。但一想到這是黨的任務，又是為了自己兄弟好，也就硬着头皮去找章鳳。跟他算細賬，說道理，還答應如果他重新入社，一定按人盡其才的原則，安排他看鴨子。章鳳哥看鴨子技術特別高，一向收入不少，聽說讓他看鴨子去，心中早已願意。章鳳嫂對這點尤其滿意。再說，自己這樣鬧，人家社里還這樣照顧自己，規勸自己，人家是为了什麼！當下就慫恿章鳳哥再入社。章鳳哥一則碍於面子，自己鬧鬧吵吵得罪社里父老，如今有何臉面再入社！二則當初單干團約好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自己怎好失却信用！因此還是猶豫不決。

章鳳嫂習慣于當家作主，她不管章鳳哥是否同意，暗地寫了

重新入社申請書。生米煮成熟飯，章鳳哥只好和單干團分手了。

也有几戶經社干動員後，和章鳳哥一起入了社，其他人見大勢已去，再鬧無益，也各自散去。剩下嚴拱民想鬧也鬧不起來。交代一下，此人煽動鬧事，以後查明問了罪。

一場大風波漸漸平息了。它的尾聲是“單干團”分回告狀費，每戶分回三角六分。

下文如何？

要問下文如何，只要說兩桩事。

第一桩。許多退社戶重新入社後，孔清還是不入。他起早摸黑地苦幹，總想增加收入。這年年成不差，早稻長得很好。孔清喜得合不攏嘴，天天盤算着好光景怎樣過。眼看丰收到手了，老天好象有意要跟他為難，颳起了台風。合作社里敲鑼報警，全體出動搶收。老孔清兩眼昏花，恨不得騰雲駕霧飛到田里收割，可本領再高，也割不完三亩多稻子。後來，兒子阿標在社里搶收已畢，幫了他一把，才讓稻谷搬進了他的家。這一下，老头子受到教訓。晚稻一播完，不等收秋，就主動要求重新入社。跟他一起入社的還有木林七等人。

第二桩。以後辦起公社，章鳳哥割斷資本主義思想尾巴，積極勞動，被評為積極分子。有時大伙湊在一起，提起過去那場風波，章鳳哥就第一个臉紅。而章鳳嫂就說：“幸好我當初有主見……。”後來，大隊缺一名會計，領導上擬請章鳳嫂出任，章鳳嫂又想干又怕擔不起重任，至今還在考慮再三。

（連春期、龍健生、劉一衡）

此路不通

一九五三年冬，一天晚饭后，城門乡（現在是城門人民公社的城門大队）林家祠堂开群众大会，宣傳总路綫。会前，几个干部正在一起研究扩大剧团組織，加强总路綫宣傳的問題。忽然，有人插进話来：“社长，我愿意捐几担谷給剧团。”社长兼党支部书记黃珠英回头一看，原来是富农林家鉢，正待开口，支部副书记林知深抢先答道：“等你脫掉富农帽子再捐吧！”这一說，周圍的群众都哈哈大笑，弄得林家鉢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狼狽地退到門口了。过一刻，他又笑嘻嘻地湊近黃珠英，說：“社长，人来得少，我去叫大家。”沒等回話，就急忙忙奔出門外。当他回来的时候，左手拿两条板凳，右肩扛两条板凳。站着的人，見到凳子都乐意接过米坐。林家鉢这就又搬凳子去了。

从此以后，凡有开会无论大小，林家鉢必到，通知人、搬凳子，总少不了他。

一次动员修水利，林家鉢第一个报名。

合作社記工員忙不过来，林家鉢主动来帮助。

写个标语什么的，林家鉢笔头最勤。

五六六年乡里实现高级合作化，允许规划富农入社，并可以按情况改变成份，林家鉢连夜写申请书交给党支部。

問題摊在支部会上研究。

黃珠英說：“林家鉢很积极。”

林知深說：“他當過三青團分隊長，底子不好，還得看看。”

鄉長兼總支副書記林佑民支持黃珠英，說：“黨對富農現在是寬大的。”

林知深說：“寬大不是沒有原則的。”

林佑民跳了起來：“難道我沒有原則？”

於是付表決，黃珠英、林佑民得勝。林家鍤這就入了社，改了成份。

這還不止。黃珠英認為黨員林雪飛沒文化，當不了社的出納，把她撤了，換上林家鍤。

有一天，黃珠英和林佑民到福州辦公事，順便逛逛百貨公司，時間退了，黃珠英回去吃不到飯，建議去樂新樓吃一頓。

黃珠英原是貧農，土改後生活天天好起來。家里人口少，丈夫和自己都有固定收入，又養有三條奶牛，光擠奶每天就收入八、九元。請林佑民吃一頓飯，算不了什麼。

剛在飯館坐定，忽然闖來一人，不是別個正是林家鍤。他笑瞇瞇地端着半碗扁肉，樂得氣都有些喘了，說：“再巧不過！再巧不過！”黃珠英和林佑民起先楞了一下，但一想到林家鍤原是常常上館子的，也就自然了；見他吃扁肉，就也叫扁肉，却被林家鍤攔住了：“難得湊巧，做几碗菜，喝几杯！”邊說邊叫菜。

談論間，林家鍤看見黃珠英新買的一塊月白布，皺皺眉說：“有錢寧可買好一點的布，我家里買布多半買綢的，又大方又經穿，又不要布票。”提起布票，恰好勾起黃珠英的不滿：自己錢多，要多買布却布票有限。經林家鍤一提，真有些懊悔，不覺隨口說：“唉，真的，早一刻碰到你就好了！”“不要緊，我正要

給小孩买块布做內衣，你这块計給我好了，等下再去揀一块軟綢，揀顏色新鮮的。”

見林家鈴熱心得過份，黃珠英不大好意思，推辭說：身上又沒多帶錢，算了。“不要緊，我先垫！”林家鈴說。吃过酒菜，拉黃珠英进了百貨公司。

回路上，微风徐徐吹来，几杯黃酒落肚原是热烘烘地，現在分外舒暢，說說笑笑，三个人都心滿意足。

从此，建立了酒肉之誼。春节，林家鈴全家总动员，大办春酒，請黃珠英和林佑民以及全体干部“賞光”。有些干部去了。大吃大喝之后，又被請到螺洲看戏。回来又吃夜宵。第二天，家里东西吃完了，索性請客人上福州乐新菜館，晚上到天华戏院看戏。戏散吃过点心时已半夜，客人走不动了。林家鈴作东道到底，請大家到榕樓旅館过夜。于是，一席春酒，竟延续三天两夜。

吃了人家的怎好不还敬！黃珠英回家也就大办酒席。一个社长总得比出納更出色些。她尽量賽过林家鈴的排場，也請大家飽醉个不亦乐乎！

你来我往，感情深厚了。上館子，逛戏园，成为常事，只要彼此点点头，眨眨眼，一伙人就上福州。日子久了，黃珠英和林佑民覺得林家鈴十分疏財仗义。林佑民患貧血症，但因家口負担，沒錢“补体”。林家鈴就暗暗塞十块錢給他，說：“身体要紧，拿去打肝精針吧！自己人嘛，不用客气，推來讓去給人看到反沒意思。”見林佑民沒蚊帳，林家鈴又买一床送他。黃珠英一次患胃病，林家鈴亲自送她到福州住医院。真是关心得无微不至！

为了表示对林家鈴高度的信赖，黃珠英把高級社公章交給他，再把私章也交給他。

林家鉅的父亲叫林傳添，为人善于钻营，是做生意的老手。他暗地纠集了七户富裕中农，组成投机集团，大做黑市生意。如今，儿子掌握到高级社公章和黄珠英私章，他就大展神通了。用公章伪造一张“自产自销”证，做生意可以漏税；用黄珠英私章打领款条子，贪污、挪用公款都十分方便。每次搶购、套购物資都在数百担以上，資本十万余元，跑南平，跑上海、广州，这样的生意，怎不一本万利！賺了錢拿一些送給林佑民等人，說：“你不挂名搭一份暗股吧！这是分紅。”林佑民、黄珠英既得了紅成，就开一眼閉一眼給林傳添以种种“方便”了。

高级社有五条土船，黄珠英专撥两条給林傳添使用：为他运送李干、荔枝，在閩江上大模大样地来来往往。

夏收正忙，黄珠英帮助林傳添在各生产队中抽出强壮劳力，为他到福清搬貨。“每天工資一元五角！吃饭不用米票！来当工人吧！”誘走了四十多个农民。

春耕积肥，黄珠英不仅不将撥給林傳添的两条土船調回运肥，反而“照顾副业”，把另外三条再撥給林傳添运貨。各生产队只好向外租船了。林傳添心一狠：“要堵合作社的路就要堵死！”到附近各地高价租船，不让合作社租。有了船，就用比国家价格高一倍半的錢去搶购、套购馬鈴薯和柑桔五百多担，运到天津、上海，賺了九千多元。

林傳添用行商証向高级社預购馬鈴薯、荸薺等。訂了貨却迟迟不起貨，时间久了，馬鈴薯和荸薺烂了許多，剩下的收水后重量大減，合作社吃了大亏。黄珠英等人不理不睬。

合作社生产搞不好，收入减少了。林傳添对社員說：“种一世田能有多少錢？看我，上一次館子用的錢你們得掙半年。到底

是做生意好啊！”

資本主義氣焰囂張，部分群眾受資本主义思想侵襲，不安心農業生產。更多的群眾和干部大不滿，說：“黃珠英是武則天，寵信奸臣。”向黃珠英提意見，不被接受反遭打擊。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被挫折了。于是有不少人清退抗議，退社。

支部副書記林知深不和黃珠英等同流合污。于是他被孤立了。林佑民、黃珠英做了亏心事，見林知深常常跑县委，怕他去彙報，恨之入骨。他們不但在黨內排擠林知深，而且在群眾中破壞他威信。林佑民對落後群眾說：“統购的定產太高了，都是林知深好高，在县委面前逞功。”凡是群眾不滿意的某些措施，責任就都推到林知深身上。林知深要到县委揭發他們，怎奈自己還不知他們的真正內幕。

另一些立場穩定、和他們作鬥爭的干部，卻被調虎離山，派去參加古田水電站的建設。

但是，一手掩住天下人耳目是辦不到的。

一九五六年八月，縣里派來一個調查農村經濟的工作組。他們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群眾情緒不對頭，對黃珠英等大有意見；同時，稅務局發現林傳添偷漏稅活動，派人來調查處理。工作組見到這種情況，建議進行整社，县委批准了。

社員們初步揭發了黃珠英等的錯誤。林傳添父子在四下活動，說：“人家是石头，我們是鴉蛋，鴉蛋還碰得過石头？工作組鬧一番就走了，干部還是干部，到那時你們就要倒楣啦！”

在干部會上，一批評黃珠英，她就大哭大鬧，喊冤枉。召開群眾大會，會前黃珠英等竟一窩蜂似的涌到福州看戲，使大會開

不成。

林佑民还伪装正确，骗取信任。他建議税务局同志查林傳添的賬。查来查去，查不出毛病。原来林傳添有两本賬。税务局同志接到群众报告，說林傳添家里藏一百多担私貨，但会同乡长林佑民去搜查时，总是扑空。

整社的結果，只批判黃珠英的强迫命令和讲究享受，属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問題。撤销了她社长的职务，仍保留支部书记的职务。

群众发动不充分，搞得不彻底。不过是暫告一段落罢了。

这一番斗争教育了林知深。他知道社員們心中不平和憤慨，他相信这番斗争只是前奏，社員群众一定会进一步起来揭穿和粉碎林傳添、黃珠英等的罪恶活动。他发现自己以前不依靠群众是个大錯誤。从此，他深入到群众中去了，准备着下一步的战斗。

一九五七年六月，农村开展“鳴放”。县委决定以城門乡为重点，又派来一个工作組。

工作組深入到各生产队，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反映說：“这才象真正的共产党。”他們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就将心里話都倒出来。問題的性质确定了，問題的严重性显露了。工作組了解到支部党员有相当一部分受到資本主义思想侵蝕，有的人甚至发展到做投机生意，象黃珠英、林佑民就更严重。于是决定整党。

全体党员集中整党。另一面发动群众彻底鳴放。大字报、小字报貼滿街。黃珠英和林傳添等人的罪恶被彻底揭露了。八月中，根据群众的正义要求，先后三次举行千人的反对反动富农的斗争大会。随后将林傳添、林家鉉逮捕法办。

黃珠英、林佑民受到黨紀處分，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林知深站穩立場，和蛻化分子作鬥爭的事迹受到表揚。他被選為新的支部書記。黨的新的領導核心很快地建立了。群眾靠近黨了。

在整黨、大放大鳴基礎上，接着展開大辯論，出現了新的社會主義高潮。

(李鴻英)

果园里的斗争

城門人民公社位于閩江下游南台島的東南部，這地方是片肥沃的沖積平原。在這四季常春的綠洲上，盛產着馳名全球的福桔和雪柑。全社共有柑桔園一千九百九十四畝，果樹七萬一千零一株。此外還出产水蜜桃、龍眼、荔枝等。產品收入占全社經濟收入的一半。農民們稱這為搖錢樹和聚寶盆。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這裡有過一場關於果樹問題的激烈鬥爭。

一九五五年秋後，城門跟全國廣大農村一樣，風起雲湧地掀起了合作化大高潮。一部分擁有多量果樹、多年堅持單干的富裕中農，隨波逐流，抱着觀望態度加入了高級社。

高級社一建立，就着手處理果樹入社問題。經過民主討論，採取“分等定價”的辦法折價入社。

辦社頭一年，柑桔丰收，產量提高百分之二十。許多社員象生頭一個孩子那樣歡喜，連夜搓草繩，架扎柑桔樹，生怕杯碗大的果實壓斷了樹枝。但是部分資本主義思想較嚴重的富裕中農，却發牢騷講怪話，不甘心丰收果實歸全社所有。有的常假裝鋤草、割菜、挑糞桶到果園偷摘柑桔；有的干脆砍掉果樹，故意再種上幼苗，好騰出地來自己再種些甘蔗什麼的。

一九五六年底，刮起了一股反冒进的歪风，一部分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气焰更加嚣张了。城門的林傳渠和敖峯的林金全、林長盛、林福潮等，联合了十几户上中农上书中央，要求果树退社。

当过伪乡长的林傳渠也乘机兴风作浪，大叫“收入太少了，生活过不下”，要高级社除了给他劳动分红和果树折价的钱以外，还要另外给他三百元。

当时一些干部在右倾思想的指导下，片面强调从经济上团结富裕中农，实行让步，把原来已折价入社的果树全部改为“按比例分红定期折价入社”，也就是将果树总收入扣除成本、税收和“三金”外，其余百分之六十归劳动分红，百分之四十为折价款，发给树主。照这样按比例分红，四年后，全部果树才归社所有。

我们退一步，他们又进攻一步。他们抓住某些生产队因缺乏经验，对果树管理不大的缺点，又大叫大喊：“贫农不会种柑桔，生产搞不好，我们的收入还是没保证。”要求把果树归给原主经营。当时部分干部又片面强调“种柑桔的技术复杂，富裕中农有生产经验，应当给他们管理。”好了，一变再变，索性将果树还原主经营，劳动分红也归原主，这实质上等于恢复单干。

这下子这批人可翘起尾巴啦。有的一年收入几千元，上工时，叼支香烟、骑上自行车，车后面绑根锄头。在途中拐到小菜馆里喝上两杯，到园里锄了两下，然后躺在树荫底下，悠然自得地唱道：

一日三醉老，（注）
吃饱树下倒；
南风吹过来，
神仙没我好。

城門有个小队，一共十五个人。其中八个富裕中农在夏收大忙时，全不下田。还大搖大擺地走到田旁，故作慷慨地說道：“大伙加油干哪，沒啥說的，工分都計給你們！”

富裕中农林知灼的母亲端碗羊肉綫面倚在門口，对着剛走过街的貧农二俠嫂，故意大声說道：“搞什么統購統銷，弄得缸底都朝天啦，只好吞这杂糧。”

一九五七年春天，城市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波及到农村。一些不法地富分子便妄图趁机复辟，联合一些富裕中农，在“統購統銷，农业合作化，工农关系”等問題上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們公开組織反动果农会，出布告，还要挾支部書記蓋章承認。走私买卖盛行一时。富裕中农林傳榦套购了一百多担的馬鈴薯进行黑市买卖。每担七块的成本以十三块錢出卖，大发横財。在他的煽动下，城門村掀起一个小小的鬧退社的风潮，經過一再說服教育，結果退了五戶。林家榦最后还坚持說：“田字可一亩不要，給我果树就行！”

事实沉痛地教訓了我們，对富裕中农的團結，不能單純从經濟利益上照顧，必須通过严肃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一九五七年七月，农村展开了一場社会主义大辯論。貧农起来講話了。党坚决依靠群众，組織了坚强的队伍。通过算細賬、訪問工厂和前后对比的方式，进行了两个月的大論戰。彻底駁斥了少数不法地富的无恥謠言，并对上中农的自发資本主义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通过辯論，也澄清了貧农中的一些模糊認識，清洗了包庇地富分子进行非法活動的党内蜕化分子黃珠英、林佑民等人。

通过這場激戰，教育了富裕中农，他們开始意識到資本主义

的道路是走不通了。可是，有些人生产情绪依旧低落。还有人心存不满，借口剪枝私自砍伐果树四百多株，拿回家当柴烧。经过严厉批评教育，才制止了这种行为。

贫雇农的觉悟提高了，合作社大大地巩固了。

二

一九五八年二月，开展了“双反双比”运动，猛攻三风五气，进一步的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贫农纷纷指责部份富裕中农一脚踏社会主义船、一脚踏资本主义船的错误。

群众要求解决果树入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斩断资本主义的尾巴，提高生产情绪，实现大跃进。当晚我们立即召开贫农、下中农会议。

在会上，刚刚提出这个问题，话没讲完，台下就欢腾起来了，全体到会的人举双手赞成。七十多岁的郑清官老婆婆立即站起来，咧着嘴说：“我们早就这样想了，过去都是你们干部挡住的。”台下兴奋地交谈起来，哄得厉害，眼看着话讲不下去了，索性让大家大鸣大放。这会一直开到十一点多钟，干部一再催着大家回去休息，却没有一个人肯走。群众依然在会上一口气写了六百多张大字报。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贫农生产队长林知庄就欢天喜地的敲锣招呼队员出工。郑清官老婆婆也扶着拐杖挨家挨户地动员妇女们参加春耕积肥。

这个生动的事实，深深的教育和鼓舞了干部，增强了干部的信心。

果树入社后，有些富裕中农私心未死，经常窝工；企图让果园荒芜，找到借口再夺回产权。

这时，我們就指定党委委员王茂玉專門負責，挑选人員組織貧农专业队，經營果树生产，并提出“小年变大年”的口号。这个消息一公布，貧农更加欢腾了。可是有的富裕中农却在旁边冷言冷語。一天，上中农林家灼用手架在自己脖子上对我說：

“专业队要是能搞好果树，就砍下我家灼的头来！”

我笑道：“头很宝贵，先安在脖子上吧，以后等着瞧。”

貧农們都別了一股勁，果树专业队一組織起来，就提出“干在园中，吃在园中，不完成任务不收工”的口号。城門大队沒到三天，就把二百多亩園地的草除得一干二淨，还抓了三張大芋叶的柑桔虫。

鳌峯的专业队长、党支部委員林能清，一天不到果园林便覺得难受。三角埕专业小队林家礼、林燦弟，連夜趕到福州购置剪刀，虫鉆等工具。

老农王茂金是王茂玉的胞兄，他最有意思。一听到成立果树专业队，就兴高采烈的說：“共产党干事就是实在。社会主义娘，有活大家干，有福大家享，哪能再走地主的道路！咱們也要爭口气，干个样子給他們看看！”果园变成了他的家。每天一吃完飯，他就扛着鋤头到园里，这棵树上摸摸，那片地里鋤鋤。挑起河泥，能頂上最棒的小伙子。歇午的时候，他独自在树下东瞅瞅，西瞧瞧。无论是鉆到树干里的天牛，还是在树皮中的纏皮虫，都逃不出他的一双有經驗的眼睛。

柑桔的大小年之分，是有史以来沒有解决的問題。起初有些干部和专业队员信心不足。我們根据条件和可能，反复动员教育，打通思想，同时組織了老农和县里派来的技术員王瑞貞与农科所的陈祝山、陈戚发和尤哲等同志进行詳尽研究，分析产生大小年差别的原因，采取了“多施肥、勤鋤草、疏水道、灭虫害、

修剪坏枝”等一系列的土洋結合的技术措施。同时在各专业队实行三日一检查，十日一评比，一月一总结的工作制度。开展了红旗竞赛。

三月底，我們的愿望实现了，我們胜利了。

一片片的果园林中盛开着橙黄的桔花，芬芳扑鼻。每一百朵的花儿就结了八十多颗的果子（往年只有一半）。它预兆着将要来临的大丰收。

在事实的面前，原来思想不通的富裕中农低头认输了。

过去最固的富裕中农林家渠带着他的妻子，到支书林金官家里，请求原谅他的错误，要求入社。林金官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这些富裕中农在党的不断教育下，有了很大的转变。在专业队里还发挥了他们的专长。

一九五八年十月，林能清和王瑞贞到浙江黄岩县参加全国七省果树会议。中央首长对城门公社非常重视。会上林能清作了典型报告。

从杭州开会回来后，专业队的干劲更大了。他们的每一滴汗，每一分辛劳，都取得了应有的收获。沿着乌龙江岸，亿万颗红桔，都长得又大又红。丰收的捷报频频传到党委办公室。队员们乐得抱住摔跤，相互奔告说：“小年变大年啦！小年变大年啦！亩产四千三，产量翻了一番。”

今年拾桔的小孩，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他们老是空着袋子，垂头丧气地回家，嘟囔道：“往年桔子都会掉下来，如今肥施足了，一颗颗都粘在枝上，真气人。”

能清从杭州一回来，就使用了在全国现场会议上学到的高压快速切苗法。他和林知国及社里的农具厂的同志，还共同发明了高压剪，工作效率提高了二十倍。

茂金伯在挑河泥中笑着对曾經去过杭州的王瑞貞說：“你这孩子，开一次会就迷上了西湖，一回来就是什么苏堤呀，平湖呀，我看就沒有我們的烏龍江好。來年我們建議全國現場會議到这里来召开。那时候，請代表們坐上我們公社的汽車，在几十里的园地上大逛一通。我們每条小河边都栽上各式各样的花，园里再排上石桌石椅，請他們到这柑桔公园里，吃个痛快。嘿！那时候，我們每个园里都插上一面大紅旗，上面写上：

天下柑桔城門數第一，
一包甜水漲破你肚皮！”

旁边人听了，都哈哈地笑了。

(注)即三醸老酒

(唐如寶)

奶牛入社

一九五八年春，我們真是干勁冲天，白天黑夜鬧生產，大家忙到有酒也沒有空喝。可是，一些占有果樹、奶牛的富農中农，整天还在数牛毛，称牛奶，做資本主义的好夢。社里派工，要他們下地干活，总是推三托四不肯去。还哼着：“园有搖錢樹（果樹），家有聚寶盆（乳牛），一天劳动三点鉤，胜过合作一月工。”他們不用劳动，整天喝酒吃肉，还宣揚：“一日三磚老（喝好酒），吃饱树下倒，南风吹过来，神仙沒我好。”这些人拉社会主义后腿，这怎么算入了社？我們都看他們不上眼。

这时，党提出果树、奶牛入社，我知道了这事，急急忙忙跑回家，想先把自己跟人家合股养的一头奶牛，带头牵入社里，作为我們的实际行动。

我妻子看到，一把拉住，猛的哭起来了：“你只要嘴張一下，就把牛牽去入社。这头牛我看了二年半，从小养到大，都是我一手办的，你不心疼？”

哎呀，这本是一件欢欢喜喜的事，我真想不到她搞不通。我便对她解釋：“我們是貧农，走社会主义大道，我們應該有志氣，最坚决。”

“用不着多說了，反正牛是我养大的，不干你的事，不入社，总不会叫你当犯人！”

她还搞不通，我的心火起来了，头顶简直冒了烟。可是，急

躁不能解決問題，還是好好地問她：“你說這頭牛從那裡來的？”

“入了社，勞動來的！”

我趕緊接上說：“是啊，勞動來的。我們解放前不是整年勞動，結果一家光光的，我還要跑到福清縣給地主看牛。要不是共產黨、毛主席，我們一家怎麼有這好日子，怎麼有牛？”

她給我一說，心裡好象開朗了許多。她不哭了。後來，我又叫工作組老鄒幫助她，打通了她的思想。她高高兴興地把牛喂飽，牽到社里去了。

我們貧農的奶牛带头入社，這可把某些富裕中農弄得慌起來了。象林家力，非常頑固，死死抱着資本主義的鐵算盤不放，把牛關在自己的牛欄里，不入社；跟他說理，他裝蒜。大家火得只好貼出大字報來批判：

林家力，林家力，

養奶牛，收柑桔，

參加社，做形式。

希望你，改主意，

快入社，靠集體；

增收入，按勞取，

大家好，個人喜，

不入社，何道理？

大字報火力很猛，又經過大家的說服，辯論，林家力兩頭奶牛也牽出入社了。可是，夜長夢多，這個晚上他睡也睡不着，半夜又跑到社里要牽牛回去。我們連夜又跟他展開辯論，駁得他啞口無言，便又借口：“牛入了社，你們不會管理，牛養得只剩牛骨！”有的富裕中農還譏諷我們：“連牛毛也沒摸過，怎麼會飼

养牛哩。”

一連几天，我們堅決和資本主义思想展開鬥爭，他們却暗暗地將我一軍，跑到我家里吵鬧，在我老婆面前咒罵，把她氣壞了。有个傍晚，我回家，她一見我，就不高兴地咕嚕：“自己牛入了社，就好了，何必還要拉別人，裝黑臉，和人家結冤結仇！”

我便對她嚴肅地指出：“你這話不对，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為着大家好，這又不是做壞人，更不是專為吃飽飯跟人家結冤結仇。這是一場思想鬥爭啊！”

“你這人就是……”她聽我一說，也講不出理由再阻止我什么了。

全大队八十四头奶牛，都入了社。党派我当畜牧队长，我当然坚决服从分配，就是有困难，也得承当起来。

开头几天，可忙啦。我跟社长王茂玉他們五个人，整天忙着評奶牛的等級：甲等，乙等，丙等……這要評得好，大家才沒意見。叶國良他們，要把城山的大王宮，三天內改成牛栏，工作都很緊張。我的妻子也不滿意。她對我說：

“你又不是缺腳廢手，自己會下田，全年干它兩三千工分，自在些過日子，何必又找這個畜牧隊工作的麻煩？”

哎呀，她對這又弄不通了。我只好對她細細地說：“人勞志氣大，人家說我們牛毛也沒摸過，怎麼懂得養牛。我們要為社爭一口氣，麻煩就麻煩一些，也不碍事。”

“你不知道！我是說耕田也有過年過節，風大雨密也能歇工，你跑去干畜牧隊，一年三百六十天，整個人都綁在奶牛場，不論風霜雨雪，一天也不能停的。”她好象還是從愛惜我出發，一五一十地把心里話都倒出來了。

“你說，我們不干，誰喜歡干？”我又氣又好笑地問她。她搖搖頭沒話說了。

春雨不斷下着，天氣還很冷，為了讓牛場早建好，大家勁頭很大，常睡在牛場旁小竹棚子里。牛舍沒修好，牛擠在一起癖性不对头就要你踢它咬地欄，同時也為了警惕壞人，半夜三更常常起來巡視看看。一天夜裏，我睡着了。恍惚看見兩頭牛斗了起來，攬得許多牛亂衝亂闖，互斗起來。我趕忙跑前去阻擋，突然林家力那頭牛向我撞來。我大叫一声……醒來了。

我點上風燈便去巡一巡，牛呼哧呼哧地朝着燈光看。我发现一头牛的腿正卡在水沟里，要再掙扎兩下就會扭壞了。我趕忙幫它拉出腿來安置好。第二天說起這件事，大家都哈哈大笑，說：“你這夢可做得妙呵！”

過了不久，我就考慮起飼料來了。开头几天，我們都是買蘿卜煮好喂牛，這個成本很高。我的心里總在打轉：怎樣使牛喂得飽，奶量產得多，飼料成本又低，社里收入才能增加。

一天，鄭仕丰對我們說：“奶牛入社了，我的技術留着也無處使用，也跟着入社好了，只要我懂得什麼，一定教給大家。”於是，他就談到用蜆子煮湯喂牛，可以使奶量增加，成本也低。他說，過去他本想這樣做，那時單干，人手少，忙着牛，又忙挤牛奶，沒力量去撈蜆子。他這個意見，我們帶給黨支部研究，大家討論了一下，認為有道理。因為，過去有錢人家，婦女分娩吃豬腳奶水多，窮人家婦女分娩後，沒錢買豬腳，吃些蜆子湯，奶也會多起來。再說，蜆子價錢便宜，社里自己又有養殖蜆子，成本低，便決定試用。

頭一天，我們用蜆子煮湯喂牛，牛吃了，都泻肚子了。這一下我們可慌了，心里一陣急一陣，趕忙討論。後來發現蜆子煮湯

沒有洗清潔，不衛生；便把蠅子洗淨後煮湯，牛吃了還有一些渴。我便跑到福建農學院、省畜牧場去請教。他們也認為蠅子煮湯可以吃，不過要用些鹽，還要吃些青草。這好比種稻，不能單單使用人糞一樣。這一下，窍門弄通了，牛真的愛吃蠅子湯，奶量也增加了。有兩頭牛，本來產奶最多的，一天只擠十八斤奶，現在一天能擠二十五斤奶。牛的奶量增加，大家信心更大了。後來不知從那裡又聽來一個“對牛彈琴”的辦法，說是“牛听了音樂就會增加奶”。於是我們便買了個廣播機安上，牛听了很愉快，奶果然擠得更多了。現在奶量比入社前總產量增加百分之三十。

我們養的牛，奶量增加了，牛也養胖起來了。林依柱一头牛，本來很瘦。入社不久，有一天依柱嫂挑草來賣，人家問她：“依柱嫂，你那頭牛在那裡？”

她認來認去，眼都認花了，也認不出。還好她記起自己那頭牛毛顏色，最後才認出來。她看了又看，對人家說：“牛胖得我認不得了！”

方仁那頭牛，本來脾氣很怪，要三個人伺候。擠奶時，一個人打扇子，一個人牽鼻子，一個人擠奶。現在，這頭牛入了社，也變成好性子了。只要一個人，雙手都能擠得出奶。

鄭仕辛今年五十開外了，近來勞動還會哼出小調來。人家問他為什麼？他說：“入了社，也不再傷腦筋了。”因為，過去他父子兩人，整天忙着伺候牛，去年整年勞動只干二百多分，又要計劃錢，又要考慮柴米，年年也沒什麼錢剩下，人又要愁心愁腹。現在，牛入了社，生活不用愁了，半年農業就搞了一千多分，當然日子好過啦。

本來，擔憂自己奶牛入社，會變成“牛骨头”的富裕中農，現在也承認：“社里有辦法！”了。

“社里有办法”，这句话倒说得满对！办公社后，我们的志气更大了。我们要在这一片野坡上，建起可容千条牛的牛舍，还有挤奶亭、生育室……。对着牛舍，要筑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以后我们用大卡车装着牛奶，送到各城市、各农村、各工厂去。

（鄭羽官口述 許渭善、李鄉闡整理）

連坂社水稻高产記

一个黑漆的夜晚，西北风吹得厉害，連坂村街道上靜悄悄早就沒有行人。这时，供銷社里的土电灯还闪闪发亮，挤满了人，空气热烘烘的，还夹着酒味，一点也不感到寒冷。农民靠在櫃台边，一面飲酒御寒，一面談論社長黃宝洛提出要創造亩产千斤水稻高产紀錄的事。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亩产千斤，除了鐵树开花，日头由西出，才能办到。”有的說：“这話不对。有心打石石能穿，有心种田就能增产。”

他們正在吵得难解难分，忽然呀的一声店門开了，走进一位体格魁梧穿着本地衣衫的农民，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社長黃宝洛从区里开会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向大家扫了一眼，接着向大家說：“時間不早了，白天够累了，天又冷，早些休息去吧。”老农黃云玉看他走近身边，就让出座位，說：“宝洛，你一九五二年戴紅花上华东，听说今年又打算上北京見毛主席嗎？”

“想，誰都在想呢，但是只怕沒条件囉。”社長也笑着回答。这时有人插嘴：“能搞千斤稻子，何怕沒条件呀！”黃宝洛一怔，心想他們怎么这样灵通？这消息也知道了。于是順水推舟地反問一句：“你們看搞得来嗎？”共青团支部書記，生产队长林立开接口說：“可不是，剛才大家正在爭論这个問題，有人說什么鐵树开花，日出西山才能办到呀。”社長說：“能不能办到，全看大家有沒有信心和决心呀。大家知道，解放前一工田

(七分土地)一年只收三百来斤还算好，解放后产量翻了一番，今年党提出大跃进，再翻一番我看沒問題。”“对！大跃进翻一番沒問題。”一群小伙子同声地拥护黃宝洛的話。

第二天，黃宝洛立即召集积极分子和老农开了几次座谈会。大家一連討論好几夜，想出了許多办法，主要是深耕、密植、施肥、选种，和加强田間管理等。最后黃宝洛又和工作組老林等作了具体研究，算了細賬，提出具体措施，拟定了計劃，然后在一个晚上，召开了社委会，同时吸收几位老农参加，討論这个計劃。会上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只有老农黃云玉若有所思地停了好久，最后提出一个問題：“这个計劃倒不錯，怕的是太密了会倒伏，不一定能高产。”他的意見还没說完，就被性急的立开打斷了，他站起来說：“你什么事情都是前怕狼，后怕虎，按你这样，准是十事九不成。”黃宝洛看了他一眼，用眼光批評他不該截断老人家的意見；他笑着对云玉叔說：“是呀！我也顧慮密了会倒伏，你老人家有什么办法沒有？”黃云玉看到宝洛很重視他的意見，不覺高兴起来，就建議說：“不怕，古語說的好，水来土淹，兵来将擋。依我看，我們可以早些防止。前几年我耕一块田是用河泥，猪牛糞草木灰做肥料，結果糧秆粗壮得象牙筷一样，你們是不是可以多加一些这类的肥料看看。”黃宝洛听了点点头，表示贊同。接着老农刘世寿等也很积极地想出了不少好的建議，使这个丰产田計劃訂得更完整了。

丰产田計劃經社委会通过后，黃宝洛又决定拿到社員大会上广泛征求意见。到了这天晚上，年上七十的老农刘大伯也来了。他的須发和銀一样白，可是精神还很飽滿。黃宝洛特地搬了一条櫈子請他坐。“刘大伯，天这样冷，你老人家还是早点去睡吧！”黃宝洛对刘大伯客气地說。刘大伯搖搖头說：“听说你們

要种試驗高产田，这是千古未有的事，我听听也开开眼界呀。”原来黃宝洛新法种田的事，早在群众中傳开了。

人到齐了，黃宝洛用洪亮的声音，向大家宣布开会，把丰产田的計劃向大家詳細的講一遍。大部分社員都用好奇的眼光，瞧着社长，靜靜地听着，只有一小部分人唧唧咕咕地在交头接耳。他講完就征求大家的意見。老农黃朱坦站起来，說：“我有意見。直播密植我也做过，密植不比稀植好，一季亩产想收上千斤都是难上难。”他剛說完，就被青年团员黃理寿駁倒了。黃理寿說：“你过去搞的直播和这个方案根本不一样，那时你犁得又淺，播得又稀，下肥又少，草长得比稻子高，当然达不到。”老农黃云玉也接着說：“你說一季亩产千斤稻都收不到，难道你把五二年宝洛与衣灿互助組比賽的事都忘記了吗？那一年你也看到宝洛早稻亩产不是收到909斤，今年再加一把勁，亩产突破千斤关也并不是太难事。”黃珠坦被大家駁倒了，可是他还不服气說：“你們不要光講得这样好，有本事敢不敢和我比一比，看誰谷子收得多。”林立开队的几个青年小伙子一听，都站起來說：“好！就比賽吧，我們輸了送你十罐酒，让你喝个飽，贏了只要你承認自己保守。”黃朱坦又搖搖头想了想說：“不比不比，社长在你那一边，你們要什么給什么，我要什么只怕沒处討，你們当然要贏我。”社长黃宝洛为了鼓励大家开展竞赛，馬上当众表示：凡是試驗田，尽管大胆干，只要社里有，有什么給什么，不管是誰的試驗田。群众听了，个个拍手叫好。最后，黃宝洛宣布：种試驗田的任务，交给林立开队来完成；还說他也亲自參加，不获成功，絕不收兵。

散会后，林立开叫全队队员留下来开会。他們队有五个党员八个团员。黃朱坦原来也在立开这个队，可是現在他却拉了些人

也到另一边商量，唱对台戏去了。

种試驗田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深翻，可是犁手黃云龙被拉到黃朱坦那边去了。黃宝洛找他来犁田，他犁几下就叫：犁深了牛拉不动。黃宝洛亲自接过犁尾来，果然有些困难，只犁十几步犁头就打破了。黃云龙笑着說：“看，凡事不能勉强，勉强了就会出問題。”黃宝洛在田里想了一会，便向立开要过把鋤头来，把已經犁翻的土块打碎，扒到两边，露出下面的土层来，然后說：“我們一遍犁不深，多犁几遍，就能深翻，并且边扒土，边犁田，边施肥，你們看这样干好不好。”立开說：“行！只要能深翻增产，我們多花些工也沒什么。只要决心硬，不怕地球翻不过来。”他們就这样完成了深翻一尺的任务。

下一个战斗就是积肥运动。不論河邊或山口，到处都是积肥的人群。高产試驗田里肥堆如山，一共挑了两千多担又黑又松的河泥。

原来这块田离池河边有一里多路。过去一亩田最多用河泥四五百担，今年搞試驗田，为了改良土壤，他們出动了七架水車，連干三天三夜，要把这条河里的水全部倅干。不想干到第三天，眼看水要干了，却忽然下起三陣大雨，把已倅干的河水又裝得滿滿的。这时有些人譏笑地說：“天养人，肥磊磊；人养人，只是骨。人算不如天算，你們还是不要幻想了吧！”可是隊員們却坚强地回答說：风大雨大，不如我們勁头大，不挖出河泥不收兵。他們又排起队伍，冒着雨倅起水来，汗水雨水混在一起。又經過几天几夜苦战，終於把一段寬八丈深五六丈的河水倅干了。社員們不怕路滑人倒，一个个挑起河泥运到試驗田里去。就在隊員們向河水爭肥拼命苦战的时候，黃朱坦这边不惜成本地把一担担人糞挑到他自己的試驗田里。后来人們算了一下賬：黃宝洛試驗田

里，每亩只花三十多元成本；而黃朱坦的試驗田里，一亩就要用了四十多元。

春耕开始了。山上野花开得十分嬌艷。田野里到处可以听到男女社員們愉快的歌声。犁手黃云龙，这次他又負起試驗田的薅田任务。由于思想通了，这回薅得特別用心。整片田地薅得象猪油一样軟潤。黃宝洛和林立开兩人就用耙板把土地整得和鏡子一样平匀。黃朱坦看到这种情况，暗地里也牽一条牛把自己的田又重新耙了一遍。

老农云玉叔接受了社長交給的育種催芽的任务。老人的責任感真是超过常人，他育種比撫育嬰兒还細心，天冷怕种籽受冻，就把种籽移在灶鍋旁，上面还蓋上歲棉袄，一夜起碼爬起来三四次，冷了加溫，熱了就潑些冷水。黃宝洛經常跑到他家里看看，見他这样，心里說不出的感激，特地买了香烟犒賞老人。到播种的那一天，云玉拿出催芽的种籽来，誰也不得不服。种籽播下后，田間管理是重要的环节，特別是今年播种季节比过去提早了半个月，这时又有人議論，早播会烂秧。而黃宝洛早就預料到这一点，因此对秧苗撫育得格外小心，一天总得到田里看他五六遍。有个晚上，天冻得很，天上还下着点点的雪花，半夜里黃宝洛不放心，穿着棕衣拿着手电筒到試驗田里去看看，他剛到田邊就發現有个人正蹲在田头干什么。“誰？”黃宝洛警惕地喊起来。“社長，是我。”黃宝洛一听声音就認得是云玉叔了。原来他也是怕种籽受冻特來灌水的。两人在田头又談論了一陣才一路回家。

当葱綠的秧苗露出了水面的时候，黃朱坦那一块丰产田才播下种籽。由于試驗田的秧苗长得好，打破了早播会烂秧的論調，大家无不心服黃宝洛的本領高。但这时从反对的方面又來一个新論調，說秧苗太密了，将来一定沒有好收成。黃宝洛、林立开等

並沒有動搖，他們為了使秧苗長得更均勻，發動全隊隊員都下田去幫助整苗。這一天，黃朱坦也跟着下田去。在下田前，黃寶洛向大家詳細介紹了整苗的方法。下田後，男女社員都一排一行細心地整苗，把密的地方拔起來，插到稀的地方去，把弱的去掉，把強的留下來。使秧苗長得格外整齊粗壯。這時只見黃朱坦手里拔了一大把秧苗一棵也不插，林立開便在後面喊叫：“朱坦！你為什麼不把秧苗插下去呀！”黃朱坦說：“我不能見死不救。今天看到你的秧苗這樣密，將來不爛死也會不出穗。那時不要說千斤，就是連四五百斤也收不到手！依我看拔掉一部分還可救一救。”立開說他總是不聽，黃寶洛便叫大家停工休息一會。大家一上田埂，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大辯論。黃朱坦理直氣壯地說：“秧插太密，一定會死！”青年團員黃寶登馬上火起來說：“好好的秧，你怎么知道會死呢？”黃朱坦不屑地看了寶登一眼：“你怎么知道種田呢？我對你講我去年也做過直播，半密半稀，密的倒伏了，稀的沒倒伏；結果稀的比密的多收百多斤。你看密好還是稀好？”這時老農黃雲玉插進來說：“你能瞞得了寶登，可瞞不了我。去年你那一丘直播，每亩只施六十担河泥，二十担人糞作基肥，肥料不足，而且只犁三、四寸深，當然密植不好。可是今年情況不同，今年肥料下得足，又是翻得深，眼前庄稼象兰花一樣，拔掉高產從哪裏來？”這些話說得黃朱坦一句也答不上了。林立開接過來說：“我們不是已經訂過合同，各按各自的計劃干，夏收見高低嗎？怎麼你又來阻撓我們的計劃呢？”黃朱坦說：“誰來阻撓你們？你們要知道這些田都是向社里包產的，減了產全隊都得賠，那時免不了大家要受累。”這一句話引起一小部分人顧慮起來，有的也附和着說：“是呀！種田還是拿穩一些好。我們還是多拔掉一些吧。”黃寶洛看到這種情況，便

立即向大家宣布說：“我們這一丘高產試驗田，目的不是增產一兩成問題，而是要增產一二倍的問題，如果不大胆進行技術革新，按老規矩種田，千斤稻子從那里來？今天如果同意把好苗拔掉許多，就是同意放棄高產田的試驗。我們絕不能這樣做。万一失敗了，我們可以从中吸取教訓。再說，一兩丘田也不至影響大家的生活；至于田要不要你們隊里賠產呢？社委會已經決定，凡是試驗田失敗了，由全社負責。”這一下隊員的胆子又壯起來了。

經過整理后的秧苗，顯得格外整齊，長得象兰花一樣美麗。在一次田間檢查評比中，全社公認為“狀元田”。鄉黨委何書記、縣委馬書記和省委溫長看了，无不滿口稱贊。而黃寶洛、林立開等，他們還不滿足。他們想盡了一切辦法加強田間管理，這時的關鍵問題，是如何使秧苗扎根深、稻秆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學習了海澄黎明社的經驗，創造了“淺水勤灌”，適當烤田的兩個法寶。淺水可以使稻莖不至被積水浸得軟弱；烤了田，可以使稻根往下扎，根扎得深稻子就不易倒伏。這新辦法，使老農黃雲玉等看了也都拜服。而黃朱坦那一丘田呢，水還是滿滿的不肯排，雖然稻子也長得不錯，可是莖部太軟，已發現傾斜倒伏現象了。黃寶洛請他到自己的試驗田來看看淺水勤灌和烤田的辦法。他感動的對社長說：“這辦法實在好，我連想幾天也沒想出來。”黃朱坦回去後，也照樣的干起來，才挽回了他那塊丰產田的早期倒伏的危險。

有一天下午，黃寶洛、林立開正在研究工作，兩個年青的小姑娘跑進來——一個是林立開的小妹妹，一個是姑娘黃玉英，她倆一進來，就向社長說：“社長，不好了，我們豐產田發現了小飛蟲，有的葉子都被吃白了，據黃朱坦說是太密了所以會上蠻。”

黃寶洛一聽，馬上站起來對立開說：“我們到田里去看看。”他們一到那裏，就見有幾個農民在那裏紛紛議論，見到黃寶洛、林立開來了，就朝社長迎面走來，說：“社長田里蟲很多，快來想辦法呀。”黃寶洛等下到田里細心地檢查一遍，然後說：“沒關係，這是浮塵子，剛開始，容易打滅。”大家見社長說有辦法，心平靜下來了。

為了打滅蟲害，林婉貞、黃玉英等按照社長的指示組織了一批婦女上山采龍舌蘭，晚上就動手切的切，榨的榨，把龍舌蘭榨出液汁來，然後同石灰水攪拌在一起，再加上水，又配上六六六粉製成治浮塵子的土農藥。屋子裏七手八腳，好象工廠一樣。到半夜時，一共配製了十幾桶。第二天清早，社長就親自帶領一批青年男女社員，帶上噴霧器，分片圍剿害蟲。黃寶洛這幾天身體有些不舒服，昨晚又熬了一夜，頭有些暈。他為了打滅害蟲，不肯休息，仍堅持下田去；但剛噴射一圈，腦子里頓覺天旋地轉，眼裏冒金星。他勉強地走上田埂，一不小心，便不由自主地摔倒在田埂上了。林立開看見社長倒下去，連忙丟了噴霧器趕過來，一面喊他妹妹，幫忙把社長扶起來。過了會，社長醒來，他看到大家正手忙腳亂，便安慰大家說：“不要心慌，沒問題，歇一歇就好了。”說着就打發各人繼續除蟲，自己還想站起來繼續干，可是林立開等無論怎樣也不讓他再干。他只好由林立開兄妹攙扶着回來了。他雖然病在家中，心還在田間，第二天一早又下田去檢查藥效。他見一只只浮塵子早死得一干二淨，不覺心裏高興了。

到了五月端午節，試驗田的稻子已出齊穗子，穗穗長得又長又大，迎風吹動真象一片汪洋大海。來參觀的人群絡繹不絕，無不滿口稱贊。黃寶洛、林立開等對着自己亲手栽培的稻子，也愈

看愈爱，一天总得看它二三遍。有段时间，黄宝洛在县里开会，总是记挂着自己家里的试验田，放不下心，一连好几次打电话回来，问长问短。

一个下午，天上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下了一场大雨。这可把在县里开会的黄宝洛急坏了，他连打几次电话都不通，想冒雨回来，可是会又没有开完，到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十点钟了。他不管天多黑，路多滑，马上连夜赶回来。还没到家，就先到田里摸摸稻子。稻子仍然是竖立着，不过硕大的稻穗带着雨点略有些倾斜。再摸田里的水，早就排干了。他心想这一定是立开等人干的。这小伙子真不错啊！回到家里，他身上的衣服早已淋湿了。他的妻子告诉他：“今天下了一场大雨，黄朱坦的丰产田倒了一半，我们的试验田还好，没有什么问题。”黄宝洛忧愁地说：“眼下没问题，可是现在穗子一天天沉重下去，只怕稻秆经不起，迟早还会倒。”他妻子说：“是呀；今天晚上我到店铺去买东西，也听人家在谈论这事，说什么你想盖仓库，只怕盖了草房！”这一夜，黄宝洛又深思了一夜。还好，第二天天气转晴，烈日晒干了雨点，稻子又竖立起来。这天晚上，黄宝洛又召开了次会议。到会的有林立开、黄云玉、黄依淡和杨仁用等十几位男女社员。这时大家心里都很欢喜，都为今天天气转好而高兴，不少人存在麻痹大意的思想，以为今后丰收有望了。黄宝洛指出说：

“现在离收割时间还有很长，稻穗一天天的沉重，如不想办法预防，还有倒伏的危险。”接着又着重指出：“这一段是最艰巨的阶段，正象保守派所说的：这是我们要盖仓库还是盖草房的斗争。希望大家都想想办法，防止稻子倒伏。”这话象警钟一样，大家的头脑被敲清醒了。怎么办呢？沉寂了一会，没人发言，结果还是林立开打头炮。他拍着椅子说：“我们总不能让稻子倒下

去，也不能讓保守派笑我們無能！社長，我想用竹竿把稻子圍起來好嗎？”黃雲玉笑着說：“你真是神仙講天話，那裡去拿這樣多的竿子，再說稻子那樣密，人怎樣走進去？”黃寶洛沉思了一會，說：“立開提的也算是一个办法。大家还有什么，可以再提。”他們要求一人獻一計，結果真是人多計多，总共提了十几条办法。經過討論，同意了两条办法：第一是用竹竿搭架；第二是田旁挖沟排水烤田。第二天清早，黃寶洛、林立开发動社員獻竹竿。林婉貞、黃玉英等姑娘發動婦女搓草繩。這個办法傳出後，群眾都覺得奇怪，黃朱坦譏笑說：“還是在田邊筑牆來得保險！”革新派絲毫沒有動搖，打着一千多條竹竿，到田里小心翼翼地從田溝里，背着風向用竹竿搭起架子。整整花了兩天功夫，把田里扎得和天羅地網一樣，吓得風神雨怪也無能為力了。群眾稱贊說：“真是立開有干勁，寶洛辦法多，敢想又敢干，干勁鬧翻天，吓壞保守派，低头拜下風。”

稻子一天天灌漿結實，穗粒飽滿，黃澄澄的象黃豆般沉重地下垂。從遠處望去，只見稻穗不見稻葉，真是一片金黃。小姑娘林婉貞數一穗稻子，足足有一百二十八粒，樂得驚叫起來：“玉英，你來看這一穗稻王吧！”玉英跑來一看，也喜笑叫好。一會，玉英發現旁邊還有一穗更長的稻子，便拉了婉貞一把說：“那一穗比這一穗更多呢！”真的，這一穗足有二百多粒，大家估計畝產可收千斤。林立開生產隊全體社員无不興高采烈地準備收刈的農具，把鐮刀磨得快快的，谷籬的繩子也換了全新的，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收刈的那個日子早些到來。

誰想還不到預定的收刈日期，六月十五日清晨，廣播機里就播出台風的警報，全體隊員馬上開個緊急會議，決定提前收刈，立即搶收豐產田，不讓豐產田損失一粒谷子。過了中午十一

点钟，全社抽出了四十个全劳力和几十个妇女参加刈稻；十三个男女社员负责打谷子。黄宝洛亲自带动社员抢收抢刈，指挥大家排了队，一人四行。男女社员个个如下山猛虎一样，开了镰，只听见一片刷刷刷的声响。老农黄云玉刈了一把，用镰刀掂一掂，足有二、三斤重。黄朱坦今天也来参加收刈。调皮的姑娘林婉贞和他是并排，便问朱坦：“五叔，你看能收多少呀？”“好好好！真的想不到会有这样好收成！这片起码有千斤呀。”黄朱坦慢吞吞地回答说。一伙小伙子听了都叫起来：“今天天变了，老五思想也通了。”林立开也打趣着说：“老五，明天给你十罐酒吃得完吗？”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朱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这时风吹得紧，乌云如飞箭般扑来，黄宝洛叫大家不要只顾说笑，赶紧收刈。这时，正在城门帮助收刈的省县领导同志都听到喜讯赶来“道喜”，连连称赞好稻子，问黄宝洛这个奇迹是怎样做出来的。黄宝洛干脆地回答说：“靠党的正确领导，和社员的干劲得来的丰收。”

紧张的夏收结束了，亩产平均收了一千三百多斤，不但高产试验田计划得到实现，并且有百亩的早稻亩产平均千斤左右，这个铁的事实，不得不使稀植派的口服心服了。

（林仲铿）

刻苦鑽研的人

八月，公社一建立，县委馬書記和乡党委何書記就亲自来到农具厂，帮助成立滾珠軸承研究小組，提出了：我們要大搞技术改革，为滾珠軸承化——农具半机械化而奋斗！这是一个农业生产革命的号角，振奋人心的战斗的号召。因为当时农具厂设备簡陋、职工思想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厂的领导上，首先作出一項决定，以試制滾珠軸承为題目，全厂职工开展一次大辯論。

馬上就要試制滾珠軸承？这題目多新鮮呀，大家辯論得真是热闹极了。有的說：“什么是滾珠，这家伙我还没有見面过哩，怎么就叫我做起滾珠軸承來了。”有的說：“沒見面怕什么，摸一摸就成朋友了嘛。”敢做的和不敢做的两种意見交鋒了，特別是五金車間，爭論得最劇烈。在一次会上，老技工吳可玉摆着老資格說：“不要說我們生產不出来，就連上海大机器厂造出来滾珠軸承也趕不上进口貨，我們就說能造出来，也保証不能用。”一些思想保守的人也附和地說：“靠我們那两个老爷式的手搖鉆床，怎么行呀！”这么一来，可激怒了一个青年工人李依德，他一骨碌站起来，气呼呼地說：“我看能行！滾珠軸承反正是人做的！”一講完又很快地坐下来。李依德今年才十九岁，还不大习惯在大場合講話。他从脚踏車修理店調来不久，摸过滾珠，脚踏車裝上了滾珠軸承，騎上去又輕又快，这使他非常喜爱这个东西。这时，会上許多人也都紛紛地說，我們要听党的話，要敢想敢

做，不造这东西，怎么能够实现农具半机械化呀？

这天晚上，厂长林文欽组织了李依德、林依夏等七个人成立技术小组。大家都围在厂长的临时办公室里，公社工交部部长梁敬春也在场领导大家讨论，把党委的指示和希望对大家说了，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这七个人谁也没有造过滚珠，他们第一步就研究造打滚珠的珠宅；大家说得很投机，越讨论精神越兴奋，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时间十点多了，谁都没有想回到宿舍去睡，都说：“说干就干吧，我们今天晚上就开始。”这样，几个人就七脚八手地在铁炉中生起火来烧铁打珠宅；李依德专门负责在珠宅上钻珠孔。没多久一副珠宅造好了。接着大家都兴致勃勃地来试打滚珠，李依德拣一粒原铁放在珠宅中，抓起铁锤就打，锤了十几下，揭开珠宅一看，打出来的不是圆珠子，而是个椭圆形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大家笑起来：“怎么打滚珠会打出橄榄来了！”李依德说：“不怕，不怕。”他忍着性子又連續打了几次，打出来仍然都是“橄榄”。这时，李依德的头上冒出汗珠来了，他焦急而惊奇的眼睛盯住珠宅，寻求毛病在那里，一边又抓起铁锤想再打看。林依夏心急了，推开依德：“你个子太小，没力气，让我大力士干一下如何？”李依德说：“不要，我再打看。”林依夏不由分说把铁锤抢过来，举起杠子大的臂膀，一口气锤了十几下，锤得地都震动起来，停下一看，大家都吃了一惊，原来打扁了。时间已过十二点了，七个人都不甘心，还是干下去，每个人都打一粒，可是打出来不是尖形就是扁形。弄得大家又气又好笑。厂长林文欽走来安慰大家说：“你们不要灰心，今天晚上干不成，明天晚上再干，最后总会成功的！现在时间已经迟了，为了照顾身体，不准再干！”大家看厂长态度很坚决，不敢违反，都回宿舍去了。李依德好象被车门粘住了，手里

拿一副珠宅边走边看。林厂长拍一拍依德的肩，笑着說：“回家去吧。”接着又亲切地说：“依德，这事情全厂最熟悉的算是你啊，为我们公社，你应该多动脑筋找窍门，出色地干它一下。”依德点点头說：“我知道。”

夜深了，李依德回到家里，点上煤油灯，見他的哥哥李依明正呼呼地睡着。他伸手把李依明推醒問道：“依哥，这个，这个为什么打不圆啊？”說着把珠宅遞給李依明，李依明翻来复去的摸着珠宅，也摸不出头緒，急着喊：“把煤油灯拿近来。”依德手上拿油灯，嘴上囁哩囁嚟說：“不是打成橄榄形，就是打成腰鼓形……”李依明看了好久，也說不出道理，双手一伸，打个呵欠，扫兴地说：“去睡，去睡，明天再干。”李依德虽然不敢再麻煩哥哥，但他那里肯去睡呢，还是拿着珠宅在灯下好象玩珠宝一样反复地琢磨。李依明又叫道：“你該瘋了嗎？半夜三更还搞什么滾珠，赶快去睡！”李依德只得吹灯，上床躺着，可是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覺，他第一次經歷了这样不平靜的夜晚。后来，他又把手电筒悄悄地爬起来，在他哥哥修理自行車的抽屜里找到一颗滚珠，这是多圓滑的家伙呵！自己真能造出这样子的滚珠嗎，想着心里有点怕了。这时他耳朵里好象又响起厂长的声音：“你們不要灰心……應該多动脑筋找窍门……”突然，他記起以前在自己店里做鎖模型的事，赶紧开门到田边抓一把泥土，象小孩塑佛一样，捻成一团，用刀分成两片土型，把滚珠放在中間，慢慢地合攏，然后再分开来，与铁的珠宅一比較，找到了毛病：发现铁珠宅中間圓孔太深了些。他跳起来喊道：“找到了，找到了！”这一来，把哥哥吓醒了。哥哥搖搖头問：“老天爷，你沒有去睡呀！”“哥哥，找到了！”李依德說着拿珠宅給哥哥看。这时，村里公鷄已喔喔地在啼了。

第二天刚蒙蒙亮，李依德跑到厂里，厂里门还闭着，静悄悄的。他也顾不得作息制度，从厨房打门进去，飞似的跑上楼，闯进厂长的寝室，看见林厂长还在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他一怔，忍不住喊道：“厂长，我研究出来了！”说着把两套土铁珠宅送给厂长看，并把昨夜的研究经过说了一遍。这时依夏等几个人听到这消息，也都披衣跑来。厂长握着依德的手说：“还是你有办法，我刚才把这本《印度珠制造法》书看了又看，也看不出道理来。走，去试验！”

李依德和林依夏几个人又重新打了一套珠宅模型。厂长对依德说：“现在你要慢一点钻，不要再钻过深了。”依德拿起钻，不知怎的，手有点发抖，钻一下就拿起来看一次。依夏、依美几个人在旁壮着胆：“手拿‘浮’一点，没关系，一定成功……”李依德满头大汗，好半天才钻好。但试验的结果，又不是想象的那样容易，挖了好久才把一个珠子挖出来，一看又是一个“橄榄”。这“橄榄”一跳进李依德的眼簾，象炮彈爆炸一样，把李依德的脑子“轟”昏了。但他没有倒下去，马上又定神下来。林厂长说：“我们要忍耐些，别太急躁。我来敲敲看”。敲出来的，也还是一个“橄榄”。和昨天晚上一样，每个人都要打一个，打出来的不是“橄榄”就是“腰鼓”。每个人都拿一粒珠，在那里发呆。李依德蹲下来看珠宅，咬着牙说：“可能又钻深了些，再做一套珠宅试试看怎么样？”厂长点头赞成。新的一套珠宅又造出来了。厂长拿着珠宅说：“来，依德，我把住你钻。”钻着钻着，啪的一声，洋钻断了。依德捡起洋钻的头，看了又看，感到多么可惜呀！无意间看一看钻嘴，他吃惊不小，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定神一看，大喊一声：“唉呀，原来这把洋钻嘴不圆啊，你看！”厂长一看，果然是钻嘴不圆，就鼓励李依德

自己去做一把。沒多久，李依德就造成圓嘴的土鉆，他得意地自言自語：“現在才算是圓的了，以前我以为洋鉆最標準，沒想到它不圓。”他謹慎地把土鉆裝上去，繼續由廠長把住珠宅，李依德在上鉆，好不容易才鉆好。接着，裝上一粒原鐵就打，這一次沒打几下，發現下面原鐵會轉動，手指稍稍一轉，原鐵也跟着轉動起來，又象打又象磨，大家越看越高兴。十多分鐘時間，一顆圓滾滾的滾珠滾出來了！廠長情不自禁的笑得起來說：“我們成功了！”全廠頓時歡騰起來，許多人喊道：“滾珠造出來了！趕快向黨委會報喜吶！”

其實，滾珠造出來了，仅仅是製造滾珠軸承的開始，珠套還沒有搞好。廠的領導就派李依德到省農具試驗廠去學習，回來以後，李依德的鉆勁更足了，他和林依夏以及鍛工車間的老師傅們合作，只花一天的時間製成了第一個珠套。

這時廠里沒有車床，如果用手工來鉆珠套的陰痕，一個人一天還鉆不上兩三套，而且規格也不一致。廠長又動員大家用土办法做土車床。木工車間共產黨員歐水官聽了廠長的話，就對木工們說：“打滾珠、造珠套找到了窍門，現在做車床，就看看我們吧！”當天他就和廠長商量，跑到福州城內去拜訪旋玉器的工人們，看他們坐着能把玉器旋得又巧又亮，回來後便根據這個原理，創製了手搖的土車床，一個人搖，一個人車，一天可搞它十幾套。

整個製造滾珠軸承的工具解決了，廠里即設立滾珠車間，大鏈滾珠，大搞珠套，一天可制成三四十套成品。這時十八九歲的李依德，不但成為很好的車工和滾珠軸承的裝配工，而且成為小師傅了。他每天都是第一個來到車間，來配裝珠套，鑒定質量。

同時，鄉黨委又調來一百多個人投入滾珠軸承的生產。這些

人有的是种田的，有的是打銅打鍋的，有的修腳踏車的、修錘表的，有的做豆腐的……今天全要變成制造滾珠軸承的工人。附近几里內的許多农民都主动地跑來工厂报名，要求参加学习制造滾珠，連六十八岁的江治嫂拿到公社的介紹信也跑到工厂里来了。

这一天晚上，农具厂召开欢迎农民参加工业生产的晚会开始了，李依德第一个上台介紹自己在党的領導和支持下打珠制套的經過；他今天晚上胆子大了，講話聲音很响亮，說得大家笑逐顏开，掌声不斷地淹沒了他的話声。青年农民郑茂直也代表新工人上台講話，保証好好学习，在最短時間內，当个熟練的工人。

新、老工人在一起，很快地就結成新的朋友和师徒，他們为了共同的愿望，如饑如渴地学习工业生产技术。經過七天的苦战，出产了滾珠軸承一千套。同时又創造和改进很多工具和操作方法。不久，全厂又掀起了社会主义竞赛的高潮。裁料，打珠，打外环，裝配……日夜苦战。在城山的面前，响起了一陣急鎗重打的撞击声，和着八月之夜的田野的虫声，奏出了夜的暢想曲，他們为农业半机械化在进行着紧张而愉快的战斗！

这种战斗的声息，很快地傳遍了全省。

八月十六日，这一天早晨，太阳紅通通地从烏龙江东面升起来，农具厂門口挂紅結綠，橫匾上的紅幕条写着：“向农具半机械化进军”，厂門口的馬路上已經排滿了板車、打谷机、切薯机、水輪机等等，象受檢閱的队伍一样，拉成长长的一列，在靠东的池塘边还安装两架水車。这些农具一半是裝上滾珠軸承，一半沒有裝上。让全省各地来宾来鑒定一下那好那坏。公社副社长王茂玉一清早从家里出来，就在那里把各种农具表演一番，連連称赞：“有办法，裝上滾珠軸承足足輕了一半！”他热情地向工人們說：“你們好，为农业生产立下大功呐！”中午全省农具改革

現場會議，在城門召開了，各地代表分批觀摩，對城門農具廠的滾珠軸承，異口同聲地稱贊着：質量已趕上安徽。在大會上，省工業廳獎勵給農具廠一台中型電動車床。從此農具廠邁步朝着土洋相結合的道路前進，它在短短的一個月中，完成了黨交給它製造五千套滾珠軸承的任務，使全社所有的水車、運輸板車都裝上了滾珠軸承。

(林山)

三 攻 三 叉 港

螺洲乡有条河，叫三叉港。

这条一里多长、二丈多寬的小河通向烏龍江。潮漲了，江水翻着細浪，漲滿了河床；潮退了，只有河中間还有些浊水，靠岸的地方，尽是黑油油的河泥。庄稼汉看了就想：要是能把这些河泥用作柑桔树的肥料，該多好啊！但是，三叉港每天总是潮来汐去，能有多少时间让你去挖泥呢。

一九五五年，村里成立了初級社，党和政府号召多积肥料，增加生产。于是大家自然而然地談起三叉港来了。当时，店前和吳厝两个初級社建議合作，把通向烏龍江的港口堵住，向三叉港要肥料。天喜和依磨他們几个人最积极，馬上行动起来，整天找破船拆木板；又扛来了五六条大石板，准备做拦河土坝的基石，东奔西跑，忙个不停。但是社干部还是有顧慮：一来这样大的工程沒搞过，万一搞不成，浪费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呢？二来冬耕冬种的任务也很紧，不可能把全部的劳动力都調来支援。后来决定抽調三十多个社員試試看。

严冬腊月，刺骨的北風呼呼地叫着，有时还夾杂着小雨。天喜、依磨、茂玉他們几个貧农，带头起早摸黑，穿着单衣、短褲，站在冰冷的河泥里鋪石板、搬木头、挑土、砌拦河坝，虽然

北風吹在身上冷得刺骨，但他們心里都是热烘烘的。參加攔河的有些中农可不同了，他們計較工分，干起活來馬馬虎虎。天喜他們頭一回搞這樣的工程，沒有經驗，攔河壩剛筑起來，就發動大家挖河泥，沒想到壩底不扎实，几陣海潮一沖，堤壩漏水了。天喜、依馨、茂玉趕快丟下土箕，拿過鐵鍬，忙着修補；可是，潮水越漲越高，幾個浪頭猛扑過來，河壩塌了。挑土的人們一看，丟下扁擔、土箕，拔腿跑上岸去。原來那些信心不強的人說話了：“我早知道，要能堵住潮水，我就爬回家去。”天喜他們看看洶涌的潮水，沒有完成任務，很難過。

攔河壩塌了，但是也挑回了二百多担河泥。這河泥作用可大啦，把它用作柑桔樹的肥料，秋後，花開得密密层层，果實累累，比去年增產百分之三十。社員們都說：“三叉港的河泥真是無價寶，就是看得到拿不到。”

二

一九五六年底，高級化以後，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紛紛造謠破壞，說參加合作社不能增產，攪動中农退社。在爭論中，貧農舉出攔河積肥使大量柑桔林增產百分之三十的例子，駁倒了他們的謬論。通過這場鬥爭，天喜他們越想越覺得應該馬上把三叉港的河泥全挖上來；社里的干部也堅決支持。於是他們總結了一九五五年的教訓，準備再度進攻三叉港。

這次的準備工作比前次充分多了：河壩上搞了一個水閘，浪濤衝擊最猛的地方加了木板，勞動力增加了兩倍，而且絕大部分是貧雇農和積極分子，勞動熱情很高。攔河壩重新築起來了，它經受住了一天浪濤的衝擊，到晚上，江水才沖進來。

這次挖回河泥五千多担，全部給三叉港兩岸的柑桔林作肥

料。按理說，这年是柑桔的小年，但是因为增加了肥料，却变成了丰收的大年。起先鬧退社的人，現在再不叫退社了。天喜、依磨他們对这次的胜利，并不感到滿足。他們認為在和潮水爭分秒的战斗中，人力还是太少了，加上零零落落地出工、吃饭，浪费了很多時間。

三

一九五八年八月，城門人民公社成立了。螺洲加入了城門公社。今年春天，省委号召大搞积肥运动，爭取夏季大丰收。螺洲大队的社員們行动起来了，挑战呀，写决心书呀，鬧得热火朝天。他們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不彻底征服三叉港决不罢休！”

但是，根据过去經驗，要征服三叉港需要大量木板，現在市面上木材供应很緊張，怎么办呢？大队长依竹和党支部桂官到处找群众商量，研究解决办法。他們找到了依高。依高过去养过魚，跟河水池塘打了十几年交道，对修坝拦水滿有經驗。他建議說：“河泥里加些稻草、外面加木板，筑寬一点，也許能行。”

第二天，半夜里，到处响起鑼声。人們成群結队涌向三叉港。一場緊張的战斗开始了。天喜、依磨帶領着筑坝专业队，脫下棉衣，首先下河去了。潮虽退了，稀泥一直淹沒到他們的腰部，冷風一吹，个个冻得牙齒格格发响，但他們却越干越有勁。挑运河泥的社員們看了，挑着土箕跑得更快。

拦河坝又高又寬，超过了烏龙江的最高水位。不馴服的浪潮在它身旁吼叫着，但始終沒法越过这堵“鐵壁銅牆”。

从家务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們，也来参加挑河泥了。有个名叫愛英的妇女，过去沒有干过重活，身体也不很好，这次却向身强力壯的老鼠仔发出挑战。人家笑她不是老鼠仔的对手，她說：

“今天輸了不要緊，總有一天會趕上的。”依福嫂第一次干這樣重的活，挑着土箕一顫一顫，吃力得很，大家看了不禁哈哈大笑。依福嫂紅着臉，放下土箕大聲地說：“笑什麼，別把人家看死了。”小美玉跟她解釋：“人家笑是高興，不是挖苦你，何必生氣呢？”依福嫂也笑了：“小丫头，我也没生氣呀，我高興跟你們打趣的。”

中午，勞動大軍在河邊吃过食堂送來的飯後，又開始了緊張的勞動。干了一整天，河壩仍然屹立在三叉港口，兩岸的河泥堆積如山。天黑了，火箭隊的隊員們還不肯收工，要挑燈夜戰呢！

深夜，北風呼嘯着。依竹和依磨睡不着，他們想到今晚還有一次大潮，怕河壩不牢，便出去檢查河壩。他們站在岸邊，見潮水漲滿了，可是水位還很低。依磨詫異地問：“怎麼今晚潮水變小了？”依竹用手電照了又照，也惊奇地叫道：“那是潮變小了，明明是河壩比我們筑的時候增高了二尺多，真怪！”原來，火箭隊隊員和幾個干部，在收工以後，還把河壩加高了，準備明天把所有的河泥全部挖光。想到社員們沖天的干勁，他們會心的微笑了。

兩天以後，螺洲大隊的隊員們徹底征服了三叉港，挖了五十九萬擔河泥，為夏季大丰收打好了第一仗。社員們都感到這是人民公社帶來的好處。有個社員寫了一首詩：

人民公社力量大，
兩天挖空三叉港；
河泥堆上南天門，
眾神錯把天梯認。

(劉 蘭)

荒山变 了 样

我們这里有一座城山。过去这山是很可怕的。一条弯弯的小路通到山顶，路旁都是野草乱石，树木上还挂着許多死貓，搖搖晃晃的，又臭又难看。

离山路不远的荒丘上，有一座伽藍庙。不时都有乞丐、难民饿死在庙里。拆庙时，在石墟隙里，还发现一小罐銅元和三百顆子彈。也許，这里曾經是乞丐們的“秘密金庫”，是小匪临时彈药补給站。

在伽藍庙的上首，是麻瘋人墳塋和“死嬰堆”。附近还有什么狐狸洞。旧社会迷信傳說：这里时常有迷魂鬼出現，誣得活灵活現。因此，在山背里，有一座“威灵显赫”的大王宮，人們供奉大王来管这駭人的鬼怪。

但是，人們还不能放心。每到天黑或是狂风恶雨的时候，就无人敢走过这里。

这就是过去的城山。

解放后，有人說城山以后会变成仓前山（注）；可是住在城山的有些人不相信。有位社員說：如果真有这一天，我也看不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乡里搞“五化”，为了迎接奶牛入社，敖峯支部决定在城山建工厂和畜牧場，要在几日內先将大王宮改建成大牛舍。副社長叶国良去螺洲县建筑社接洽，建筑社派了六

位工程技術員來到城山看場地，前后測了三次，估價要數千元，時間至少需要九日才能完工。

支部考慮時間緊迫，經費也沒有這樣多。怎樣才能做到“多快好省”呢？最後決定還是自己干！組織了土木建築專業隊，由我當隊長，帶領林有遷、林知棋等十幾個人，大鬧城山。

我們大踏步闖進“大王宮”。大王還坐在宮里。在舊社會里，那些迷信的人都說，這大王很威靈，沒人敢在宮前打盹；說什麼以前有一個補鑄工人在大王宮過一夜，第二天走到中途就死了。說得真吓人。這次我們來時，有的人還有些胆怯。我喊道：

“‘大王’這次有七八十頭乳牛入社，要住你這裡。”說罷，大家都哈哈地笑將起來。

搬走了大王，我們大興土木工程。可是工具實在少，連簡單的瓦刀、灰犁也缺乏，七、八人合用一把舊鐵錘。但我們干得頂有勁。砌石基、填地面、造栏架、拌泥漿、刷灰水、修梁換柱……大戰三日夜，把一座可怕的大王宮改建成了整齊的牛舍。

接着，我們就在山腰開辟畜牧場，建新豬舍。支部抽調男女青年數十人，擴大了土木建築專業隊。

但是我們隊里沒有人會技術設計。要建什麼樣子的宿舍讓我們的大、小豬住得舒服，真是茫無頭緒。這時，我就和土技術員一齊去省農場毛豬舍訪問，量地、畫樣子，找毛豬場負責人談經驗。訪問回來就馬上測地建舍。

這時，有些保守的人就東一句、西一句說了：在這死人成堆的地方怎麼能建設得好，這簡直是做死人事。有的分明知道我們只會種田和織布，沒有這門技術，偏偏稱我“工程師”。我听了又氣又好笑。你笑我不是“工程師”，我便真的做做工程師給你看。我和隊員們約定，不管怎樣，苦戰半個月，蓋成規模相當可

規的猪舍，摆在这过去認為可怕的地方，讓保守派睜开眼看看。

說实在話，我当时連什么叫“平方”、“立方”都弄不清楚。不懂就学！我跟家齐、知棋、守焰几个人，請實驗小学教師教算术，学了几个通宵，学了一些簡單計算方法，便着手設計。

这几天我們都在整地基，挖出不少的棺材骸骨，专由一个师傅收擔，整地的队员越干越有勁，进度很快，挖出的棺材特別多，这位师傅对付不了了。有人开玩笑对在旁边做粗工的妇女說：“現在妇女思想解放了，敢不敢来撿骸骨？”姑娘林雪华冲口說：“我来！”她真干脆，动手就干，还說：“连人都不怕，何况死人！”大家听了又好笑又感动，七手八足一下子把基地上的骸骨清理完了。

很快，一座象样的猪舍架子搭了起来。这天正忙着上屋顶鋪瓦。屋顶上人手忙不过来，男人又不够。这里妇女从来没有上过屋顶，过去大家都認為妇女上屋顶是最不吉利的事。这老例趁这次也給打倒吧。我笑笑对妇女們喊：“你們上去帮个忙吧！”东塔春官老婆名叫依芳姐应一声：“我来，”“胡都”一下便上屋顶了。接着又有两个妇女也上去了。有些上年紀的过路人都搖头道：“不得了，諸娘上天，这房子不会塌，也会崩。”她们听了，低声罵句：“老封建，”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我們就全靠这批男女队员，連續建了一座加工厂，一座猪飼料加工場、一座猪分娩室和母猪舍等，一共十四間，外加一座奶牛場。数百只黑、白猪睡在猪舍里，“希胡希胡”一下一下呼吸着，一天天肥壯起来。奶牛也整整齐齐的排列在这美丽的牛舍里，每天都搖着尾巴听广播机唱歌，增加乳量。

公社成立后，这座城山越变越可爱了。小山路变成大車路，在伽藍廟上下地方，也蓋起了加工厂、罐头厂、农具厂等。馬达

呼隆隆地响，山上山下一片欢笑声，人来人往真热闹。到晚上，月亮照着高高的烟囱，各车间整齐的窗口射出明亮的灯光，不时还闪发着电镀的火花。看着真是惹人爱。我們還知道：在公社的建設规划里，确定把城山地区建成輕工业区。柑桔桃李加工厂、制糖厂、搪瓷厂、家具厂、綜合日用品制造厂、制鞋厂等都要建在这里。規模都非常可觀。想想过去，看看現在，望望将来，我們城山人那一个不是感动得流眼泪呵！

几个月来，來參觀的人天天不絕，各乡各县許多代表和省、中央一些首長都到我們这里來參觀，看了都叫好。我心中非常感謝党的领导和支持。我們城山人看見这好景象，就編了一首歌來唱：

想城山，說城山，
过去一个荒蕪山，
自从今年建厂場，
荒山變成仓前山。

(注)仓前山在福州市里。

(林伯欽)

拖 拉 机 来 了

我头一次“会见”拖拉机是在电影银幕上，它真象狮子一样在田里跑着，在它屁股后面，一块块黑油油的泥土从地底翻滚上来，使我不由自主地拍掌喝采起来。我心想：我們在什么时候也用拖拉机种田呀？有了这东西，不管是春耕还是夏收，只要它轰隆、轰隆几下，就全部解决問題。这样，我們不但能够抽出一部份劳力去搞副业，而且粮食产量还会大大提高，我們的生活就更加幸福。可是，这家伙脾气大，一块一块豆腐干大的田容它不下。想到这里，我真佩服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真英明，叫我們組織起来生产，把田地連成一大片一大片，原来也是为了这个。

有一次，我去开农业合作社会議，领导同志說，我們将来要用拖拉机耕田。我听得心里热呼呼的。說實話，我想念它，就好象想念我好久不見的老婆。在电影上看它，总是隔一层膜。什么时候我能亲眼看它在我們城門的田里跑呢，到底在一九五几年呢？人家都說会到来的，会到来的！可是我总希望它能快些到来。

一九五八年春天，閩侯县委在城門杜园村举行拖拉机現場观摩会。給我盼到了，我亲眼看到好几架紅丹丹的拖拉机整齐地停在草地上，它尾巴牽着的犁啦、耙啦，全是新的，象鏡一样地发光。那都是我們工人老大哥亲手造出来的。我非常高兴！我看到了我們国家自己制造的拖拉机，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的工

人老大哥真是偉大。当时，我越看越高兴，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又爬上去坐坐。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一直舍不得离开它。我們真想把它带一驾回去。县委許書記看透了我們的心，他对我们說：“再过一些时间，你們就会有拖拉机。”我听了这句话，比討了老婆还高兴，回家后，一連几个晚上都在睡梦中叫起来：“拖拉机来啦！拖拉机来啦！”社員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見到我就問：“拖拉机什么时候会到？”我每听到这样問，就肯定地回答他們說：“过几天就会到。”

說到来就到来。过了几天，乡党委书记对我說：“今年春耕，你們排下洋耕牛比較缺乏，明天农科所会开拖拉机来帮助你們。”当时，我高兴得要跳起来。党对我们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呵！爱拖拉机的人不止我一个人，社員們听到这个消息，个个都乐得不成样子，当天晚上，我們連夜到水田里去鏟除田埂，直到半夜，还不肯回去。老农林逢春說：“我一想起拖拉机，不知怎的，老勁就特別大。”我村双目失明的老伯母，也摸着帮我們燒开水，她激动地说：“我明天也要去摸摸拖拉机是什么样的。”

第二天，真象正月十五看龙灯，太阳剛出山，男女老少，成群結队地从四面八方向水田走来，跑呀嚷呀，一下子有上万人团团圍在水田的周围，真是人山人海。这时，有几个老头來纏我。張依华伯伯焦急地問我：“怎么这样迟了還沒有来？”我对他說：“依华伯，是我們起得早，不是他来得迟。”从四里远的連坂村来的七十一岁的刘施寿伯伯看着我說：“对呀！我听说今天拖拉机会来，昨天夜里醒来好几次，結果，第三次鷄叫我就起床了。”張依华叔叔也說：“我种了三四十年的田，从来都是破犁柴耙，肩膀做路。今天換用机器种田，当然会高兴得睡不着。”大家正热烈地談着，突然間，从农科所那一邊的馬路上，傳来轟

隆、裏隆的馬達聲。一個耳尖的小孩大喊一聲：“拖拉機來啦！”就朝着聲音的方向拼命跑去；他一跑，所有的小孩也都跟着跑起來。這時，大人也裹地一聲都圍到馬路邊來。原來開來的不是拖拉機，是一架大型的軍車，大家見了哈哈大笑起來。中農林知干看着駛遠的軍車，對大家說：“拖拉機好是好，我就怕在我們水田里不能用，你們看！馬路這樣硬，汽車駛過去都有車輪印，拖拉機和汽車一樣，在這爛泥田里怎麼駛得動呢？”老犁手林加蘭也說：“用牛犁田，使用起來好掌握，拖拉機那樣大，田邊田角是不是能犁得到呢？”我說：“許書記說過，水田也可以用拖拉機，大家等下看看就曉得。”

我話剛說完，一架嶄嶄新的拖拉機就裏隆、裏隆地向我們開來。開拖拉機的青年一手扶着駕駛盤，一手舉得高高的，笑着向我們招呼。一大群小孩跟在拖拉機後面跑着，叫着。這時，全場的人都高興地圍上去，掌聲象打雷一樣地響起來，鞭炮比過年放的還多。雙目失明的老伯母，笑着對我們說：“在那裡，給我摸摸看。”我把她扶到拖拉機跟前，她摸摸車頭，又迈一步摸摸車輪，然後笑笑說：“和我做小孩時看見的汽車一模一樣，共產黨真有本事，汽車也可以用來種田。”許多老伯伯，老嫗嫗，還有青年人，也都这儿摸摸，那儿瞧瞧，看得直出神。

拖拉機下田了，大家都全神貫注地看着，總怕它陷到田里去。真怪，它若無其事地在爛泥田里一畝又一畝地爬去，爛泥在它的屁股後面好象噴泉一樣嘍嘍、嘍嘍地滾起來。有的人看得高興，褲腿都顧不得卷，就噗通，噗通地在水田里跟着它跑起來，沾得滿身滿臉都是泥漿。當時，我也高興地跑到田里去，用腳在這裡踩踩，那裡踏踏。真厲害，凡是在拖拉機犁過的地方，泥漿都有膝蓋深，我伏下去用手捏捏泥漿，那些泥漿真象豬油又滑又

粘。当拖拉机在田角转弯时，屁股后面的犁非常听话，乖乖地挨着田埂走。林加兰赶紧跑过去看看有多深，因为太紧张，猛不防两脚都陷到田里去，膝盖深的泥浆把他的脚粘得死死的，闹得全场大笑起来。大家都说，用牛犁田从来不会犁得这样深，这样均匀。

社员们亲眼看到拖拉机后，就更加想念它，连坂村六十七岁的老农王则银一见人也说：“拖拉机真行，一架能抵上二三十头水牛，政府如果能送一架给我们多好！”有的说：“看我们本领怎么样，放个水稻大卫星，说不定政府会给我们奖一辆拖拉机哩。”说得大家心里都痒痒的。

七月十五日早晨，我们全乡的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的衣服，欢欢喜喜地去参加庆祝早稻丰收的大会。那一天，连坂村的社员不用干部通知，百分之百都来参加大会。有些妇女，干部动员她留下来看家，她死也不肯，她说：“我今天打扮的这样好，就是要去开拖拉机回来的。”从来不讲究打扮的王则银伯伯，也穿起了娶媳妇时穿的新衣服，好几年没有刮过的鬍子，那天也刮得干干净净。他笑嘻嘻地坐在会场的最前排。当许副省长在主席台上宣布奖给我们一架拖拉机的时候，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样的掌声。那时，我高兴得喊出声来……；我看到王则银伯伯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给奖时，我们都紧紧地围着拖拉机鼓掌，放鞭炮。那天的掌声和鞭炮声，比前一次更响，更热烈。在人群中，王则银伯伯走到拖拉机旁边，用手拼命地摸着，然后，激动地对大家说：“今天，我终于得到了盼望许久的拖拉机，我感激党，我永远不会忘记党的恩情。”

八月间，我们一办起人民公社，就买来了四架拖拉机，我们一共有五架拖拉机啦！现在在我们村子的东、西、南、北，都可

以听见拖拉机的囁嚅的声音，听去好象在唱：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我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們公社不久就会普遍地使用拖拉机种田。

（林锐官江述 楊鑑溪整理）

筑 路

“林更回來了沒有？”

在寂靜的夜里，突然送來了黨支部書記唐如寶低沉而帶着沙啞的聲音。這晚黨支部開了一晚會，討論如何開展五化運動，各生產隊和黨、團等小組都分配了任務，其中有一項是分配城南團小組修築一條公路。為了搶時間，書記連夜趕到城南通知團小組長林更。

“什么事，支書？”馬上從屋裡奔出一個朝氣蓬勃的小伙子。他留着短短的頭髮，端正的五官上，特別顯露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簡單爽快的性格，使他拋棄了那些不必要的客套，他既不說“請坐”，也不讓“喝茶”，迎面就問“要干什么？”

“黨支部決定分配你那團小組修一條公路。”

“哪一條？”

“從區前到閩侯一中那一段。”

“哪裏派來的技術員？”林更想，築公路當然要派技術員的。他還想問問什麼時候動工，那知支書“嘆噓”地笑了，捶了一下他的手臂，故意拉長了聲音說：

“呵哈：你要技術員？什麼也沒有，就是要你們自手起家，要修一條至少板車可通過的路。五天完成。怎樣，團小組長？”

林更瞪大了眼睛，但“團小組長”這句話使他明白了一切。黨交給團的任務沒有完不成的理由，青年人就應該敢作敢為。

“好，我去找谷森、家海商量。”

支书早摸透了他的脾性，也不再多說，走了。任务就这样接受下来了。林更急急忙忙地奔出門，去找团员谷森、家海，把任务告訴了他們。他俩开口也是問有沒有技术員，林更笑笑把支部書記对他說的話說了說。大家沒在这問題上多說什么，就合計如何开工的事。

从区前到閩侯一中原是沒有路的，过去人們如果要从閩侯一中到区前，或由区前到閩侯一中，总得繞过魚池，拐弯經過費厝林，再穿过山鼻小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条又窄又不平的靠脚走出来的小路，一到雨天不知滑倒过多少人。要从这条路上挑粪、运粮更是艰难。現在在这里筑条公路，再連貫城門与閩侯一中大路，就可組成公路网了。

几个团员一边想着公路的起、終点，一边討論着要用什么东西代替仪器进行測量。

“可以用插红旗办法定路綫。”家海同意谷森这个意見；提出了一个难处：“沒有水平鏡怎么办？”

“有了！过去电灯厂在这埋电灯杆时，也只用竹竿和眼睛，我們也可以用这办法拉直綫。”林更轉动了一下大眼說。

“对！”家海受启发也活跃了，“还可以用播田繩当水平鏡。”他們連夜糊旗、找繩、拿竹竿做測量仪器去了。

翌日，太阳剛从五虎山对面露出头，三个青年人各持着不同的“仪器”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工地”。路过队部門口时，只見唐支书迎上來說：

“好哇，馬上动手了。青年人是應該这样。拿去，这个给你们。”

支书說着就遞过一个崭新的布尺。这大概是昨晚趕买来的。

“党想得多周到呵！”三个人心里都觉得热呼呼的，劲头更大了。

到了区前，林更跃上鱼池的石栏张望，家海站在他脚边，谷森直对着区前左边的垃圾堆眨眼。

过了一会，林更突然跳下，从谷森手中搶了一把红旗，插在垃圾堆上，叫着：

“这里可以做起点！”接着他又在旗旁插上一根竹竿；家海忙拿第二竿爬上垃圾堆，跑到二三十步远的粪坑旁插定；谷森就眯起一只眼，细看两竿是否相重。

“你们三个干什么？”测到老头有元叔的自留地时，他惊奇地问。

“你还不知道吗？这里要筑一条路，我们先出来测量。”三个人自豪地回答。

有元叔见自己的自留地要去几寸，心中有些不爽快，但一想起前天在动员会上表示了要为五化贡献一切的决心，就不好意思阻止，只是吱吱喳喳的说：

“你们也会测量？这可是工程师做的事呵。真是，没翅膀飞上天——打死我也不相信。”

“那你就看吧！共产党说到就要做到。”

他们又继续测量下去。线路上有两棵桃树要砍掉，还要“占用”几寸麦田。测到溪尾山时，家海在前面先上了山，测好了线路，正想钻个空插竹旗，但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钻不下。林更和谷森赶快跑过来看，一端详，林更笑了起来：“傻瓜，这是岩石，竹竿怎能钻进去？”三个人都停住了，直穿过呢？还是拐个小弯？直穿过需要打岩，这工夫太大，甚至还需要炸药什么的，怎么办？

“拐个弯吧！从山鼻过。”林更出主意說。

“对，把山鼻鋸掉。”那两个笑嘻嘻地說。一把紅旗又插上了溪尾山鼻上。

紅旗穿过了一片老桔林，又跨过了一片麦田，直达果树园。为了尽量保存几棵好龙眼树，又拐了一个弯，才接上了正对閩侯一中大門的公路。

全部路綫測完后，太阳才爬到半天高。半路上他們碰到了唐支书，就把他拉走了。唐支书忙到現在還沒吃飯，但看到他們勁头那样足，也就不作声地跟他們去了。到了工地，他們沿着紅旗走了一趟，唐支书滿意地說：

“可以，开始干吧！这条路就名青年路。”停頓片刻，看了看三張兴奋的臉，又补充說：

“今天下午各生产队还不能抽出人来，最早要等到今晚。”

“今晚就今晚。不过，我們三个下午就要动手了。”

下午，他們用播田繩在地上拉水平，同时記下了各块要填或要挖的深度。測量工作做完了，林更揮起鋤头挖垃圾，谷森、家海也都跟着干起来了。

晚上，三个生产队一共只来了六十个青年。林更告訴他們怎样做法后，就拉开嗓子叫道：

“我們都是青年，青年就應該出色地把这青年路修好，讓那些不相信我們能筑路的人看看。”

林更知道今晚人来的少的原因，是因为有許多人仍然不相信他們能修出一条公路。他心里又急又怕：急的是人少；怕的是万一筑不成，岂不被人笑掉了牙？他說那些話，一面是給青年打打气，一面也是給自己壮壮胆。

他們把路分段包干，重点攻破。这里地勢多是高的。汽灯照

得“工地”上雪白。青年人虽然經歷了一天的劳累，但干勁仍然十足，一鋤、一鏟、一挑不停地干着。到收工时，垃圾堆已經不見了；一段平坦的路基出現了。

第二天早晨，打夯的声音响彻林野。工地上忙忙碌碌，有人鋸樹，有人挑土，有人抬石，远远地望去乱团团的，走近一瞧却是井然有序。林更等三个青年團員，不仅是工人，还是工程师，总指揮。在“呼喨”，“嗨喨”的劳动声音最响的时候，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拿着土箕来倒垃圾，一見这段路快修好了，几乎惊呆了，她以为走錯了路，細細地环視了四周一遍，开口問道：

“怎么只有一个晚上，垃圾堆就變成馬路了？現在我这箕的垃圾要倒到那里去呀？”

青年們全笑了，“嗨唷”的声音更响了。

晚上，高地填平了，低地也填滿了，路样更明显了。欢騰的劳动歌声和越来越多的汽灯，引来了很多的人們。他們見路在青年的手下一尺一尺地形成，心里有些痒了，……。有元叔也到了自己的自留地，見了这情形，非常感动地說：

“共产党做事就是快。献几寸地修咱們乡第一条公路，我也乐意了。”

群众与青年們正在鬧哄哄的，唐支书兴冲冲地赶来了，他兴奋而簡短地告訴大家：

“后天县委馬書記会帶江苏參觀团来咱們社參觀，我們有沒有信心提前修成公路，把汽車欢迎到区前來？”

要讓汽車破天荒第一次开到村里来，这激动了所有人的，大家不約而同地說：

“五天工程三天完成，迎接參觀团！”

当场就有许多群众要求参加筑路。

次日早晨，参加筑路的人数，从六十人增加到三百多个。大家互相挑应战，形成了你赶我，我赶你的热烈场面。这样苦战了一天，到晚上八点钟就把公路全部筑好了。

汽灯光照着这新修的四百公尺长的公路，引得大家高兴得不愿回去。

垃圾堆清理了，没有了臭味；野外的桃花和麦穗的清香，随着阵阵夜风送入人们的心肺。夜，现在分外显得清新、美丽了。

第四天早晨，当新修的公路上，出现了几辆卡车时，全乡人都奔来把卡车团团围住。司机简直无法开车。站在江苏参观团车上的县委书记大声地向大家喊：

“祝贺你们多快好省地修了第一条公路！参观团的同志现在还要参观你们的各个方面，前面的人请让开一条路，让汽车开进去……”

如雷般的掌声，淹没了县委书记的话。听到汽车马上要开进村，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了：

“公路上虽常看到车，但开进村子里来，这还是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啊！”

(李蔚英)

猪 宝 宝

这两天，城門螺洲大队店前小队飼養員天泉伯養的小猪，突然有十几只不吃东西，生病了。这时，他孩子又出麻疹，真不湊巧。

深夜四点多，天泉伯還沒有合下眼。天泉嫂醒过来，擦了擦眼皮，順手往孩子头上一摸：“哎呀，他爹，順子燒得厉害，赶快叫医生！”“哦，我看看猪就去。”天泉伯輕手輕脚地披上棉袄推开门走了。

他三步两步地赶到猪舍一看，糟糕！十几只小猪躺在地上，鼻子里喘着粗气，病得很严重！怎么办？先給誰請医生？小順子还是小猪？他心里焦急，一时拿不定主意。

天泉伯大半輩子都是过着漂泊生活。解放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四十多岁才娶上媳妇。如今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才小順子一个孩子，夫妻俩把他看成命根子。本来小孩子出麻疹没什么，抓把药吃就行了，但在天泉夫妇看来，跟天塌下来一样，不得了。这孩子长得很逗人喜爱，天泉伯一回家，他老远就跑过来，摟住脖子爹呀爹的叫个不休。这会儿，小順子可爱的苹果臉儿又在他眼前浮动起来……

他仿佛觉得有人正对他說：“天泉呀，这些猪都是公社的財产，你不能不管！”

“对！我不能撇下这群小猪不管，請了猪医生，再給孩子叫

医生也不迟。再说小順子有他媽照顧，沒什麼問題。”

天泉伯顧不得吃早飯，急急忙忙抄着小跑走了。走得太急，脚趾头撞在石块上，出血了，他不在意；褲子被荆棘划破了，也不在乎。他氣喘吁吁地趕到烏龍江的時候，偏偏醫生不在家。怎麼辦呢？去給孩子請醫生，還是繼續去給病豬請獸醫？最後他還是決定到下陽去請另一個獸醫。等他請到獸醫回來，已經中午十點多了。

他回到飼養場，馬上生火、熬藥，把小豬抱在大腿上，用小湯匙往豬嘴里灌藥。每灌好一條豬，他感到心上掉了一塊石头。

下午三点多鐘，他把全部病豬都灌了藥了才想起應該去給順子抓藥了。

可是，當他經過另一座豬舍的時候，發現里面的小豬一下子全擁過來，隔着柵欄嗅着他的褲管“吁——吁——”直叫。“哎呀！怎麼這樣糊塗，忘了喂小豬！再餓些時候沒病也會餓出病來了！”於是，他又忙着把南瓜洗干淨，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煮了給豬吃。

就這樣，他和小豬磨蹭了一整天，到五点多鐘才回家。一踏進家門，天泉嫂劈頭就責問道：“孩子病了也不管，幸亏大嬸子幫忙，要是指望你，請醫生抓藥，孩子老早就沒命了！”天泉不吭聲走到床前見孩子睡得正香，額上冒着汗珠兒，他親了一下小臉蛋，放心地笑了。

天泉嫂越說越氣，嘴里嘟噥着：“把自己的地瓜，拿去給公社喂豬，也不先說一声；天天挑猪料經過家門，從來不進來看看，你呀，心里那有什么家。”

事情是這樣的：最近，因為飼料供應不上，公社只撥給他三担糠，并且告訴他，正在想辦法，過幾天就能解決。可是五十多

头猪光吃糠的話，三担糠两天就吃完了。要是两天后飼料仍供应不上來，那怎么办呢？因此他到处去找飼料，到附近机关学校拾番薯皮，跑到离螺洲一里远的地方捞水浮蓮，到住戶人家把一瓢半瓢的洗米水都淘米。尽管这样，猪飼料的供应还是很緊張。果然，不久糠完了，番薯、水浮蓮、洗米水也沒了。怎么办呢，找公社去嗎？不，他知道办了公社后养猪增加，飼料不够，不能給公社增加麻烦。于是，他来不及跟妻子商量便把自己家里的地瓜拿去給猪吃了。

“依妹呀，你說，我們能眼睜睜地看着公社的猪餓死嗎？這些猪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呀！‘喝水不忘开井人’，依妹，你忘了当初我娶你的时候，被子还是借来的，家里除了一口破鍋外，什么也沒有！可現在——”他扫了妻子一眼又說下去：“你看看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是卡机；孩子脚上穿的是皮鞋。”他又指着放在床角的两床棉被：“这也是今年才买的。”

天泉嫂見他提起过去的苦日子，不由得鼻子一酸，理屈地垂下头去，停了一下，才緩緩地說：“我只是气你，孩子病了抓把药也不去。”

天泉伯接下去說：“孩子病，你能照顧他，退会儿請医生也沒关系，可是小猪病了，我不去照顧誰去照顧呢？不快点請獸医，小猪的病就难好了。”

天泉嫂再沒有說什么，她知道自己怪錯他了。

再过十几天，就过年了。

旧年三十晚上，天泉嫂把菜熟了又熟，一直等到七点多鐘，天泉伯才两手背在后面，哼着小調回來了。小順儿病已痊愈，从屋里窜出来，一下子抱住他的腿要压岁錢。“好好，爹給你。”

天泉嫂白了他一眼：“天还这么早，舍得回来啦！我还以为要等

到明天早上哩！”

天泉伯裝着沒聽見，拉着小順兒的手，坐下來就吃，酒喝得太多了，臉孔脹得通紅。

“嘿嘿，宝宝全好了，長得真快，再過兩個月，准有一百斤！”天泉嫂以為他講的是小順兒，接嘴說：“宝宝過了年才六歲，再過兩個月也沒有第一百斤！”她見天泉伯不答應，大口大口地嚼着年糕，朝自己直笑，才明白他講的是豬。

天泉嫂知道他喝醉了，又好氣又好笑：“今晚你給豬弄什么名堂來着？叫人家長等久等，跟等菩薩一樣。”

“沒，沒什麼。過年了，我怕它們吃得太油，晚上着涼拉肚子，到大树底下抱了些草，給它們加床棉被，所以回來晚了。”

天泉嫂听了笑弯了腰，見他盡說些沒頭沒腦的話，也逗他一句：

“老的呀，我看你明天要早点起來。”

“為什麼？”天泉伯問。

“大年初一，給豬拜年呀！”

一家人都“嘻嘻嘻”地笑了起來，小順子笑得最厉害。

(葉漁蓮)

当 好 后 勤 部

公社成立时，分配我們这些人到商业部門來，有些人認為做生意沒意思，一时想不通，不愿意干。后来社党委书记說：“你們真有些糊涂，這是公社工农兵学商中必不可少的商呀！你們小看它？”說得我們都笑了，我們就开始干开了。

我們要做的是：为生产，为生活服务。

一开头我們就遇上了困难，因为这里以前經營分散：店外有摊、摊外有担，重重迭迭。綜合性小，門面又大，品种也不多，不能滿足社員需要。这就需要重新調整。

我們开始摸底了，要摸清各队的情况，比如：食堂用膳人數，群众购买习惯，商品流通情况等。于是按情况分类，有的队人多就多設商店，人少就少設，不过每队都有个供銷分处。这就組成了商业网。

为了防止过去那种人浮于事的現象，我們就精簡人員。这一精簡可厉害，原来有七百七十人，精簡以后，只留下三百三十七人，抽出了四百多人支援工农业生产。留下是什么人？多是妇女和老人。

原来供銷處人員多是些輕年力壯的人。这里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成立供銷處，這項工作新，又很复杂，因此那时都派了些年轻力壮的人来干。这次合理分配劳力，公社动员了家庭妇女和老人出來参加商业部門工作，以女換男，以弱代强。这样一来，又出

現許多“穆桂英商店”、“黃忠商店”。

公社食堂成立后，购买力集中；生活和文化水平提高，布匹百貨和图书需要量增大；生产大发展，工具配置更重要。这样，沒有的要新設，比如图书供应站，現在图书已經有五万多冊了。原来太小的要扩大，比如布匹和百貨商店，以及生产資料供应站，有的要独立設立的，就分出來。以往这些店是混杂在一起，象生产資料与京果合店，棉布与图书合店，真是折藕接甘蔗，很不合理。

在人多交通发达的队里，还发展了飲食业，好象城門，就扩建一間餐廳，餐廳內还設各色美酒、香烟、水果的专櫃，它可受人欢迎呢！

要問服务员的服务态度怎样，那是特等的好。上面講过，服务员中多是女的。她們志气可高，她們說：“我們虽然以前沒做过，但只要拿出革命干勁来，努力学习提高水平，一定能做好工作。”她們真的这样做了。看到各生产队人都忙，她們提出口号：送貨上門。食堂里的副食品都是她們用車送去的。春耕、夏种、秋收、积肥、抗旱、搞五化等，她們都是送点、送茶、送药到田間，到工地。而且去时还随带鐮刀或是别的农具等，趁社員休息时帮他們割稻、踏車等等。

你不明白怎么也送茶送药？是的，本来只要送糕餅饅头，但服务员想：社員們劳累得汗流多了，口一定干渴，沒有茶水糕餅怎么吞得下？因此就連帶送茶水去了。她們又想，在緊張的劳动中，免不了会受些外伤什么的，所以就領了些药带去。这給社員們很大的鼓舞。他們常說：“为了答謝服务员給我們送来茶点，應該多干一个钟头！”

在收工的时间里，她們还挑貨郎担深入各村各戶，免得社員

要东西时，得跑出来买，这样就使社員能好好休息。

平时，她們也学福州那样，通宵供应。你看到沒有？每櫈商店都有个小窗，那就是給社員們半夜买东西用的。这样的小窗很方便，半夜起床，免得开门，也不妨碍社員购买。

唔，你要听商业怎样服务生产？这可多呢！

現在农村里，一年四季劳力都是緊張的，我們为了尽量节约各生产队的劳力，今年七月份起增设了个蔬菜收购站。我們亲自到生产队收菜又送菜。俗話說：菜头水果尾。比如剛上市的花菜，价格較高，我們就把它卖到福州去，买些便宜的菜回来，这样既省他們劳力，又有利潤，又能常常变换菜味。

最近为了响应号召，尽量供应城市蔬菜需要，所以我們派了专人，深入到蔬菜区如杜園等，有計劃地指导生产。

生猪生产，情况也是这样。各食堂要按計劃饲养。为了鼓励多养，就定了条例：凡是超出計劃的头数，可以由食堂自宰自食。鷄鴨等也是这样。現在各食堂都养了許多。一两年后，我們就可以大量供应市場需要了。

我差些忘了告訴你最重要的事了。在这次爭取秋季丰收中，我們可真是起了后勤作用。

第一关就是要深耕。現在我們耕地主要还是靠耕牛，可是現有耕牛一共只有一百三十八头，要在十四天內深耕完一万五千亩田，这是不可能的。需要馬上采购。我們供銷处接受了这艰巨的任务，四出购买，真是“山高路长不怕远，万里奔波找货源”。我們在“山高志更高，路长勁更長”的口号鼓动下，千里迢迢到处跑。可是那一县不在爭取高产？那一处不需要牛？人家还需要我們支援他們呢！那有耕牛卖給我們！这問題差些把我們难住了，后来大家聚集一起，把情况分析一下：山区里連作少，收种

時間也不同，也許有窍門。我們就向山區奔去。結果租到一百九十五頭牛；還訂了合同，以後再互助。這樣既趕上了深耕需要，又節約了採購資金，社員們都伸出大拇指稱贊我們說：“真行，多亏了你們！”

到施肥時，我們又接受了製造土化肥、細菌肥料的任務。我們就以土代洋，大想大干。我們中間的嚴福春，看，他就是坐在你對面，你看，他又在研究什麼啦！他敢想敢作，製造細菌肥料。本來，這要用糖和地瓜粉，在磚頭上繁殖。這種方法，原料難買，速度又慢。嚴福春改用壞的地瓜放在三合土的筐上繁殖，試驗成功，受到了縣里通報表揚。唉，嚴福春同志，你何必不好意思呢？這是光榮嘛！這樣，大力擴廣又造了土化肥和代人糞，又收集了兩百多擔魚骨、豬骨肥。供應肥料這關又過了。

到了秋季，晚稻丰收。這就需要許多竹筐，市場上貨源缺乏，我們就到食品公司等處去購買他們裝貨的竹筐，同時又大力推廣了日本式鐮刀。這鐮刀確實有它的好處，社員們反映說，割起來如同青峯寶劍一樣！真是多快好省。公社成立後，我們一共供應了工具五萬二千多件，比過去翻了三番。

要詳細講起來，真是幾天几夜也許不完。總的來說，我們這工作，雖是后勤，但樣樣都要跑在時間的前頭。我們干出了一些成績，是全靠黨的領導和政治挂帥，這點是誰都有的體會。

（張振漢、孟木炎口述 李鴻英整理）

炊事員

我在食堂做炊事員。提起这工作，我自己心里就頂高兴。你想吧，有我們炊事員，許多人就省得去摸鍋摸灶，我們一個人能替那么多人服务，这还不好？这还不光荣？

可是在解放前，这却是一項沒人看得起的苦差事。那时不叫“炊事員”，都叫你是“煮飯婆”。有一段時間，我在福州洋駁船陳文清家里煮飯，这个人轉弯抹角算起来，和我还是亲戚呢！可是亲戚有什么用？那时候有錢才是亲，象我这样穷的，还不是一样受气？平日劳累都不說，单是伺候他打牌，就已經很够受了。每天晚上，他打牌总得打到半夜三更，我呢，也就得伺候到半夜三更，又是湯又是茶又是点心，忙得团团轉；一下伺候得不满意，还得挨他一頓罵。我有苦沒处說，真是不平等！要不是生活所迫，打死我也不愿意去做这差事。

解放后可就不同了。象我替粮站同志和小学教师炖飯时，他們对我就很客气，背后也总夸奖我好。我自己做起来心里也觉得很快乐。

去年四月，正是大跃进，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社里为了使大家集中精力搞好生产，便决定办一个食堂，但是炊事員不够，我知道了，便去找党支部商量。我說：“我去食堂当炊事員你看怎么样？”支书那时还顧慮我年紀大，怕經不起劳累，便劝我說：“做食堂炊事員辛苦呢！你年紀大了，不很适合吧！”我那里肯

听他的話。老实說，正因為是食堂，我才愛做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欢喜“做团体”。辛苦一些有什么要紧？人家社員生产勁头那么大，我們能够照顧他們的地方为什么不多尽些力量。所以，我下决心要去食堂工作。

做炊事員說实在話也不容易。几百罐飯，要炖好些時間，加上社員出工早，我們每天都得深夜两三點鐘起床。开头大家真有些不习惯，連睡覺都得提着心。我怕大家睡得太熟誤了事，影响生产，所以一起床，便到其他炊事員家里一个个叫起来。我对他們說，要是迟起五分鐘，你想，这么多社員該要浪費多少時間！因为老是担心起床迟了，所以有时候也开了笑話。有一天晚上，我突然醒来，一看，哎呀，外面亮光光的，我想这下糟糕了，准定誤时了，急忙跳下床。可是出去一看，吓，原来是滿地月光。

日子久了，却引起我那个“老的”担心呢！他总怕我太累了，一直劝我：“社里事情多得很，为什么一定要揀这个做！”我半夜三更出去，晚上食堂的人都回家了，我还要拿起扫帚扫扫地，把飯廳收拾得整整齐齐才回去。他看了不很高兴，有时劝不了我，就生气起来。我知道他是替我着想，就是眼光看不远，說話粗魯，所以来沒有跟他頂碰。其实，頂他也沒有用，頂一句他还你十句，你想吧，我們老夫妇了，还吵吵鬧鬧的象什么！我人虽累一些，精神倒頂愉快。一天，有戶人家搬到我們那幢房子来住；你想，搬家嘛，当然总免不了要乱一乱，要收拾，就得花好多時間。我因为心里实在放不下食堂，来不及把家收拾好，便跑到食堂去了。这下他可大气了。跑到食堂来：“回去吧！家都不要啦！”我沒有应他，也沒有回去，他可越发火气了。別人都說他不对，去劝他。队长知道这件事情，特地派人到我家帮助收拾。我們妇女主任黃美英到我家去劝我那个“老的”，給他教育

教育。第二天，吓，我們食堂里貼出了兩張大字報，一張表揚我，一張批評他。他自己也覺得很不好意思。我說：“你去看看大字報吧，一張表揚我，一張批評你，兩張還貼在一排呢！……”从此以後他大大的改變了。

當然，我們那里的炊事員個個工作都很好。大家說：“只要社員生活能過得舒暢，我們累點也很高兴！”象我們煮菜的那個秉榕吧，他每次做菜，總要想盡辦法，做得花樣又多又好吃。社員們吃了都直叫好。你想，大家都是這樣，我一個人能夠不賣力？還有，我們的黨支部也是頂关心我們，黨支書自己就經常下來了解我們的情況，召集我們炊事員開座談會；我們有什么困難，黨支部也立刻幫助解決。你想，領導上这么关心和看重我們，我們还能不把工作做好？

為了能使社員們吃得好，我動了不少腦筋。起先，剛剛開始炖飯時，是有一些人有意見的。這也難怪，各人胃口不一样，有的嫌硬，有的嫌爛，弄得我們左右為難。後來我們商量一下，決定各人固定一個飯罐，喜歡吃爛的，給他多加些水；喜歡吃硬的，給他少加些水。這樣一炖，真不坏！社員都反映很好，我自己心里也很高兴。

有的時候，我們看到社員們生產很緊張，就主動燒湯燒开水送到田頭給他們喝；有的時候，社收工遲了，我們還特地給他們溫溫飯，讓他們能吃到熱的；到了田事一緊張，我們便把飯送到田頭，省得大家走路，能多做一些工。

楊寶老漢在我們食堂里炖飯，有一天，他好遲好遲還沒來吃，我想大概他病了，他的兒子媳婦都在福州工作，家里沒人照顧，我該去看看他才對。跑去一看，果然是病了。他說他不想吃飯，我就去買了面，煮一煮送給他。我知道這是我們炊事員應該

做的。

我們做的都是我們應份的事情。可是人家却还来表揚我們呢！这个社員說我好，那个社員說我好，党支部还在群众会上表揚我，真把我說得不好意思了！其实，只要社員能滿意，生活过得舒服，劳动起来更有勁，我們做炊事員的就够高兴了。

（陳藍桂口述 梁尚高、潘若玉整理）

卫生模范黃老媽

同志啊，你要我說說村里的卫生工作嗎？說起來話就多囉。你看，現在我們村見不到露天糞坑，見不到垃圾堆，條條街上打扫得干干淨淨，家家戶戶收拾得“六面光”。四害也滅了，還建了醫院、產院、衛生站，什麼霍亂、鼠疫，這八、九年就沒發生過。大家身體健康，精神好，生產勁頭也大。我活了七十三歲，那見過這樣的好世道，這真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好啊！

想起解放前，這村真是脏。大家連飯也顧不上吃，那有心思搞衛生，霍亂、鼠疫年年發生，光說民國三十五年（1944年）夏天，村里犯了霍亂，死的人象倒蔗一樣，誰也不知道今天是你死還是我死。天還沒有暗，家家都關門上鎖，連說話也不敢放太聲。那時候，國民黨理也不理，地主却出來說：“這是鬼作祟，要大家去求神拜佛。”那時一共請了十八尊菩薩，每天夜里抬着上街趕鬼，全村人有的派去抬轎，有的派去裝五頭花面，有的派去打鑼。有一個叫亦伍的，夜里還去趕鬼，天亮就死了。唉呀，大家把喝稀粥的錢都用完了，人倒愈死愈多，地主真作孽！

再說我自己吧，養了八胎，誰知麻疹的麻疹，天花的天花，那時候病多，又沒有錢醫，八個孩子死了六個。我那些孩子要是不死，到現在都是種田的好手啦！

吃了這些苦，所以我一聽支部書記動員大家做衛生工作就中意。從前是愁吃愁穿顧不上，現在解放了，我們當家作主了，怎

么能把个家弄得肮肮脏脏的。我就开始打扫自己家里。支部书记看我把家里收拾得干淨，就表扬我，他还說：“講卫生，身体健康，才能生产好。只顧自己家里講卫生还不够，只有带动大家一起来做，才能做好。”支部书记这句話可叫我开了窍，从此以后，我就去扫街，还到別人家去帮忙收拾。

那时候，还有些人想不通。他們覺得做卫生是浪費時間。就拿前院的六母婆來說吧，有一次我扫完街道到她家去，看見天井里堆着垃圾、烂草、鸡屎鸭屎一大摊，我就說：“六婆，該扫一扫啦！”誰知她粗声地說：“这里沒你的事，我不講卫生也活了七十岁啦！”我忍住气說：“你家还有孩子，可要为他們想想啊！”她反倒火了，說：“六块棺材板都背了四块了，还这么积极，我看你还是回家养养神去吧，也不怕看不到社会主义？”听她这一說，我也火了，我說：“告訴你六婆，我还要看共产主义呢！就算看不到，子孙总会看到。”这时，我想起了支部书记的話：“发动群众要耐心，他不愿做的事，你就带头做。”我忍耐着，拿起扫帚就替她扫。过了一会，她大概不好意思了，也动起手来。我满心欢喜，心想：支部书记就是能干，听他的話，就不会錯。

从此以后，我更相信：要带动別人，先要自己好，要給人做出榜样来。

春天常下雨，路旁的水沟被汚泥塞住，一到夏天就会长蚊子，所以，下一次雨，我就要掏一次沟。沟又窄，只能用手去掏；有时候，手指头都磨破了。

有一次，雨下得很大，一段路給雨水冲坏了。我早上吃饭，心里生怕有人滑倒，安不下心来，就赤着脚去扫泥。天又冷，路又滑，一不小心就跌了一跤。恰好媳妇赶来，把我扶起来，劝我

回去換衣服。我說：“衣服脏了可以洗嘛。”又繼續扫泥。倒底人老了，經不起跌，跌一下就腰也痛，头也暈。街上的人看見了，都跑來幫忙，他們說：“人家大媽快七十了，我們年輕輕的还能光用眼看嗎？”真是人多力量大，不一会路就修好了。

后来，我三次被評上卫生模范，我負責的卫生段，也評上了卫生模范段。

卫生工作开展了，三叉街向我提出了挑战书。他們常常在工作的时候，邊做邊喊：“加紧啊，要和黃大媽比賽啊！”“这一次要胜过黃大媽，要爭卫生紅旗！”“我們要把卫生模范段的牌子搬过来！”

我就把我的一段人組織起来，分成四組，每組一个組長，还替換輪班值日——一条街每日有四個人負責打扫。这样，卫生工作更有保証了，我們写了应戰書，还写了一張向太保亭的挑战书。

大家挑应战，卫生工作就越做越熱了。

我还是从家里做起，把家里洗刷得干淨，告訴家里人进屋要脫鞋。有一次小孙子同兵上学忘了帶鉛筆，他是光着脚的，回家来沒找到人，进房又怕脏了地板，就用膝盖爬了进去。我們自己做得好，动员別人就不为难。

街上孩子常把果皮碎紙乱丢，我每天要去巡看几次，后来，索性坐在門口，一看到小孩丢，就喊他拾起来。这样过了一些时候，小孩子也漸漸習慣不乱丢果皮碎紙了，街道也更加清洁了。所以这次比賽，我又評上了模范，紅旗沒有被人得去，模范段的牌子还是挂着。

一九五三年的秋天，我當选了人民代表。开会那一天，我把出嫁时的大紅裙和大綠袄穿起来。这套衣裳保存了几十年，过去我可沒心緒穿，可是逢到这样好日子不穿还等什么时候！我欢欢

喜喜去开会，会上我还讲了话，我说：

“想不到我这上七十岁的人，还有这样的光荣，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从这以后，我更加拥护共产党，我经常和党支部联系，经常去听党课，我时时刻刻记着党员八大条件。不久，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

一九五四年七月，县里派来一位女同志，宣传妇女卫生，要我陪着她到各家各户宣传。那时候，我老的正害病，心里想：不去吧？但想起党课讲：“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就去了，抽空才回来给老的端茶饭。我陪着女同志宣传，一边也把她的話記在心里，有了本钱，以后也好向人宣传。

你問我全家迭墙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在我們林浦有个官父埕，这个地方，村里人叫它“絕地”，上輩人說这里原来是一个仓库，也有人说里面有狐狸、吊死鬼。日子长了，这里墙倒基塌，乱草垃圾成堆，里面的一口池，水都綠了，水面上經常浮着死鸡死兔，六月天，蚊子、蒼蠅象造反一样，日头晒一下，臭得要命。我跑到党支部去請示：“我們把官父埕的垃圾拿去积肥，圍墙加高，这样，又有肥料，又灭蒼蠅、蚊子。”支部立即支持我，答应安排人去挑垃圾。

我一心要去迭墙，坐也坐不下。那时正是大冬天，我不管风大天冷，跑到潘墩去借一副墙板，想用土筑起来，又坚固又整齐。那知道跑了老半天，也没有借到。偏偏碰到一个金官嬢，她明明有墙板却不肯借，还和我頂了几句嘴。回到家里，我又累又气，一下就倒在床上。我那老的还来劝我，他说：“何必呢，卫生不卫生是大家的事，你干嗎这么傻！”我沒理他，他又說：“算了吧，七十岁出头的人了，还入什么党。”

我心里想：我要迭牆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又不是只为自己入党。真的，七十岁出头了，还有多少时候好活？这时候还不多做些事，就没有時間做了，應該去动员几个人来帮忙，沒有牆板就用石头。我这么一想，又高兴起来，先动员了媳妇，又动员我那老的，我們一家人去迭牆了。

做了两天，我那老的又不耐煩了，他說：“全村人都不来，我也不干了！”我和媳妇不理他，照样迭牆，我那老的不知怎的，又来和我一齐做。

我們全家迭牆的事傳开了，后来蔡犬命、林登友、林亦迷他們都来帮忙啦。前后經過一个多月，牆筑好了。

要說我們村的卫生工作真正搞起来，还是去年的事。去年夏天，大宣傳除四害，我自己先保証做好抓老鼠、打蚊子的工作，还跟着宣傳队去宣傳，真正是人人动手，整个村都热心搞卫生。

公社成立后，我們村里的卫生工作做得更好了，党支部亲自出馬。第三生产队保証建一座公園，要把从前沒人走的后山頂，变成游玩的地方。我們第四生产队和野战連要开一个既可以出操，又可以打球的运动場。就连从前常常被人批评的太保亭，也打扫得干干淨淨。我們村現在是卫生红旗村，全省卫生二等村。

九月里，我收到一張信，听我儿子念道：“黃大媽同志：經研究后决定你負責林浦大队产院工作。中共林浦支部。”儿子說：“要你去当产院院长。”我吓了一跳，当院长要有文化，我一字不識怎么能行！我就拿着信去找支部书记，我說：“支书啊，村里人这么多，你找一个有文化的吧，这事我干不了。”

支书說：“你是个評上十五次模范的老模范，卫生红旗一直在你手中，今天怎么打退堂鼓了！党决定你当院长，就为了你能担得起这个責任。”

支部書記这么一說，我也就接受下了。

我們村里会建起产院，从前，連做梦也不敢想。那时节，穷人生孩子象猪狗一样，自己生自己料理。就因为这样，我的一个孩子生下来就中毒死了。想起这些，怎么能不好好干啊！

我来到产院后就专管产妇的事了，每月和接生員到全村去登記孕妇，給她們檢查。我們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淨，菜呀、肉呀，照顧得来院生产的产妇好好的，直到把她們和孩子欢欢喜喜送走。

不久，支部宣布批准我入党。我真象年輕了好多岁，我說：
“同志們，我还要为党工作二十年！”

（黃大鵠江述 林世焜整理）

一定要把孩子帶好

說起咱們托兒所，可真有趣哩！六七十個娃娃，大的小的，一天到黑咿咿呀呀地唱个不停，活象个小戏院。我們几个老婆子忙得象走馬燈似的，虽然終日团团轉，可心里欢喜，沒有一个喊累的。

姐妹們可操心呢。天剛蒙蒙亮，沒等着梳头，就到食堂里扒几口飯，赶来上班啦。咱总要想办法帶好娃娃，要是成天哭哭鬧鬧的，人家不說，咱們臉上也不光彩呀！那個孩子不是娘身上的一塊肉！

別瞧咱們老了，也常听報告，曉得當媿姆也是干着大事呢。咱們把娃娃教养好，往后當了英雄模范，咱們也光彩！

提起办托兒所，还有一段往事哩。

記得，头年春天，妇女主任王美英召集大家，說如今要躍大跃进啦，社里的劳力缺得慌。要是能把妇女都放到生产上去，那該多好呀！可就是娃娃沒人照顧，叫我們老人家來商量办托兒所的事。

起初，咱們还不曉得托兒所是啥呢。听了才知道是要看娃娃。美英還說：“現在媿姆可不比过去。看好娃娃，也替生产出了力量。往后孩子长大了，成为国家的人材，也有你們老人家的一分功劳呢！”

大家听了，覺得有理。能替国家干个大事，那還不好！于

是，大家說：“那就試着辦吧！”众人就推宝凤姐當了組長。

党支部說社里底子薄，凡事要白手起家。什么搖籃啦、轎車啦都是家里自個帶來。社里還買了蚊帳布和毛巾。寶鳳姐領着咱們幾個把房子洗刷了一遍。布置得花花綠綠的，廳上還挂起毛主席像，看起來怪別致的。

古語說得好，萬事开头難哪！往日在家里只看個把孫子，人也自在。如今可不同啦，一人就要看管五六个娃娃。手里抱了两个，屁股后还拖住一个。孩子剛離家，心里焦，終日哭个不停。咱們歲數大了，手脚也不靈便，顧了這又丟了那個，心里可急得慌哩！

再說，有些媳婦也不放心。時刻從田里跑回來張望，囁嚅咕噥的，嫌東嫌西。社里的郭蘭英剛生個男娃，可寶貴啦！有天上午，她活干了一半，急忙跑來，見到她娃子坐在站車上哭。她氣得撅起嘴巴來。大家都急壞啦。跑去給美英訴苦，說：“主任呀主任，換個別的活吧。只要這副老骨头能支撐得住，啥事都行。就是受不了這閑氣！”

美英笑瞇瞇地千勸萬勸，才算是把咱們留下來了。隨後，她又召集媳婦開會。說要設身处地替咱老婆子想想，一個人看管五六个孩子，可不是簡單的事。媳婦聽了，覺得有理，往後也沒再說什麼閑話了。

美英又叫寶鳳姐上台向托兒所學習先進經驗。她回來高興死了，笑道：“人家辦得可好哩，啥事都干得干淨利落。扫地的扫地，洗衣的洗衣，煮糊的煮糊，個個娃娃都養得白胖胖的，哪象咱們亂哄哄的，啥事都沒頭緒！”

這下可有了方向啦。我們幾個訂了“五保五心”公約。要保證及時接送孩子啦，比耐心，比安心，比娘心什么的。事情也值

日輪班着干，平常互相幫忙。房子一礼拜洗刷三次，也常換洗床布。娃娃穿得干淨，也睡得舒適。

寶鳳姐點子多，常領着咱們撿些碎布，做個洋圈子啦，小兔子啦，給孩子玩，孩子玩得很歡喜。金珠姐可好啦，自家的孩子哭着，大家勸她照顧些時，她却抱住人家的娃娃，說：“如今社會主義啦，要講新道德。凡事要先想着旁人呢！”

郭蘭英看了自己的孩子養得白胖胖的，非常感謝咱們，說：“我自己帶也比不上哪！”可不是嗎！木通兒如今在家里反倒呆不住了，天剛蒙亮，就吵着要到托兒所玩呢！

（編者大隊托兒所保育員集體口述 陳越、練尚高整理）

我的老婆

我結婚那年，我老婆才十九岁。不是我誇她，那时候，她长得可真不錯，不高不矮的个儿，圓圓的臉龐整天紅丹丹的，真逗人喜欢。她心灵手巧，不大愿講話，整天从早忙到晚，家务事料理得一清二楚。鄰居都說：“看詩春那后生，倒討了个好老婆。”每听到这些話，我心里也觉得美滋滋的。

我們結的是穷亲，她家穷，我家比她家更穷。不过，自从娶了她，我种田她养鵝和做些副业，日子过得也漸漸有了起色。可是好景不长。結婚第二年，我們就有了孩子。多了一張嘴，我們的日子就艰难一分；这且不说，更糟的是，往后每年她总要生个孩子，第四年偏偏又来了个“跃进”，一胎生了两个，不到十年就生了十一个，雖說活着的只有七个，而这已經够受的了。

人常說：“人多好劳动”，这话虽说不錯，但要看什么情況。象我們家，那么多小嘴巴等着吃飯，靠我一人劳动怎能維持得了呵！不错，乡里刚办农业社我就加入了，可是农业社也是按劳分配呀，我一人自然不能拿双份工分了。这样一年年过下来，就欠了人家二百多元的債。一家人虽说沒餓肚子，但吃的穿的比别人就差得远了。几个孩子一年到头打赤脚，穿的都是补釘迭补釘的衣裳。他們看見別人家的孩子穿戴得好，回来就吵着要新衣裳穿，特別是那两个女孩子吵得更凶。我老婆被吵得沒法，就把孩子一推說：“向你爹要去！”孩子們就拥上来抱着我的腿央

求說：“爹，給做件花衣裳吧！”看着孩子們那一双双水汪汪的小眼睛，我心里就象螞蟻爬似的难受。我只好騙他們說：“好孩子，過几天爹就給你們買。”可是，一月兩月过去了，孩子們還是連新衣裳影子也見不到。有時，我也真想等園里的菜賣了，就給他們做件衣裳，但是这么多孩子給哪個做好呢？每人都做，又哪來那麼多錢！家里還等錢買米呢！

說來說去，都怪孩子多勞力不够。如果我老婆能下田劳动，該多好！而她偏偏又被那群孩子纏住了，整天圍着鍋台轉，大門都出不得。這也够她累的了。每天從早忙到晚，那群孩子光洗洗補補就花去很多時間，何況還要種菜養鵝！有時，我劳动回來，肚里已經很餓了，而她飯還沒煮好。說她几句，她往往會委屈地哭起來，說：“我只一双手，叫我怎么办哪！”她這一哭，我內心就軟了，就趕忙幫她帶孩子。她脾氣雖然好，從不會跟我頂嘴，但有時由於生活困難，又被孩子累得，也常常會發些牢騷。特別是看見那些年輕婦女，唱啊跳啊地下田劳动，就會急得甩筷子打碗。她常跟我說：“這日子過到什麼時候才算到頭啊，我晚生十年有多好！”

我安慰她說：“你放心，等孩子大了，有你享福的時候！”

她抿嘴笑笑說：“那不老了唄！”

我說：“老了就進养老院嘛！”

說得兩人都笑了起來。

今年春天，社里大躍進，人們真是干勁冲天哪！她在家里也呆不住了，跟我說：“看人家都躍進躍進的，我呢，整天轉鍋台，象什麼話！”你看，她也想大躍進哩！

我笑了笑說：“算了吧，你下田誰煮飯，誰看孩子！”

她說：“我都計劃好啦，老大上小學，就負責挑水，老二煮

飯，老三看孩子。”

她这主意挺不錯呀！我举双手贊成。于是，她真的跃进来了。可是，她这一跃进不要紧，家里的事可就“跃退”了。那天傍晚回家，老远就嗅到一股焦味，一看，原来老三把饭煮得焦黄。再看那群孩子，一个个都打鬧得哭肿了眼。見了我們，都扑过来告狀。弄得我俩哭笑不得。

尽管这样，这个春天她倒真的跃进了。她天天坚持出工，干劲真大呀。也爱講話了，再不象过去那么悶悶的了。

可是家也毕竟要管呀！这只有靠晚上突击了。每天下田回来，虽然累得腰酸腿痛，但她还要給每个孩子洗澡，洗、补衣服。我心想，这样下去怎能吃得消呢？看她累得比过去瘦多了。

幸好，不久乡里就公社化了。吃饭有食堂。两个大孩子讀小学，老三也进了民办小学，白天讀书，晚上回来还能帮助做些零活。剩下几个小的，都送进了幼儿园，阿姨們照顧得可好了！

“这一来，我老婆可乐啦！那一天天剛亮，她就爬起来，領着几个孩子到食堂吃了飯，送进幼儿园，就欢欢喜喜地下田了。这几年我还第一次看到她这么高兴。这使我想起剛結婚那年她那快乐的模样來，現在似乎又恢复了她的青春时代。

公社第一次发工资，我們俩就領了四十七八元，除去吃饭，还能剩下好多。我們給男孩子每人买了一双鞋，两个小女孩每人做了套花衣服。孩子們喜得蹦啊跳啊象过年一样高兴。

有一天下田回来，我跟老婆到幼儿园看孩子。他們穿得整整齐齐正圍着圈儿由阿姨教他們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儿哩！我老婆喜得也信口唱了起来，她的嗓子虽说不太好，但声調倒挺大。我跟她說：“看把你乐得！”

她說：“就是乐嘛！”

我說：“你啊，這下子可真正解放啦！”

她指着我的鼻尖說：“你呢，不也解放了，再不用愁吃愁穿了！”

是啊，沒有人民公社，我們哪能有今天！

（證著春口述 張建琴、潘香園整理）

幸 福 的 晚 年

我今年七十七岁了，我老婆比我大二岁，儿子和媳妇在解放前几年死去，一个孙女已經出嫁，現在全家只剩下我夫妻两个人。解放前，一家三口（孙女未出嫁）全靠我教私塾的收入維持生活。那时候，穷人仔无錢讀書，富人仔不給我們教，教上三、五个学生，賺的錢連喝米湯都不够。解放后，我分到了一亩六分田，生活是比过去好得多，但因为我夫妻年老，孙女又小，缺乏劳动力，所以，經常还得靠人民政府救濟。高級社成立时，我已经不能教书了，社里把我列为五保戶，生活上的困难是解决了，但無論如何也比不上現在在公社敬老院里的生活这样幸福。

我夫妻倆是在去年八月到敬老院里来的。当时，我們除了一付鋪蓋外，什么也沒帶进来，現在用的这些桌、椅、热水瓶、茶杯、臉盆、面巾，都是公社給的。我过了一輩子，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好的設備。

党支部書記还經常交代我們院里的炊事員，要好好照顧我們。所以，炊事員經常來問我們愛吃什么菜？怎么煮才好吃？我們提出意見后，他都照我們說的去做。过去在家里，上了年紀也还要摸着煮飯、提水、劈柴，身体一不舒服連飯也吃不上。

我們到敬老院的第二天，碰巧是中秋节。解放前，我家連飯都沒有吃，那里談得上过节，現在在敬老院里过节却格外舒服。一桌坐八个人，魚呀，肉呀，丰富极了，大家談談笑笑心里真是

說不出的高兴。这次过年就更好了。那天晚上，各队队长都到我們这里来，爭着要我們到他們食堂去，弄得我們不知答應誰好。到了食堂，党支部書記和許多干部亲自給我們敬酒，拜年。当时，我們都感动得流出眼泪来。同志，你想想看，象我这样无依无靠，解放前会死在路边倒在路角的人，現在能过着这样的日子，怎么不感动呢？

我們大队的队长林有唐經常到我們院里問长問短，如果食堂里杀了猪，他还亲自把猪肉送来。他看見我夫妻倆衣服比較旧了，到公社来的第二天，就叫縫紉厂的师傅上門来量尺寸，給我們做新衣服。你看，我們身上这两套嶄新的青哩噃衣服，就是公社做的。同志，講了不怕你笑，当年，我討媳妇的时候，還沒有做过新衣服呢！解放后做了一两件，也是粗棉布的。这衣服剛拿回来的时候，我夫妻倆都欢喜得晚上睡不着，拿在手上翻来复去地看，当时，她高兴得流出眼泪来了。我們不知要怎样来感激共产党才好啊。

在公社里，吃穿都非常好，根本不需要什么零用錢，但是，公社还是要拿錢給我們。干部常常对我们說，你老人家这样老了，應該买些喜欢的东西吃。我刚到这里不久，公社就发两元錢給我，这次过年又发两元，有的人还发四元、六元。

我們院里要看报的有报看，要下棋的有棋下，愛听三国、水滸的，几个人凑在一起，就能大講起来。我們村里有个七十岁的老人林加和，家里只有老夫妇两个人，儿子在南洋每个月寄四十几元回来，現在还不需要进敬老院。但是，他每天都爱到这里來講书、下棋。同志，你可以想想我們院里該有多好！过去，我总想早一些死，認為早死早好，活着受罪。現在想法可不同了，我真希望多活几年，能够看到我們祖国更好的建設前途呢。

（林著藍口述 楊鍾溪整理）

公社的第一个春节

我們公社化以后的第一个春节过得怎样？同志！你随便出去問問看，大家都会嘻嘻笑的對你說：“今年春节，过得真高兴！”

我和我丈夫每月都有工資。平時，我們就積攢了不少錢，想快快乐乐过个春节。想不到，公社還給社員都發了双餉。同志，對你說實話，从我嫁到財姆家以来，手邊還都沒这么多錢過！那一天，我真高兴。我到百貨店去給孩子們一個人买一双鞋子。你想，我們不必愁吃了，錢又这么多，當然要給孩子們添置些東西了。矮，還不仅发双餉哩。那些家庭底子薄的，公社还主动給他們送“礼物”。

那几天，可真够忙的。忙什么？大家領了工資，就忙着买东西。这下真忙坏了我們的供应部。这边叫：“給我拿两包素会！”那边叫：“給我秤十斤桔子！”七、八个服務員就这样轉來轉去，气喘吁吁。我听供应部同志說，去年这个时候糖果只卖两百多斤，今年可就卖了七百多斤；去年素会一百多包还卖不完，今年可就卖了五、六百包呢！还有桔子啦，粉干啦，酒啦……我們供应部副主任吳秋英，那些天都是滿头大汗，头髮乱蓬蓬的，連聲音都忙啞了。可是她却頂高兴呢！她說：“我們供应部忙是好事吓……”

这边还正忙着准备过节，吓，又来了一个好消息！公社要給

我們辦個大會餐。一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可更乐了。

农历廿八那天，食堂炊事員从清早便忙着起来了。煮肉的煮肉，杀鴨的杀鴨，弄得整个村都“哩哩噃噃”香噴噴的。敬老院的那些老人，也忙极了，在平常他們總是听听讀報，談談天，开开收音机，安安逸逸的。今天这个队长來說：“依伯，你今天晚上到我們連來會餐吧！”那个队长又來說：“依母，你今天晚上一定到我們那個連去啊！”一个老人总接到好几个队的邀請，弄得每一个老人都嘻嘻笑，可就是不懂得該去那一队好。你要是說：“哎呀，我剛才已經答應另一队了。”那其他队就会說：“不要紧，依伯、依母，你还是到我們那队去，我等下早一些來請你啊！”

这天下午四点多便都提早收工了。大家回去洗洗身子，換換衣服，吓，走出来，花花綠綠的，街上一下子热闹多了。我們那个队，摆了九十二桌，这样大的会餐，我从出生起還沒見过呢！每桌都吃到十几道菜，肉呀，鴨呀，魚呀，賊呀，燕丸呀，年糕呀，什么都有。我們炊事員本領又高，煮得頂合味，大家吃一碗便要誇一碗，而且盘又大，碗又深。

吃到一半，县委馬書記还和我們公社黨委書記一起来食堂劝菜敬酒呢！我們本来就吃得很高兴了，再看首長这么关心我們，更是感动得不得了。大家都站起来热烈鼓掌，要和馬書記一起干杯。馬書記看見我們桌上这么多菜，他笑嘻嘻的說：“好，公社的春节过得象样，比我們机关过得还好呢！”他这么一說啊，大家情緒都更高了。搶着說：“馬書記，这要謝謝你呢！”馬書記很客气。他說：“不是謝謝我，要謝應該謝謝公社，謝謝共产党才是哩！”大家又一齐喊起來說：“是啊，真應該謝謝共产党，把公社領導得生产好，生活好！”馬書記又說：“公社办得很

好，去年取得很大成績，今年我們要來一個更大的躍進，那大家生活就要更好了……”馬書記的話說得真好，大家都噼噼拍拍地鼓起掌來。

會餐完，這邊爆竹响了，那邊爆竹又响，真是熱鬧得象什麼似的。這邊叫“評話要開場了！”那邊叫“文化宮里劇團要演戲了！”“劇團是福州來的哩！”“戲完後聽說還有一場電影呢！”大家叫喨喨的真是樂。有許多老人一邊剔着牙，一邊走到文化宮去了。我的婆婆一直催我們快去，她說：“你們年紀輕，能走，還不快去！”說着又摸摸她孫孫的頭說：“去，乖，去看戲，回來可要對奶奶講戲文啊！……”真的，那一天是她老人家所看到的最歡喜的一個春節了。

我們一家人在公社里同大家過了一個快樂年，回到家里又過了一個年，一共過兩個年呢！我說，今年的大躍進，也要來個雙重的，那才夠勁哩。

（王瑞英口述 緊湊高整理）

方歧洲上九戶貧农

方歧洲紧靠烏龙江畔，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洲上有个小村叫方歧村。村上住着九户人家，七户姓林，都是兄弟叔侄，在洲上住了二十八年，两户姓唐，迁来才十年，和林姓結姻，全村都成了亲戚，今年都参加了城門人民公社。

快腊月了，这里的天气还是暖洋洋的。周圍十多里的果園林挂滿了紅桔，把树枝都压得弯下头来。田里的麦苗也青翠可愛。

今年是大喜年。城門人民公社的桔子，小年的产量超过了大年。

这下可忙坏了公社的采桔队员們：日里夜里，成百上千架的梯子架滿了果園林。纵横密布的小河里，运桔的船只穿梭不停。树上的鳥儿可倒了大霉，沒处歇脚，被赶得吱吱喳喳地四飞逃散。

一九五九年元旦，公社鰲峯生产大队的文化宮門前，張貼着一版惹人注目的詩刊。有一首詩写道：

小河清清弯又弯，
滿園桔子滿洲柑，
千紫万紅挂洲上。
今岁突破千載小年关，
更喜明年捷报大丰产。

各位同志，你道这方歧洲上的幸福景象是怎样得来的？要提

起过去来，这里面还有着許多悲傷痛苦的故事。小小的方岐村，就是中国农村的一幅縮影，村里九戶人家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五亿农民走过的道路。同志們要听，听我慢慢說来。

逼上方岐洲

一九一二年，在閩侯县尚干乡，林长佺、林依祥、林依发、林来佛、林妹仔等七戶貧农，被螺洲官僚地主好妹爷騙到“二十五步”这个地方来。

“二十五步”原来是洪水常淹，野草丛生的荒地。起初，好妹爷口口声声說：如果佃戶們修好堤壩、改良土壤，这里的果園和田地将永远租給他們，而且降低租价。七戶貧农忍飢挨餓，披星戴月地在这块土地上劳动了整整十九年，把这片荒洲开垦成肥沃的果園和田地。好妹爷不仅每年剥夺着他們劳动得来的成果——稻谷和柑桔，而且最后把他們租种的这块土地也剥夺了。

一九三一年的春天，正当桂花盛开的时候，好妹爷突然背弃了十九年前的約言，把这片土地高价卖给新主，并且限定这几戶人馬上搬家。

第二天，买主的家丁們到佃戶家里，摔鍋拆床，把他們赶走了。

林依祥的妻子牽着孩子金官，叹道：“走吧，孩子。洗干淨脚，留下的泥巴也是人家的。”

佃戶們挑起破烂的家具，踏上新的苦难的路程。

一个滂沱大雨的寒天，长佺、依祥、依发胞兄弟三家从“二十五步”来到方岐洲上，用破木烂草搭起小棚，安下了家。

为了活命，又租佃了地主陈盖山和城門大少爷的土地。依祥

家里租了三亩半田，一年打粮十三担，租就交了十二担。没办法，只好借高利贷，终年米糠、薯渣不离碗，有时整天还吃不上一餐。

小金官不满十四岁，就扶犁下田，牛背遮没了他的头。

不久，流落在九江的林来悌、林妹仔等四户因为受不了当地人的欺侮，也搬到方岐洲上来了。

就这样，林家兄弟七户在孤寂的方岐洲上相依为命地度着漫长的黑夜。

溺死女孩救丈夫

一九三八年冬，依发得了恶性疟疾，终日发高烧昏迷不醒。家里忍痛卖掉唯一的备做田本的小猪，依祥、来悌把垂死的弟弟抬到福州塔亭医院。人穷命贱，医院除了给药和床铺外，啥也不管。

刚在坐月子的依发嫂听到这个消息，焦急地想到：“全家老少都靠他一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该如何是好！唉，小女孩又没满月；叔伯都那么穷，放在家里，谁来养她？不如……”想到这里，她浑身战栗，泣不成声。

深夜，她抱着女孩，悄悄走到河旁。婴儿忽然哇地一声哭了，她又本能地紧紧抱住了孩子，露出干瘪的乳头，喂了最后一次奶。

她卷缩着身子，久久地坐在石板上，不断地吻着孩子，心里象刀扎一样，泪水滚滚。

鸡叫两遍了，不能再呆下去了。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咬了咬牙，闭着眼睛把孩子丢到河里去了。

她怕惊醒邻居，独自走回房间。头上包块破布，背上米糠和

薯渣，提根竹杆，支撑着产后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福州。

依发在她日夜照顾下，终于脱离危险。直到病好出院，她把溺女的事告诉丈夫，两人相抱痛哭。

灾劫重重

一九四一年，日寇的兽蹄踏进了福州。

田野荒蕪了，饥饿的难民吃尽了所有能吃的东西，大地上盗贼横行。

这个孤立在沙洲上的村庄，遭受到日寇蹂躏和匪盗洗劫的双重灾难。

年青的金官牵着村里仅有的一头牛，每天夜里披着蓑衣，躲在果园林中，不敢回家。

一个阴寒的夜里，三五十个盗贼洗劫了这个村庄。依发嫂抱住一缸谷种，拿着一根木棍，边打边喊救。有个盗贼抓住了她，把她推到河里。

劫盜扫蕩了村里的一切。直到七十三岁老婆婆的一条破棉絮和一頂草笠为止。

大劫之后，依发才把攀在河边树枝上的妻子捞救上来。

不知是哪一个劫盜比較有良心还是临走时跑得太仓促，他們在离村不远的岸上留下了一口鍋。这算是全村最后的一件财产。

田野里的苦豆、地龙草都挖光了，村庄里空荡荡的。个个面黄肌瘦。走起路来东倒西歪。鬼子兵又驅赶他們修机场去。依祥、妹仔被鞭子打得遍身鱗伤。

村里开始死人了。

林妹仔本是兄弟中最結实的壮汉。在飢寒和酷打之下，瘦得

剩把骨头，眼窩深陷，死在床上。臨死的時候，還張着嘴要飯吃。接着，他的大女兒也餓死了。

活着的人，釘了几塊薄板，默默地埋葬了自己的兄弟和侄女。隨後，扶老攜幼四散討飯去了。

妹仔的妻子帶走了八歲的水金和小女孩子阿妹。

半個月後，妹仔嫂抱着两只小貓踉踉蹌蹌地回來了。

琪花嫂子看到她只身回來，驚問道：“孩子呢？”

妹仔嫂瞪着直溜溜的眼睛，說：“換貓了。嘻嘻！還有阿妹，……日本兵拍的一聲……完了！”接着，她倒下身子，翻着白眼，兩腿抽搐。一會兒，死了。两只小貓窜到田里去了。

琪花看着被逼得發瘋餓死的婦子，想起了聰明伶俐的水金和阿妹，撫尸痛哭，喊道：“天哪！這是什麼世道！”

鬼子走後，村里的人陸續回來了。可是貧困仍然緊緊跟在他們的身上。

牛

一九四二年，田地等着翻土，村里唯一的一條牛又被城門的慣盜“烏禿藩”偷走了。這素來被外鄉欺凌的小村束手無策，老少哭了一天。

依祥只好又到地霸依壁家里借了十块光洋，把牛贖回來。

依壁露着兩顆大大牙，說道：“都是同鄉人，借錢容易。我看，就這麼辦吧，錢不要你還，可是每年得替我犁田八亩，八年為期。嘿嘿！”為了活命，依祥忍痛接受了這個苛刻的條件。

到了第五年。一天，金官正替長侄伯犁田，依壁的大孩子氣咻咻地跑來，說：“爹說今天要犁田，叫你把牛牽去。”

長侄伯伯央求道：“再過一頓飯時刻，田就犁好了。秧苗放

在田头，要是不种就枯死了。大少爷你宽容些吧，等一会儿就給你送去！”

那小子蛮不講理，牽牛就走。牛也有感情，看着金官，动也不动。小子气得捡起石块当头就砸。矮壮的金官看到心爱的牛遭受惨打，不由得怒从心起，向前一个箭步，把这个高过他半个头的財主少爷踢个五嶽朝天，倒在田里，哇哇直叫。

长侄伯吓得死命拖住金官，罵道：“咱穷人家，怎好打人！”那小子一溜烟地跑掉了。

第二天，依祥怕惹事，把牛卖掉了。金官跟在背后直流泪。卖牛回家，走到半路，又跑回买主门前，偷偷地探望那头牛，依依难舍。

卖了四十块光洋，被依壁拿走了大半。說是要偿还他孩子的治伤費和还剩下三年的牛租錢。

夜 奔

一九四八年农曆十月十三日，夜空烏云密布。河里駛来了二条破船。

船主人唐依榜、唐銀官带着全家老少，登上了岸，輕輕地敲着村人的家門。

一盞半明不暗的灯下，聚合着全村的居民。唐依榜声泪俱下的訴述着逃难的原因：“我大儿仿林前年被抽了壯丁。那时家住在扈嶼，向財主家借了十几挑谷买通保长，那知道不上一年連本帶息滾到一百多担！唉，咱穷人家……”

“咱家哪能还得起呀，”依榜婆婆接着哭道：“財主天天逼租，連被子飯瓢也拿走了。眼看着沒法呆下去了，就和銀官侄儿一家撑小船逃来了。听说这里的乡亲待人好……”她牵着瘦弱的

孩子的手，把他的头偎在自己的怀里，說：“这苦命的孩子，在船上已經二天沒吃飯了，渾身發燒，做娘的……”她再也說不下去了。

北风刮得淒慘，灯光象鬼火一样地閃爍着。穷人知道穷人苦。全村老少黯然泪下。

金官咬着嘴唇，悲憤地說道：“天下穷人是一家。大伯，住下吧，有苦同當，有福共享！”

次晨，村里各家自動獻出了雜糧，還帮客人到城門財主處租了几亩荒地。大家齊心協力帮唐家兩戶除草翻地，種下禾苗。總算是一碗糠一碗菜地熬過了苦日子。

来了救星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大軍浩浩蕩蕩向福建挺進。党的地下組織积极准备策应部队解放福州的工作。

一个晚上，村里來个不速之客。他悄悄走进金官的家里。

微弱的灯光照亮了金官兴奋的臉。这个在風雨飢餓中掙扎成長的堅強的青年，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原来有个为穷人办事的共产党，而且是快到来了。他笑了，第一次自由而又歡暢地笑了！

从此之后，金官日夜忠實而又机警地掩護着地下黨員的活動。

八月十七日，共产党来了。这是个难忘的日子。

方岐村九戶貧農第一次抬起了頭，快乐而毫无顧慮地走進鄰鄉，走在自己的土地上。

金官怀着強烈的階級仇恨，跟随着党，在村里舉起了第一面紅旗，參加了全乡的斗霸減租運動。第一次減租，全村分到了三十三担谷子。

这天，全村老小笑瞇瞇地端着雪白的米飯，奔走相賀。

依祥爷爷笑道：“这辈子头次吃香米饭，恩情不忘共产党。要是妹子弟还在，該多好啊……”讲到这里，不禁泪下。

城門区里第一村

一九五〇年，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回了土地。

在乡里工作的金官和青年們領回了土地証。

金官一进门，就告訴依祥爷爷說：“爹，咱村分到了三十四亩田和一百多棵桔子树。这下可算是翻透了身啦！”

“什么？”依祥爹爹瞪着半瞎的眼睛，問道：“咱村分到了地！”他笑得合不上嘴，“这下小孩們可享了福啦，往年滿洲紅艷艷的桔子是人家的，手拈也不敢拈。如今可好啦，这政府可算是为咱穷人！”

金官接着說道：“爹，我和元官商議过了，桔子树少，要讓給別家！”

老人听了，点头贊揚道：“好孩子，做得对，有福不能占先！”他千次万次交代孩子要种好地。病了，独自扶着拐杖到田里摸摸谷穗，也覺得舒暢。

这年，全村丰收，家有余粮。

金官請了三个彈棉师傅到村里，全村彈棉被。

小孩子們乐得在棉花堆里打滾。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抗美援朝。金官隨同乡里七个干部連夜到区上保証提早超額完成捐献任务。

第三天，方岐村九戶人家把土改后第一次收穫的余粮晒得干的。由元官領队，挑挑担子插上了红旗，喜洋洋地挑到区里，得了全区的第一名。

記者來訪問時，老人們都說：“鬼子的難咱受够了，怎能讓朝鮮兄弟叫人糟蹋！一兩担余糧那算得了什么！”

一九五三年金官當選城鱉鄉的鄉長。金官是黨的忠實的兒女。几年來從洲上到鄉里，來回十幾里地日夜奔跑。冬天，有時半夜了，洲上的橋被水沖走了，他脫下衣服，跳到刺骨的河裡，泅水過岸到鄉里開會去。當上鄉長後，他仍然關心着村里的老少，幫助元官工作，在他耐心的培養下，元官和占姐于一九五六年加入了共產黨。他們叔嬸兩個接下了金官的擔子，領導着全村奔向幸福的道路。

一步一层天

一九五三年起，方岐村的九戶貧農在黨的引導下，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互助合作的道路。

也許，有的同志會懷疑地問道，難道一點曲折都沒有？

是的，貧農的本色就在这里。尤其是這九戶貧農在長期同甘共苦的生活中已經深刻地体会到集體力量的偉大，養成了互愛互助的優良傳統。

他們常說這句話：“咱村是翻透身了，聽黨的話准沒錯。”

事實本身也說明了互助合作的優越性：

一九五二年八月，大旱四十二天。烈日如火，土地都裂开了。互助組（全村只組織一個組，元官當組長，占姐當副組長）動員家里老少，不分昼夜地踏水車、開渠。他們不要政府的分文貸款，從數里外的關山下挑了四萬八千多擔的肥土。不但战胜了災害，得到全縣抗旱第一名，而且畝產從二百多斤提高到八百多斤，獲得一九三一年以來的第一次大丰收。

唐彷林一家從解放前每年一百零四元的收入增加到六百元。

家家有余糧，梁上挂醃肉。

一九五四年轉入初級社，接着一九五五年轉入高級社。集體生產的優越性更為顯著了。唐彷林一家每年收入從六百元增加到九百元。這個高級社養了二十多頭豬和二百多頭鴨鵝，增加了一筆大收入。

一九五五年，全社除生產基金外，還積累了四千多塊錢。有人開始想蓋房子了。

在毛主席的像前

一九五五年四月，金官帶領鄉里的墾荒隊到永泰縣開發山區。

沒過兩個月，金官回家。剛走進村里一看，全都變了樣啦！

六幢新木房紅紅綠綠的排列在果園林中，全村老少，歡天喜地的象過節一樣。

金官嫂笑嘻嘻地迎上來，說：“快來看看我們家的新房子。哎呀，家里可真好。叔伯們都說几年來你為村里干了不少的事，所以呀，大伙兒就替我們蓋了三間新房！”

金官看到社員們的歡樂和大伙兒親如骨肉的團結，心里也興奮起來。

他独自走到過去的住處，破房的影子都不見了。方岐村人民用自己的手抹去了奴隸生活的最後一道痕迹。

他徘徊了片刻，走回房里，在毛主席的像前，端詳了好久好久……他笑着，剛毅的臉上挂着淚珠。

一九五五年末，依祥爺爺病重。依發殺了一只母雞，煮了一大碗面，端到他屋里。

依祥爺爺躺在床上，搖着頭，指着挂在梁上的燻魚醃肉，說

道：“三弟，我吃的有的是，別替我操心！”

依发答道：“二哥，如今翻了身，我当弟弟的才能煮上这碗
鸡汤面，吃些吧，物輕量重呢！”

两个老人家談起了几十年来的生活，象小孩似的边哭边笑，
都說毛主席好。这是兄弟俩訣別前的最舒暢的一次談話。

人民公社好

房子盖好了，可是一到晚上村里怪靜僻的，只听見树叶簌簌的响声。

旗花婆婆叨咕道：“乡里都接上广播机啦，我們也接上一个吧。好听听政治听听戏，增添增添知識，夜晚也热闹。”

一提議，馬上全村都贊成。第二天大伙三元五元地湊合起來，买了电线到广播站請求裝广播，广播站的同志滿口答应，送了一架扩音器。社員們兴高采烈地栽上了杆子，把广播器安在食堂的外面。晚飯后，社員們聚合在播音器下，靜靜地听時事新聞和音樂。小学生們偎在祖母的怀里，娓娓地讲解着他們所能听懂的节目。

逢这时候，旗花婆婆常叨念道：“如今世道太平了，媳妇們可真能添养，哪一家的孩子不是三个五个的。村里八十口人，单孩子就四十二个。方政村可算是財丁两旺啦。我看，要改名叫添福村哩！”

如今，老一輩的男人除依发和依榜还健在外，其他都先后过世了。后一輩青壯年都露了尖，走遍五湖四海干大事了。留在家里的，都扎实能干、勤劳團結。要有哪个后生偷懶，老人們就会拿过去悲慘生活的例子劝导他；再不，就开个檢討会，批評批評，便改正了。

公社成立后，方岐村社員編一个小队，張占姐当小队长。大伙生产十分卖勁，每天結队出工，早出晚归。大队长經常来檢查生产，总是翹起大拇指称赞： “你們貧农队是好样儿，干得实在！”

別乡的人經常称赞方岐村人，有詩为証：

方岐村人亲又亲，
东厝西屋不分鄰；
貧农生产团结紧，
八十口人心連心。

村里家家戶戶都挂了毛主席像。老人們有时还暗自朝拜，祝毛主席長年长寿！

素来忠厚的依榜爷爷說：“有这日子可就行啦！”可是后生們却笑老人家笔筒子看天，眼光淺。都說公社过些年要蓋三层大楼，他們要搬到新村住哩，远的不说，眼下村里小食堂还要养八头猪、百只鵝，还准备利用村后大糞池搞沼气灯呢！

(陳鶴)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我黃寶洛

去年八月十号，我突然收到福建农学院的来信，打开一看，是一份聘书。原来农学院要聘请我做教授。我当时心里乱了一阵。你想，我懂得没几个字，做什么教授？“大概是他們把聘书写錯了吧？”我赶紧拿着聘书去找在我們这里实习的一个农学院同学，問問他。他对我說：“真的，我們学校要請你去講課。你有很丰富的实际經驗，我們很需要这样的土专家呢！”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翻来复去，睡不着。你想，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以前連书都不可能念，現在却一下子要去給大学生講課，自己怎么能够放心呢？我一想到，坐在台下听的人，他們都念过很多很多书，我心里真有一些害怕了。

我出生在一戶很貧苦的农家。从七、八岁起，我便开始看牛，帮田事。家里米缸底經常朝天，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用稀稀粥来度过。当然，那时更說不上讀书。有时，一大早，我騎在牛背上出去，看見那些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孩子，他們都穿得整整齐齐的，背着书包上学校去，我心里真有說不出的羨慕。我想，我要是也能象他們那样去上学，那多么好啊！有好几次，我下决心回家要和父亲說，可是一到家里，看見父亲那苦苦的臉，看見擺在桌上的三粒浮、四粒沉的稀粥，便只好把話吞下去了。

家里沒有人識字，那真苦！有一年，我爹到林浦地主六廢家里交租，地主欺侮我們不識字，故意把我們多算走两百多斤。

地主家里有人打算盤，打得嘩嘩叫；我父亲呢，不識字，不会算，只能用瓦片在牆上划行行。等到交完谷子以后，我父亲发觉自己的份几乎都沒有了，他臉吓得慘白，赶紧慌慌張張的把那行行搬手搬脚的算起来。一算，才发觉被地主多拿了。第二天清早，父亲便赶到地主家里去算賬；地主連理也不理，只拿出那張記數紙，抖了抖，大模大样的說：“黑字上白紙，錯什么！”父亲怕田被他收回，不敢和他爭。我們一家只好圍在一起哭了大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还不止一次呢！我母亲那时不懂得地主狡猾，不懂地主剥削我們的道理，她总是說：“这就是我們不識字的苦啊！”

到我十岁那一年，母亲便想办法要讓我去讀書；父亲不答应，他說：“我們現在做都不够吃，还讀什么书！不識字只好不識字啊！”母亲哭哭啼啼的和他吵，她說：“就是会餓死，也要讓宝洛去讀！我們这一輩受够了苦，也要讓孩子将来有个出头啊！”我那时也吵吵鬧鬧的要去，我們的穷亲戚知道了，也都劝我父亲說：“哎啊，让孩子去吧，将来也有出头的日子！”我父亲被这么多人一說，再想想不識字的苦处，后来便也答应了。那一天，他紧紧的摟着我：“宝洛，不要怪你父亲，不是做父亲的不肯你去念啊……”說着，他眼泪便簌簌的流了下来。我心里真难过。

到了正月，我父亲便咬紧牙关，向放高利貸的借了八十斤谷，給我做學費，送我到隔壁村去讀書。可是我們穷人家的孩子就是上学去了，也沒有安閑。你想，家里本来是把我算做一个工的，我这一走，許多事情还能不积下来？所以我白天虽然听课，晚上却得帮助家里做事，不能溫习。要是到了农忙，干脆連課都不能上了。有好几次，我剛剛走到学校，家里却托人吩咐我回去

了。你想，这个样式能讀出什么来？

在我十二岁那年，家庭更困难了，哥哥沒法在家里生活下去，便跑到长乐去做长工；父亲为了一家人能有几口米湯充飢，不得不整日在外面轉圈，这里求求，那里借借，这样，当然沒工夫干田活了。有一天，父亲对我說：“宝洛，我看这样下去也不成事，你不会讀出多少字，家里田事却又悞着，我看你的书就索性放下吧，我們不是讀书的命啊！”說着，他连连叹气。我知道家里的苦，沒話說，咬着嘴唇答应了。那天晚上，已經很迟了，我們三个人还没有去睡，都沒声沒息的坐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說不出的难过。突然，母亲长长的叹了一声，把我拉到她身旁，她叫了一声“宝洛”，眼泪便一下子流下来了，她不成声的对我說：

“宝洛，你就勤紧做两三年，等你哥回来再去讀吧！你不要难过，怪都怪你爹媽沒本事啊……”

这样，我在家里便当一个勞力使用了。我那时想：这一生和书本是沒有緣分了，要讀书，就等下一世吧……真的，以前穷人家孩子要讀两个字是不容易的。你想，书都不能讀，怎么还敢妄想教书？……

我躺在床上，愈想就愈不平靜了。象我这样一个以前被人家看做是“臭牛屎”的孩子，今天能够做到这个样式，我要是还不感謝共产党、毛主席，那还去感謝誰呢？我再想到，今天，党給我一个任务，要我去教书，我能够不去嗎？当然不能。我一定要去教，而且要教得好好地，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給我的大恩情！

想到这里，我翻起身来，点了灯，决定要立刻动手写講課提綱，要准备得很有把握的去讲，才能讲得有条有理。

但是，写什么呢？我拿着笔伏在灯下一直想。叫我講理論，我实在讲不来；要讲就只能讲我所熟悉的，所做过的事情。我下

了决心，拿稳了笔，在簿子上歪歪斜斜的写下“水稻丰产經驗”，六个字。我决定要和同學們談談我怎样选种，我怎样密植，我怎样防倒伏，我怎样利用淺水灌溉……主意一定，便在簿子上写下“我……”但只写这么一个字，我的笔便突然停了。

說句实在話，我一开始做田，就是很注意怎样把田种好。我們租六磨那五亩多田，都很坏，产量很低；我經常都想，这几亩田要是产量能提高，我們生活也許就会好过些呢！所以一有閑，我心里便在盘算，想办法。我那个时候决定要多施肥，想肥料一多田一定就会好起来；可是，我們这么穷那里有錢买肥料？要肥料都只好自己积了。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很早起来，到路上去拾牛屎猪屎；平常稍稍有一点空，便带了土筐，到一里外的地方去，把土一担一担的挑回来，这样辛辛苦苦的搞了不知有多久，那瘦死死的田，才漸漸肥了过来。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也就很注意选种了，平日間經常在田里巡视，一看見有梗硬粒多的穗，便摘了来，揀了又揀，一年一年的培育着，好不容易过了几年，所有的田才都播上这种好种子。

那一年，田里肥下得多，又全部都用好种，又經過一番精耕細作，所以稻子长得特別好，整整齐齐的看过去很爽快。我那时想：这下該好了些吧！同村人看見我稻子长得这么好，都称赞我，很多人还都向我要那好种子。我們全家都在暗暗高兴。

可是，欢喜沒过悲又来了。到快收割的时候，地主却来这里巡了一巡，他看我那里稻子长得好，便笑笑地点点头。这头一点，鬼主意便来了。第二天，我父亲便被叫去。他对我父亲說：“你那五亩多田……我要收回去了！”我父亲吓了一跳，接不上气的說：“怎么，我們做好好的要收回去？我們又沒有欠租啊！”六磨冷笑了一下，說：“田是我的，我要給誰做就給誰做！”說

完，便轉身走掉。我們全家那时真愁死了。你想，田要是被收回去，那明年做什么？最終，我父亲只好想法，花了一担多的菜和馬鈴薯做人情，托六磨的一个亲戚去疏通一下。結果，六磨說：

“講句實在話，我那好田，給別人嘛，至少可以多租四、五百斤……現在這樣吧，給你們面子，假使你們也肯加租，這塊地就再租給你們吧！”我們那时沒有辦法，只好硬着头皮承受下來。這次以後，我父亲就連連叹氣對我說：“寶洛，你不要費神了，田做好有什么用，做半死还不够地主加租呢！”其實，那個時候，不要父親說，我自己也已經够扫兴了。有个晚上，我在房子里愈想愈气，便把桌上一杯选好的种子倒到窗外去了……

一直到了解放以後，我才又開始細心的試驗起來。你想，田是自己的了，不好好干，還想什么呢？一九五一年，我們閩侯專區開了一個評種會，我被評了第一名，政府表揚我，還獎給我一架嶄新的水車。我心裏真感動。我們黨和政府真是太好了！這以後，我的勁頭就更大了，我想盡辦法要從各方面來試驗，提高水稻的產量。那時，政府真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每年單單農貸就有一千元左右，我們要什麼肥料，政府就撥給我們，象去年我們搞高產田，政府單是過磷酸鈣就撥給我們一千兩百多斤。政府知道我在搞試驗，還派了許多幹部來幫助我。象有一次，我選南特號時遇到一個困難：揀不出穗子中的紅粒，省農業廳就派了一個人下來幫助我，結果，我們南特號就選得很成功。黨和政府不僅在物質上支持我，在精神上還給了我許許多多的鼓勵，從解放到現在，我被評了十七次的勞模，參加過全國勞模會議。

真的，我自己知道，要是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和鼓勵，我是什么也做不出来的……想到這裡，我便把簿子上的“我”字划掉了。我想，我那天站上台去，第一句便應該對同學們說：“一切

成績都屬於我們共產黨！要是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黃寶洛……”

(黃寶洛口述 練潤高整理)

王 茂 玉

我出生在一个貧农家庭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光着屁股被我老爹带着往山上跑田里钻。我九岁就学会了种田。我們苦人仔那有地主少爷們的“福气”，过去人說：“財主仔金仔銀仔，穷人仔柴头椅仔。”現在看来，做“柴头椅仔”也有好处：使我从小就欢喜劳动，不懂烟酒嫖賭那套玩儿。因此，我不仅会种田，还无师自通地学会打繩、补築、箍桶等十几种工艺。村里誰家桶散了，都是拿来請我尽义务給修好。乡亲們都說：“有茂玉在，箍桶担不要想进村。”

我从小养成这样一种犟癖性：身子一天不动彈，就象病一样难受；一件活碰到我手上，总欢喜捉摸一番，摸出了新門徑，好象得了金子一样高兴，摸不出，几天都不要想好吃好睡。当我种田种到二十几岁，就逐渐体会出一条道理：种田看来好象是粗活，其实是細活，越钻越深，是一門大學問。这时我有个理想，把水稻亩产提高到一千斤。这个理想我从来沒敢說出口，只是放在肚子里想。我第一步就注意选良种。当时稻种太杂，稻穗粒数又少又小，实在不行。后来听说“南特种”是好种，我就想在田里做試驗，培育南特种。我着手建“試驗室”。可是我家只有一間矮矮的木房子，小得象个鳥籠，又分两层，楼上放两架床就很挤了，楼下也沒空地方。我不管这些，做一个木架放在床下，把买回来的几个甕子貼上标签安置在木架上。永安来的南特号种到

手，經過晒干揚淨，簸箕篩，坐在小椅子上一粒一粒地挑選，把最大最鮮艷的放进甕子里去。我經常在選完種走出房門時，總要回头看看我的試驗室，樂得閉了眼睛張開嘴唇。有了良種，再加上精耕細作，真的第二年一亩多收了兩百多斤谷子。全家人都非常歡喜。

一亩地多收兩百多斤谷，在那時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這消息立刻傳開了。鄉親們聽了非常歡喜，紛紛挑谷來換種，我們一家人都非常願意，除留一點自己用，樓梯下的谷子一下子換光了。有的換幾斤也覺得高興。

有天，門口突然响着粗野得象豬叫般喊茂玉的叫聲。听聲音就曉得是惡霸敖里金，我馬上出去應接。我應聲一落，他馬上又張大豬嘴叫：“你要等到什麼時候送租？”他手靠在文明杖上，豬頭略略向上。我趕緊答道：“因為鄉里愛我種的種，要換，換來換去，因此退了幾天。現在我正想送去。”他走近一步說：

“等下送去是可以的，不過，剛才你也說了，稻子長得滿好，大丰收，這當然是我田好的緣故，所以明年要加租一担。”我馬上千求萬求請他不要加租，鄉里亲戚也幫我說盡了好話，我哥哥還亲自到他家里哀求，都沒有用。他倒威脅說：“你不要，我就把田租給別人。”我們也不想不租他的田，但沒有辦法，只得含着眼淚咬緊牙關答應照加。這實在扫興，我的畝產一千斤的理想也就破滅了。

共產黨來了，我們窮人見到了青天。我聽黨的話，立刻帶頭組織起變工組，一九五二年辦起了自發社，我當上勞動模範。一九五三年初級社正式成立，我當了社長。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是我最難忘的日子，我入了黨。從此我的眼睛更亮了，看得更遠了，我下更大的決心要實現解放前無

法实现的愿望——亩产千斤粮。

五月是稻子成熟的时节，也是选穗的好机会。这时我是多么舒心如意呀，有几百亩的田任我去挑选良种。我天天利用空闲时间去找，眼睛看花了，也找不到一穗满意的。因为我对选良种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夏收开始了，社里大忙起来，我还依然利用一切机会把选种工作坚持下去。吃过饭，我就下田去挑选。我走在路上，总象我最理想的穗子在田里什么地方呼唤我，惹得我一边走路一边看稻穗，生怕埋没“良才”。由于聚精会神在物色良种，竟时常把路走错，闹笑话。终于有一天中午，在一丘田中发现了一穗我最理想的新穗：穗大，秆大。我如获至宝，把它轻轻摘下，松松地握在手掌心，一路上翻来复去的看，到家马上存入新置的甕子里。接着陆续发现了很多理想的稻穗，十几个甕子都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良种。以良种种的庄稼，很快就见效了，第二年夏天稻长得如剪刀剪过的那样平，非常好看。鉴定结果，有一种长达一尺的稻穗，每穗平均二百多粒，稻秆粗壮，不易倒伏，亩产一千六百斤，比“南特号”高一倍。后来人家把我培育的良种叫做“茂玉一号”。不几天，各地纷纷来换种，最后只留下两穗，后来还拿到省里去展览。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生产要学东塔社，办社要学老大哥。”我非常感动：我作出一点点的成绩，就受到党和群众一再表扬和支持，没有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我能作出什么呢。

“茂玉一号”穗粒还是少，我总想叫穗粒再多长些。一九五四年，我和黄宝洛同志到海澄参观水稻，一见倾心，那里的水稻穗粒又大又多。我想摘些，介绍员说：“还没熟，不要摘。”我不管，还是偷偷地摘一穗放在袋子里。回来一看，因为地气冷，变了种，收成比“茂玉一号”差。经过几次试验，穗粒还是没有

增多。

几次失败，我没有灰心丧气，倒给我总结了一点经验：不能光靠选穗培育来增加穗粒，还要找新的门路。

一九五五年我找到了新的办法。有一天，农科所同志告诉我“杂交”培育的方法，我听了惊讶半天，这个名称从来没听说过。我请他详细讲，以便一一记在心里。我欢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就地作试验。回来我就仔细观察，发现乌壳尖种穗大粒多，秆粗耐肥，产量较稳定，但它的缺点是容易脱粒。另一种乌梨尖恰好不容易脱粒，产量也不错。我决定让它俩来“结婚”。中午天气暖和无风，是穗子扬花的时候，正好是进行杂交的好机会。我不肯放过这良机，天天埋在敖峯田洋里作试验。日头象火一样热，我的眼睛给汗水流糊了，衣衫也湿透了；我擦擦脸上的汗，依然耐心地操作，连午饭也不回去吃。到了日头偏西，肚子哇哇叫，才回去吃中饭。一天，我刚从田里走上田埂，社员吴用朽高兴地喊道：“社长，试验成功一定给我们一点啊！”我笑笑应道：“可以。这种今年才试验，数量不多，各队都要分配一些。”他竖起大拇指笑道：“我们的社长真公正！”

这年夏天杂交过的种子播种的田，谷穗都是沉甸甸的，大家都叫好。田间鉴定结果，新种比乌壳尖耐肥秆粗，抗虫抗倒伏性也强，每穗平均有四百五十粒，比原来多了几十粒。估计亩产在两千斤以上。大家把它叫做“茂玉二号”。同时试验成功的还有“太冬”和“红壳龙”杂交的“茂玉三号”。

后来，我又陆续培养了许多良种，有的去年已送到保加利亚等兄弟国家去。

一九五八年全国来个大跃进，我心更热起来。在党委直接领导下，我们的水稻研究小组成立了，我当组长。公社成立后，

我們的工作条件更好了。过去迫我加租的恶霸放里金的大房子，做為我們的研究室，里面还設有图书馆。在长长的桌子上，排滿玻璃瓶子，里面裝滿水稻良种标本。白壁上还挂着竹竿长的禾稻，穗子又长又粗，让各地人民来參觀。壁上还写着毛主席的話：“富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真有意思。

去年跃进一下，我們“城門紅专大学”也办起来了。我馬上报名去当个好学生；嘻，沒想到何书记却要我去当“教授”。我去講了一些农业科学知識。这样一来，我們的帮手可多啦。一九五八年秋收，参加选种的就有四百多人，共选出优良品种七千多斤，比去年增加三倍。真是，旧社会越做越扫兴，新社会越做越起勁。

人越有勁，就越想学习。一九五三年乡里来了抽水机；学吧，我手摸着机器，心里真痒。当时一有空就跟机师、年青人混在一起，沒好久我学会操作了。年青人笑我“年老学閥猪”。当然囉，社会主义机械化生产嘛，只会插繩，打繩等能頂得了嗎？

一九五八年五化运动开始了，要先在东塔耕作区平整土地，迎拖拉机耕田！当天晚上我端端正正的坐在灯下，学做“設計師”我粗硬的手抓一把鉛笔，往头发里搔着，一直考虑着这些問題：那一丘和那一丘合并，道路沟渠如何合并，劳动力怎样組織，……仔仔細細地想了又想，然后画一張原田分布平面图。第二天天剛亮，我赶做了一把木輪尺，冒着风雨到田間丈量設計。苦战了一天，把平整土地設計图拿出来，人家又称我“农民科学家”。十天以后，东塔耕作区几百块小田已連成五块整齐寬闊的田地。接着，拖拉机就在这片平坦的田野上跑着叫着。看那駕駛拖拉机的小伙子，神气真足，我又从心底里羨慕他来。我現在虽然当公社副社长，工作多了，如有机会我真想再来个“年老学閥猪”。

（王茂玉口述 叶國良、林山整理）

永不褪色的紅旗

——記失去双脚的共产党员張科林

在我們这个英雄輩出的时代里，每时每刻都涌現着許多創造奇迹的人，处处都可以看到激动人心的事情。这里，写的是閩侯县城門公社凌邊村一个失去两只脚的共产党员，当年他为革命胜利献出了一双脚，今天他还在为偉大的建設事業貢獻着殘而不廢的身心。这个頂天立地的人，有如一面永不褪色的紅旗，他的名字是張科林。

定叫荒山桃紅柳綠

去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和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一切都抹上了金色。田边上柳树吐出淺綠色的嫩芽。远远看去，山坡上好象披上了一层青紗。張科林扛着一把大鋤，迎着晨风，上青梁山开荒去了。青梁山离凌邊村有三里多路，山路崎嶇不平；这是他回到乡里的第一次战斗。自从安上两条假腿以后的这八九年来，他还沒走过这样的路。走一步，冒一陣汗，沒走几步远，两腿又酸又痛，內衣全湿透了。張科林回过头来看看，村子炊烟袅袅，才发觉已經中午了，而自己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这样来回一趟半天時間还不够。半天跑路半天生产怎行？他坐在田塍上沉思着：象我这样的人，能参加开荒生产嗎？他翻来复去一直想：能，一定能，困难总是人克服的。他想起了八九年前剛裝上

两条假腿时自己是怎样练习走路的，那时假腿刚装上，不要说走，就是连站也吃不消呵！现在不是走得好好的吗？既然在平地上走洛沒問題，走山路的困难同样难不倒我！想到这里，張科林象添了股勁似的，忽地站起来，迈着有力的步子，继续前进。到了山脚下，仰起头望望：这山可不低啊！他顺着山边好不容易走了一段，看样子再向上走不行了；膝盖下面是假腿，弯不过来，走上坡路肯定不行；于是他便弯下身子用两只手撑在地上爬。但是，左臂里至今还嵌着敌人的五颗子弹，伸起来比右臂短两寸，伏着爬一只手支撑不住，于是，他便侧着身子爬……。爬呀，爬呀，衣服被荆棘扯破了，手指甲里塞满了泥草，涨得难受，他全不理会。爬着爬着，脑子昏沉沉的，他在山坡上坐了片刻，往下一看：那绿一块黄一块的田畴，象缎子般的，村边的河流就象一条银色的带子，眼前还有娇艳的桃花……。家乡多么美好的风光啊！張科林感到心胸十分宽阔。他又看看山上，光秃秃的一片，不禁自言自语道：看吧，过不了几年，定叫你桃红柳绿，果树成荫。他抽完了一袋烟，又伏在地上，拼着全力往山上爬。不一会，终于到达了山腰中的一片斜坡地。

这时，社员们已经吃过午饭，大伙都上山开荒来了。張科林在山上用胜利的微笑迎接大家。人们以惊奇、疑惑、敬佩的目光看着他。他的弟弟張科題带着责备的口气问他：“你怎么不等大家一齐来，摔下去怎么办？”他擦擦额上的汗，笑道：“和你们一道来，你们不抬我才怪呢！”收工的时候，他弟弟要駕他回去，他没答应，说：“你不要把我当小孩子，我能上也能下，你让我试着自己走，开头难，以后就好了，这有什么可怕的。”

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卸下假腿，大腿上都肿红了，膝盖上的皮肉被假腿磨烂了。他不声不响地敷上药，用纱布包包扎

扎。夜里，伤疤发炎，疼痛使他一夜没有睡着，但他没吭一声。第二天，他没上成山，坐在家里闷的慌，心里忖道：上山的这一关一定要闯过！他指着大腿自言自语的说：“你也太嫩了，一定要磨练磨练。”歇了两天，张科林又上山了，七八天的功夫，他终于学会走山路，爬山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一锹一锹的开出了两亩多荒地，还在山坡上链了草皮五、六十担，埋在地下作肥料。在两亩多的荒地里，他种下了一百二十多棵南瓜，七百多棵玉米，七十多棵山芋，五十多棵芋头，还有绿豆、白菜……真是五花八门。

山洞为家，百折不挠

荒开了，庄稼种下了，培植起来可不容易啊！下了几场雨以后，黄黄的地里长出了嫩绿的幼苗。张科林开始为施肥做准备工作了，不能挑担，每天上山就背上点肥料堆在地头。春末夏初的天气；雨天多晴天少，雨后山路滑，他一步也不能走，下山更困难。不过，这也难不倒他。张科林朝山腰里，挖了个大洞，在里边安了个锅，备点粮食，还放块门板当床铺，碰到雨天他就不下山，自己烧烧煮煮，干疲劳了就在洞里躺上一会儿。有一天，雨特别大，山上的石头冲到田里来了，地里积满了水。他冒着雨下田搬石头、挖水沟。雨大地滑，假腿活动不方便，一不小心，跌到山沟里去了。这一跤摔得他昏过去了。这时山野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倒在山沟里半个多小时以后才苏醒过来，觉得全身疼痛，手臂、膝盖好几个地方火辣辣地，仔细一看原来是擦破了皮。进山洞歇一会儿呢，还是继续干呢？歇吧，眼看一片嫩绿的幼苗被雨水淹没心里舍不得；不歇吧，实在又支持不住。就在这十分矛盾的时刻，他又一次想起自己离开部队时，政委同志对他讲的

話：“你的身體殘廢了，但你是一個共產黨員，共產黨員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永遠是堅強的。在今後的生活里，你會遇到各種想象不到的困難，怎樣對待生活對待困難？我想你會按共產黨員的標準作出決定……”。若干年來，每當張科林碰到困難和苦痛的時候，他就想起這段話，一想到這段話，他渾身就充滿了力量。現在，他又抖擻精神，用鋤把從山上滾到地里的石頭鏟掉，接連挖了三條水沟，直到地里的積水淌盡了，才松了口氣，坐到山洞里舒暢地吸起煙來。往後的幾天，他趕着晴天，把地的圍岸加到二尺高一尺寬，還在四邊栽了一百多棵樹，保護圍岸。

一個多月以後，當南瓜結得有拳頭大，玉米長到尺把高的時候，張科林累倒了。鄉里村里的幹部和群眾天天來看望他，安慰他。

黨和群眾的關懷，使他感到自己有無窮的力量。在臥病的日子里，張科林常常想起“把一切獻給黨”這本書。這本書他是很早就讀過了，他一直都拿吳運鐸同志當做自己的學習榜樣。當他病還沒有完全好的時候，又強打精神出席了一次黨的會議。鄉支部書記劉希瑞大大表揚了他，說他是一面永不褪色的紅旗。會議結束以後，劉希瑞語重心長地批評了他：“老張，你以後要聽聽大家的，按着自己的性子猛冲猛干是不行的。你也要看看你的身體，有些事情实在不能做的就少插手，要實事求是呵！”張科林感激的說：“老劉，我一定聽你的话，以後一定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張叔叔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張科林病一好便參加了夏收夏種，在村子里的十一个打谷場上，都留下了他的足印。每天他都要去各个打谷場上跑几遍，看

看谷子打的精細不精細，見到有些社員攢谷子不四面攢，就提出意見，要大家多攢几把。鄉里展开了積肥運動，張科林不能挑河泥，就用草耙子在塘里沟里扒，在村頭巷尾扫垃圾，結果他一人積了二百多担肥料。

他和學校里的幾個小朋友在村子的北頭種了一塊試驗田。插秧開始了，他兩條腿不能下水，便用一小塊門板擺到田里，上面放着小凳子，右手插，左手推門板，插一把秧，門板往後推兩下。門板坐着的地方沉，水又深，泥又烂，不知有多少次跌倒在田里，兩條腿深深地陷在冰涼的泥水里，浸得傷疤刺痛。但他咬緊牙，把腿拔出來，繼續不停的插。這種堅韌頑強的毅力感動得孩子們流出了淚，他們說：“張叔叔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鋤草的時候到了，他和小朋友們分工，小朋友鋤田中間的草，他負責拔田邊的草。在灼熱的陽光下，他拖着沉重的身子，在狹窄的田埂上一邊爬一邊鋤，數不清的雜草被他一根一根的拔掉了。草淨肥足，田里的稻子比周圍的幾塊田長得好，連續兩次得到了紅旗獎。

秋收的時候，當他和小朋友們在收割自己的勞動果实时，內心的激動再也抑止不住了。在這塊田地里，在這片金光灿灿的稻禾上，他洒下了多少汗水啊！休息的時候，他坐在田埂上，摟着一個頂小的孩子，一邊吸着煙，一邊興致勃勃的對大家說：“今天我們勞動為自己，也是為大家，一個人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全部拿出來，才對得起今天的時代。要做好一件事不會沒困難，但是困難就這麼回事：你怕它就克服不了它，你比它硬，它就聽你的了。”他把煙斗里的灰敲了一下，又領着孩子們繼續收割了。稻子在微風里搖蕩，起伏着金色的波浪，張科林一邊割一邊講戰鬥故事給孩子們聽，故事講完了，孩子們報以清脆的歌聲，田野里

处处呈現着丰收和欢乐的景象。

鋼鐵戰線上的驍將

初冬，閩江兩岸，千百萬人正在為鋼鐵而戰，為糧食而戰。在這沸騰的人群裏，張科林不愧是一員鋼鐵驍將。

自从公社党委发出日產五十噸鐵的号召以後，張科林的腦子裏一直在翻騰着：煉鐵要有鐵礦，什麼地方有呢？他記起了人們過去說過的在山旁的小水溝里走一走，腳上盡沾着黑沙土，心想莫非這就是鐵砂？他決定到山上去看一看。

天還沒亮，張科林起床了：他把两只二十多斤重的假腿裝上，裹了又裹，綁了又綁。急急忙忙吃了早飯就上山了。翻了幾個山頭，他累得上氣接不上氣，有時就在山上爬着。就在他十分勞累的時候，山腰里的一條明澈的溪水躺在他的面前了。在溪水拐彎的地方，他把手伸到水里。多么涼爽啊！他全身頓時輕松起來。只見碧清的溪水里源源的黑色砂粒隨着溪水流下去，他高興得叫起來。山那邊來了幾個社員，大家一看，果真是鐵砂！

第一個鐵砂源地找到了，張科林並不滿足，他又轉到春梁山脚下，先在一块稻田里挖了一臉盆砂，洗一洗，看看這塊地里含砂不多，他又走到紅薯地里去挖。他把坡上坡下和田的中間各挖了一臉盆砂土，洗的結果，坡上砂多，坡下少，但也不比稻田多多少。他想：既然靠山坡的地里有砂，那麼道路旁邊也一定會有。他走到路邊去挖，路邊的土硬得象石头，鏟子插不下去，挖是不行了。咋辦？鏟子不管用，就用手慢慢扒！原來鐵砂往下墜，經過風雨冲刷，沙土很少，留下的盡是鐵砂。這是多麼珍貴的發現呵，雖然用手扒很慢，他却越扒越高兴。手指頭被磨破了，不覺到痛，太陽偏西了，也忘了吃飯。他的心被鐵砂迷住

了。見到路边有几堆黃土，他也去挖了一臉盆，洗了一下，鐵砂可真多，一臉盆竟洗出五六两。見到干涸的水沟里有很多陷窪下去的塘，他想鐵砂是往下沉的，塘里一定也不少，他挖了一臉盆，也洗出了很多鐵砂。他不顧疲勞，不顧飢餓，不顧疼痛，那裏有鐵砂，就往那里挖，巴不得一下子把地下的寶藏全部翻出來。

从霞光滿天的早晨，到明月當空的夜晚，張科林一刻不停地在洗鐵砂。沒有兩條腿，一只膀子又不靈便的人，怎能比得上一個四肢健全的人洗的砂多呢？別人洗三盆，他才洗一盆。“趕上去，一定要趕上去，決不能落在別人的後面。”每當大家回去吃中飯吃晚飯的時候，張科林就偷偷的留下來，這時他什麼都不顧了，索性把兩條腿往塘里一伸，揀只大水桶，裝滿砂，拼命的洗，衣服搞濕了，他不感到冷，冰冷的水刺着腿上的傷疤，他不覺得疼，為鋼鐵而戰的思想蓋過了一切。估計大家快來上工了，他才不聲不響的順着小路回去吃飯，從不讓別人知道。

用臉盆腳桶洗砂，效率低，把工具改進一下該多好啊！他琢磨了幾個晚上，終於做了個元宝形的小木槽桶；兩頭高，中間凹，上面釘個手提把子，砂裝進去，只管放在水里漂。洗得又快又干淨，泥沙漂走了，剩下的盡是鐵砂和石子，再用竹笆子一濾，全是鐵砂了，沒有一點雜質。他的這個創造，立即推廣開來了，使洗砂的速度加快了四倍。

為下一代艰苦劳动

公社成立以後，村子里要辦兒童食堂，當時只有三間空房子，別的東西一件也沒有，困難真多。張科林自告奮勇的去擔當籌辦兒童食堂工作。他跑了好多路，到蔣宅、臘雷去借蒸籠，又

把自己家的水桶、盆罐、碗筷送到食堂去。在他的影响下，很多社員都把多余的廚房用具、桌凳、碗筷送給食堂。这个四百多人吃饭的食堂，在他筹划下只花了八、九元錢就办起来了。

为了改善伙食，他还帶領孩子們栽了六千多株菜，把自己养的九只鷄也送給了食堂。每到开饭，他总是帮年岁小的孩子盛飯打湯，直到孩子們吃完了，他才吃饭。現在，張科林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儿童食堂里工作，从对食堂人員进行思想工作到帮孩子盛飯，什么事都管，一天从早到晚真是沒个閑的。一天晚上，炊事員林瑞英怨声怨气的說：“一天忙到晚，这工作沒什么意思。”他听到了，严肃的對她說：“劳动不分什么高低貴賤，越是艰苦的事，越是不被人注意的事，才是最有意义的。让孩子們吃饱吃好，全心全意为了下一代，这是非常光荣的劳动呵！”

在党教育下成长

張科林現在是閩侯城門人民公社龍江大队的党支部委員，今年才三十九岁。在旧社会，他尝尽了人間的苦难；家里沒有田，只有半間破草房。在生活的逼迫下，他的两个弟弟卖了，一个弟弟給人家当长工。他三岁时，父亲死了，連块棺材板都沒有，母亲出外流浪討飯。張科林六岁时就給人家放牛放鴨子。到头来，还是連張嘴也糊不过去。以后，又被反动派抓去当兵，吃尽了苦头。

一九四五年一月，張科林投奔新四軍，他覺悟高，打仗勇敢，当年的四月里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張科林的生活道路上展开了新的一頁。由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变成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他曾为了这个崇高壯丽的事业，在枪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战斗，以至失去了两腿。一九四六

年的一月，在山东賈汪和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中，他率领尖兵班冲开了七道圍牆門，爬上敌人的碉堡，塞进手榴彈，一声巨响，碉堡里的八个敌人炸死了七个，一个当了俘虏，为后续部队的胜利前进开辟了道路。在这次战斗中他被評为二等功臣。第二天，当敌人在飞机掩护下作瘋狂的反扑时，他带领战士們掩护大队撤退，不幸負了重伤，两条腿的下半截被敌人的炸弹炸掉了。此后，他在医院里躺了一年多，不断与伤口的痛苦作頑強的斗争。出院后，他又在殘廢軍人教養院里度过了几年。一九五七年他在省民政廳工作时，正值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他就带头响应这个号召，坚决要求领导上批准他回乡生产。

× × ×

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对党的无限忠誠，坚韧頑强，舍己为人，这是張科林同志的最大特色。一年来，他的事迹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教育了多少人。这一年來，他接待了无数的來訪者：工人、农民、军官、士兵、学生、作家、詩人、演員……，每当訪問者問起他的那些动人的事迹时，他总是谦逊的說：“我沒有什
么，這都是党教育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呵！”

（贊伊）

郑 鴻 仁

一九五二年入冬以来，城山村互助組長鄭鴻仁越來越感到苦惱：他这个八戶組成的互助組，每逢到了农忙季节，組員們都要你爭我搶的先干自己田里的活，爭先恐后的結果是影响了生产，大家又不滿意。目前，有些人的田，冬耕翻土還沒有完，冬种又要开始了，有什么办法才能安排得合理，証大家滿意呢！

这年年底，地委派来了工作組，要在城門試办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鴻仁聽說要办初級农业社，土地入社，由社里統一經營管理，高兴得飯也吃不下，就去找工作組。

工作組林仲鏗同志把重点試驗办社的情形对他談了一些，又說：“各村比較，我們認為東塔的群众基础較好，决定在東塔做試點，先办一个农业社，做出一些經驗，然后再推广各村，普遍办社。”鴻仁一听，急坏了，他想：难道我們城山就是落后村，就不能先办社？主意拿定，便对林同志說：“老林，我們城山頂也先办一个农业社試試看，我們一定能办起来，你看怎样？”林同志想，其他干部听到办社，对于土地入股，社員投資都感到棘手，而鴻仁却这么急着要办社，信心也很大，便回答他說：“可以研究研究。”

鴻仁办社心切，很想学习一点經驗，便跟着工作組到東塔去看了看。他从東塔回来，馬上先和茂炳商量了一下。

茂炳是鴻仁的姪子，年齡却跟他差不多，兩個人跟兄弟一樣

很合得来。茂炳很敬服鴻仁，又念过几年书，能写会算，在互助組里当記工員，是鴻仁的得力助手。茂炳听说要找人商量办社，便急着要去喊人。

鴻仁問他：“你先找什么人？”

茂炳想了想說：“找宗文、木利、还有矮四、忠潮。”

鴻仁点了点头，說：“对，这几戶都是貧农，跟我們一条心，办社就是要依靠他們。我問过工作組，象金官、忠俊那样的老中农也需要團結进来。”

两个人分头把这几戶都找来了。

老中农金官、忠俊是組里的富裕戶。金官精明能干，技术好，外号“三多”：土地多，人口多，顧慮多。他首先单刀直入的提出了一个問題：“要办社，政府能貸多少款？”接着，道出了他心里的話：“我看哪，还是让东塔先走一步，东塔王茂玉办了社很不妙，养鴨，鴨死，魚塘里的魚也溜去了，你看，这有什么好办的？”

忠俊听金官一說，心里也犹豫起来。不过他是“牆头草”，吹东风向西倒，吹西风往东歪，胆子小，耳朵軟，一时拿不定主意。

茂炳、木利等几戶貧农积极拥护鴻仁，主張办社；但鴻仁覺得戶数太少，又想把几戶老中农也團結进来，便告訴大家不要太性急，繼續发动大家入社。

鴻仁有心要找金官，便向金官的田里走去。金官正扛着木犁回来，鴻仁笑着对金官說：“你看看，土改分田以后，田丘多起来了，你这个犁手，犁起田来牛也不好打轉吧。”鴻仁見金官同意他这个說法，又接着說：“土地入股，办起初級社，就能并丘不要这么多田墾了。”金官是个精明人，当然知道鴻仁的来意，

他想了想，在心里打了一阵算盘，說：“我是算这么个賬，我有五亩田，入了社，按人口劳力分配，我恐怕只能种三亩，我家不是要减少收入。再說，我的农具也比別人多。”鴻仁向他解釋道：“你这个賬算得不全面。土地入了社，人多好干活，每亩的产量增加了，三亩收成能抵上五亩。农具是折价归社，农具多也不吃亏。金官，我們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做，一把鋤头一把犁，一輩子做牛死，結果还是愁吃愁穿，‘牛出力来牛吃草，东家（地主）吃米我吃糠’，共产党領導我們翻了身，如今再从单干变成集体，大家的生活都会富裕起来。”金官听了，心里打着算盘，覺得鴻仁說得句句是实，句句有理，又見他态度亲切，是个办事的能手，便同意入社。

鴻仁又跑到忠俊家談了一陣。忠俊抽着烟，对入社的事不肯干脆答应。鴻仁猜出他的心事，便恳切的对他說：“看起來，你是比那几戶貧农富裕些，可是比起敖里金来，你可又差得远。敖里金有田園、果树，養鷄无数，可是這是一家富于家穷。敖里金在土改时被斗倒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我們办起社，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家互助，生活生产上的困难都有办法解决。”

忠俊听到敖里金，心里动了一下，忽然反問：“你家能拿得出种子？”鴻仁毫不迟疑的回答：“我宁肯家里沒米吃，也要第一个拿出谷种来。”忠俊的心里又动了一下，思前想后，也答应入社了。

金官、忠俊这样的老中农肯入社，要求入社的人也就多了起来。到了一九五三年年初，初級社便在城山村成立了。

社成立后，首先碰到的困难是缺乏資金买肥料，沒有肥料，就好比打响了鑼，演不出戏。社里的貧农愿意出錢，实在拿不

出；中农有錢又舍不得拿出来，而且还放出空氣，說本錢都是加一五利息借进来的。

鴻仁为这事好几夜沒有睡好覺，四方形的臉龐漸漸瘦削下來。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已經大半夜了，他老婆埋怨他：“一天到晚去办你那个社，人心又不齐，怎么能办好？还是把自家那块番薯園收拾收拾吧。”鴻仁心平气和地說：“有心凿石石都可以凿穿，后山郑依惲都可以办社，我們城山也一定可以办。”他想来想去，覺得一定要有人带头投資，才能解决資金問題，可是誰带头最起作用呢？

过了几天，他召集了一个会，研究社員投資問題，會場上，許多人靠着柱子，吸着旱烟，不声不响。

鴻仁第一个站起来說：“我是个貧穷戶，我投資兩担谷子。”

大家都知道，鴻仁家中的口糧都发生困难，看他投資兩担，都感到惊奇，但鴻仁那副严肃認真的样子，又很使大家受感动。茂炳等几个人接着报了投資的数目，舍不得把錢拿出来的人也参加了討論，會場變得活跃起来。經過研究，几戶中农也情愿以加一五利息向社里投資。接着又向銀行貸了一些生产資金，“戏”算是准时演出来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鴻仁那两担谷子，是事先托別人以加二息借进的，他为了擋住場局，带动大家，宁肯自己吃亏。

他这样一心一意苦干为大家，还依然受到一些单干戶的冷言冷語。象宗臣、启东这样的人，吃过晚饭后，常常拖着木屐，噙着旱烟管，悠閑的坐在石条上扯談，看見剛收工回来的茂炳，就嘻皮笑臉的說：

“茂炳先生，好早收工呀！”等社里人走过去，他們又議論着：“鴻仁做死人事，办什么鬼社，每晚評工記分，又吵又鬧，

象狗打架一样。”

鴻仁并不把这些諷刺嘲笑放在心上，他决心用农业社的成績來回答他們。他心上最大的事情就是把社办好。

当时，社长不脱产，也沒有补贴的办法，鴻仁要管理全社的事情，早晚开会，吃不好，睡不好，又和一般社員一样的劳动。有时，他实在太累了，还是拼命干，自己是社长，什么事也不能落在社員后面。冬耕犁田是个重活，又要技术，天寒水冷，鴻仁天天是跟在牛尾巴后面干这活，工作組有事找他，也都是跑到田里去講。

鴻仁任劳任怨，村里的許多人都知道了。

有一次在祠堂里开基层会选代表，一开始，仔倂就站起来講話，許多人都知道仔倂过去对鴻仁有意見，怕他在这个会上来报复，都很注意的望着他郑重其事的說：“城門頂的人都知道我仔倂嘴臭，人粗魯。两年前，因为桃树問題，我和幼倂嫂爭吵，当时鴻仁查土地証斷給幼倂嫂，我心不服，憋了一肚子气，跑到鴻仁大門前去，烟杆塞在腰里，双手插腰，把鴻仁罵了一頓，从上午罵到下午，从大門口罵到天井，鴻仁不急不气，还是做他自己的事，晚上还到我家商量我孩子服义务兵役的事，全不把白天的事放在心上。鴻仁不罵我，可是我心里更难受。我說，鴻仁实在好，是个好黨員，好干部，鴻仁一定要当上这个代表。”大家一听，都拍手叫好，一致选举鴻仁当代表。

鴻仁一年到头很少穿鞋，这次去开县里代表会穿了一双青布鞋，村里有人跟他开玩笑，問他：“鴻仁，你这双‘依奶鞋’是那里出口？”

原来鴻仁当了社长以后，工作忙，工分比一般社員得的少，平常总是打赤脚，最多穿双草鞋。这次因为要去县里开会，他老

婆才利用他嫂嫂的一双膠鞋底，給他做了一双布鞋。其实，鴻仁并不注意这些事，不穿鞋也一样上县里开会，只要两只脚能跑路給社里办事，他就非常高兴了。

鴻仁从县里回来，首先解决了并社問題，接着就领导大家修建水渠水閘。

正是冬天，整天刮着西北风，又落了几天雨，气候变得异常寒冷。鴻仁知道修水利是并社后的第一件大事，也是明年增产的有力保障，一定要鼓起大家干勁，把它早日修好。他自己沒有棉衣，便穿着棕衣，泡在水里，接连干了几个通宵。

这时，他儿子有病，家里的糧食也困难，他老婆着急的对他說：“你自己是个鐵打鋼鑄的人，你也得管管家里的事！”鴻仁安慰他老婆：“馬馬虎虎，将就将就，沒有米吃，先把后門山自己那几株番薯挖起来吃，以后再想办法。千万不要叫出来，让人知道。現在是修水渠要緊。”

鴻仁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修渠上。他看見，在冷雨中，大家又冷又睏，便把借来給儿子看病的一元錢拿出來，买了紅糖，煮成糖稀飯，給大家吃，暖和暖和身子。他对于修水渠是一点也不肯馬虎的。

社里要扩大冬种面积，現有的五只耕牛怎么也不够用。五个生产队因为爭着用牛，关系搞得很緊張，社里又沒有現款去买牛，怎么办呢？鴻仁在党支部会上彙报了这个情况，区里知道后，就写了介紹信到石碑区去借。鴻仁想：“石碑是山区，山高林密，我們这里是平原，大家都走不慣山路，还要把牛赶回来，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决定自己和老农郑仕丰去一趟。

鴻仁去后，性急的社員們一天要跑到村前看两三回，看看沒有人影，就担起心来：“怎么还不回来，听说石碑大山里还有老

虎，不会有什么危險吧！”

第三天半夜，鴻仁和鄭仕丰牽了兩頭肥壯的黑水牛回來了。鴻仁腳底磨出了幾個大水泡，他却根本不管它，歡天喜地的跑到社里來，看見社員們早都睡覺了，又跑去把兩只牛喂得飽飽的，才回家去。

第二天天一亮，社員們聽說社長牽回來兩只牛，都跑來看。鄭仕丰興高彩烈的對大家說：“這只叫肥兔，那只叫烏錐，山區的人真好，人家社長湯貞昌領着我們選了兩頭最壯的牛給我們。就是山路陡，路不好走，路旁就是萬丈深坑，跌下去骨头都要摔碎。鴻仁牽着牛在前面領路，從清早到半夜，足足趕了一百多里，連碗茶水也沒喝。要是叫我一個人去，借到了牛也沒法拉回來。”社員們見社長這樣千辛萬苦的借來了牛，個個振奋，連山壠里從來沒有種過麥子的壠田也種上了小麥。

這一年，春天來的特別早，滿山的桃樹都吐出桃蕾了，眼看丰收在望。這是多么令人喜歡的事呵！誰也沒想到，會由於這些喜人的桃樹引起了一場大風波。

有一天，鄭宗任在白雲山下看着一片盛開的桃園，不覺又勾引了個人打算。他原先有一百多株桃樹，年年自己管自己賣，是他一項很大的經濟收入。現在桃子又要大丰收了，可是桃樹已經入了社，不能再象過去那樣，要摘就摘，要賣就賣，賣了錢在福州愛吃就吃，愛玩就玩。他正想得出神，看見副社長林伯欽走過來，便喊道：“伯欽，你這坪桃樹開得多好，要不是入了社，今年收的桃子，你父子兩個吃用不完。”伯欽說：“自己自願入社了，還有什麼話說。”鄭宗任說：“自願？現在許多人都說桃樹還是不入社好。”伯欽想了想，說：“有这么的事？我們趕快找社長商量商量看。”

两个人急冲冲的去找社长，把桃树不要入社的意见向鴻仁講了一遍，宗任还特別提到群众对桃树入社有意見。鴻仁听了很生气，批評了他們：“什么群众有意見？你們当社干的自己有桃树，思想动摇了，是不是？”伯欽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鄭宗任在后面无言可談，扭头走了。

到了晚上，村里的空氣就有些变样。三三两两的人在交头接耳，看見工作組同志走来，就轉过臉向別处看。鴻仁看得明白，知道这里面有問題，和工作組商量了一下，当天夜里召开了社務委員會。可是鄭宗任托病沒有来参加。

在社委会上，鴻仁把他的意見說了出来：“我們城山不比別处，桃树收入，是一項相当大的經濟收入，桃树山園不入社，个体生产就占了三、四成，人在社里，心在桃園，农业社怎么能办好？桃树山園入社，这是政策，絕對不能动摇。”他的态度很堅决，鼓起了大家的信心。交代大家多加注意，防备有人乘机鬧事。

深夜时候，民兵郑依国巡邏到村东口，看見北尾里隐隐还有灯光，他輕輕走过去，听到一个沙哑的嗓音在說：“不干則已，要干就把他干垮……。”依国回来把听到的話告訴了鴻仁。鴻仁安慰依国說：“不要怕，有共产党領導，农业社怎么也不会垮。”

接連两天，城山村真象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青年人的笑声和歌声都沒有了，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每个人都象在准备迎接一場严重的斗争。富裕中农不愿出工了，城山下安着的水車上的龙舌头也被人打掉几个，农具保管室里，有兩部水車不見了；个别伪保长、伪軍官乘着郑鴻仁和一些貧农社干不在的时候，在街头、田边，大算倒賬，說：“办起合作社，日日夜夜开会呀，造

冊呀，不知道一年油火紙張要花多少錢，這都是白花哩！”有人就一唱一和地說：“不僅這個，還有干部補貼喎，我們收一粒谷子，這個花那個扣，分不到半粒到手！”說得一些新社員搖頭伸舌，覺得入社有些靠不住。鄭鴻仁聽到反映：外面風浪很大，暈船的人也不少！可是，他自己心中有底，土改以來城山群眾是聽黨的話，不會相信一些造謠破壞的；特別是全村絕大多數是貧農，合作化是出于他們自願的要求。因此，他一方面把城山的情況彙報黨支部，一方面親自組織干部群眾積極生產。副社長林伯欽，社干鄭宗朝、鄭金官，隊長鄭與官、鄭宗謀，社員鄭依國、鄭守正等一大批干部貧農積極分子，緊靠在鄭鴻仁身邊，跟着鄭鴻仁走。只幾天時間，就把春小麥鋤了草，施了肥，桃樹園也進行了初鋤；可是有一批人還是不參加生產，消極怠工。干部商量了一下，決定召開一個社員大會，把道理說透，思想問題弄清楚。

大會上，社長鄭鴻仁總結了辦社以來的成績，分析了當前生產上存在的問題，也適當的檢查了自己對財務工作抓不够，公布不及时，並提出今后改進的意見。他說的話，言正理順，又誠懇又實際。大多數社員聽了都很高興，這時候，只有鄭宗任站在走廊底下，有心無意地看着天上朦朧的月亮。他的兩只手抱在胸前，好象在等候什麼事情發生。果然，會場中一個黑灰臉龐的社員站起來了，用破罐般的声音叫喊着：“合作社辦不好，我們要退社，其他我們不管！”這是鄭仕位，他這一說，好幾十對眼睛瞪着他！接着后排一個老头名叫鄭與樂的也站起來說：“是！我也退社，你鄭鴻仁當社長，把全村的桃樹都拿去入社，把我們喉嚨都捏住了……”他說了這一句，又感到後悔，尾音無力地低下去了。這時會場情緒紛亂。鴻仁並不慌張，他站起來對社員們

說，有人一時性急，話講得過火了，我們不多計較，可是退社是件大事，大家要好好考慮，不要上了別人的當。接着工作組老鄒說了几句，安定了大家的情緒；他說有人要退社的事明天再開會討論。

接着，黨支部和工作組對這件事專門開了會，進行了研究討論。會上也有人認為，可以把山園桃樹退還社員，爭取多數人不退社，鞏固農業社。支委鄭鴻仁和大多數人反對這種做法。鴻仁說，只有堅持山園桃樹入社，才能真正鞏固農業社，一些政治不純的偽軍官偽保長思想動搖，實在要退就讓他出去，我們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來鞏固農業社。討論結果，採取了鴻仁的做法。

鄭鴻仁回村以後，根據支部的決議，全面發動群眾；一天晚上，召集了四十多個干部、貧農在社會會里開會，鄭鴻仁只說幾句話：“你們都是干部、貧農，總會記得解放前我們過的什麼日子！解放後共產黨領導我們走互助合作道路，也就是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你們看我們這條路有沒有走錯？”坐在門限上的貧農積極分子鄭依國馬上接着說：“誰說走錯了？沒有合作社我依國土改分的田，恐怕早又給富裕中農買去了！今天又要當長工了！”隊干鄭仕高說：“只有不想勞動的人才不願意辦社，我們死也要把社辦下去。”有人說：“他們不辦，我們要辦！”會場轟起來了。鄭鴻仁看到這個情景，臉上堆滿了笑容，對大家說：“城山社一定能鞏固下來，我們干部、貧農，團結中農，大家一條心，展開兩條道路的鬥爭，隨你什麼風也吹不倒！”這話說得大家喜笑顏開。

開了這個干部、貧農會議後，大家對辦社的信心更加堅定了。可是鴻仁和工作組老鄒並沒有放鬆警惕，他們发觉宗任、宗化等几个人有时在夜里猜拳喝酒，声称鴻仁不敢把社長當下去

了，他們要把宗任推出来当社长。原来是这些伪軍官、地痞、流氓要想夺取农业社领导权。鴻仁在党支部工作組支持下，决心要打胜这一仗。

經過了准备，又召开了全体社員大会，郑鴻仁首先說：“大家看，城山社要不要办下去，我們該走那一条道路，大家发表意見！”話一講完，会場里大踏步走出一个臉色黝黑的中年汉子，他叫郑木利，挺直地站在講台邊用激动的声音說：“我和大家都記得，过去国民党地主恶霸逼得我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沒有共产党早就沒有城山村了！我們要跟共产党走，死也不退社。”接着一个个子稍高的中年社員，也急急地走上講台邊停了一会儿，象才記起一桩心事一样說：“我們城山社办起来后，哪样生产都不錯。你們想一想：你們的土地桃树都不会比我多，难道我不怕吃亏，你們还怕什么？我看大家还是同心协力好好商量把社办好！”这个說話的是老中农郑史介。大家都为他的現身說法打动了，几十个人众口一声：“是！我們要把社办下去！”“誰不愿意办的，就讓他走！”会場里的人，絕大多数喜气洋洋，只有宗任那一伙灰溜溜地低着头不啃气。于是會議在充滿着愉快和胜利的信心中結束了。

第二天晚上，再按生产小队召集社員討論，大家重新表示态度。让那几戶富裕农民和伪軍官、伪保长、地痞、流氓退出去。第二天，新的社員代表会馬上誕生了。在会上，郑鴻仁总结这段风波时說：“經過这次的风波，不但給我們明确了农村中要坚决依靠貧农，而且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两条道路的斗争，城山社永远不会倒，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一定会成功！”

一场风波平靜下来了，村前村后又响起了快乐的歌声，田里的麦苗很快长成半人高，迎风搖摆。

城山社巩固以后，社員的干勁更大了。鄭鴻仁白天領導着社員大鬧積肥，興修水利；鴻仁嫂和茂炳嫂等一大批婦女，從來沒參加過生產的也脫掉鞋袜，卷起褲筒成群結隊到田間參加了勞動。她們不但白天干，晚上還點了汽燈調生產，修抽水機渠道，日日夜夜都聽見她們勞動中的說笑聲。這一年生產備耕工作就搞得異常火熱，秧苗插進水田里沒有幾天時間就長得綠油油一片，春麥、水稻、桃子都丰收，把城山社的所有谷倉全裝滿了，每一戶社員都增收了五六百斤至一千多斤的糧食，現金分紅也有增加。而退社單干的農民中，好多人連國家公糧任務都完不成，銀行、信用社貸款還挂着賬。傅朱林哭喪着臉跟鄭鴻仁說：“今年真倒霉，退社單干走死路，明年連口糧都接不上了！”

十月底，毛主席關於合作化問題的指示，照耀着城山村，大家歡天喜地的念着：“有些人好象是繩足女人；前怕龍後怕虎……”鄭鴻仁更樂的裂開嘴說：“老鄒，你看，我們不是走了彎路，而是走了正路，毛主席說的一字一句都正合你我的心意！這下我們全鄉都要大鬧合作化了！”就在這個歡樂的日子里，城山村退社的農民，重新又回到合作社里來了。鄭鴻仁也擔任了鄉的黨支部書記。

敖峯鄉在總路線光輝照耀下，在毛主席關於合作化問題指示的指引下，很快從十五個初級小社並為一個全鄉五百戶的初級大社。以後，在全國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同時，又辦起敖峯高級農業合作社。不久敖峯和城門合併為城門鄉，鄭鴻仁擔任了城門鄉的黨總支部書記，領導着全鄉一千二百多戶農民掀起生產大高潮。就在這個時候，鴻仁因積勞成疾，癌病發作。他知道自己的病很難治好，躺在病床上，還在為農業社操心。他對老鄒說：“我過去是個拉黃包車的人，今天黨培養我擔任了總支書

記，組織上一再关怀我的病，送我进医院治病。我恨不得多活几年，好好为党做几年事，把农业社办得更加富裕起来……。”社員們去看他的病，他除了查問社里的情况，就催着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誤了工，耽擱了生产。在他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勉强支持看報紙，对新社会充滿了无限的喜爱，对他亲手办起的农业社充滿了强烈的信心和乐观的感情。

（林貞木）

美 满 婚 姻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个夜晚，乡里的剧团在我家门前晒谷場上演高脚戏，宣傳婚姻法。

戏里有个童养媳，头缠白布，背个小包袱，額前还贴了两块膏药，哭哭啼啼地回娘家。

她一进门就扑在娘身上，哭道：“娘呀，你害得我好苦呀！男人抽大烟，日里夜里打我。說我人穷骨头贱，由他养来由他騎。这沒良心的上月害痨病死了，公婆罵我是剋命星，赶我回家。娘呀娘，当初不該貪他家的錢，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她娘听了，抱着女儿哭得伤心。

不知怎的，我也跟她俩一道哭起来了。

后一出戏名是“婚姻爭自由”。戏里有个女孩子，自己找了个对象。爹娘嫌他家穷，不肯做这门亲事。这女孩有志气，把男子帶到自己家里，跟她爹娘說理。她指着爹唱道：

你做爹娘的沒良心，
想专制包办我婚姻，
不管女儿一生幸福，
貪財礼害我一世苦辛。
如今政府实行婚姻法，
你俩老不得阻碍我自由婚姻！

她爹娘被說得啞口无言，只好答应。俩口子欢天喜地上区政

府登記去了。我看着看着，也乐得拍起手来了。

戏演完了，人都散了，月儿也偏西了，田里的小虫唧唧喳喳的叫得使人难受！

我不想回家，只身坐在树下，想着自己的身世：鬼子来的那年，我才四岁。家里没吃的，媽为了养活我，把我抱給王家做童养媳。王家开酒店，穿好吃好。奶奶和大娘看我精灵，还算疼我，让我唸几年书。可是那男孩小我三岁，低我半个头，夜里还撒尿呢。寒天时候，两条鼻涕挂在嘴上。我一見到他就恶心。放学回家，在路上常和他打架。长大了，要是也象戏里的男人那样欺侮我，那就倒霉透了。要是能象后一出戏里的女孩，找个好对象，夫妻恩恩爱爱的，同甘共苦，該多好呀！想到这里，心里卜通卜通地跳，只怕被人知道似的。

第二日清早，我偷偷到剧团里要了一本婚姻法。剧团团长——矮个子志忠，見了直笑，羞得我急忙跑到河边。我翻了一下本子，識字不多，看不下去。可是却認得上面一段字：“男女恋爱自由，第三者不得干涉。”我欢喜极了，政府替我們女人撑腰咧！

我坐在沙灘上，抬头望望对河的五虎山，心里想着：“我心中的人要是住在那里，他能划个船过来，把我接去，两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可是，脑子再一想，“哎呀，他是誰？家里的奶奶、大娘肯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有了主，还找对象，厝边鄰舍不会笑我嗎？”想到这里，觉得孤单单的，很难受！

可是，我又記起工作組林木桂同志說的話：“只要自己想得正确，双方同意，有胆量爭取，政府一定支持！”他还說道：“寡妇也可以找对象。过去乡里的寡妇有六不能：一不能哭，哭了人家会說这女人生来哭丧臉，所以死丈夫；二不能笑，笑了人

家会說这女人楊花水性，丈夫沒死二天，就裝笑臉，想找野汉子；三不能呆家里，呆久了，人家会說这女人生來沒出息一副孤獨相，哪配有丈夫；四不能上街，上街了人家会說这女人心里痒，想找汉子啦；五不能吃坏的，偷吃些人家会說这女人心里有鬼，想积錢財办嫁妝；六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人家又会說这女人好吃懒做，所以丈夫被吃穷死了。這是封建思想，不把女人当人看。如今解放了，男女平等。”我想着想着，又有信心了，天长地久，总有一天我的心愿能够实现的。

那时，婚姻法宣传正热火。村里有些青年都动起来了。老人們看不順眼，日夜咒罵。有的干脆把媳妇女儿关在家里，不让她们出門。家里怕我出事，不让我上学。还是大娘疼我，叫我上夜校。

夜校沒上多久，有天晚上放学回家，村里一个后生依珠跑来，嘻笑道：“替你介紹一个好嗎？”

我疑心他有鬼，問道：“誰？”

他說：“秋官。”

秋官，不是常坐在我背后的大个子嗎？人长得挺俊俏，睫毛长长的。夜校的不少学生上課时有的嘻嘻哈哈地说笑，可是他却咬根鉛筆，专心听讲。今晚还覲覦覲覦地跑来問我生字，臉漲得通紅，弄得我也很不好意思。听说他是团员，挺能干活，上次还动员家里带头繳公糧，乡里常表扬他哩！可就不知心地怎样。我想着想着，把背后的依珠忘了。

依珠等急了，問我：“到底怎样？”

我迟疑了一下，想答应他，又不敢开口，只是 着嘴笑。

依珠看看我，笑道：“同意啦，明晚柑園里見。”他說着就跑了。

我急得在背后叫他，說：“依珠哥，你等一等……”

他边跑边回头，說：“等啥，有話明晚跟他說。”

次日，我心里又惊又喜，乱哄哄的，什么事也干不成。說起来好笑，把醋当成虾油，一碗菜炒得酸溜溜的。挨了奶奶一頓罵。

晚上，月儿格外亮。我心里慌張，总怕被人发现。

一走进柑園里，依珠跟我做了个鬼臉，一溜烟跑掉了。秋官站在树下，象根木头，一声不吭。

我心跳得厉害，臉上热烘烘的。路上准备的話，一下子都忘光了。他看看我，我瞧瞧他，都談不出話。后来，还是我先开腔說：“时候还早。”

他也呆头呆脑地答道：“是早。”又不作声了。

真急死人！我鼓起了勇气，問道，“你为什么找我？”

他撥弄着树枝，低着头，吞吞吐吐地說：“这……不知道……”

我听了，又气又好笑，問道：“你家光景怎样？”

他答道：“我家人多底子薄。”

我說：“人好是宝。如今年代，看人不看錢……”說到这里，我臉也燒得不行，很难为情。

他听了，笑道：“不嫌我家穷就好。”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他的思想，过后再提亲事。于是說：“我們年紀都还輕，先联系一段时间。婚姻的事情以后再提。不过，不要影响劳动生产。”

他点头答道：“是呀，事久見人心。”說着，眨着长长的睫毛，又不吭气了。

他講話总是那么簡簡單单的几句。可是不知怎地，从此之

后，我的心就离不开他了。

起初，白天不敢見面，都是在夜校里傳紙條，約定晚上相会地点。再不就是借着乡里解放军演电影的时候相会。

日子久了，我們的感情也漸漸好起来了。可是，事情也傳开了。

奶奶知道了，哭罵道：“鳥儿长大了，想張翅膀飛啦！有主的女孩，還想找男子，好不害臊！你不想想，从小到我家里，給你吃，給你穿，沒想到你忘恩負義。”她又說道：“你表姊就是嫌秋官家里穷，不嫁給他。”

我答道：“人穷志氣大，我自己会干活。”

她听了，越发罵得厉害。

厝邊鄰舍的亲戚也來幫腔，教奶奶假裝尋死來威脅我，再不就是把我关在家里，不給我吃的。

我脾气倔強，听了心里气，可就是不理睬他們这一套。

有一天，秋官見到我在柑園里翻土，他过来帮忙。

秋官真行！胳膊粗粗的，揮起鋤來，渾身是勁兒，我怕他累了，劝他歇歇。他總是笑笑，說：“不累。”

不知是誰告訴奶奶，她老人家扶着拐杖气咻咻地跑來，指着秋官罵道：“你这个不要臉的，拐人媳妇。我園子荒了，也不要你干！”

秋官看了奶奶一眼，低着头，走了。

奶奶死活拖我回家。走到街上，几个看熱鬧的老婆子站在門邊，指手划腳地說：“看那小妖精；有了主，还想野汉子呢！”

秋官他爹娘受不了鄰舍的閑言冷言，也罵秋官沒志氣，叫他赶快打消念头。

从此以后，秋官一見到我就远远地避开了。

那些日子里，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乱如麻。我平素很少哭，这次可哭得厉害。大娘劝我早些死掉这条心，我不答应。奶奶还是日夜咒骂。

一天，在家里实在呆不住了。我偷跑到田里找秋官。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以后，想找工作组的同志和社长谈谈。刚到门口，心里害臊，又不敢进去。

我回头走到沙滩上，望见了五虎山。想起头年晚上演戏的事，心里难过。

恰巧，社长林尤成收工回家。他是党员，我的舅舅，一见到我，就拉我坐下，笑眯眯地说：“别伤心，婉英，你的事儿社里早知道了。干得好，要给鳌峯姑娘做个榜样！”

我说：“家里不让，怎么办？”

他答道：“没关系，有党给你撑腰。社里和工作组早就研究好了！”

我急忙问道：“有什么办法？”

他笑道：“别性急，孩子！今晚先找秋官去。你们可要商量好，要双方摸透性子才行。婚姻大事可不是闹玩的。社里的计划，明天瞧着吧！”

我听了，可真高兴。晚上找到了秋官。他也变了样。见到我，笑道：“都怪我不好，没志气。今天支部也支持我们，要我们大胆地干。”他看我一眼，低下头，难为情地说：“婉英，事情不成，大家没脸，要干就干到底！”

我听了，乐得抱住了他，又笑又哭。他摸摸我的头髮，瞧着我，又没说话。

次日清晨，社里果然派了一批青年到村里，一连几天挨家挨户宣传婚姻法。有的还吓唬一些多嘴的婆娘，说：“婚姻自由，

別人不得干涉。要是逼出人命，你們要犯國法，坐監獄！”

这法子真灵，往后，厝边鄰舍再也沒人敢瞎說了。

奶奶看見硬的不行，就拿了大捆毛綫和一些金子給我，細聲細氣地說：“婉英呀，我家過去待你不好，別介意，這些玩意兒先收下吧！往后再寫信叫你爹在城里買好的！”

我又氣又好笑，說：“錢是你的，心是我的，我不要！”

奶奶急了，和大娘叨咕着早些叫她孫子跟我結婚。

我知道了這件事，跑去和秋官商量。兩人都同意提早結婚，先下手為強。可就是怕奶奶裝瘋作死，拖住不放。那時快過年了，我想起奶奶常說要到尚干鎮的姑娘家里玩。於是，我想了个點子。

夜里，我說怕冷，邀大娘一起睡。我給她訴說婚姻自由的道理；要她幫助我。我偎在她怀里，說：“娘，你也是受包辦婚姻的苦。爹娶了二娘，撇下你一個人，冷清清的。”

她流着淚，叹道：“孩子，我知道你的心事。”

果然不久，大娘就跟奶奶說：“媽，你上尚干玩去吧。婉英有我看着，你老人家放心吧！”

奶奶中了計，歡欢喜喜的走了。

奶奶一走，大娘就幫我張羅婚事。和秋官他媽一块上福州買嫁妝辦酒席。那時封建思想還沒洗清，結婚還講場面，搞老套樣式。

不等過門那天，金鼓都吹了，我剛要上轎，奶奶回來了。

她一進門，就哭倒在地上，罵道：“你們沒良心的，瞞着我老婆子。你走吧，我也不想活啦！”她說着，要跳樓去，幸亏把她擋住了。大娘捨不得我，也流泪。

這個家我好歹也呆過十二年了。爹在外頭除匯錢回來外，不

管家事。全家老少平时也还和气。乍时离开，心里也觉得难过。我扶起奶奶說：“你家养育我十几年的恩情，我忘不了。啥事都能依你老人家，就是婚姻这事不能。往后，我常回家里，看望你們。”

过了門，拜了公婆和祖宗，总算是办完了这場大事。

秋官家里为了娶亲，借了一百多块錢。有人編了小調笑他，說：

穷秋官，貪漂亮，
傾家蕩產娶新娘。
头天进门吃稀飯，
二天出門沒鞋穿，
哎呀呀，愁死我秋官！

秋官听了很生气，說：“干个样子給他們看看。”

我說：“对，咱倆是村里第一对自由結婚的。社里和工作組常跟我說，要做个好模樣。讓人家学习。家里虽欠缺些，只要夫妻感情好，省吃儉穿，勤紧生产，早日把債还清。看他們还能說些什么！”

那时，乡里的习俗，除了寡妇，其他妇女都沒有下田干重活的。我在家里料理家务，有时也到田間帮些細活。公婆看我勤快，都疼愛我。

秋官能干，心地也正。耙草、犁地、插秧、种桔、剪枝、抓虫，样样都会。

別看他面素，心里可热着哩！平常他凡事都搶先，怕我劳累。說起来好笑，有天夜半了，我胃痛。他摸黑到区里医院拿药。在路上摔了一大跤，腿摔坏了，一拐一拐地拿瓶药水回来。可是我的胃痛倒好了。他見了，扶着右腿，边摸边笑道：“真好，

省得吃藥，藥水可苦呢！”

沒过多久，家境漸漸好起來了，債也還清了。一家老少過得暖和，秋官對工作更加卖勁了。

社里拿我們的例子向全村宣傳，号召大家學習我們。村里的人也都稱贊說，自由結婚就是好。个把死腦筋，看不慣的也沒啥話好說了。我和秋官一出門，孩子們就跟在背後，嘻嘻哈哈地唱道：

林秋官，好福氣，
娶個新娘真秀麗；
双双下田双双歸，
夜晚燈下同學習。
金黃谷子滿倉里，
紅紅桔子桂滿林，
哎喲喲，秋官好福氣！

秋官聽了，看着我笑，我也笑了。秋官說：“不如改個：呀哎喲喲，感謝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社里宣傳兵役制，召集妇女开会。要我們動員丈夫、孩子參軍。

我听了党支部尤成舅舅的講話，想起鬼子來時受的苦。是呀，保家衛國，人人有責！秋官是團員，也合條件。那天秋官到柑桔加工厂去了，不在家里。我就替他報了頭一名。尤成舅舅和工作組林木桂同志聽了都很高興，要我下午在大會上講話。

吃完午飯，社員都集合在祠堂里。台下黑壓壓的一大片。我見人多，心里慌。尤成舅舅和工作組同志給我打氣，叫我上台。我一走上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說了：“黨號召青年參軍，保家衛國，人人有責。我們婦女不能拉後腿。我替秋官報頭一名。

我在家里保證努力生产，照顧好全家老少，好讓秋官在前綫殺敵立功。”

話剛說完，台下就哄起來了。青年們都鼓掌喝采。可是有的老头在背後就囁嚅道：

“我說沒錯，這騷貨又想吃‘鮮魚’了。”

“是呀，秋官家底薄。她哪能受得了！過門剛一年，就巴不得送丈夫去死，好改嫁！”

婆婆是老实人，她在家里只是哭道：“秋官走了，一家十口人，老的老，少的少，要靠誰養？”

我听了，独自走进房子，躺在床上，心里乱死了。夜里翻来复去，老睡不着觉。心想：“我也是为了秋官好，参了軍能有学习的机会，进步也快。”可是，轉过身子又想：“这些日子，我一步也离不了他。他走了，要有个三长两短，那不是应了人家的閑話？跳到黃河里也洗不清。人家就是不說，我也要伤心死了。”唉，想来想去，心里越想越乱。干脆把被蒙住头，不想了。可就是睡不着觉。

次日清晨，我头也没梳，就去找党支部。走到門口，恰巧遇見忠忠，他現在是党支部宣傳委員了。他一見到我，就把我拉到树下，說：“怎么沒睡好覺？心里难过？”

我点点头，也不知道說什么是好。

他拍着我的肩膀，笑道：“你做得对，不要听人閑話。你和秋官这段的美滿姻緣是那里来的？飲水要思源，对嗎？秋官上部队學軍事學文化，能文能武，多好！家里有困难，社里会照顧的。青年人要进步，就得往大处想。人人都不去当兵，国家誰來保卫。誰不疼愛自己的丈夫兒子，可是要为更多人着想，是嗎？”給他这么一說，我的心开窍了。

晚上秋官回来，听到这消息就怨我，說：“报名是我自己的事，怎么不先問一声？”

我說：“人家都說團員进步。替你报头一名，这是为你爭光的呀！”

他听了笑笑。沒說什么。可是过一会儿又唉声叹气了。

我瞧瞧他，低头說道：“我爱你，是爱你的进步，真心实意。你难道怕我变心？还是舍不得我？”

他搖搖头，說：“都不是。就怕你身子細，家里人多担子重，受不了。”

我伸出胖胖的手，說：“人家会的，我婉英一定会！”隨后，又把早上志忠同志对我說的道理講了一遍。

他听了，笑道：“你真好，真进步！我当团员的还能落后！”

快分別了，話也多，談到天亮還沒說完。

清晨，我跟秋官一起到公婆屋里。秋官說：“爹，娘，解放后，我們家才有吃有穿。沒有共产党，你儿子也娶不了亲。做人不能忘本。”

我也說：“秋官到部队还能学技术、學文化哩！”

婆婆瞪了我一眼，噘着嘴，說：“你巴不得叫他走。往后你来当家，我不管。誰知道你存的什么心！”

我笑道：“別操心，婆婆。有我婉英在，也有家在。我婉英不会变心！”

公公躺在床上，叹道：“我老命也不长了，你倆自己照着办吧。”

这时，社里干部也来了。經過千說万說，才勉强說服了公婆。

我连夜绣了个枕头送给秋官。在欢送会上，我和他互相做了保証：他保証要勤学苦練，掌握技术，不让一个敌人爬上大陆；我保証在家里好好生产，照顧家庭。

那天，我送他十几里路。口里沒說什么，可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秋官走了。公公常生病，躺在床上。我心里难过，可沒說什么。

每日我半夜十二点起床，挑滿了水缸。歇一会儿，三点多又起来煮饭。天亮了，安頓全家老少吃完饭后，就扛起鋤头去上工去。

一挑粪就有一百多斤重。头日，我滑倒了，尿屎撒了一身。

碰巧生产組长、团员林家启过来，他接了我的担子，說：“回家去換身衣裳，我們在田里等你。”

我到田里，家启就教我插秧、耙草。他真耐性，扶着我的手，二遍三遍地教也不煩躁。还对我說：“支书說你是村里青年妇女第一个下田干重活的，要我們帮助你，好在村里做个榜样。”累了，歇歇再干。日子久了，身子也硬板了。

社里也真关心，秋官沒走几天，就到家里問寒問暖。看我家境有困难，就发补助金。我病了，还叫队里的同志給我替工。还經常鼓励我爭取入团。社里有开大会，就表扬我。

就这样，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我慢慢学会了生产技术。腰也不痛了，挑起上百斤的担子，一点也不費勁。

秋官到部队里，每月都寄信回家安慰老人，还寄回津贴費。沒几个月，我参加垦荒队到永泰县开发山区，評上积极分子。

公婆看我这样死命干活，秋官在部队里生活得好，老人家心

里也欢喜，常帮我料理家务。一些老婆子也变了心眼，常对我婆婆誇道：“你家媳妇真能干，我家那个还顶不上她半个呢！”后来，村里慢慢有些年轻媳妇也下田了。

一九五六年，团支部批准我入团，村里誇我军属模范，还选我当妇女主任。哎呀，我那点像个模范，什么也没干好。那年我生了女孩子。秋官听了，很高兴，曾要我到厦门去玩，要看看孩子。可是工作脱不开。没去成。

今年成立公社，选我当副大队长。这下可愁死了我。年纪轻，文化又低，怎能干得好呀！前些时候，我到厦门去了一趟。秋官见到我和女儿，他乐得合不拢嘴。部队真是个好学校。秋官口才比前好得多了，看问题也准，还当了班长。

部队的连长也真有趣，见到我就笑說：“副大队长来啦，我还是你的下级呢！”他指着秋官，說：“我把这个班长交给你，可得要好好管教管教他。”羞得我无处躲藏。

连长还要我向全连介绍公社的事。战士们听了，都很高兴，說：“有了这样好的公社，咱们就更加安心、更有劲头了。”他们可真关心公社，问个没完。

回家时，秋官买了几本书送给我，說：“如今当干部了，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要骄傲，要关心社员，听党的話做事！”

同志，前些时候，支部刚通过我入党。有了党和毛主席，才有我婉英今天这样美满的生活，才有妇女的翻身日子。这些事，我都记在心里。我向党保证，要团结营里的妇女同志，终身跟着党走，听党的話，做个好党员。

（王婉英口述 陈越整理）

一 块 柑 桔 园 的 变 化

这一块柑桔园，說起来話可长啦。

二十多年前，这里有一个倒塌了很久的破洞堂，遍地杂草丛生，乱石碎瓦堆积如山，从来无人过問。附近人家把死猫死鴨也往这里扔，成了野鼠老蛇寻食的場所。

但是，就象杜園坪这样的空地，也早都落到在螺州开祥丰店的地主的手里去了。我央三求四，才向与祥丰店地主有交情的笑面虎陈敬濤轉租过来。地租占每年收成的六成，其中陈敬濤得一成。地坏，租金又高。但能租到地已經是不容易的事了，生活总算有了个指望。

这块廢地上的杂草、瓦片、乱石、鼠蛇不是几天或几十天可以清除完的。当时，我带着九岁和十岁的两个孩子，成年累月，起早摸黑在这里砍杂草、揀瓦片、除鼠蛇。过路的熟人看見了，都吃惊的劝告我：“在这样的地里干，能有什么出息，石头上长不出柑桔来。”但是我怎么能不干呢，人穷，那里会租到更好的地呢？我不想办法种出柑桔来，日子就沒有法子过。我六岁起就整天跟着父亲在果园里，摸弄柑桔树。那一坪果园是我祖先世代培植下来的，果实年年都长得很出色，可是年年都是負債，利滚利，利加利，最后柑桔果树都归了財主，才算还了債。全家被迫离开果园，过了四年多顛沛流离的痛苦生活。今天能租到这块園地，就好象流离失所的孤儿找到了过夜的地方。我想用自己的血

汗，让这块地长出果树，结出柑桔。我父子三人，不停的忙了一年多，才把这块地清理出来。

可是，解放前在这块果园里，年年演的都是悲惨的戏。

刚栽下柑树苗的头二、三年，柑树的枝叶还没有遮盖住周围的空地，我就在空地上种了一些蔬菜，想增加一些收入换米吃。可是，地主的眼睛象刀口那么利，看到果园里长出了青菜，又起了坏心。

有一天，我正在果园里除草，眼看着这些青菜快要卖钱了，心里很高兴。这时，祥丰店的狗腿陈敬涛从对面慢步走来，皮笑肉不笑的对我说：“兆栋呀，你真勤，这些菜栽得太好了。收成时不要忘记告诉我，还是按‘五一四’的分法。”我一听，觉得这是欺人，就对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呀？‘五一四’讲的是柑子的分法，这几棵菜是我贴工夫栽出来的……。”我的话还没说完，陈敬涛就板起一副兇脸，说：“兆栋，你要知道，没有地你怎么能种出青菜，地是祥丰店的，不是我的情面，怎么会轮到你来种？还是听我的话为妙，免得事情闹大……。”那时候，有钱有势的人说话，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一双，穷人讲一百句也是白搭。眼看着长得象花那么好看的大白菜，被财主挑走了，我心里真疼呀！以后连种几条葱也要按“五一四”分。他还一边拿一边骂着，一点不讲理。我一家七口，被剥削得只好挨饥受冻。

种柑桔的人，一心盼望丰收年头到来。有一年，雨水均匀，是柑桔的大年，我第五个儿子也是这年生的，真象是双喜临门。果树上吐出了嫩叶，花也开得特别好，走进果园就闻见扑鼻的清香。我心里想，这一下总可以还清债，留下明年的生产本钱了。要让每一朵花都结出大柑子，就要施下大批肥料；我是宁愿让人受饿，也不让果树缺肥。我向人借谷子，利息高到八成、甚至十

成。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果园里，剪枝、培土样样都做得比别人强。我天天在果园里，都好象看見柑子在长大。丰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誰知道收下了柑子时，价錢还不如番薯，雪柑贱得如粪土。我收了三千多斤柑子，沒法卖出去。又費了好大力气，最后才卖给了义序的行商，可是要等他在上海卖完时再給錢。这个喝人血的商人，一去就沒有回音。三千多斤柑子，一个錢也拿不到。但是討地租、谷債的却一步也不放松，我只好把家里可卖的东西全卖光，弄得家貧如洗，每天吃野菜吃糠过日子。大人咬紧牙关忍受飢餓，孩子們受不了，整天哇哇哭叫，真叫人心痛如刀絞。为了救活四个大孩子，只好忍痛把第五个孩子卖給福州小桥一家米贩。那时也有人想来打这块果园的主意，可是，我是宁肯卖掉孩子，也不能把果园让出去。

为了培植这坪柑树，年年都欠下还不清的債。家里生活一年穷一年，剩下的孩子，一长到十岁就离开家，到福清給地主放牛。

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日子就更惨了。鬼子見人就抓，好多田地都荒了，果园里杂草长得有人高，成了鬼子牧馬的場所。不光是我家，好多果农家里，几天沒有火烟是很平常的事。家里沒法过，外面又土匪如毛。我为了謀生，冒險到福清一带卖灯罩，換回番薯片，可是就连坏番薯片也先后被搶三次，还險些送掉老命，我大儿子为了掙錢給家里买番薯米，挑得过重，人又半飢半飽，压坏了身子，死在福清一家客棧里。我听说后，一清早赶到那里，客棧老板不肯讓我見死尸，更不肯白天埋葬，怕被人看見，以后不敢住他的客棧。我对老板說好說歹，才在半夜里把尸体从馬樓遞下来，用旧草垫裹住，埋在后山上。我前思后想，抱住冰冷的尸身，真想和他一起埋进土去。

我唯一的希望只有这坪柑树。我不分日夜的干，把全部精力都花在果园里，每年也都比别人多收一半；可是收下来的柑子，还都是落到祥丰店地主手里去了。白天想，夜里盼，烧香许愿，指望这坪柑树能成为自己的，那该有多好呵！可是在旧社会，象我这样的人，望穿了眼也得不到这坪柑树。

解放了，我才算偿了心愿。土改时这坪柑树全部归我了。我乐得不敢相信，白天黑夜安静不下来，我在果园里转来转去，果园里的松土被我踏实了，被我深出一条条的新路。

我把这坪柑树伺候得比谁家都强。人老眼花了，看不见捉虫，我就带着小孙子去捉。他看见虫眼喊我，我就用桔锥去锥，不管花多少工夫，也要把虫捉尽。所以不管是大年小年，我都年年增产，年年当模范，省上、县上，都给我送来奖状、奖章。

一九五三年在县里开会，果农模范共有三个，我和木贵睡在一張床上，我們交谈了生产經驗，木贵詳細的告訴我一个增产办法：“把今年結柑的枝子剪短一些，刀口可以很快封皮，明年又会开花结果。”我采用这方法后，效果很好。要是在旧社会，这样的好事，谁会来告訴你呵！

赶到合作化，果树要入社时，我真舍不得，几夜没有睡好觉。田地我都不心疼，我心疼的就是这坪柑树。这果园里，那一条路不是我踩出来的？人老心眼死，經大家一說，我才明白不但是这坪柑树，全社园全社园的柑树，都有我的一份，如今是集体所有制了。

今年，社里拿我这坪田做高产試驗园，我心里可真是高兴。我管捉虫、整枝这些細活。挑土、上粪由党支部书记领头干。今年要爭取大大增产，我开始不大相信。今年是小年，不减产就了不起了，怎么还能增产？到了正月柑花开了，我也觉得吃惊，到

了三月，結子了，我一看，比去年还好，到了六、七月，柑子一个个长得象拳头那么大。我哩不講，心里也觉得奇怪。果园就在我家門邊，可是我还是不放心，我在園里搭了个草篷，住在里面。全社人都一心爭取大丰收，我不能損失一个柑子。

七月底，忽然听说台风要来，我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柑子都长得压弯树枝了，刮一場台风，少說也要减产一、二成，这可怎么办！这时候公社已經成立了，大大小小一条心，听说要防风，好多人都来帮忙。党支部書詩鑾領着人，用毛竹、席簾在果园外面搭了一个篷，挡住了台风，果园里一颗柑子也没有吹落。要不是办了公社，那能有这么大力量。这使我更加明白公社的好处了。

摘柑那天，好多人都来看，省委书记和苏联专家也来了。我这块果园从来也没有这样热闹。

柑子摘完过了秤，收了一万多斤，省委书记和我一起照象，还說要拜我做老师傅。我活到七十二岁也没有这么喜欢过。我这个揀瓦片、除杂草、忍飢受冻，苦了一辈子的老头子，能得到这么大的光荣，真是做梦也沒想到。我现在領社里的特級工資，不愁吃穿，和过去的苦日子簡直不能比。我觉得越活越年轻，越老越有勁了。

过一年，我們公社还要在这块果园里搞丰产田，这一回我信心很大。我天天催着上粪，天天去看吐蕃了沒有。其实，吐蕃最早也要到正月底，时间还差一个多月。我是又高兴，又发急，一心要創造出全国最高紀錄。

这块小小的柑树園，从满地杂草乱瓦到今天丰产一万二千多斤，就好象我这个人从旧社会到今天的人民公社，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呵！

（楊兆棟口述 薛行模、小鍊整理）

一个小榨油厂的历史

这个小榨油厂，从一九三九年起，一直办了十五年都沒办成，直到解放后一九五四年，我們成立了紅星高级农业社，靠了集体力量，才把它办起来。現在先从头說起吧！

—

龙江，历来盛产油菜。四月，油菜熟，春风吹，烏龙江沿岸一片金花花，无忧无虑的天真的牧牛童騎在牛背上漫步在这花的世界里，順口唱着：

烏龙沿岸好春光

油菜花开千里香

但是，乡亲們望着这丰收景象，眼睛里却凝聚着蒙蒙的愁云。原来，这里的农民年年种油菜，可自己却沒有一座榨油厂，每到油菜丰收时候，福州的那些黑心黑肝的商行中間人，就乘春末农民沒有米下鍋的时节，拼命压价盘剥。农民餓着肚子，为了活命，只好忍痛卖出，得到的价錢往往够不上肥料本。有时商人原先来訂购了，但后来看到其他地方的油菜价錢可压得更低，盘剥得更多，就不来領貨付款，农民們用尽心血培植出来的劳动果实，就白白糟蹋了。自己种油菜却聞不到油味，真是要哭沒有眼泪。

一九三九年，正是抗战期間，原来在福州当过榨油工的水桂

伯和一些同是失业返乡的小职员，商量在家乡合伙办个小油坊謀生。水桂伯卖掉了二亩地，山东瓜他爹（馬尾造船厂职员）也卖掉三亩。还拉七、八个亲戚、小学教員、医生来投資，置了一座破房子，一个石磨，一条土榨木具，聘了外乡五个工人，就这样办起油坊来。

这个油坊是季节性的。四月开工，六月停工。規模很小，日产油百斤。就是这么一个小油坊，乡亲們可欢喜啦：“以前油菜籽沒处換，現在自家有了油坊，又有油卖，又有油吃，多合宜！”

但是抗战时期，处处鬧飢荒，人們連口都餬不上，那有錢买油。油价飞跌，头一季本錢撈不来就散伙了。只有水桂伯还不死心，叫她女儿、山东瓜、天茂、黎哥等八个青年，利用旧土榨木具为乡亲榨些油，賺些油渣餅（肥料）。或是替商行代榨，賺些工錢。每年只能干二、三个月。这样干了四年，土榨工具毀坏了，他們又沒錢买新的。天茂年青，不愿这样了結，就用鐵線箍，可是一榨，籽就像黃豆一样屙出来。天茂把土榨木具一摔：“貧苦人永远干不成！”从此，散伙了。

水桂从十几岁起就因生活所迫流浪到福州城去学艺。他从童年漂泊到老，依然飢寒一身。这次为了办油坊，下决心把田卖掉。不想厂未办成，却断送了祖业几亩地。水桂伯只得眼泪盈盈地又离別家乡上福州去当伙計。

在旧社会里，只有有錢人才能走得通，穷苦人想办个榨油厂也不可能啊！

二

福建解放了。一九五〇年农村里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

运动，推翻了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贫雇农土地还了家。水桂伯也分到了二亩地，几十年来脸上的辛酸愁纹舒展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失去母亲的孩子回到了家”。

这年夏秋大丰收，稻穗沉甸甸的，压得粗壮的稻秆弯下腰。第二年春，家家户户的油菜地都吐出新苗，人们又想起办油坊啦。水桂伯听说福州久和油厂出租土榨内旋机（土机器），便和大家商量。大伙都拍手赞同，天茂说：“如今是我们农民的天下啦，地主、奸商打倒了。今年油菜大丰收，更需要多多榨油。咱们这些种油菜的人，也该自己闻闻油味了。”

水桂伯和天茂两人兴冲冲地拖架货车上城租土榨内旋机，租回来不懂得安装，大伙看去只是铁杠、螺旋钉、铁环，又喜又着急。喜的是有了铁机器，焦急的是安装不来，最终由久和厂介绍一个木匠下来，把它安装好。

这时油菜籽已由国家统购，供销社就派本乡业务员响官来与他们订了加工合同，并帮助领导加工油菜籽。这样就地加工有两大好处：一是不要搬运费，二是油渣饼可以卖给乡亲做肥料。季节性的榨油坊办起来啦。老乡们都欢欢喜喜把担担菜籽挑进来，一个老汉放下菜籽，看着那铁家伙舍不得离开，走一步一回头，最终对大伙说：“哎呀，我从种油菜起，没有一年不受奸商勒索、欺诈。现在，真正好，我们跨出门槛，便到油厂了。”可是这个厂只开工两个月，到一九五二年又垮了。

原因是这样：小榨油厂用的是土机器，牛拉石碾，每天只能碾五、六担籽，出油还不到两百斤。出油率低，每担籽比别处的大厂要少榨三斤，一天就少榨十五斤。供销社响官见经营困难，便提建议：“我们应该采用新技术，去买架会碾粉的机器来。”这下说中了大伙的心。水桂伯说：“我做伙计的时候，听人说尚

干一个油坊有台碾籽机，几小时能碾几十担籽，碾得又多又细，我們也去买架来。”

供銷社馬上借給他們二百元款，可是，响官和天茂跑遍福州城也买不到。天茂說：“我想碾籽机是两个圓棒，碾面机也是这样，不知能不能代替碾籽机！”大伙同意去試試看。天茂、响官就各拿把油菜籽去城門一个互助組里找碾面机試一試，果然能碾出来。

于是他們从福州买了架大号碾面机回来，一开試，大伙都圍着看，那曉得一筐籽倒进去，三四个人抱着搖也搖不动。原来，在城門試时，只用两把籽，如今这么多，沒有大匹馬力動力机，根本不行。要想再去买动力机，可是个人哪有那么多錢呢？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停下来了。

单干底子薄。虽然解放了，又有供銷社的支持，可是单靠个体力量，要办工厂还是办不起来啊！

三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乡里成立了紅星高级农业社，这是全省第一顆紅星，省人委送来一台抽水机。水利机械化啦，大伙开始了更新更好的集体生活。

紅星高照幸福路。各种面积激增三、四倍，国家也需要更多的油，社里便大量扩种油菜，并决定买架碾籽机，用抽水机作动力，重建榨油厂。一方面滿足国家需要，一方面增加社里收入，另外油渣餅还可以作肥料。一九五五年春天，三月油菜开花，福廈公路两旁有花不尽的花浪。姑娘們甩着双辮提着竹籃来采摘油菜花，田野里响起愉快的山歌。四月里，紅星社榨油厂成立了。水桂伯捋着銀花花的胡子說：“以前人称我老祖师，那是空名，

現在却是真的了。”當運碾籽機的帆船到岸時，剛好下大雨。响官、金官、元官等幾個青年，笠也不戴，蓑衣也不穿，打從風雨里把它扛回來。婦女們圍著他們笑道：“歡喜得瘋啦，為啥連笠也不戴呀！”他們回答：“這些年，想着它，盼著它，不帶笠也不怕呀！”

社里生產的油菜籽統一由縣糧食局收購，然後再由縣糧食局就地委托榨油廠加工。供銷社經理對大伙說：“以前單干辦不成榨油廠，如今成立了全省第一個高級社，集體力量大，就辦起來啦。”說得大伙樂呵呵的。

縣糧食局規定出油率：每擔菜籽出油三十四斤。水桂伯吃驚地說：“從古到今，頂天來出油率也沒有這麼高呀！”響官對他說：“水桂伯，你還是旧眼光啊，為國家增產油嘛，還嫌多？你這還是用老一套方法來計算啊；以前是土法榨，現在是機器榨。以前是給別人榨，現在是給國家榨。再說，現在我們這樣人，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啊！”水桂伯聽了也哈哈地笑了。

·開工，抽水機發動機隆隆地響，帶著碾籽機兩個輪飛轉，幾十擔籽，二、三個鉸頭就碾成又白又勻的粉末，怎叫人們不喜歡得流泪呢。元官說：“我看着飛輪轉，不吃飯，不睡眠，也干不累。”

他們日夜加班苦干，日產油六百斤，比解放前多六倍，出油率超過上街油廠，贏得全縣第一。兩個月就將本鄉的油菜籽全部榨完了，為國家生產油一百八十擔，為社積累資金二千元。

水漲船高，一九五六年，紅星高級社和三個初級社合併成龍江高級社。這年，隨著合作化高潮，掀起了生產高潮，全縣油菜大丰收，縣糧食局菜籽堆積如山。龍江社決定擴建榨油廠，派黨支委桂仁同志來當廠長，並撥款再置一架內旋機。響官到福州各

机器厂訂做，各厂工紧不收临时訂貨。最后找到五金厂，五金厂要图样。响官绞尽脑汁，自己画了一个，大伙看了都称赞：“响官真有办法，可当工程师。”内旋机做好了，人員增加了六名。由季节生产改为全年生产。

两台内旋机，一台碾粉机，大伙心越干越热，出油率超过全县水平。这年，实际开工九月，榨了四千担菜籽，为国家生产油五百担。

四

一九五七年，从阴云里刮来了一股反冒进的邪风，风力有十級大，一下子把龙江高级社刮散成六个小社，榨油厂就象失去娘的孩子一样，无依无靠，正巧厂的两台内旋机也坏了，又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大伙都是家口多，靠加工费生活的。生活困难起来，厂眼看又要垮了。

桂仁同志，真是好党员，好厂长。他召集起大家，用宏亮而沉重的声音說：“现在，高级社散了，我們厂就由乡党支部来直接领导。党支部沒有錢，可是我們有觉悟，我們要发挥集体力量把厂保住；国家需要油，我們的厂决不能散，我們不仅要办下去，还要想法扩建。大伙想想看怎么办。”

刹时间，大伙从一片迷茫中突然感到了党的力量，就象过去他們在乌龙江上运肥时，在狂风怒浪的黑夜中，突然看到前面的灯塔，心中立时清楚起来。他們异口同声回答：“我們可以勒紧褲带，这个月不发工资，把錢拿来修理机器，买内旋机，坚决把厂建成。”水桂伯說：“厂是我們的宝贝，什么不要，也不能不要它呀？”

桂仁厂长领导大伙团结起来，齐心苦战，从鸡叫做到月儿

出。他总是最早来最退回去，砌新灶、打三合土、安机器、筑牆、盖瓦，样样都做，事事自己带头。在暴风雨里，他領着青年上山伐樟树；在暴风雨里，他划着“鴨子船”穿过浊浪去魁歧买木材。生活最苦的时候，他就鼓励別人。当大家沒有白米，只能做杂糧、芥菜摻豆腐渣的飯时，他一面吃一面說：“嘿，这是十錦飯，真香。”大伙都沒有錢了，他向社、队借了一百多元，按家庭人口分給大伙，他自己家口很多却一点不要。

这样苦战一个月，坏事变成好事，不但修好机器，还把新厂也建成了。新厂是一个大庙宇，前头是抽水机房，后头是榨油厂房。抽水机也是榨油厂碾籽机的发动机。新厂面临广闊平靜的烏龙江，江上白帆飘飘，汽艇往来。新厂建好后，滿載茶籽的帆船乘風破浪到来了。那天，大伙兴奋地爭先恐后把茶籽一包包扛到新厂里。

茶籽到厂里，又产生了新的問題，他們以前都是加工油菜籽，加工茶籽还是第一次，困难很多：加工茶籽需要經過焙、碾、榨。他們的焙灶小，一天只能焙五、六担籽，太少了；焙的技术又不高，不是焙焦了，就是焙不足。加上榨的技术差，所以多是流渣，出油率很低，或是干脆榨不出油来。这样干了十多天，大伙情緒又低落了。元官是个急性人，順利时三日三夜不吃飯都可以，受挫折时洩气也最快，他嘟囔着說：“这么干，什么时候才能領到加工費？杂菜飯还要吃多久？”

一个新的任务提到厂长桂仁面前来了。必須突破技术关。他馬上召集大伙开会。这些天，他虽然年紀还輕，胡子也苦长了，就象一丛燒焦的乱草，他說：“人家榨油厂能榨出油来，我們也一定能榨出来。我們能够勒紧褲带把厂建成，也就能够想办法榨出油来。我們自己不会，可以到上街油厂參觀去。”他們去參觀

后，学习了先进經驗。厂長桂仁和水桂伯日夜不离灶，反复試驗，摸出了焙籽的火色的規律。响官看到了四川油厂介紹的摻糠榨油法，防止流渣，經几次試驗也成功了。結果出油率超过全县水平。合同規定每担出油十九斤半，他們出油二十一斤半。在这些日子里，大家都日夜熬眠。大伙劝水桂伯去睡，他說：“你們年青人不想睡，我老年人更不用睡了。”这时候，元官也說：“現在我又可以三天三夜不睡啦！”

只六个月時間，他們就为国家加工茶籽三千担，产油六百担，茶餅有二千四百担，超额完成了任务。

五

一九五八年，鑼鼓喧天大跃进，龙江乡又成立了龙江高级社，人們欢笑声还未落地，整个城門区十六个乡又联合办起人民公社，人們更放声笑了。人民公社是初昇的太阳，照亮共产主义的偉大前程。龙江榨油厂直接归公社领导啦。

这一年，榨油厂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业务，学会了榨糠、榨花生、芝麻、向日葵。榨糠也克服了不少困难。

人民公社成立，榨油厂直属公社领导，大伙干劲更高，吃饭的問題解决了，大家可以专心一致大鬧技术革命了。天茂想出操作罗盘化，就是說，过去土榨內旋机一架要四人推，現在改用罗盘轉，只要用两个人，速度又快。响官想出把帆船上拉帆原理用上来，一台土榨內旋机也只要两个人。技术革新，真是百花齐放。

水桂伯六十七岁了，該进敬老院了，可是他又来这里摸摸，那里扫扫，厂長天茂（桂仁調到生产队当队长）对他說：“水桂伯，你胡須这样长了，休息休息吧。”水桂伯激动得胡子发抖地

說：“我老了，還有些經驗，重活干不了，还能干輕活，現在大建設，需要人才，我能為國家多盡一點力也是好的啊！”結果，他就留下來，不想還能抵過一個全勞力。此外他還常常走到土榨內旋機旁指点點。因為他是這個廠的最早創始人，人們都尊敬地叫他祖師。他的多年的宿望實現了。廠辦起來了，公社成立了，他怎麼能舍得離開這個為公社創造財富的工廠，離開這個集體劳动、集體生活的大家庭呢。

榨油廠隨着人民公社的蒸蒸日上，也一天天發展起來了。今年公社各種油菜擴大到四千畝，明年榨油廠可忙不過來啦！根據工農業並舉的方針，公社正計劃再把榨油廠擴建，買架新的內旋機來，適應這個新的變化。生產增長了，人們生活改善了，光按公社說，將需要多少油啊！如果再加上供應城市的數量，這個計劃又落後了。到那時候，這個小榨油廠就要變成大工廠了！

現在公社的四千畝油菜，已經吐出綠苗了。

（林普）

从黑夜到天明

同志呀，講起从前的日子，真是太苦了。我二十一岁死了丈夫，到地主陈畿士家做工。他是个大地主，父亲陈宝琛是清朝宣統皇帝的太傅。这个封建地主家里有婢女、厨师，大約雇了二十多个佣人。他专挑选二十岁左右沒有結婚的女人，說有了丈夫，要常常回家，事情就少做了。其實他們早就不怀好意。他們还常常买丫环来做礼物送。你想想看，一个好好的人給他們拿来做东西送，这难道还是人的世界嗎？

还是从我婆婆說起吧。我婆婆从小就在陈畿士家做工，因为生得不好看，长大后，就被送給他家的工人陈桑甘做老婆。我公公因在地主家劳动过度，常常生病，很早就死了。我来陈家时才十五岁。过門那天，他們还先帶我到畿士家千拜万拜，連他家手上抱的孩子都拜过。我那时候膝盖又痛，心又怕，拜完后站在那里連头也不敢抬，只听见“老爷”說：“以前怎么沒有看見过？”以后又觉得好象有人站在我面前好久不走开。我觉得很奇怪，就偷偷把头稍微抬起一看，啊！原来还是那个什么“老爷”盯着我；我赶快把头低下，滿臉热烘烘的，心里非常难受，只听见那个“老爷”鼓掌称赞說：“很好，很好，生得很俊呀！”当时我心想：真該死，官家人也这样粗魯。心里又急又气。

我們結婚才三个月，畿士就把我的丈夫叫去泉州一带，替他家做称盐工作。你不知道，畿士是个很大的官僚地主，又是一个

大資本家，他家房子很多，很大。螺州、福州有他的房子，北京也有，他家开的商行就有好几家，泉州盐行公司也是他的。可怜我丈夫在那里象牛馬一样，都是从天亮直劳动到深夜。日子一长，他的身体就擋不住，病了；病了也不让他回来。没日没夜地拖下去，結果得了肺病，吐出血来，人瘦得只剩下骨头。經我們千求万求，才让他回家。唉！他才在家里休息一两天，狠心的地主就要他去做工。那时候那里有咱穷人說話的机会，可怜我丈夫只好拖病做工，白天做工还不算，晚上还要替他們写信写公文，夜夜写到三更。一拖再拖，病愈拖愈厉害，結果病到連床都爬不起来，沒多久就死了。我抱着四岁的小孩哭倒在他身上，我婆婆也抱着儿子大推大哭。

丈夫一死，畿士馬上要我到他家里做工，我不肯去，天天哭，哭得眼睛都肿了。后来畿士的老婆又对我婆婆說，叫我連孩子一起带到他家里做工。我不愿去他家。婆婆对我流泪說：“人家有錢有勢，怕不好得罪啊！”“媽，你別为我煩心，畿士家我一定不去的。我自己到別家去設法找事做。”經過倒糞桶的依婆介紹，我到了陈依号家去煮飯。我很高兴，把孩子也带了去。才去沒有几天，被畿士家里知道了，他們就写了一封信到依号家，罵依号竟敢把他要雇的人雇去。依号一看信，惊得要死，叫我馬上离开他家，說：“成林嫂呀，不是我不中意你，畿士老爷剛剛來信，說是少奶奶要你去服侍她，你就快去吧！”我听完大哭，跪倒地上求他做好事，千万不要叫我上畿士家去。正在这时候，畿士又派人来对依号說，如果敢存心与他家作对，就要当心这条狗命。这时候，我婆婆也跑来了，我抱住她大哭。婆婆撫摸着我的肩膀說：“去吧，孩子，穷人命苦有什么法子。”話還沒說完，眼泪就一直掉下来。

回到家里，我一直哭个不停。起初我想死，以后想到孩子，又只好大哭起来。我天天流泪满面，怨自己命苦。在家里没饭吃，母子俩经常饿着肚子。饿肚子我甘愿，就是不愿到地主家去做工。

过了几天，畿士老婆带着几个丫环到我家来。她穿着一身绸缎，穿着红缎子鞋的两只脚交叉着，坐在椅子上。她两旁站着三四个丫环。我怕得带着孩子发抖地站在她身边。她对我讲：“你到我家后，我不会亏待你的，你婆婆在我家做工，我一听说她儿子还没讨亲，就拿四百元送你婆婆把你娶过来。当然囉，四百元钱我也是很心疼的，但是我也非常爱你。”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是用四百块钱买来的，伤心得又大哭起来。地主老婆身边的丫头也劝说：“是呀，我家少奶奶既然爱你来，总是会照顾你的，怕什么，不要哭了，快叩头答应吧。”婆婆怕得罪地主，流着眼泪对我说：“孩子，去吧，少奶奶会照顾你的。”地主老婆一走，我就倒在床上大哭起来。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怎么办呢？逃走吗？不行；去吗？我害怕。想着想着，觉得不如死了好。半夜时候，婆婆呼呼睡着了，我把心一横，偷偷爬起来替孩子盖好被，拿起绳子要上吊，可是回头看看睡着的孩子，眼泪就象下雨似的淌下，心里想自己死了孩子怎么办？孩子才四岁，没了母亲会不会被人糟蹋死？想到这里，把绳子放下，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不久，他们又要我到福州去服侍少奶奶。可怜我那四岁的孩子，哭呀，叫呀倒在船头硬要跟我去，我叩头央求他们让我把孩子也带走，他们不肯。孩子拉着我的衣角不放；地主的心多狠，把孩子硬拉开，拖起来扔到岸上，命令船公马上把船开走。船离了岸，孩子在岸上拼命地哭呀叫呀，我的心象被捣碎一样的痛，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唉！黑心肝的人呀！

同志呀，我的苦水是倒也倒不完的。有錢有勢的人什么也不講理，原来替少奶奶梳头的女人，被“老爷”无缘无故赶掉，叫我去替。有一天，陈宝琛嘻皮笑臉地拿一套新衣服叫我穿上，說今天客人很多，叫我要好好地在旁边服侍，不可有一点差錯。我一听大吃一惊。到外面我一見到人那么多，怕得脚一直发抖。我站在旁边替他們点烟火，倒酒。那几个客人也不是貨，个个眼睛都瞪得象虎眼一样，圓睜睜地一直瞧着我。陈宝琛驕傲地說：“怎么样，我家这些佣人都生得不錯吧。”我那时候臉紅得象紅紙一样，心里怪难受，赶快要跑出去，剛跑几步，就被地主老婆叫住了。她恶狠狠地說：“不要出去！害什么羞，沒正經假正經，多做几次臉皮就厚了。站到这里来！”她这一說惹得全部客人都哈哈大笑。那些人的笑真象野猪叫一样的难听。我心里又怕又恨。

地主的房子很大，都是好几落，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專門養鷄鴨牲畜的，地主嫌那里脏臭，从来不敢去。我們佣人一有什么事，就跑到那里偷哭。哭到很伤心的时候，索性放声大哭。那个地方很偏僻，我們就是在那里把天哭塌了，他們也不知道。平时，我們把这个地方称为“流泪处”。有一天，我跑到那里哭时，見到已經有五六个佣人在那里哭得很慘。她們都是只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和我一样，天天受幾士的气。我劝她們不要哭，說哭也是白流泪。我一边劝她們，一边自己的眼泪却一直往外流。可怜这几个年紀輕輕的孩子，却也同我一样苦命。我們又恨又气地大哭起来，罵陈幾士父子一家人都是野貨養的，比野兽还凶殘。罵完以后，大家又抱在一起大哭起来。

不久，該杀的陈幾士把我叫回螺州去看房子。那屋子很大，

沒有人住，一到晚上真有点害怕。有一天，畿士派一个人来，說今天傍晚他要同几个朋友回来，叫我把房子打扫干淨，把床鋪也都准备好。等到天黑，还不見他們来。大家都以为他今天不会来了，都回自己家去。晚上十一时多，我已經睡了，畿士回來了。那天晚上，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見他回来，我心里的确很害怕。我开了門，就赶快替他倒茶、燒热水。他喝完茶、洗完臉，就往房里走去，連看也不看我一眼；这时我才吐了一大口气，心想大概今晚会平安吧。誰曉得他从房間走出来，說綢被子要放在下面，花被放在上面，要我进去重新整理。等我一跪上床，他就走过去把門关着；說时迟那时快，我才轉过头来，他就跑过来把我抱住。我怕得一边大哭大喊，一边拼命掙脫。他一見我喊得这么大声，手稍微一松，我就象一匹脫了韁繩的馬，往門外直冲，一直跑到家里，哭倒在我婆婆身上。千刀万剮的畿士还派人來質問，說他那天回家，我茶湯沒准备好，講我一二句，我不高兴就跑回家，問我这是什么道理。你看，这还有天理嗎？他講這話还有人的良心嗎？我当时真是啞吧吃黃連，什么話也不愿意講。畿士派来的人还說：“他家少爷說，他雇的工人要等他用到不用后才可以走，隨便跑掉或是自己不干的，都要報官處理。”我婆婆一听，怕得劝我快回畿士家，說孩子她会照顧好。村里人怕得罪陈畿士，也都劝我要忍耐些。第二天，畿士母亲来叫我回黃巒，我哭着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告訴她。想不到她把臉一翻，指手頓腳地罵我：“哎吓！我孩子是一个多么老实的人，你竟把他講成那个样，野貨呀，土娘呀，你若不愿去我家做工，你就索性給我走开，用不着血口噴人！”天啊，想不到連他母亲也这样坏。我再去还不是送死，我把心一橫，就跑到后街光祿堂吃菜（即吃斋，就是帶发修行的人）去。

畿士父亲从北京回来，一听说我到光祿庵堂吃菜，气得象瘋狗一样地大跳大叫，写了一封信送到菜堂去。堂主見信上写着：

“不准你收留我家的佣人，否则，就放火焚你菜堂。堂主惊到脚都軟了。她慌忙要我马上离开。我大哭，跪在她面前哀求，不要把我赶走。她们怕连累，怎么說也不肯收留。我婆婆听到这消息，从螺州一直赶到福州，她本来就不肯让我去吃菜，說我有孩子的人还吃什么菜。当时我心生一計，要婆婆先回去，說等我同菜友告别后就馬上回去。婆婆走后，我就拿起包袱到菜友那边去。菜友听完我的哭訴，也流下眼泪，有一位就留我同住。我天天关在房子里，不敢出去。当家的以为我走了，沒再查問。可是时间一久，我們的生活开始发生困难了。一天，那个菜友外出借糧，我不得不自己出去买菜。唉，誰知菜买好正往回走，不巧碰到陈畿士。他笑嘻嘻地说：“成林嫂，怎么好久沒看見你了，你现在住在那里，可怜你婆婆一天到晚东問西問地找你。嘻！最近你臉色好多了。有空到我家去玩玩！”我沒有理他，慌忙跑回来，到庵堂把門一关，就倒在床上喘气。我偷住庵堂，不想后来竟被当家的知道了。她把我叫出来，沒有赶我走，倒安慰了几句。我想当家可能也可怜我了。嘻，原来这是她和陈畿士的詭計：有一天，当家的煮了两碗点心，叫我端出去給客人吃；我端着点心走到外面一看，天啊，你说客人是谁？原来还是陈畿士父子。我把点心在棹上一放，赶快跑了。心想完了，这地方看来也是呆不住了。后来，經過菜友的帮忙，我又逃到亭头去，給人家煮飯。

在亭头沒有住多久，我又病回螺州来了。以后，我就自己学織布，卖油，每日省吃儉用，把省下来的一点錢，送我孩子去讀书。生活才安定下来，不料日本鬼又打进来了。他們在螺州大搶大抓，乡里人躲的躲来逃的逃，我油不能卖，布也不能織。沒法

只好再到賊殺的陳畿士家去做工。

后来，日本投降了。那时候世界很乱，听别人說是什么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这以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共产党，只是听别人說共产党是專門替穷人做事的。我当时什么也不去管他，只盼望儿子讀书出头。講起我儿子的事情来，我又是高兴，又是伤心。我儿子名叫霞生，村里跟他同学的几个人都叫他霞生哥。这孩子从小就跟着我受苦，所以长大后，非常懂事。这时他中学快毕业了，鄰居都劝我到畿士那边求他替我霞生找个事做。我不愿意去，霞生也叫我不要去，說他已經托人找了。我听他这么說，心里很高兴。畿士这鬼，見我霞生长大了，初中也快毕业了，对我们忽然客气起来。常常叫人送糖啦，送餅啦。一面送，一面对村里人說，他的心最慈善，看到別人沒飯吃，沒衣服穿，心里就难过。听到这些話，我很生气，对孩子說：“我不是早就告訴你，这个人很狡猾，他送东西，一定有鬼的。”霞生听完笑說：“不要紧，是他自己要送来的，也不是我們向他要，怕什么，送什么来就收下什么，我还怕他不送来呢。”停了一下又說：“媽，你別怕，送來的东西我那几个同学会帮忙吃。”說完他自己哈哈大笑起来。那时我还是卖油。霞生要我到財主家做油生意，說要和他亲热些。我暗想：天啊，难道霞生也欢喜去巴結那些財主？我生气地說：“这事情我办不到，你爱巴結他們，你就自己去吧！”他笑着解釋說：“这样做以后会有好处。”我因为疼爱他，也沒有再說什么，答应照他的话做去。說也奇怪，我这样一做，那些財主对我也都好起来，他們不但时常向我买油，并且托我带信。我把这些情况告訴了霞生。他很高兴，要我照旧这样做下去，并叫我以后把信都带回来給他。这样，地主跟官家（做官的人）之間来来往往的信件，都一封封地落到我儿子手里了。那时候我看到

霞生把信都一一拆开来看，看完以后就跑出去，心里感到很奇怪。我想孩子大概不甘愿从前給地主欺侮，現在要来作弄作弄他們，心中不禁暗暗欢喜，說孩子真有志气。

这以后，我房里經常坐着我儿子的許多同学，年龄都很輕。他們把門关着，吱吱喳喳交头接耳的談着。有一回，我从門縫望进去，只見他們談得十分高兴。我想这群青年人也許想結婚，整天才那样东跑西跑地找人（对象），現在大概是怕羞，才把門关着小声談。第二天，我就去試探霞生的心事，告訴他不要急，我会替他找一个。“媽，你想想看，我們几代都要去地主家做工，現在我結婚，以后老婆、孩子不是也要替財主做工。”他這話刺痛了我的心，我痛苦地告訴他，現在不結婚也好，只是不要天天到外面跑，在外边学坏了。

一天晚上，风雨很大，河里漲起大水，从上游流下来很多杉木，霞生說要和同学去撿木材，拿着斗笠卷起褲管匆匆跑出去了。我怕风雨危險，不管怎么說，还是留他不住。原来，他們都不是去撿什么杉木，而是到河岸去开会。那时候，他們怕地主知道，都是選擇大风大雨天和大黑夜来开会。这事我到以后才知道。

过了一些时候，霞生忽然要我向畿士商量搬到他家里去住。說身体不好，想在他家休养；因他家的房子大，空气比較好，条件是我們替他看房、洗屋，料理一些家务。畿士覺得他不花錢，又有人做工，就一口答应了。

我們搬到地主家住后，霞生的同学，就常常来玩。有一回，霞生听我說地主家今晚沒人回来，晚上就带着一个生人进来。这人高个子，臉黑黑的，身上穿着一件很旧的对面衫，很象是个补綻的。他进来一句話也沒說，就直往房間走。两个人在房間里不知

說些什么，以后只見霞生自己一个人走出来，把門鎖上。我心里很納悶：这是什么人呢？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群人。霞生对我解釋着說：“媽，他們都是我的同學，我們今晚在這裡開涼風會。”說着就叫我先去睡。我躺在床上，翻來復去睡不着，心想那个补鍋的为什么要偷偷地关在房里，难道想做賊嗎？不会的，我孩子說的有道理，他們都是穷苦人，都是好人。可心里总不放心。我悄悄起来，从門縫往里面看，只看到他們整整齐齊地圍在桌子旁坐着，那个补鍋的站着念些什么，其余的人拼命在写，我霞生也拼命写，又看到牆壁正中央挂着一張人象，牆壁两边还貼着一張寫滿了字的紙。我想听听到底是在說什么，可是那个补鍋的講的声音很低，一句也听不清楚。这时正好有个人走出来，我拉住他低声問他們是在做什么。他笑了笑說：“成林嫂呀，不要怕，我們是在開涼風會，那個講話的人是在講故事。我們都在學写字，咱穷苦人沒錢上学，只好自己來學。”我这才放了心，就吩咐說：“写字嗎，很好。不过房間要收拾得跟原来一样，不然他家小姐知道了会大罵。”第二天，我很早起来煮飯，又偷偷到那房間去看，一个人影也沒有，房間都收拾得跟原先一样样。我心里不禁暗暗誇贊。吃飯時候，我对霞生說：“同学來玩是可以的。那个补鍋的你怎么认识的？”他听完，一句話也沒說。停了好久，才輕輕說了一句：“媽，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說着便拉我到房間里去。他說我們都是受压迫的穷苦人，祖父、祖母和爸爸、媽媽做了一生的奴才，假使不起来跟地主反抗的話，就要永远做他們的奴才，永远做馬讓他們騎。我听他說的蛮有道理，激动得有些想流淚。他見我动了心，就接着說：昨天晚上不是开什么凉风会，而是討論要怎么起来反抗地主。那个三十来岁的人，是他們的领导人。他还說他們昨天晚上开会被地主知道了，

等一下，敌人可能会来抓人，他們馬上就要离开这里。說他們中間有一個同志肚子痛不能走，要我把他好好藏起来。說完他就要走。我只点点头，流着眼淚看他走。他走后我把那個同志藏起来。半夜，那個同志說肚子痛好了，要出去找霞生他們，我一直把他送到村外。我一直想我霞生和這個同志在路上会不会碰到危險。我恨地主，心想天地报应，戏台上不是做过么，乱世出英雄，真的有此事，我儿子他們就是乱世的英雄。那天，我整夜都沒睡，第二天天還沒亮，我連煮飯也沒心思煮，穿好衣服头也沒梳就跑去抽簽，求菩薩庇佑我霞生他們。

一个晚上，风刮的很大，窗門被吹得吱喳吱喳发响。外面黑洞洞的，伸手不見五指。躺在床上，想起我那个苦命的孩子，現在到底在那里？会不会被坏人杀了，他若死了我今后要依靠誰，……。我想了很多，有以前的，也有現在的。眼淚一直流下来，枕头都流湿了。大概是在夜深三更的时候，忽然听见鄰居的狗在吠，过了一会儿又一点声音也沒有。差不多又过了半点钟左右，好象有人在輕輕敲我家的門。起先我还以为是风吹門声，以后越听越清楚，是人敲門。爬起来穿好衣服，灯也不敢点就躡手躡脚地摸到門边去，小声地問了句：“誰？”只听见外面低声回答着：“媽，我回來了。”我一听是霞生的声音，赶紧把門开了，霞生象一陣风似的，扑了进来。他看到家里一切如常，心里很高兴。我要煮东西給他吃，他却叫我把灯吹熄，自己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他用手指不停地敲着桌沿，想着什么。我借灶里的火光暗暗地看他，发现他瘦了，下巴尖了許多。他吃完东西，才問我这几天来村里的情况，也告訴我那天他們都逃到山上去了。因为不放心我，大家叫他回来看看。說要在家住二天。我們母子談得很高兴，談得很久，天快亮时，他說要出去找一个人，又走了。次

日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他才回来。这次回来和从前大不同啦，滿臉笑容，不过講話时还是叫我把灯吹熄。他說晚上最好不点灯，这次他不但問我村里情況，也問起他走后我的生活过得怎样，地主有沒有来欺侮我，以后又給我講了許多革命道理，叫我和他們一块革命，說我在家危險，还是一起上山好。我心里想，在家里地主天天来，問我儿子那里去了，說我儿子想造反；敌人說我若不把儿子找回来，就要把我抓去，他們經常在我房子周围打轉轉。听霞生这样一講，我覺得眼睛突然亮了，講得好，三十六計，走为上計，我决定跟他一起上山。次日，霞生照旧在天未亮前出去，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悄悄回来。这次回来他臉上有点緊張。告訴我，这几天外面空气很緊張，他們有三四个女同志受敌人追查，来不及逃跑，要我在明天上午以前設法把她們藏起来。他說：“媽，情況很严重，我今晚馬上就走，那三四个女同志和我一样，家里有母亲，但是她們为了革命，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她們都是很好的同志。”講到这里，他严肃地看着我，停了半天，然后才牽着我的手說：“媽，我知道这样做很为难你，不过需要这样做，現在也是你倒苦水和真正參加革命的時候了。我本来想把你一起帶走，現在看起來，已經不可能了，你还是留在家里，替我們探听一些情況，过两天会有一个同志来找你。

儿子走后，我就一直想：那三四个女同志藏在那里好呢，想藏这里也感到不安全，想藏那里也感到不保險，想到快天亮了，还想不出一个好地方来，急得滿头是汗。后来我終于想出了办法，菜堂有些菜友也是受苦人，和我都很好，倒不如跟她們商量，把那几位女同志分散藏在那里，假裝吃菜，也只有这样做才比較安全。这个办法果然妙，我把女同志藏到那里去后，敌人始終沒有发现。

听说山上的生活很苦，没房子住就睡在临时架起的草棚里，也没有床铺，有时候没东西吃就只好吃草根，吃野菜。这时候已经是冬天，晚上睡的时候风吹进来，冷得把身子缩成一团。同志们都瘦了，我霞生也变得又瘦又黑，常常咳嗽，身体很坏，在山里有病也没处医。

霞生他们在山上活动的事，后来被反动派知道了。他们派军队包围这座山。霞生带了一部分人，暂时躲在畿士家里谷仓后面。畿士家的谷仓很大，里面有好几层，我们把谷子移到前面，后面腾出空地住人。屋子里原来还有个修理工人，他是专替畿士家修理房子的，平时也受畿士的欺压，我们讲了許多革命道理，也把他争取了过来，替我们放哨，当通讯员。他在仓库屋顶拆个洞，又装了个吊桶，有什么信，就放在吊桶里往里面放。吊桶成为外面和里头的联系工具。我在外面替他们收集情况，有机会也偷偷进去看他们。他们为了工作，也经常派人出来活动。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度过一个月左右。反动派抓不到霞生他们，非常懊恼。有一天，畿士忽然回来了，说要搜仓库。我心里非常害怕。我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霞生，大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逃过搜查。经过讨论，决定还是不转移，把外边伪装好一点，跟敌人斗智。清仓那天，我把一道道门上的锁打开，外表上极力装出镇静的样子，心里可担心得很。咳！老天爷真有眼睛，那些清仓的人都是怕死鬼，他们也怕当真里面钻出个共产党来，那他们可就沒命了。他们慌慌忙忙看了一下，查到最后什么也没查出来。我心里才象放下一块石头似的，高兴得不知怎样说才好。地主家有个特务。他搜仓虽然抓不到什么，可是每天仍然象狼狗一样一直在仓库四角嗅。情况还是非常紧张，对工作的开展十分不利。党考虑为了保存力量，决定转移。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心里很急，怎

么轉移呢？人在房子里，外边又都是特务，不要說十几个人出来有困难，就是一只鳥从里面飞出来也会引起那些狗腿注意。想了好久，我从椅上猛站起来，自己对自己說：“不，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設法把他們帶出来。只要他們能安全，我一个人又有什么要紧。”我連飯也顧不得吃，就跑去跟一个船公商量，趁畿士还没回家前，用运书的名义，把人裝在书箱里，一箱一箱扛到船上。霞生他們就这样地逃出了虎口。

福州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解放的。快解放那个时候，我們的同志到处都是，搞得反动政府吃睡不安，畿士連出街也不敢了。反动派抓不到人，惱羞成怒就把我抓去，罵我是土匪婆，是共产党。我現在胆子大了，也更机智了，我說：“什么叫做共产党，我都不知道，我天天只知吃菜，沒当土匪，也沒管你們什么党。”地主沒办法，把我关了几天，又放我回家。我回到家，探听反动派的情况，偷偷給同志們送信。有一天，一个卖盐的人，到我家門口，問我要不要买盐。他見身边沒有人了，就悄声告訴我說，后天就要解放了，明天晚上游击队从山上下来，要藏在我家里，叫我做好准备，我一听高兴死了。赶紧东借西借准备了四斗米，等他們回来后好煮飯給他們吃。哎呀，我把門关着，在家里一点钟等过一点钟，心里急得什么似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时时往外看，看看天暗了沒有，他們来了沒有。同志呀，我講起来你会好笑，我那天快活得連两頓飯也忘了煮，心也不知道飞到那里去了，一下子摸摸这个东西，一下子又摸摸那个东西，整天里一件事情也沒做。好不容易等到天黑，事情都很碰巧，这天晚上剛好雨下的很大，畿士家里的特务見雨这么大，都偷偷跑回去睡。我看到这情形，高兴得不得了；但又很担心：我們的同志会被雨淋。等呀等呀，越等心越急，他們会不会在半路上碰到坏

人？我把头伏在門上一直听着，听外面有沒有聲音，看有沒有人影。半夜，忽然听到有輕輕的脚步声，我的心不禁卜卜地跳起来，想一定是他們来了，但又怕不是。我只好沉住气等着。脚步声慢慢近了，到門前忽然停住。我听到了敲門声，我不敢馬上回答，又听见外面叫着：“是我們，媽媽。”嗨！你說我當時多欢喜啊。我剛听到“是我們”三个字，就已經把門開了。他們一个个穿着黑衣服，从門外进来，我乐得眼泪都流下来了。雖說只要天一亮，世界便是我們的了；可是現在等一分鐘，就象有一年那么久啊。

福州一解放，幾士便象老鼠似的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了。有一天下着細雨，我們公安局人員到他家里抓他，他从床上爬起来，穿了雨鞋就走。这个人从前走一步都得我們用轎抬，今天因为下雨路又滑，他走了几步就要跌倒，哭喪着臉求我們一起坐車，說車錢由他付。其中有一个他家从前的工人，氣憤憤的說：

“坐車？我們不需要，今天就要讓你滑一滑，你才知道以前我們是怎么苦！”結果这个狼狽的地主只好一路上跌回來。一到螺州，群众都跑来看，很多妇女抱着孩子咬牙切齒地大罵，說：

“你也有今天！”开公審会时，群众一个接着一个上台控訴。我也上台大罵：“你这千刀万剮的，多少条生命死在你手里，若不是共产党来，我不也会死在你手里，天地報應，你也應該有今天……。”

土改时，共产党分給我土地和屋子，村里的人都很尊敬我，要我当干部，說我是革命老媽媽。我沒忘掉党給我的恩惠，也沒忘掉牺牲了的同志，我在村里积极工作，以后也就入了党。今天大家又选我当螺州党支部組織委員，我說不会做，他們都說不要紧，群众会信任我。我听了，也沒再說什么。我心想党救了我，

难道我今天不應該為黨為大家做些事嗎？

（程秀貞口述 劉一涵整理）

幸 福 来 自 斗 爭

解放前，我全家三口人：父亲、弟弟和我。母亲早就死了。那时我家連一寸地也沒有，向本村地主陳義遠租了二亩荒地来种。起先，陳義遠嫌我家穷，怕交不起租子，不肯租。他說：“人穷命穷，土地也会被种穷的。我宁可把田地抛到大海里去，也不租給你。”我們农民沒有土地怎能活下去呢，我爹一再哀求：“老爷，求你行行好事吧，租給我二亩地吧，庄稼人沒地种怎么活啊。”“你活不活与我啥相干？說不租就是不租。”陳義遠咆哮起来，叫狗腿子把我爹推出了大門。后来，經我爹再三請求，和本村中农陳朝俊的担保，才肯租給我們。租了这二亩地以后，我們全家都起早摸黑地在那荒地上忙着，把它收拾得干干净淨。我那时虽然才十二岁，但干起活来頂得过一个大人。只要田里长出庄稼，只要能搞一碗饭吃吃，就是累折了腰我也感到快活的。夏初，粗壮的庄稼长出来了，全家愁苦的臉上都露出了笑容，我們把一切都寄托在这二亩瘦地上。誰知道不幸的事又来了，到了快收成的时候，突然受到旱灾，二亩地总共只收了一担多谷子，連交地租都不够。一年的血汗，全家的希望……整个都落空了。陳義遠三番五次上門追租，并威吓說：“租要是不交清，我就把土地收回去。”我父亲只得向高利貸者借了五担谷，交了地租。

二

高利貸越滾越多。到了第二年，五担谷子一下子滾成十担，再过一年就是二十担，……就这么連本帶利成倍地加起来，就象压在我們身上的一块大石头，越背越重，最后压得喘不过气来。

地租和高利貸迫得我們活不下去了，种地不頂事，不得不設法另謀生路，向一个鄰居借了二元錢做本錢，我和父亲挑着草包到福清去卖。三天去一趟福清，所賺来的錢还买不到一斤番薯米，路上餓得走不动的时候，便到山上树上采些野菜野果来吃。不想吃了毒草，臉、腿都肿得好大，紅通通的，痛得要命。

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来了，到处搶刦、掠奪，原来就很穷的村庄，被搶刦得一貧如洗。农民的生活更加苦了。那时我已十七岁了，由于穷困的煎熬，长得又瘦又小，看过去只有十二三岁。父亲老了，家里的生活要由我来承担。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床前，說：“我老了，家里生活眼看难以过下去，你就把弟弟卖了吧。”我知道我父亲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想出这样的主意的，因为他是最爱我这个弟弟的。我說：“就是餓死了，我也不能卖弟弟。”于是为了生活，我便离家到老远的福清去給人家挑担子，用自己的力气来維持可怜的家庭生活。

三

过去我祖父在世的时候，父亲曾經向大地主林傳亨（又名敷里金）借了五十元錢給祖父治病。欠下这个有名的恶霸的債，真害得我們好苦呵！

一天，林傳亨坐着轎子，拿把文明杖，到我家來討債。他一进门，二話沒說，就一把抓住我父亲嚷道：“姓陳的，你还不还

錢？不還，就把你的兒子給我做長工抵債。”他注視着我，象要把我吞下去似的。我父親哀求道：“老爺，你要我給什麼都行，就是不能把我兒子抓去。”“我問你要錢！”林傳亨敲着文明杖說。

“你瞧吧，我家連吃的都沒有，那來的錢。我不是有錢故意藏着不給，求你再寬限我一些時候吧。”父親還沒把話說完，文明棍就從他頭上披頭蓋臉地打下來。我見他這樣橫蠻，氣憤極了，長久積壓的怒火一下暴發了……我掄起拳頭，直挺挺站到林傳亨面前，問道：“你凭什么道理打我父親？”林傳亨看我氣勢汹洩，怕吃眼前亏，便轉換個口氣說：“要說理也行，那你就明天拿錢來！”說完搖頭晃腦走了。欠林傳亨的這筆債，利上滾利，我家還了好多年都沒還清。林傳亨利用這筆債，對我家大加勒索，每次來看到什麼中意的東西，就隨便拿走，連抬轎工人的工錢都要我家出。沒錢出時，便把我家一條破棉被也給帶走了。

地主的剝削及偽政府的壓迫，就像兩股絞索把我們套了起來，叫我們喘不過氣。我一件衣服穿了十六年。我父親一世只穿了兩雙鞋子，霜雪天他也是赤足，只有走亲戚時才穿上，並且是等走到亲戚家門口時才穿上，出來後又脫了。一九四六年，我結婚所用的棉被，還是我父親結婚時用的。

四

我經常想：這種象鍋里熬油般的痛苦生活，什麼時候能結束呢？假如能將騎在我們頭上的地主、官僚推翻，讓窮人過好生活，那就多好啊！那時“天下烏鵲一般黑”，地主、官僚互相勾結，到處張牙舞爪欺壓窮人。凭我一個人單槍匹馬的，怎能將他們打倒，又怎能夠讓窮人翻身呢？

后来，我听到人們傳說：世上有—个共产党和解放軍，是專門救穷人的，他們到那里那里的人民就翻身过好日子。以后又时常听到他們打胜仗的消息。我心里非常高兴，想着：“假如共产党解放军能到我們这里，該多好啊。”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日夜盼望的一天到了！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騎在我們头上的封建地主、反动官僚打倒了，把我們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

五

解放后，村子里組織了农会，詩勇当了农会副主席，我当了乡民兵小組长。我干起工作来，更加起勁了，白天和地主鬧減租減息，晚上开会研究，每天不闹到半夜是不能睡觉的。經常是一天只吃一頓飯，眼睛熬得紅紅的，人也瘦下去了。詩勇見我只顧工作，身体也不管了，一再劝告我：“詩鑾，干革命工作重要，但也得注意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我說：“没关系，共产党领导我們翻了身，做了国家主人，不好好干怎能对得起党啊？”說完兩人都笑了。

一九五〇年，縣委工作組叫我去县上訓練班学习，使我的眼睛更雪亮了。学习回来后，投入了反霸斗争。头一个斗恶霸敖里金，我真高兴极了，想不到我积压了十几年的冤仇，也有报仇雪恨的一天。

六

一九五〇年，我和詩勇到县上开会，带回来一个不平常的好消息：土改。

土改的消息一傳开，村子里的穷苦农民都欢喜若狂地说：

“和地主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可是，事情没那么顺利，狗急跳墙——地主舍不得这些剥夺来的财产被分掉，临死之前，还想要挣扎几下。

地主陈义远是个狡猾的家伙，他纠集了几个喽啰到处威脅利誘农民說：“陈义远兄弟都是中农。”在評成份会上，陈义远假惺惺地说：“我們大家都是兄弟，过去，我义远也沒亏待你們，你們沒糧吃，我就借給你們。至于利息嗎，那是應該的，那有借錢而不給利息的，这样那能算是地主呢？”义远皮笑肉不笑地囁嚅了这么些后，接着他的兄弟陈敬兵、陈金濤就在台下面大嚷道：“对，不是地主，是中农。”台下群众一听，轟的一下又鬧开了，都大叫：“他不是地主誰是地主？”我看到这种情形，就站起来說：“过去地主一直騎在我們的头上，我們每个穷苦人都吃够了苦头。現在共产党領導我們翻了身，我們一定要打倒地主，搬掉压在我們头上的这座大山。”我越說越激动，自己也不知这几句话是怎样說出来的。接着我又說下去：“我們都是受苦的人，誰是地主，誰不是地主，大家心里都有数，他就是想賴也賴不掉。”我的話剛說完，群众就都紛紛上台訴起苦来。有的說陈义远包租轉佃把农民劳动的血汗都給刮去；有的說自己的儿子被他害死了；有的和他算了細賬，說他占田三十多亩，柑桔三百多株，又替大地主敷里金出租土地五百亩……。一切都铁証如山，陈义远强辯不过，在罪証面前不得不低下头。

七

“天有不測風雲”，誰知在土改胜利之后，却发生一場不尋常的风波。

我們这乡包括三个自然村：杜园、敖山、乾元。这三村过去

經常鬧宗派，村与村械斗，是常有的事，特別是杜园和敖山、乾元两村之間的矛盾更深。直到解放后，矛盾才逐渐平靜下来，可是还有隔阂。

一九五一年四月，重整乡政府、重选干部。那时有个叫陈文法的，是乾元村人，原先是国民党屏南县的人事科长。这人有点文化，能說会道，再加上假装积极，伪造证件，在选乡长时，他就利用乾元、敖山农民的宗派思想，骗取了两村群众的信任，結果当上了乡长。

俗語說：“坏人上台，坏事就来”。陈文法当了乡长以后，就和地主勾勾搭搭，把恶霸、流氓陈詩暖安置当副乡长，把国民党的中統特务吳炳清安置当民兵队长。这些人当了权，就到处进行破坏活动，污蔑和謾罵共产党，声言：“要替地主伸冤，把土地还給地主。”平时他們不干正經事：貪污公款，吃喝玩乐，甚至把地主的老婆都勾引上了，弄得人心惶惶。杜园被他們搞得烏烟瘴气。

那时，我是乡政委員和治女主任，詩勇是乡农会秘书。我們处处为人民办事，受到广大貧雇农的爱戴，但却成了陳文发等的眼中釘。他揚言：“不把詩勇、詩鑾干倒，就不做人！”他們商量好，阴谋的第一步，先把詩勇于倒。

他們首先纠集一群坏蛋，捏造了一份陈詩勇的“罪状”，盖了乡政府的印送到区上；同时就在当天，吳秉清便带了几个民兵将陈詩勇扣押送到区上。

当天晚上，积极的干部和民兵基干都来我家开了个会。会上，空气沉重，每个人的臉上都布满了阴云，大家都在为陈詩勇的突然被捕感到难过。

“詩勇为什么被扣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几个干部紛紛聞

我。我說：“誰知道，大概是文發這群壞蛋搞的鬼。”

“對！一定是文發搞的鬼。文發一當鄉長，我就知道不是個好東西。詩勇一定是被他們陷害的。”

“他媽的，真見鬼了，我非把陳文發這家伙揍死不可。”一個民兵基於暴怒地站起來，說著就向外面跑。

我一把抓住他，嚴肅地說：“先別急，人已經被扣去了，光盲干反而會把事搞壞了。救人如救火，我們應趕快設法，把人救出來。”正說著，忽見一個基幹民兵帶了一個人進來。這人瘦個子，歪戴帽，一副下流樣子，正是大流氓陳仲經。這時他還擺著一副滿神氣樣子。

那基幹民兵說：“我在外面站崗，看見這家伙躲在牆邊偷聽。我想一定不是個好家伙，就把他帶了進來。”

誰知，那流氓却滿不在乎，架子十足地說：“我是奉工作組的命令來監視詩鑾。你們要阻礙我，我就扣押你們。”基幹民兵一聽這話，都火了。真是翻了天了，流氓竟敢來扣押基幹民兵！我們一氣之下，一頓狠揍，把他趕了出去。

在這個會上，我們決定出去給上級報信。不想，陳文發、吳炳清等為掩蓋事情的真相，早已命令人把群眾和干部都監視起來，村子的外圍都布了崗，不准任何人出去。情況相當嚴重。

第二天，我假裝下田插秧，繞過崗哨抄小路急忙跑到城門找區委書記。

區委書記聽了我的匯報後，問我：“你敢保證詩勇沒有血債嗎？”

“我說敢保證！假如詩勇有血債，我願意和他受同樣的處罰。”

區委書記點點頭，思索了一會，然後用他有力的大手握著我

的手說：“很好，你先回去，文发这家伙我們會處理他。”

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家的，因我太兴奋了。到家里，晚上我又召开了干部和若干民兵會議，把这个消息告訴大家，个个都高兴的拍手叫好。

會議正开的热烈，吳炳清带了几个人突然出現在我們眼前。原来我上午到区里去时，在路上被地主的亲属陈远健看見了，他回来就告訴陈文发。

“詩鑾！你上午到那里去了？老实說来。”陈文发恼羞成怒，还没等我进门就大声責問。

“下田插秧去了。农民，除了干活还到什么地方去。”我心平气靜地答道。

“胡說！”他更加大声咆哮起来：“我看到你到那里去了，你还裝蒜。”

我抬起头輕蔑地看了他一眼，心想：看你还猖狂到什么时候？我說：“隨你的便，你說到那里就到那里。”我滿不在乎地回答。

“你到区里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說，把你送到区上和詩勇同样处理。”

我說：“随便。”

这群坏蛋看从我的嘴里实在掏不出东西，就干脆把我关起来。直到半夜，才放我回去。我临走时，文发还威脅：“要小心点，否则你要吃亏的。”

他的話我理也没理。

过了不久，区里来了人，同来的还有区长和武装队，把地主陈秩官、陈文发、吳秉清等都被逮捕起来了。乡里开了扩干会和

群众大会，狠狠地把他們斗了下。文发等分別判了徒刑，得到应有的懲罰。暗藏在杜园的反革命和坏分子被清除了。人們欢天喜地的慶祝自己的胜利。

八

一九五二年九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話来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啊。

以前，我那一股子革命干勁还只是出于对敌人的痛恨和翻身后的兴奋；入党后，我干工作便总觉得有股子新的力量在推动我，那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

一九五四年，我担任了臚下乡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对我说：“詩鑾，今年是合作化大发展的一年，各乡都沒經驗，問題很多，你是不是能在你乡搞出一两条經驗来。”当时我心里很害怕，答应呢，还是不答应，一时說不出話来。区委书记早猜透了我的心思，說：“別怕，大胆地干吧，失敗也沒关系。”党的鼓励增加了我的信心，我立即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那时臚下乡，有臚下、天福、杜园、敖山和乾元五个自然村。我决定在杜园搞一个试点。因我在杜园工作的時間长，三个初级社也是我办起来的，情况熟悉。我参加抓坤林初级社工作。这个社存在的問題：一是很多富裕中农還沒入社，他們还在自己的果園、奶牛上打算盘，作資本主义的好梦；另外有小部分极貧苦的贫农入不了社。如贫农刘妹仔要入社，社員不讓他入社，說他：1.勞力不强；2.沒有財产农具；3.人老了。刘妹仔沒有办法，急得哭了起来。我想：贫农不要，这成什么合作社，于是我开了个社員大会，把这个問題向大家說清楚：“入合作社就是为

了我們大家好，使我們共同搞好生產，都過好日子。假如窮的入不了社，富的不入社，怎能做到這一點呢？”經我這麼一說，大伙兒的思想慢慢通了。有的說：“是呵，合作社是為了大家好，才辦社啊！”

劉妹仔和其他特別窮的社員，也都歡欢喜喜地入社了。一些日夜在作資本主義好夢的富裕中農，也慢慢感到不入社是不好了。

一九五六年，合作化發展到高潮，全村七個初級社合併成一個高級社。全村百分之九十八的農戶都入了社。大伙兒干勁更高，我們干部決心更大，貫徹“勤儉辦社”的精神，農民一年的收入平均增加到一百七十元，百分之九十的農戶增加了收入。社員的生活有了改善，平均每人每年做了二套衣服，全社修理了一百多間房屋，新蓋了一百間，差不多每戶都有棉被二床。假如不是合作化，那能這樣。

全鄉的各個合作社和附近外鄉的眼睛都朝着杜園瞧，他們說：“杜園能搞得好，我們也能搞得好。”群眾辦社的信心更大了。

現在又經過幾年發展，我們由高級社又成為人民公社了，人民的生活比以前又提高了。再回想起過去來，這真象進入了天堂，我永遠忘不了黨給我們帶來的好日子！

（陳詩鑾口述 王瑞生整理）

